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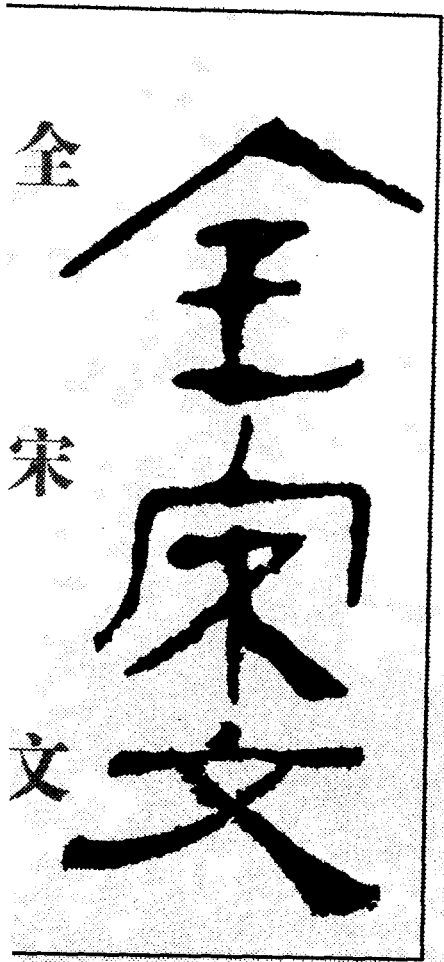
第三三七册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韵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王
安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三七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七七六一

孫 因

越問	一
越問序	一
篇引	三
封疆	四
金錫	四
竹箭	五
魚鹽	五
舟楫	六
越釀	六
越茶	七
越紙	七

神仙 八

隱逸 八

勾踐 九

舜禹 九

駐蹕 一〇

良牧 一〇

蝗蟲辭 一二

祭弟夢觀文 一四

侯安石

長生庫碑記 一六

全宋文卷七七六二

蔡 權

參同契論 一八

三問說 二〇

講明爲學之要篇 二二

講明求仁齋記篇 二二

八陣圖說後解	二五
皇極剛克要略序	二六
趙汝獻	
循陽五橋記	二八
孟珙	
乞經理襄樊奏	三〇
論京湖三憂奏	三一
乞不須分兵備黃州奏	三一
建公安南陽兩書院奏	三一
薦方暹疏	三一
移執政書	三一
三嵎山勿剪亭磨崖碑	三三
大安寺鐘銘 并序	三四
全宋文卷七七六三	
時少章	
遂性賦	三五

徵玄修賦 三七

清溪圖後辭 三八

與袁廣微侍郎書 三九

三槐詩集序 四一

書王木叔秘監文集後 四三

嚴州二先生祠堂記 四四

衢州修群賢祠記 四六

大節堂碑 四七

玉成齋銘 四九

陳師腹哀辭 五〇

全宋文卷七七六四

陳昉

乞樞密院緊急劄子且奏且行奏 五二

宰輔編年錄序 五三

官箴跋 五三

石屏詩集跋 五四

侍從宅廳堂御書跋	五十四
祭鄒忠公墓文	五五
慶元府請虛堂和尚住育王疏	五六
丁炳	
方是閑居士小稿跋	五七
黃準	
唐史論斷跋	五七
龔幼采	
太上感應篇三教至言詳解序	五八
郭燮	
開道記	五九
施氏	
乞改正故父冤獄給還抄没家產奏	六〇
呂成	
石峒廟碑	六一
顧若愚	

復學田記 六二

陳 輶

奉安三劉先生祝文 六四

西澗 六四

秘丞 六四

檢討 六五

胡 錡

擬力田詔 六六

擬銀青光祿大夫提舉醴泉觀田萬頃特授保康軍節度使兩淮安撫制置大使兼判揚州兼提領措

置屯田大使節制本路河南出戍軍馬加食邑實封制 六六

代田萬頃到任謝表 六七

擬常熟縣開國侯穀實進封常熟縣開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六八

代穀實謝表 六九

擬隴西郡開國侯來牟進封關內侯加食邑實封制 七〇

代來牟謝表 七〇

擬米秣除祭酒誥 七一

代米秣謝表	·····	七一
擬馬菽除駕部誥	·····	七十二
代馬菽謝表	·····	七十二
擬良耜除司農卿誥	·····	七三
代良耜謝表	·····	七三
擬水部車龍除水陸轉運使誥	·····	七四
代車龍到任謝表	·····	七四
擬趙鎔除金部誥	·····	七五
代趙鎔謝表	·····	七五
擬犁春知犍爲郡兼勸農使誥	·····	七六
代犁春到任謝表	·····	七六
擬侯亞除藉田禮令誥	·····	七七
代侯亞賀皇帝藉田禮成表	·····	七七
擬木斛除度支使誥	·····	七八
代木斛謝表	·····	七八
擬倉部高廩除提舉常平倉誥	·····	七九

代高廩到任謝表 七九

耕祿稿序 八〇

全宋文卷七七六五

吳 潛 一

循州上遺表 八二

乞裘萬頃幸元龍遺澤表 八三

以變生同氣丐祠劄子 八四

再乞祠劄子 八五

乞休致劄子 八五

以兩考乞休致劄子 八六

再乞休致劄子 八六

乞休歸劄子 八七

奏論都城火災乞修省以消變異 八八

奏論重地要區當豫蓄人才以備患事 九〇

奏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為致治之本 九一

奏以趨剩事例并諸司問遺例冊錢代納江東一路折帛事 九三

奏論今日進取有甚難者三事……………九五

全宋文卷七七六六

吳潛二

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九七

全宋文卷七七六七

吳潛三

奏以造熟鐵斛斗發下諸郡納苗使用寬恤人户事……………一二〇

奏乞廢隆興府進賢縣土坊鎮以免抑納酒稅害民滋擾……………一二四

奏江右諸郡兵荒已將隆興府紹定六年以前官物住催乞行下本路一體蠲閣……………一二五

奏論計畝官會一貫有九害……………一二六

再論計畝納錢……………一三〇

奏論和戰成敗大計襄宜急救備不可闕……………一三二

奏乞選養宗子以繫國本以鎮人心……………一三四

全宋文卷七七六八

吳潛四

奏論士大夫私意之弊……………一三五

奏論制國之事不懼則輕徒懼則沮……………一三八

奏乞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一四〇

奏申論安豐軍諸將功賞……………一四三

奏乞選兵救合肥……………一四五

奏論江防五利……………一四七

全宋文卷七七六九

吳 潛 五

奏乞重濠梁招信戍守……………一五〇

奏已差軍勦逐韃賊……………一五一

奏論儀真存亡關係江面……………一五二

奏論本所團到流民丁壯攻劫韃寨屢捷置制司忌嫉興謗等……………一五二

奏乞賞功以興起人心……………一五四

奏乞令東閩兼領總司以足兵食……………一五五

奏乞增兵萬人分屯瓜洲平江諸處防拓內外……………一五六

奏條畫上流守備數事……………一五九

奏論平江可以為臨幸之備……………一六二

奏乞遵舊法收士子監漕試……………一六二

全宋文卷七七七〇

吳潛 六

內引第一劄奏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則無以求亨通之理……………一六五

內引第二劄奏乞遴選近族以係屬人心而俟太子之生……………一六七

內引第三劄奏論尹京三事非其所能……………一六八

經筵奏論救楮之策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糴……………一六九

奏論國朝庚子辛丑氣數人事……………一七〇

奏尹京事併乞速歸田里……………一七二

奏乞守本官致仕……………一七三

奏論君子小人進退……………一七六

內引第一劄論今日處時之難治功不可以易視及論大學治國平天下之道……………一七六

第二劄論國家變故略與晉同西北之夷狄固當防而東南之盜賊尤不可忽……………一七八

全宋文卷七七七一

吳潛 七

奏論天地之復與人之復……………一八〇

秋七月因皇子進封忠王遵故事具奏錄進舊來所得聖語乞付史館…………… 一八二

奏行周燮義船之策以革防江民船之弊乞補本人文資以任責…………… 一八五

奏曉諭海寇復為良民及關防海道事宜…………… 一八六

奏禁私置團場以培植本根消弭盜賊…………… 一八九

奏論海道內外二洋利害去處防貴周密…………… 一九〇

奏給遭風倭商錢米以廣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防密有關係…………… 一九二

奏創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 一九二

奏乞休致及蠲放官賦攤錢見在錢米增積之數…………… 一九三

全宋文卷七七七二

吳 潛 八

條奏海道備禦六事…………… 一九五

奏按象山宰不放民間房錢…………… 二〇一

奏乞就淮西管下歲糴以繼軍食之闕…………… 二〇二

三月初五日具奏乞歸田里…………… 二〇三

二十三日再具奏乞歸田里…………… 二〇四

夏四月初九日復具奏乞祠…………… 二〇五

秋八月初一日具奏乞祠……………二〇七
冬十月一日內引奏劄論夷狄恃力中國恃理四事……………二〇七
冬十一月日以韃寇深入具奏乞令在朝文武官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二〇九

全宋文卷七七七三

吳潛九

春三月一日奏論韃賊深入乞充前日之悔悟以祈天永命消弭狄難事……………二一一
奏論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二一四
十四日具奏論士大夫當純意國事……………二一七
同日具奏四事……………二二一
奏乞代六縣百姓輸納折帛錢……………二二二
奏乞蠲砂租……………二二三
奏乞免倭金抽博……………二二四

全宋文卷七七七四

吳潛一〇

措置海道備禦申省狀……………二二六
乞免倭金抽博申狀……………二二九

再乞免倭金抽博申狀 一二二九

住罷砂岸稅場榜 一二三〇

上史相書 一二三一

再上史相書 一二三四

上廟堂書 一二三六

全宋文卷七七七五

吳 潛 一一

答蔡樞密書 一二四〇

宣城總集序 一二四一

魏鶴山文集後序 一二四二

吾吳氏宗譜跋 一二四三

跋陳少陽遺稿 一二四四

忠節廟記 一二四四

二仙堂記 一二四六

養濟院記 一二四七

平橋水則記 一二四八

重建逸老堂記……………二四九

重修吳學記……………二五一

全宋文卷七七七六

吳潛 一一一

崇德縣縣樓記……………二五三

廣惠院記……………二五四

三成廟記……………二五六

宋存悔齋十二箴……………二五七

孫守叔像贊……………二五七

賀知章畫像贊……………二五八

陶隱君墓誌銘……………二五八

梅和甫稅院墓誌銘……………二五九

孫守叔墓誌銘……………二六〇

祭劉宰文……………二六五

焚告天詞……………二六六

全宋文卷七七七七

牟 滌

言帝王之學奏 二六七

上殿劄子 二六八

上殿劄子 二七一

乞寬民力固邦本奏 二七三

乞獎恬退抑奔競以求賢奏 二七四

進王巖叟論爲君之難故事 二七五

進程顥上神宗劄子故事 二七七

進司馬光上英宗論經筵故事 二七八

進司馬光上仁宗皇帝故事 二八〇

進王巖叟上哲宗論求賢故事 二八一

進乾道故事 二八三

全宋文卷七七七八

趙汝騰 一

濂溪先生追封汝南伯制詞 二八五

寶祐改元賀表 二八六

皇子進封忠王賀表	二八六
天基節賀表 一	二八七
天基節賀表 二	二八七
天基節賀表 三	二八八
天基節賀表 四	二八八
天基節賀表 五	二八八
天基節賀表 六	二八九
元正賀表	二八九
皇太子冠禮賀表	二九〇
明堂慶成賀表	二九〇
明堂賀表	二九一
明堂禮成賀表	二九一
聖製忠邪辨謝表	二九一
賜御書蘭亭詩序謝表	二九三
賜御製訓廉謹刑謝表	二九三
賜御製詩并香茶謝表	二九四

宣賜曆日謝表	一	二九四
宣賜曆日謝表	二	二九五
宣賜曆日謝表	三	二九五
宣賜曆日謝表	四	二九六
宮祠謝表		二九六
授寶章閣學士告謝表		二九七
御書建安書院四大字謝表		二九七
謝授龍圖閣學士知建寧府表		二九八
知建寧府謝到任表		二九九
授兼侍讀告謝表		三〇〇
侍讀謝告表		三〇〇
知婺州謝到任表		三〇一
温州到任謝表		三〇二
權吏部侍郎謝告表		三〇三
吏部侍郎謝告表		三〇三
權工部尚書謝告表		三〇四

謝進開國伯加食邑表 三〇五

明堂賜劄謝表 三〇六

全宋文卷七七七九

趙汝騰 二

內引第一劄 三〇七

內引第二劄 三一一

繳趙以夫不當為史館修撰事奏 三一三

玉音勉諭入門回奏 三一四

辭免復職與宮觀奏狀 三一四

再辭免除寶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恩命奏狀 三一五

三辭免除寶章閣學士恩命奏狀 三一六

四辭免除寶章閣學士恩命奏狀 三一七

五辭免寶章閣學士恩命奏狀 三一七

六辭免除寶章閣學士恩命奏狀 三一八

進周禮訂義奏狀 三一九

明堂禮成賀牋 三二〇

皇太子冠禮成賀牋 三二〇

皇子進封忠王賀牋 三二一

再辭免除寶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恩命申省劄子 三二一

三辭免申省劄子 三二二

四辭免閣職申省狀 三二三

五辭免閣職申省狀 三二三

生前乞養判 三二四

答趙夔書 三二四

全宋文卷七七八〇

趙汝騰 三

內制序 三二五

外制序 三二六

蔡覺軒模論語集疏序 三二七

蔡模易集義序 三二八

周禮訂義後序 三二九

煤堊集序 三三一

妙絕古今序	三三二
經筵講義跋	三三二
徐徑坂銘榘堊徐侍郎墓跋	三三三
陳帥參南一奏疏跋	三三三
贈蔡澹然跋	三三四
跋鄧元觀詩	三三四
跋林桂高詩	三三四
跋倪龍輔詩	三三五
跋楊君恢詩	三三六
李監簿誌銘跋	三三六
孫安人誌銘跋	三三七
跋寶月老頌解多心經	三三七
石屏詩集跋	三三七
論漢唐誅賞	三三八
盛時立中字說	三四〇
陳讜無黨字說	三四〇

眉山孫夢得子良仁字說……………三四〇

周一龍正學字說……………三四一

歐陽伯時字說……………三四二

立軒說示卓然……………三四二

徐直諒端友字說……………三四三

徐直方立大字說……………三四三

祝煒明仲字說……………三四三

庸齋學言……………三四四

永福縣修學記……………三四六

重修社稷壇記……………三四七

寧德縣鄉賢祠記……………三四九

忠貫日月祠堂記……………三五〇

全宋文卷七七八一

趙汝騰 四

施令君瀆恪軒銘……………三五二

蔡覺軒遺像贊……………三五三

朱文公像贊	三五三
癸丑仲秋建安郡學丁奠退而作頌并勉同志之士	三五三
乙卯仲春丁奠畢作素王頌一首呈承祭之士	三五四
資政許樞密神道碑	三五五
提刑鄭吏部墓誌銘	三五八
陳平甫墓誌銘	三六〇
陳提舉墓誌銘	三六二
子將仕崇堂墓誌銘	三六四
朱夫人墓誌銘	三六六
卓氏墓誌銘	三六七
祭克齋游丞相文	三六八
祭考太中墳文	三六九
祭弟帳幹墳文	三六九
弟味道漳州使君祭文	三六九
弟味道漳州使君祭文	三七〇
祭弟漳州使君文	三七〇

祭鄭碩人攢所文 三七一

祭晦庵朱文公墓文 三七一

功德疏 三七二

全宋文卷七七八二

趙與懃

刻鮑照集題記 三七三

趙升

朝野類要序 三七四

范曾之

進士題名記 三七五

桂柔夫

書吏部宜休居士題二士賦後 三七六

莆陽令

典賣園屋既無契據難以取贖 三七七

主佃爭墓地 三七九

掌主與看庫人互爭 三八一

張 叡

奇獸巖銘 三八四

趙汝楫

筮宗序 三八五

周易輯聞自序 三八六

易雅自序 三八七

趙崇嶠

上時相謝方叔書 三八八

全宋文卷七七八三

葉巖峰

倚當判 三九〇

舅甥爭判 三九一

謀詐屋業判 三九二

不肯還賃退屋判 三九五

占賃房 三九六

賃者析屋 三九七

偽批誣賴判	三九七
辨明是非判	三九九
妄稱遺腹以圖歸宗判	四〇〇
不當檢校而求檢校判	四〇一
爭立者不可立判	四〇二
婿爭立判	四〇三
下殤無立繼之理判	四〇四
已有養子不當求立判	四〇五

全宋文卷七七六一

孫 因

孫因，慶元府慈溪（今浙江慈溪東南）人，夢觀兄。寶慶二年進士，仕至朝請大夫。晚年隱居四明山。博綜古今，工文筆。見吳潛《孫夢觀墓誌銘》（《雪窗集》附錄），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八〇，《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四。

越 問

越問序

莊舄，越人也，仕楚而爲越吟；夏統，越士也，入洛而爲越唱。越俗之好吟咏，其來尚矣。亦聞有大述作者乎？蘭亭有序，修禊事也；金庭刻銘，愛輕舉也；康樂山居之賦，陶性情也；微之州宅之詩，寫物景也。若是者謂之大述作可乎？曰：未也。若昔河東柳先生，會萃三河之遺事，網羅千古之

異聞，作爲《晉問》，以昭來世。斯文也，可謂大述作矣。先生晉人也，居晉土，習晉事，爲《晉問》，職也。晉有堯之遺風，不可以有加矣。居乎越者，亦知越之事，可與晉方駕乎？晉，堯都也；越，舜、禹之邦也。古有三聖人，越兼其二焉。加以種、蠡之所經營，王、謝之所栖隱，司馬遷、李太白、杜少陵之所游覽，以至國朝諸名賢之所流詠，班班可考，而大述作未聞也。惟紹興間，狀元王公以幕府元僚，援筆作賦，搜奇抉異，雄麗偉卓，雜用《二京》、《三都》、《晉問》體，蓋自有會稽以來之大述作也。然嘗熟復詳繹，其間猶未能無遺恨焉。何者？越之四封，最爲廣袤，南踰句無，北界禦兒，東至于鄞，西盡姑蔑。至後漢時，提封尚數千里。今之越雖非昔之越，然都督一道，封疆猶不爲狹，而斯賦所錄止及境內之山川，此其遺恨一也。會稽土地所宜，以金錫竹箭爲稱首，職方氏九牧之貢莫先焉。蓋金錫竹杖，戎備所資，非其他一草一木比，正當表而出之。而是賦所述，乃雜舉夫杭秫桑蠶、楓松梓桐、雞頭鴨脚、馬乳鳧茨、木蘭海榴、園蔬木菌之屬，他郡獨無之乎？此其遺恨二也。並海魚鹽之饒，東南大計仰焉。柳河東《晉問》于魚鹽一物，各爲專條，以侈其富饒，鋪張揚厲，無慮數百字。彼三河所出，尚未敵海藏之什一也。茲賦纔一語及之。往往纖悉于赤鱗黃頰之族，而闕略于縱壑之巨鱗；搜羅乎餘朴石英之品，而簡棄夫積雪之寶鹽。此其遺恨三也。紹興之初，翠華巡幸，駐鳴蹕者彌年，實履舜、禹之故迹。升州爲府，冠以紀元，且嘗就行殿舉大享禮。中興之業，于此乎濟，可謂是邦曠絕之盛典。而茲賦俱不之及，此其遺恨四也。然自有越以來，所謂大述作者，獨此一賦而已。王公作賦後五十七年，有書生孫因自句章徙餘姚，逍遙鹿亭樊榭間，處越土，爲越

民，飽越飯，酌越水，每欲補《越絕》之所未載，廣越賦之所未備，而未能也。又九年，帥憲新安汪公衣繡衣，持玉節，森畫戟，載朱幡，臨制七郡四十二縣。臺府多暇，百廢具興，輪奐恢闓，山川改觀。鯁生幸覲盛事，竊謂越爲大都會，公有大規模，以其大學問、大力量，寓于大建立、大施設，中興百年所未睹也。獨無大述作，可乎？宗工鉅儒之記述，騷人過客之題咏，金石震耀，黼繡周張，《韶》鳴，《濩》應，宮唱呂和，所謂述作，亦一時之盛矣。使張平子、左太冲、柳河東諸人見之，將曰：此大規模也，談何容易！他郡小小創制因革，則伐石爲一記，濡墨爲一詩足矣，獨施之越則不可。越，舜、禹之邦也；牧是邦者，舜、禹之臣也，而可易言之乎？愚不敏，成《越問》一篇，釐爲一十五章，凡三千九百五十字。借楚辭體而去其羌詭謬佻之聲，倣《晉問》意而削其詰屈聱牙之製，非足以發揚會稽之盛，庶幾附郡志之末云。

篇 引

典午氏之盛時兮，余鼻祖曰子荆。謀樂郊以隱居兮，颺漱石之清名。有聞孫曰承公兮，嘗令鄞與餘姚。愛會稽之山水兮，爰徙家于茲城。當永和之九年兮，惠風暢夫春莫。偕王、謝之諸公兮，會脩楔于蘭亭。賦臨流之五言兮，寄幽尋之逸興。泛迴沼倚修竹兮，松風落而泠泠。維興公尤好事兮，作流觴之後序。助逸少之高致兮，齊芳譽于難兄。既乃登陸而游兮，歷天台與四明。漱飛瀑于筆端兮，遺擲地之金聲。余自句章徙姚兮，倏綿歷乎十稔。慨風流之寢邈兮，幸猶爲夫越氓。掬清泉之潺湲

兮，友過雲之溶洩。訪樊榭之杳靄兮，栖石窗之瓏玲。客有過余兮，謂余博覽而好古；世爲越人兮，胡不志夫越之風土？余謝不能兮，偃余指而縷數。前有靈符之記兮，後有龜齡之賦。嗟彼皆已爲陳迹兮，時亦隨夫所遇。儻含毫而不能兮，將羞余之鼻祖。

封 疆

九州皆有山鎮兮，職方氏獨先會稽。射祥光於斗分兮，占星紀于天倪。牽牛炳其初躔兮，屆須女之七度。少陽當其正位兮，爲萬物之潔齊。南控引乎閩粵兮，北連亘乎鉅海。日出扶桑之東兮，風行浙河之西。八山蜿其中蟠兮，羅千巖以爲障。三江匯而旁注兮，渺萬壑以爲谿。洞天崕岈以連雲兮，俯九垓其如芥。洪濤沸渭以拍天兮，轟三軍之鼓鼙。宅卧龍之岿嶢兮，蠡城屹其環繚。帶平湖之浩漭兮，雲鏡鑄而天低。關陵門而四達兮，八風颯其遞至。飛翼樓而舞空兮，天門沈其可梯。提封萬數千里兮，運甌、吳于掌上。七郡四十餘縣兮，歸中權之總提。茲古今之大都會兮，爲九牧之冠冕。諒天地之設險兮，他郡寧得而攀躋！客曰：偉哉山川兮，信美矣其無嫌。然吾聞故國兮，不以山谿之險。

金 錫

觀地產之所宜兮，惟金錫之最良。貢品肇于有姒兮，暨蒼姬而加詳。雖歷代之所珍兮，凜英氣其猶秘。甌冶子之神奇兮，爰采取而鍊淬。剖赤堇而出錫兮，山色變而無雲。涸若耶之銅液兮，俯不見

夫潛鱗。鑄嶺岌其插天兮，冶井浸而寒冽。前豐隆爲擊橐兮，後雨師爲灑塵。發銅牛之藏屑兮，赭林麓以炊炭。棄右冶之餘滓兮，草木爲之焦爛。炎煙漲乎銅孤兮，寒光浮乎鍊塘。越砥妥其劍鏢兮，鑄浦沸其若湯。合衆靈而成器兮，爲寶劍凡有五。曰湛盧與巨闕兮，蓋珍名之最著。既屬之善相之薛燭兮，復謀之南林之處女。水試則斷蛟螭兮，陸用而剽犀虎。掃欃槍使漸滅兮，伏蚩尤使奔怖。豈吳鈎之敢抗兮，非燕函之能禦。客曰：偉哉利器兮，誠爲越國之珍。斯劍客之喜談兮，非文種之願聞。

竹 箭

維苗山之竹箭兮，稟勁氣于乾坤。實東南之美材兮，聲價等乎瑤琨。良工相夫陰陽兮，加利鏃以爲矢。習國人于射瀆兮，震電激而星奔。挾之以六千之君子兮，從之以八千之子弟。可以償方張之闔閭兮，走善射之樓煩。彼羣仙之會聚兮，亦以射而爲樂。登石室之射堂兮，射東峰而的白。丁令威爲拾箭兮，山土下以求索。獲遺鏃于樵夫兮，償以樵風之南北。客曰：異哉斯事兮，誠振古之怪奇。然越人之彎弓兮，則談笑而道之。

魚 鹽

百川會同滄海兮，浩不知夫津涯。吐雲濤以瀾汗兮，沃日御而渺瀰。藏巨靈之鼉鼉兮，見天吳之惚恍。載五山之業峨兮，涵百怪之陸離。巨魚出沒其中兮，不知其幾千里。鼓浪沫以成霧兮，噓雲氣

以成寃。任公子之投竿而釣兮，五十犗以爲餌。閱期年而得魚兮，牽巨鈎而下之。鬚鬣怒而刺天兮，白波湧而山立。膏流溢而爲淵兮，顛骨積而成坻。自浙水以東兮，無不饜若魚之肉。彼赤鱗黃頰何足數兮，又况梅魚與桃鮓。維天地之寶藏兮，有煮海之鹺鹽。曝曜靈以攬沙兮，浮蓮的以試滷。編篋管以爲槃兮，處烈焰而不灼。霜鉛倏其凝沍兮，雪花颯其的礫。茲海若之不愛寶兮，豐功被乎天下。抑造化之自然兮，詎人爲之力假！客曰：富哉魚鹽兮，此越國之寶也。是特以利言兮，吾願聞其上者。

舟楫

越人生長澤國兮，其操舟也若神。有習流之二千兮，以沼吳而策勳。尋笠澤以潛涉兮，北渡淮而盟會。擅航鳥之長技兮，水犀爲之逡巡。浮海救東甌兮，有握節之嚴助。治船習水戰兮，榮衣錦于買臣。渡浙江而誓衆兮，會稽之內史。率水棹以拒戰兮，凌江之將軍。坐大船若山兮，公苗山陰之傑。汎彼襲番禺兮，季高永興之人。想萬船之并進兮，紛青龍與赤雀。風帆儵忽千里兮，駕巨浪如飛雲。今競渡其遺俗兮，習便駛以捷疾。觀者動心駭目兮，相雜襲如魚鱗。客曰：盛哉舟楫兮，他郡孰加于越？然同濟或不同心兮，請置此而新其說。

越釀

揚州之種宜稻兮，越土最其所宜。糯種居其十六兮，又稻品之最奇。自海上以漂來兮，伊仙公之

遺育。別黃袖與金釵兮，紫珠貫而纍纍。酒人取以爲釀兮，辨五齊以致用。涓鏡流之香潔兮，貯秘色之新瓮。助知章之高興兮，眼花眩乎水底。侑謝傅之雅遊兮，陶丹府而哦詩。集羣賢以觴咏兮，浮罰觥乎子敬。指鳴蛙爲鼓吹兮，暢獨酌于稚珪。斯越酒之醞藉兮，非宣城、中山之比。矧投醪之醇德兮，能使勇氣百倍于熊羆。客曰：旨哉越釀兮，固越俗之所怡。然自征榷之法行兮，安得薛戎而蠲之！

越 茶

日鑄山之英氣兮，既發越于鑊錙。地靈洩而不盡兮，復薰蒸于草芽。雖名山之最晚兮，爲江南之第一。視紫筍若奴臺兮，又何論乎石花。維瑞龍之爲品兮，與此山以相亞。意山脉之貫通兮，仙種同乎一家。汲西巖之清泉兮，松風生乎石鼎。滋芳液于靈襟兮，沆瀣集乎齒牙。歐公錄之《歸田》兮，蘇仙流諸佳咏。伯玉註于詩版兮，文正嘗其甘華。至雁塔與花塢兮，固郡志之所載。若餘姚之瀑布兮，尤《茶經》之所誇。嗟陸羽之不逢兮，宜鑑味之絕少。世方貴夫建茗兮，孰有知夫越茶？客曰：世非不知兮，顧茗禁之已苛。亦幸其不盡知兮，姑舍是而言他。

越 紙

絜剡藤之爲紙兮，品居上者有三。蓋篠簜之變化兮，非藤楮之可參。在晉而名側理兮，儲郡庫以

九萬。曰姚黃今最顯兮，蒙詩翁之賞談。加越石以萬杵兮，光色透于金版。近不數夫杭由兮，遠孰稱夫地繭。半山愛其短樣兮，東坡耆夫竹展。薛君封以千戶兮，元章用司筆硯。數其德有五兮，以縝滑而爲首。發墨養筆鋒兮，性不蠹而耐久。惜昌黎之未見兮，姓先生而爲楮。使元輿之及知兮，又何悲剡藤之有？客曰：媿哉越紙兮，有大造于斯文。然世方好紙而玉兮，又烏知乎此君？

神仙

陽明太玄之天兮，乃羣仙之所游。有金堂與玉室兮，挹方丈與瀛洲。伯經得道泉兮，乘雲氣于木杪。仙公韜光丹井兮，發函書于船頭。騎青驪以入市兮，薊子訓之賣藥。切鯨魚以作鱠兮，介元則之垂鈎。弘景寄跡釣槎兮，隱吏栖于梅市。廣信駕龍白日兮，羽人萃于丹丘。擷芝草以爲侶兮，左元放之金液。餐桂屑而飲水兮，范少伯之扁舟。煉日精以回形兮，虞翁色若嬰孺。位上清而標籍兮，思元跡混俗流。嚴青能服石髓兮，終斷穀而輕舉。伯陽煉成神丹兮，雖蛻形而不留。御天風而上征兮，與日月以齊壽。皆地勝之所招兮，舉塵寰而少仇。客曰：神仙信有兮，特秘怪而難求。吾聞越多隱君子兮，試詳言而旁搜。

隱逸

謝隱士當少微兮，精神見乎天文。嚴子陵應客星兮，光芒動夫至尊。居剡下高潔兮，戴安道之父

子。游嵩嶽以偕隱兮，孔述睿之弟昆。却米餉而不受兮，朱百年之夫婦。愛肥遯以就閒兮，阮萬齡之祖孫。閉蓬戶以觀書兮，淳之棲于窮岫。輕白璧而不盼兮，景齊隱于日門。扣藥船而引聲兮，歌競傳于仲御。漁鏡湖以賦詩兮，島尚號于方干。黃公列乎四皓兮，成定儲之羽翼。嵇康儕于七賢兮，著養生之至言。王子猷咏招隱兮，愛山陰之竹種。謝靈運賦山居兮，采地黃與溪蓀。著貂裘坐巖石兮，弘之志不在釣。施豹席與棕橋兮，志和豈羨回軒？彼皆不事王侯兮，以高尚而辟世。亦地氣之所鍾兮，多秀水與名山。客曰：士各有志兮，斯固古之逸民。夫何欲潔其身兮，弗念君臣之大倫？

勾踐

昔勾踐兮思報吳，問國政兮五大夫。辟田野兮實倉府，訪疾苦兮字幼孤。抱冰兮握火，置膽兮坐卧。采藪兮與葛，側席兮闔左。觴酒豆肉兮，必均其施。樂不盡聲兮，食不致味。鷲鳥匿形兮，踰一十祀。吳無稻蟹兮，越有地利。一朝興師兮，三戰得志。姑蘇既墟兮，橫行淮泗。伯東諸侯兮，賀貢畢致。赫然雋功兮，又何可議？客曰：異哉兮，彼長頸而烏喙。如其可與共樂兮，何鴟夷之遠避？

舜禹

帝舜生于姚丘兮，地近夷而居東。母握登感天瑞兮，漾祥光於大虹。歷山其所耕稼兮，陶漁皆有遺跡。二女降于媯汭兮，百官備而景從。大禹巡于鬴山兮，會羣臣而計功。執玉帛者萬國兮，戮後至

之防風。託菲飲以名泉兮，鑿了溪而宅土。發金簡于石匱兮，藏秘圖于山中。望邑名夫虞姚兮，山靈護夫禹穴。儼廟貌於千古兮，遺化被于無窮。繫帝王之所在兮，宜風俗之近古。習孝弟與勤儉兮，亦好遜而上忠。客曰：於戲大哉兮，又何可以比隆！然有爲者亦若是兮，豈無與舜、禹之事同？

駐蹕

維六飛之南渡兮，橫濤江以東歷。後舜、禹三千年兮，履舜、禹之遺迹。駐翠蹕以彌年兮，因改元而頒詔。爰陞州而爲府兮，冠紹興之大號。舉大亨之上儀兮，即行闕而葺祀。視總章與重屋兮，亦庶幾其遺意。登堂而望稽嶺兮，懷克勤之令德。留建炎之御製兮，彰復古之素志。采上虞之囊封兮，終然法乎舜禪。山鬱葱以蜿蜒兮，鍾禹陵之佳氣。御香四時來下兮，道冠蓋以相望。拱觚稜于雲闕兮，儼威顏而天咫。繫百年之父老兮，及親逢乎盛事。想天民之視阜兮，與虞夏而同治。客曰：幸遊舜、禹之邦兮，復逢舜、禹之君。然倘無舜、禹之臣兮，孰能牧舜、禹之民？

良牧

自大駕之西遊兮，府遂爲于近藩。賜行殿爲府治兮，暨擇牧之惟艱。張毘陵首當是選兮，實股肱之舊弼。仍土階之素規兮，因舊宇以爲安。朱忠靖繼剖符兮，屹具瞻于巖石。趙忠簡亦相望兮，凜清風而獨寒。忠定王之來鎮兮，當乾道之四禩。捐帑以置義租兮，闢宮而祠先賢。諒棠陰之蔽芾兮，思

召伯其如憩。宜大封于是邦兮，良天道之好還。後五十餘年兮，誰儷美以增飾？維我新安公兮，驚逸駕而獨攀。剖滯訟如澌流兮，召雨暘如應響。使百城俱按堵兮，令滄海無驚瀾。立吏膽于秋霜兮，洽民氣于春澤。出干將于寶匣兮，照沆瀣于銅盤。園扉鞠爲茂草兮，麥岐藹其連秀。令修戶庭之內兮，民樂湖山之間。既修政而人悅兮，文書省于幕府。新百廢以具興兮，聳輪奐之偉觀。八邑不知有役兮，一道不知有費。若天造而神設兮，豈民力之或煩。化榛莽爲宏麗兮，敞隘蔽爲爽塏。革蠹撓而雄豐兮，易朽腐而堊丹。茲棟隆之規模兮，特于此乎小試。非成毀之相仍兮，數循環而無端。鎮越歸乎中踞兮，修廊翼其旁拱。何獨斂夫散氣兮，所以重夫中權。巨扁揭乎雲霄兮，鈞筆粲乎星斗。山靈爲之呵護兮，珍光赫而屬天。前方臺之月華兮，後蓬萊之雲氣。左燕春之凝香兮，右清白之寒泉。繞層城以拂雲兮，開屏障于四面。卧林影于雲壑兮，栖霞光乎二軒。吸平湖于酒杯兮，浮翠峰于茗椀。送鴻歸于天外兮，數飛鷗于海門。動秋聲之撼撼兮，泊晴嵐之靄靄。錢崦嵒之夕照兮，賓暘谷之朝暾。上越王之危臺兮，誦唐人之傑句。鷓鴣飛而地迴兮，晴絲裊而天寬。飛蓋游乎清夜兮，羃輕煙之素練。棹歌發乎中泚兮，浴明月于金盆。麗譙湧乎青冥兮，角聲起而寥亮。佳山蔚其照眼兮，洗萬里之陰翳。新隄平而擬掌兮，沸行歌以載路。漕渠濬而舉甬兮，鼓千艘而駢闐。雄威徧、營壘創兮，雷歡聲于貔虎。泮宮修、貢闈闢兮，遂飛躍于魚鳶。臺府煥而一新兮，巖壑爲之改觀。他人視之拱手兮，公談笑而不難。既游刃之有餘兮，復善刀而藏用。寂然若無所營兮，湛中襟而靖淵。炷爐香而讀《易》兮，悟至理于《泰》《否》。託寄軒之刻柱兮，等蘧廬于乾坤。上方戴事明庭兮，將入扈于豹尾。

如旄倪之借留兮，紛截鐙以攀轅。繫郢曲之寡和兮，信蕭規之難繼。民願公無遽歸兮，帝謂吾今召環。雖卿月之暫駐兮，幸臨照夫越土。恐使星之遷次兮，迫泰階之魁躔。推治越之道治天下兮，固我公之餘事。然越人愛公如慈父母兮，願託歌而永傳。客乃歛衽肅容兮，屏氣弗敢復言。孫子於是濃墨大字兮，終夫《越問》之篇。《會稽續志》卷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六八。

蝗蟲辭

開禧三年孟冬，孫子行野中，見有伐鼓舉烽者，意其捕寇而即戎。就而問焉，則盡田間之老農也。得物狀甚怪：喙剛而銛，目怒而黔。或振其股，或掀其髯。羽翼未成，已學飛舞；兩腋之下，可達一縷。余異其狀，問于田父。田父愀然曰：「子識今秋飛蝗之狀乎？此其子孫，而彼其祖父也，官命我輩捕之。」余曰：「蝗何負于官而見捕乎？」田父仰天泣涕曰：「是害我稻黍者也，王法之所不恕。始，吾小人謂爲瑞物也，炷香而祝其來；既來矣，則田之毛髮，化而爲黃埃，然後知其爲災。初以爲祥，後以爲殃。昔恨其來暮，今懼其不去。吾小人惟無知，故若此。觀子之貌類學古者，乃亦懵然，何哉？吾小人記爲兒時，從村市一老生學，老生授我一編書，我忘名而記其略曰：某食苗心者，某食苗節者，某食苗根苗葉者。又曰：吏侵牟生蝨，乞貸生蠚，冥冥犯法生螟，賊虐無辜生蠶。然自垂髻至帶白，未識其形色也。今雖識之，反不願識矣。」余曰：「盡乎？」曰：「不能。」然則吾爲

若諭之使去，可乎？」曰：「幸甚，恐不可諭耳。」余曰：「金石無情，可動以誠；昆蟲無耳，可格以理。蝗能爲害，亦能聽吾誠矣。」試掇魁傑者數輩，置于前詰之曰：「使汝害稼，天歟人歟？惟天惠民，必不使爾爲吾民病也。苟官吏召汝，則民何辜？且食，民天也，汝啖民之天，以充其體膚，天將汝誅矣。速去，無久居！」頃之，若有昂首揚目趯趯而股鳴者，聽之，則曰：「今爲害者豈我乎？牟人之利以厭己之欲者非蝗乎？食人之食而誤人之國者非蝗乎？利口而邦之覆、磨牙而民之毒者非蝗乎？故窮奇、饕餮，虞之蝗也；夷羿、豷浞，夏之蝗也；受臣億萬，商之蝗也；蹶耦、家伯、仲允、聚子，周之蝗也；齊豹、庶其、牟夷、黑肱，春秋之蝗也；儀、衍、申、韓、楊、墨、列、惠，戰國之蝗也。鞅、睢、斯、高、翦、邯、翳、欣，蝗于秦者也；酷吏、游俠、外戚、佞宦，蝗于漢者也。大者如是，小者不可算也。自漢而下，蝗日益盛，民日益病；蝗日益碩，民日益瘠。雖唐之貞觀、開元間，號多樂歲，蝗未息也。嗚呼，其爲害三千餘年矣。踴踴躍躍，實繁有徒，去之復生，芟之愈蕪，其庸有既乎？必有良史特書屢書，而胡獨罪余？且夫節按常程，無非急征、鬻獄、賣判，價隨重輕，外託公計，內爲己贏。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匱金囊帛，峙如山岳；封餽苞苴，道塗盤錯。一筵之費，或至千索。咀嚼已竭，未厭谿壑。不稼不穡，取禾三百。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大昕會朝，崇朝退食。水珍陸羞，映照巾幘。是中其誰？羔羊正直。乘馬從徒，呵哄塞衢。鳴玉曳履，鏘鏘步趨。明日封事，問之則無。月糜都內錢，日廩太倉粟。輔郡致醇醴，京府飾居屋。休問坎伐檀，不論鼎覆餗。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屯雲百萬，羸弱相半。問其所工，鍼鞞鳧鍛。負米已喘，執戈已

汗。褒衣麗襦，市塵嬉媮。私第一占，終身晏如。食粟而已，烏知其餘：此冗兵之爲蝗也。官如傳舍，彼長子孫。所在朋曹，蟄蟄誹誹。舞文冒賄，齧我本根。幸而黜涅，復爲官軍：此吏胥之爲蝗也。傑閣廣殿，金腹炳烜。土偶蒙珠，墻壁涌鈿。黔首無知，禍福驅煽：此夷鬼之爲蝗也。節、察、防、團、遙刺等官，本待有功，豈爲養安？養安以逸，坐縻厚秩。率民戶百，不能供一。贓吏斥歸，更得真祠。豈念祠廩，亦民膏脂。推此以往，其他可知。貴介姻族，乃及僉僕。倚勢豪奪，飛食人肉。鼓吻弄翼，道路以目。凡此皆人其形，而蝗其腹者也。其爲民害，章章如是。若夫惰田之農，淫浮之技，曳縞之商，纂組之女，依倚市門之子，假飾衣冠之士，瓌瓌碌碌者，尚不與此。然則豐年富歲，常有數十百萬飛蝗在天下，咋人骨髓，豈特食稻黍而已！况害稼者有時，害民者無期；害稼者遇官吏如魯中牟，則不入境。今聖天子齊明潔蠲，至誠動物。我雖無知，將率我族類而遠遷矣。然我輩雖去，民終未得晏然也。使若屬未殄，天下寧有豐年乎？」因述其語，書以自省，且俾觀風者得之，以爲有位警焉。《南宋文錄錄》卷二。又見《古文集成》卷七〇，嘉靖《寧波府志》卷一四，雍正《慈溪縣志》卷

一五，光緒《慈溪縣志》卷五五。

祭弟夢觀文

寶祐五年

嗚呼！四海之內，孰無兄弟？惟予與汝，相與之情則未易殫形。方其周旋於膝下之養也，自經營

菽水之外，勉以讀書，蓋朝斯而夕斯也。暨汝登第，得配於京，則靡私其財，惟以供同堂之爨，無二心也。初調冷官，則恪守廉介，所得俸餘，惟以給宗親之貧，而不以奉口體也。甚而一飲一食、一絲一縷，必與衆共，雖自困於饑寒，宴如也。始得賞延，誰不私爲若子若孫之計？而首及於季弟。亦既抱子矣，而且及於予之子，固不恤其後或有或亡也。得官於三十年，而一貧如故。兄弟聚居破屋，幾無以容。欲構一室，度用新楮二三千緡，而竟不克就。則以急於用，亟於無貲，而自不暇故也。若夫待人之和，盎然可掬，臨事之節，屹然不移，則得於性能，而天授者也。暨躋從橐，駸駸柄用，而力祈閒廩，則不以富貴累其守也。出麾藩郡，聞其彫敝矣，而自恃勤廉，則不以難易阻行也。幼年多病，懶於應酬，度其所以逐祿者，則以家貧不能自給，而篤於兄弟宗族之誼也。臨別贈詩，其卒章曰：「不知癡事何時了，風雨床頭養暮齡。」執手傷離，有淚如注。家問往來，僅閱三月，耿蘭之報，何爲乎忽焉而前？嗚呼痛哉！嗚呼痛哉！誠知其如此，則予將從汝之行，猶得省汝之病。與兄訣，見汝斂然，豈料至此耶？七月既望，得汝六月三十日書，筆力剛勁，自謂可以保其無恙。曾謂未得書之前三日，而汝已死耶？汝之躬行，天奪之速耶？予之不孝不友，獲戾於天，而致汝之死耶？《雪窗集》

附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上祝尚書校點）

侯安石

侯安石，韶州曲江（今廣東韶關）人。寶慶元年進士。見《曹谿通志》卷三，雍正《廣東通志》卷三一。

長生庫碑記

輕財樂施，世所罕得，第百千人中無一人焉。施財不倦，世尤罕得，雖千萬人中而無一人也。世之公卿大夫，富家巨室，莫不有女，少之時養於深閨，厚其粉華，豐其膏沐，幽閨雅麗，艷冶貢高。及其長也，奉金帛錢奩具，裝飾資送，以適他人，此猶人倫之大不可忽也。間有士夫之家，不以人倫爲念，方其幼而無適詣，以出不詳，奉佛教。暨其長，則舉其所有之財，傾困倒廩以市度牒，圓其頂，方其袍，絕其人倫不恤也。處子文三九娘，幼無父母，與女兄三八娘、妹四十娘、弟文通檀樂共居，營造生理，相守五六十年，始終以不適人爲願，亦不以出家爲是。歲時贖積，自常膳衣服之外，一無妄構，由此家道稍完。一日姊妹相謂曰：「我與若小孤，父母之德未報。今幸有餘，欲以囊橐所有，作良緣，聊伸追遠之義。併以修我姊妹兄弟來生之福道，不亦美乎。」咸誠心樂從之。於是捨錢二百貫足，入南華長生庫。內一百貫足，以追修姊三八娘七七水陸訖，尚有一百貫足，係三九娘七七

水陸齋錢。存本運息，每歲七月二十四日，爲母成氏小伸追遠齋供。俟三九娘終日，即支此項錢，照八娘例修齋供。又捨錢一百二十貫足，三九娘、四十娘預修水陸之費。又捨錢一百貫文，運息存本，每歲九月十九日，與姊三八娘諱日齋供之費。又捨錢一百貫文，存本運息，每歲四月初一日，爲三九娘生朝齋供，異日却作諱辰之費。又捨一百貫文，運息存本，每歲正月十七日，爲妹孺人四十娘追修之費。又捨錢六十貫足，崇建追修之費。又捨錢二十貫足，創建生祠堂內龕檯供器。又捨錢二十貫足，存本運息，爲生祠并佛祖燈油之費。以上捨財，嘉定七年歲在甲戌秋，管應嘗礪石以紀其先後之數。予弟安信爲之記，今碑猶存。既而其姊三八娘與弟文通又相繼湮沒，獨三九娘在，痛念無以資其姊及弟冥途之福，廼發誠心，再施黃金七兩，命工鎔鏤金一枚，入寺永充佛祖供具。又捨錢四十五貫足，預爲三九娘異時歿請釋大祥三會水陸之費。又捨錢三十貫足入寺，添修寢室工食之費，以資妹冥途生界。計在前所施八項，當錢六百三十貫文足，在後所施金相等二項，見錢共計二百二十五貫文足。通前後一十一項，所施幾千緡足。其輕財樂施如此，其誠施不倦又如此，可謂兩盡其美，真千萬人中而無一人也。設非與佛有因，與佛有緣，其可得耶？宜備狀其懿美，勒諸堅珉，以報我佛祖，以詔諸無窮，爲後之善男信女準則。求文三九娘，乃予之表姑也，一日貽書，其前後所施，俾予重爲之記，予不敢辭而書之。《曹谿通志》卷三，清刻本。（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七七六二

蔡 權

蔡權（一一九五——一二五七），字仲平，號靜軒，建陽（今福建建陽）人。蔡沈第三子。以兄恩補承務郎，嘗主廬峰書院，教授鄉間，作《參同契論》、《講明求仁齋記》、《八陣圖說後解》等。寶祐五年卒，年六十三。見《蔡氏九儒書》卷九《靜軒公墓志》。

後人輯有《靜軒公集》一卷，收入《蔡氏九儒書》，含文六篇。

參同契論

慶元丁巳春，先公因與文公朱先生註釋六經、《語》、《孟》、《學》、《庸》之書而謫春陵。正月初八日，夜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經今四十餘年。或問於權曰：「汝祖季通與朱晦庵註《參同契》，以黨異端乎？抑爲佛老二氏養生益壽之資乎？」予曰：「生可養，壽不可益。」或又曰：「生既可養，壽不可益，子之言何相悖也？」權曰：「生可衛養差無病，壽之修短係於天，孰能

違天而益之？不過以子時爲一陽之生，當得調攝之法。彼佛氏之明心見性，似吾儒之盡心知性，其修心煉性，似吾儒之存心養性，而實相去不啻千里。茲特相與辯明，以斥二氏之非，豈註之以黨異端乎？」然則今之修煉者何如？先公曰：世之人雖知養生之理，不悟修身之法，則生亦不長；雖知修煉之方，不知養生之道，則修亦無驗。善養生者，必先曲爲之防。行不多言，恐神散而損氣；睡不張口，恐氣泄而損神。臨危登高，則魂魄散蕩；玩殺看鬪，則氣結驚憂。弔死問病，則哀心流動；卧濕當風，則真氣泄弱。古廟幽祠不可入，入則神悸；狂禽異獸不可戲，戲則神恐。對三光濡溺，折人年壽；負四重深恩，減人大數。飲宴於聖像側而魂魄飛，坐卧於塚墓間而精神耗。枯木大樹之下不可息，防陰妖觸人陽神；深水大湍之中不可馮，恐寒威逼人真氣。奇花異卉莫拆，防招妖怪入室；非時果實勿食，防帶邪氣入腹。妄言綺語非患難不可頻說，說之減人正壽；肥甘醴酒非會合不可頻飲，飲之除人本祿。負德忘義必招禍，輕人毀物天不祐。世人若能慎於此，壽夭由之而定，是亦修煉之一法。或曰：「吾儒之事果若斯乎？」權曰：「吾儒則異於是。仁義存於己，道德備於身，孝親而敬兄，忠君而愛民，隆師而親友，不絕物而棄智，不貪生而罔利，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是則吾儒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學也，豈佛老二氏外物以爲智利而遺世者可同日而語哉！」或曰：「禁防誠爲修煉之法，敢問顏回大賢也，得天地淳和之氣，必能禁防而修身，奚短命而夭死？柳展雄大盜也，負凶暴狼戾之資，必不能禁防而修身，何高壽而長存？予前以子之言相悖者正爲是也。」權曰：「昔日程子有云：衰周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顏子之夭，乃世之變，而不可以常理論也。」

修爲者烏可視顏、柳而遂懈其志哉！君子惟其是而已，其修短一付之於天。」因作《參同契論》以解世人之疑云。嘉熙己未春上元日〔一〕。《靜軒公集》。

〔一〕己未：按嘉熙無己未年，或是「己亥」之誤，即嘉熙三年。

三問說

淳祐十一年九月

權讀書於西山之陽，緬想祖父遺蹟，歲已暮而將至，學未有聞，德未加修，恐懼斯道之湮晦，寤寐先哲之流芳，因作《三問說》以質同志焉。曰：「沖漠溟滓，謾無理乎？一動一靜，機孰爲乎？分陰分陽，其無滯乎？無形無兆，曷塗轍乎？有儀有象，孰樞紐乎？或爲之先，其大本乎？或爲之後，其往復乎？氣未之形，極不先乎？形之已著，極安處乎？動固非極，靜爲極乎？用固非極，體爲極乎？惟寂惟漠，其無對乎？惟動惟作，各完具乎？無極之極，極果無乎？有極之極，極果有乎？亭亭當當，別一物乎？層層疊疊，惟無盡乎？動靜無端，曷無端乎？陰陽無始，曷無始乎？推之於前，其有合乎？引之於後，其無離乎？混而成復，反于一乎？闢而復通，達于萬乎？離器語道，其虛無乎？離道語器，其上苴乎？生生不窮，孰不窮乎？廣大不禦，孰不禦乎？人極之立，命之性乎？帝之降衷，其有恒乎？人之受中，其有則乎？大哉乾元，資以始乎？至哉坤元，資以生乎？合虛與氣，有是

名乎？與道爲體，有是實乎？仁義禮智，根諸心乎？剛柔善惡，中而已乎？萬物一原，何通塞乎？四端俱有，何明暗乎？高明中通，稟於陽乎？卑暗偏塞，稟於陰乎？理無不善，奚有惡乎？善固爲性，惡非性乎？理附於氣，能無偏乎？氣原於理，不可反乎？論性論氣，一之可乎？曰惡曰混，豈其然乎？生之謂性，其作用乎？生之爲性，其氣質乎？有形有色，其窒塞乎？無善無惡，非茫昧乎？同出於理，何相近乎？各受其成，無相違乎？成性存存，成之性乎？所性不存，性其天乎？五性之仁，善之長乎？心之全德，本末貫乎？偏言一事，愛之理乎？義禮智信，別有目乎？怵惕惻隱，迹其端乎？性情之端，生之道乎？禮樂之著，生之序乎？入孝出恭，其爲本乎？切問近思，仁在中乎？爲之由己，非存心乎？求其放心，非居敬乎？何事於仁，一念差乎？無時非仁，終食違乎？克己復禮，乾之道乎？主敬行恕，坤之道乎？與物爲一，特其量乎？利澤及人，特其功乎？仁固能覺，覺即仁乎？仁固能愛，愛即仁乎？推己及物，其恕矣乎？以己及人，其仁矣乎？人欲淨盡，天理完乎？天理流行，仁體著乎？內外合德，其具舉乎？終始如一，其不已乎？博施濟衆，必也聖乎？肫肫浩浩，達天德乎？」既質以言，屏聽而息，答曰：「子之所信，乃所可疑；子之所疑，乃所可信。何必古初，何必往聖？反子身心，厥有明證。毫分縷析，亦得亦成。三者理一，一語事竟。《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噫！學之可以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矣乎！」因作《三問說》以自警。淳祐辛亥重陽善日。《靜軒公集》。

講明爲學之要篇

權謂學問之道無他，惟在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以造聖賢之極致而已，而其要惟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誠能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集之久，心與理一，自然發去無私曲，而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亦惟發去無私曲，則放心之收也自不難矣。先師文公臨終語諸門弟子曰：「道理只恁地，但大家佐些堅苦工夫，須牢固着脚，方有進步處。」學者誠能堅苦佐工夫，則勇猛精進到聖賢地位，亦自不難。諸友尚當拳拳服膺，由孔孟之室而漸入之。《靜軒公集》。

講明求仁齋記篇

淳祐十二年十二月

淳祐壬子春，權到將樂拜龜山先生祠，因與嫡孫楊道夫等取先生《求仁齋記》講明之。權曰：「古之學者求仁而已。《傳》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銜鬻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於利而怨者也。」吾以『求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仁必得而無怨也。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孔門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夫子所以告之者，豈一概而言歟！有罕言以仁者，以仁道至大而言之不盡也。故凡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未之嘗言。其徒如由、如賜，雖曰升堂之

士，至於仁，終莫之許也。所謂求之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求仁思之，以究古人求仁之方，將必有以得之矣。」龜山先生爲寶學省翁之祖，所建書堂深嘉而樂道之，既扁之以「求仁」，又述其義以爲之記，所以勉進後人，求爲學之意深且切矣。然引而不發，則仁道之大，將安所用力耶？朱子以心之德，愛之理言之，又曰當理而無私心，曰全體不息，詳此十六字，而求仁之要在是。學者於二先生受罔極之恩，詔之愈至，豈求之之難，果如先生所記云乎？嘗聞仁者心之理也，是理根於人心，用力於內者足以得之。心不外馳，所存自熟，則仁在其中。孟子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文公言：「說得來只是箇存心，存心便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而已。」又曰：「嘗存此便是求仁之方。其靜坐未接物之時，此理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時，此理隨處發見，只要人常常提撕省察。一息之間，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不可得矣。」此釋「仁遠乎哉」章曰：「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即此而在矣。」三復文公之言，則知求放心者，乃求仁之要法也。學者求放心，其用力之要當何如？亦曰敬而已。夫子告顏淵爲仁以「克己復禮爲仁」，禮者敬之興也。答仲弓問仁以「見賓承祭」爲言，賓祭者敬之推也。至於居處恭，執事敬，無非以敬爲先。敬則主一無適，自然操持收斂，心存不放，念念相續，私欲屏息，而仁亦存。敬則常惺惺，自然體認涵養之功熟，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亦熟。敬之於心，非有加也，惟整齊嚴肅，而心即在焉；心之於仁，非相離也，亦惟心不外馳，而仁即在焉。張子曰：「敬非有內外賓主之辯，敬在此而心即在此也。」非心之外別有所謂敬也。朱子謂：「須臾

有間，私欲萬端，心之所養者未熟，欲之害仁者隨至。」非心之外別求所謂仁也。嗚呼！仁之德，愛之理，當理而無私心，全體而不息，仁之極功大矣，未有不自此心之存養充擴者始也。誠於中，形於外，高明光大，接續不已，極而至於表裏內外，遠近精粗，無不該貫，心之妙用亦大矣，未有不自此敬之提省收斂、整齊嚴肅者始也。先賢言敬只是一箇心常惺惺便是，豈可指擎跽曲拳，塊然在此而後爲敬？仁只是此心常在腔殼中爲主，無私欲間斷，則滿腔子皆惻隱之心，是則心持而敬自存，心存而仁自熟。求放心即所以求仁，持敬即所以求放心，雖有次第淺深之不同，要其歸則一也。龜山先生嘗問學者曰：「當孺子入井時，其怵惕惻隱何故如此？」學者曰：「自然如此。」先生曰：「安得說自然了便休？須是求其所自來。」而延平李先生每教人以靜坐默識，體認天理，求至灑落處，然後理與心一。二先生之教，深切著明，曰求其所自來，曰求至灑落處，無非直指其脈絡以示人。諸君子試合二說而求之，靜以省察，而驗仁道之從生，敬以涵養，而使仁德之自熟，則求仁之方過半矣。權過庭，知省翁爲考亭及門之士，讀《求仁》一記，知省翁源委之所自。因拜先生里宅之祠，登觀所記「求仁」之齋，即所見而信所聞，蒙諸同志不鄙晚學，賢令君以教化爲尚，屈臨見示。顧權先公以與朱文公相對榻論道，被謫死遠方，權安敢復強聒而爲饒舌者哉！仰惟先生載道之南，所以私淑邑里之學非一，而理精義微，無過於「求仁」一記。誦其書，升其堂，如見其人。且衣冠衿佩之士，衍衍濟濟，藹然忠厚氣象，益信前哲流風善教之猶存，敢不誦所聞，以相切磋。富貴利達，無足留戀，百事紛來，與化俱往。獨有義理一途，與天地通，諸君子其亦加之意焉耳。淳祐壬子冬大寒日。《靜軒公集》。

八陣圖說後解

寶祐二年五月

權按八陣之制，始於黃帝氏，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用以爲將。風后作《兵法》十三篇，《孤虛》十二卷，立遁甲一千八十局。而帝則有直木、銳火、方土、圓金、曲水，謂之金、木、水、火、土之五陣，太公則有天之星宿孤虛、地之山川向背、人之編伍彌縫，謂天、地、人之三陣。風后又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八陣。孫臏則有方、圓、牝、牡、衝直、方宜、車輪、雁行之八陣。吳起則有曲、直、銳封、車箱、車輕、鵝、鸛、衝車之八陣。李靖則有左虞候、右虞候、左一箱、右一箱、左二箱、右二箱，不謂之六花陣與？又有大黑子、大赤午、青蛇卵、白雲酉、左突寅、右擊申、前衝巳、後衝亥、摧凶辰、決勝戌、破敵丑、先鋒未，不謂之十二陣與？四面攻其地謂之靖，入其地謂之伐，出其君謂之擅，奪其地謂之削，兵加其境謂之侵，計治其罪謂之正，誅其君謂之殘，塞之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謂之杜，絕其國謂之滅。孔明又於魚腹浦壘風后之八陣以迷陸遜，輔助先主，佐佑邦家，精神變化，各盡其妙，取用兵機微之理，立兵乘之大法。其法以八爲數，八八六十四陣爲正兵，三八二十四陣爲遊兵，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衝四陣居右，天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而爲六十四陣也。天衡併前後衝爲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爲三十二陽也。地軸併前後衝爲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爲三十二陰也。天衝四而地衝六者，衝有餘而軸未足也。遊兵二十四陣在正兵四十陣之先。凡行軍之

法，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爲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爲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此一圖八陣之制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非知兵者莫能究也。《傳》曰：「秦之銳士不能當齊晉之節制。」武侯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是知節制也者，尤善用兵者之首務，與今言陣者必曰八人，豈不大謬與！所以取勝者，特詐謀奇計，所謂三代仁義之兵若時雨者，無復見焉耳。嗟夫！先王耀德不觀兵，不得已而用者，節制而已。《甘誓》曰：「左不攻夫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乎右，汝不恭命。」《牧誓》亦曰：「不愆于四步、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武侯此制如此妙矣。渭濱之屯，居民安堵，實三代之法也。先公季通著爲《圖說》以示人，其所以言者此不復論，謂非知兵機要者安能窺其蘊奧哉！然於武略則未必無小補云。寶祐甲寅仲夏長至日書。《靜軒公集》。

皇極剛克要略序

權按戰陣之法，始於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擒蚩尤于涿鹿，繼于姒啓之征有扈。然五帝三王之迭

興，行軍以仁義，自無敵于天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此皇極所以貴剛克也。但後世之爲將者，知術數而不知仁義，是徒欲以法制驅之，而帝王仁義之師蔑如也。然天下之數九而究矣，九者，數之體也；八而極焉，八者數之用也。減一則爲陣，益一則爲戰。減者虛其中，所以藏其用也；益者取其對，所以備其數也。虛其中，大將之所居，取其對，勝伏之所用。捐益之法，自然而然，變通不窮，神武莫測，得失預定其機，參錯異習其智。故我先君上自風后，下接孫吳，雜考百家傳記之說，著爲《要略》，使人知黃帝以來，用兵以仁義，如此其善，孫、吳以降，用兵以術數，如彼其毒，則時君世主知所好惡，不至于窮兵黷武，玩殺看鬪，以殘吾民之命，其用心亦厚矣！觀古人箕張舒翼之布不一，與今人自不相遠。但其分合出入，奇正相生之變，自在主兵者一時運用之妙，亦非《要略》之所能傳耳。蒙諸同志以權之不肖，素知其說之詳，俾序諸首。顧權不足與乎斯文，但知仁義之爲美，術數之說，君子所不道也。願望總兵政者而能剛柔兼濟之勇，仁義並用，庶或有廣於皇王體用之德云。

《靜軒公集》。（以上楊世文校點）

趙汝獻

趙汝獻，端平間爲循州軍事推官。

循陽五橋記_(二)

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繼之功，所患繼者常至於大廢，而不念作者之艱難也。自古賢智之士，爲民捍患興利，其道亦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至于今受其賜，天下豈復有蠹壞之事哉！端平二年秋八月，莆陽宋公詡以廣州別駕知循陽。始至，問民疾苦，咸曰寇賊轉徙者多，公私俱匱，吏缺俸而軍乏糧也。喟然曰：「寇且蔓，郡奚以文？此何時，尚拘文耶？」亟減貸部運之資，以給吏犒軍。翌日而寇平，曰：「此繡衣使彭公期會，而我不敢殿也。」簡徭薄征，以通商裕民，稍稍復業，歲大有秋。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御書有閣，贍學有田，省役有帑，輸納有程。乃作吏舍，乃葺兵厨，立測景之臬於觀德圃中，創刻漏之室於就日臺下。郡治之西偏，爲堂五間，曰「默化」。注漏久矣，東坡扁帖尚無恙也，爲之改作，曰：「無廢前賢之蹟。」公才廣識高，性不喜翫。以方事安集，有請于上，其《題郡春圃帖》云：「未得草茅封下事，少從桃李逕中行。」洿池有航，號西湖風月，一夕以圯告，亟命葺之不靳。以警聞，曰：「州之所恃者，城池也。」古繚以垣者二里有餘，城樓以間計者肆百有肆，爲門有叁，爲臺、爲閣、爲觀，凡登睥可眺之景也，悉撤而新之。環城有渠，或歲久則浸壞以易湮，或春水瀾漫，則澎湃四曠。先是，屢築鐵。公乃行水，相於其所應，乃慨然諭曰：「水注江湖，勿爭其趨，洩以尾閭，雖海亦虛。」乃大鑿石於湖之西橋下，以殺水之

突；又實木函於湖之東，導水入池，以灌兩渠。池之下流，作隄以捍。又疊石爲溝以出水。民間舊置木函於渠岸，引水以灌下郭田。積流寢久，土崩隄潰，乃創石隄，又作大石渠，以爲經久之計。城池環浸，左右夾帶，望之屹然。武庫既繕，而器械鋒鏑之屬，燦然整備。又慮屋漏土溢，爲設木架藉之而罩其上，俾勿壞。城樓置水甕鐵缶凡千。城備禦之具，又別貯城甕，以俟不虞之需，且戒以非急勿移用。是年秋，梅缺守監，赤子弄兵，謀得其實，控于師闔，亟謀甫定，獨循境則有備無怖也。月餘，又作五橋，曰龍津、曰白雲、曰東橋，道出潮、梅者，使不病涉；由州以右曰西橋，由水心以左曰北橋。民願佐橋役者聽，且著其姓名。創道堂以謀其可傳，曰：「斯堂爲橋而設，橋爲吾循風水而設。堂存則形勢益壯，使東西相稱，爲循人千百年計，豈可特爲行樂之設哉！」至於克勤小物，切切在民。如鬱攸之變，旱澇之災，霖淫之苦，隨有以賑之。去上印之日無幾何，而爲循之謀如是之切哉！今汝獻獲辱門下，因與同僚謀曰：「公承積匱之後，不鄙夷其民，而盡心爲之。且作一橋，尚爲百橋計，況其大役，不可縷數。若事奏具下，其爲循人保障久安之計益大矣，視他應故事者不可同日語，是安可以不書？」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爲後法，一宜書；承積弊匱乏之餘，當垂滿將去之日，竭力爲之而不悔，二宜書；不爲一時之計，思爲利於無窮，而欲告成者以不廢，三宜書。汝獻樸且少文，討論其實，而著之無諛詞，庶使後來者取法，於是乎書。嘉靖《惠州志》卷一六，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祝尚書校點）

〔一〕題下原署：「趙汝獻，循州軍事推官。」

孟 珙

孟珙（一一九五——一二四六），字璞玉，號無菴居士，隨州棗陽（今湖北棗陽）人。嘉定十年，以功補進勇副尉；十六年，特授承信郎。統忠順軍，累官京西兵馬鈐轄。紹定六年，與蒙古合圍金哀宗於蔡州，次年初亡金，特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擢建康府都統制。後抗擊元兵，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病卒，謚忠襄。著有《警心易贊》。《宋史》卷四一二有傳。

乞經理襄樊奏

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宋史》卷四一二《孟珙傳》。

論京湖三憂奏

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略相似，利害至重。《宋史》卷四一二《孟珙傳》。

乞不須分兵備黃州奏

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即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宋史》卷四一二《孟珙傳》。

建公安南陽兩書院奏

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没入田廬隸

之，使有所教養。《宋史》卷四一一《孟珙傳》。

薦方暹疏

淳祐間

遺逸之士形于操履者，其德雖有餘；見于經綸者，其才皆不足。乃若學足以探古人之淵源，行足以爲國家之矜式，才足以經文緯武，識足以闡幽燭微，非德、行、才、識足以當今日之薦舉者乎？臣伏見岳陽布衣方暹，自其少年，即知古人。磨礱既久，涵養益深，脫去塵滓之中，遊心高明之域。天下之事，無所不通。此豈惟一道罕有，誠四方不多見也。《楚紀》卷一八。

移執政書

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官措置，創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糧，無補於事。《宋史》

卷四一一《孟珙傳》。

三嵎山勿剪亭磨崖碑

始，予聞蜀士鄧君若水以布衣答策昕庭，詆斥當時同事者，無一毫避忌，名喧京師。予願友其人而未得也。已而位于朝，官太博士。未幾，朝廷命參湖北帥司議幕，予遂得與共事。心平而氣剛，質介而論通，蓋古之遺直也。意其家學原委，必有可考者。逾年，予遣兵西土，俾護師以行。君請就省松楸。明年歸幕，則向予泣曰：「我先人家三嵎獅子峰下，手植松柏若干，嘗謂諸孤曰：『而曹勿剪勿伐，此吾之甘棠也。』」諸孤奉命以泣。歲己未，先人即世，諸孤建亭松柏間，與先人廬近，鶴山魏公扁以『勿剪』，許之而未果也。若水近歸展省，則虜騎蹂踐之餘，亭燬而廬存，手植之松，鬱然其蒼。意造物者有取于先人之心，故山神地靈亦知護庇也。即其舊址結亭，願公爲之記。」予聞其言，淒然以悲，已乃肅然以恭。蓋有蜀以來，善撫不得，生者不得以保其安，死者亦不得以遂其藏，雖故家右族，不能免也。君去家幾年矣，狄難盜殃，無歲無之，而君之先墓一草一木，獨無有犯之者，豈勢力氣□□□而然哉？鄭康成以高密一書生，而能使數萬之黃巾不入其鄉；高澄以殺匠滅口之勢，乃不能隱其身後真厝之墓；祖士雅以弱晉一將軍，而能使狡焉之石勒爲其父置守塚；郭尚父以收復兩京之威，乃不免朝恩盜發先墓之悲。強而毀，弱而存，必有不測之實，以存其間也。然則太博士之父可知也已。予故喜爲之書，併序往事，使世人知暴其勢力者，雖死不能安其宅，而務德厚生，雖千古猶

一日也，可不鑑哉！檢校少保、寧武軍節度使、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兼封□□□□□□□□□□千六百戶、食實封八百戶孟珙撰。光緒《井研縣志》卷一六，光緒二十六年刻本。又見光緒《資州志》卷二九。

大安寺鐘銘

并序 嘉熙四年七月

蒙□潮公和尚心□無志□□窮，鼎新梵宇，樓□大□般般無欠欠者。鴻鐘七寶□□剋日用工，來求拙語，共結因緣。所□□□腕就幽暗皆則□□□□聊塞其意。

波心潮出個家風，般般無欠欠金鐘。淨心竭力功圓滿，喝得金烏離海東。

嘉熙庚子七月中元，漢東孟珙撰。民國《湖北通志》卷九三。（以上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七七六三

時少章

時少章，字天彝，號所性，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時瀾子。由鄉貢入太學，年近六十，登寶祐元年進士第。初授麗水縣主簿，用薦改授婺州添差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未幾改南康軍教授兼白鹿書院山長。逾年擢史館檢閱，爲忌之者劾罷，改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卒。少章博極群書，尤精子史。著有《易》、《詩》、《書》、《論語》、《孟子》、《大義》六十餘卷，《所性稿》五十卷，《日記》十卷。見《敬鄉錄》卷一一，《金華先民傳》卷二，《宋史翼》卷二五。

遂性賦

余受性剛褊，與物多忤。賴先人明訓，行年三十，未墮大節。獨以寒餓切身之故，黽勉從俗。懷薰蕕同臭之懼，思欲遠舉自遂，翱翔世表，而揆之義理，或謂非宜。乃作《遂性賦》，推天假命以自戒。其辭曰：

嗟予生之藐艱兮，年未老而既衰。粲縞髮之垂領兮，兀輭跨其拄頤。隨流俗而泛濫兮，忝先人之徽猷。懼年歲之已迫兮，白日汨乎西流。惟世道之狷薄兮，般總總其相加。抑美球之極摯兮，崇頑珉之積瑕。鳳凰低摧于汙溼兮，燕雀橫驚于蒼冥。冉冉披披而胥下兮，奄四極而東傾。露織材以爲觀兮，蓄污志而須便。苟芒芴其可冀兮，彈溷濁其猶羨。予高冠之岌岌兮，荷夙訓于明師。禪天質而弗虔兮，恐自棄于有司。操方矩而入員兮，勢扞格而難親。鞭跛駑而不進兮，邈鬼倏而神騰。飾厲人以自售兮，諒愈修而更醜。進與退其皆谷兮，忽茫洋而失守。予遊太行之崔嵬兮，挾朦朧而無庸。方闔門而脂牽兮，遭洪流之奔汹。維堪輿之緼網兮，獨畀余以孤虛。北杓翕智兮，南箕簸愚。卧擗標而屢起兮，行鵠鷗而懷傷。漂一身其何泊兮，念世德之純剛。望金華之紆繙兮，蒼雲湧而上征。翼萬山而繞雷兮，傾千漲而沃楹。仙人遺予以丹節兮，敕朱鳥使奔走。飛廉挾輶而翱翔兮，豐隆執鞅以先後。軼蒼顛而超忽荒兮，覲洪造之宏矩。挹沆瀣以徐沐兮，攬青飈而遐翥。且弭節于陽谷兮，夕予暨于流沙。擷若木之芳藹兮，搴碧柰之繁華。賜天鼎之精啜兮，給仙駕之副車。蒼虬騁而前訶兮，白鹿之角嶷然而媵余。乘祥風而逆帝兮，帝矯首而不歡。曰「道可蹈兮而不可刊，據厥中以自宅兮，委羣誕之鮮扁。擲成虧于北景兮，獨春容乎自然。汝何文肆而質齷兮，內徬徨而靡怡，忽橫潰而四出兮，終不莫其所歸？」瞰故鄉之草木兮，紛披離而捷獵。籓籬穿而不理兮，落日汨乎西陌。彼狐兔猶首丘兮，余何獨忍而違茲？長太息以掩涕兮，馬蹠足而不哆。魯叟之元德兮，惟狂簡之爲求。楚纍放而莫徵兮，睇章臺而增憂。申屠剗木以自閔兮，卒皜皜而完節。馬生務近而不浮兮，驅羸蹇于下澤。茲聖賢

之奇致兮，朗遺躅其猶白。矧余懷之隘陋兮，寧不反顧而內索？奉慈母之歡忻兮，接羣昆之盎和。棲衡門而保靜兮，填鳴瑟而長歌。慨旁地之百弓兮，觀卉木之天真。攬菱芡之披秀兮，翫蓓蕾之懷新。冬網鮮于微波兮，夏摘脆于彎碣。釀巖下之甘液兮，浙玉山之精靡。迎夜氣之方來兮，屏百慮以鎮之。導聰明而適正兮，却謀畫而不持。瑞慶以爲宅兮，廣漠以爲庭。視衆疇之淫淫兮，予胡孟晉以超羣？悲人生之無幾兮，耆纖芥而損軀。涸方剛之英氣兮，昌蕪穢之陋區。惟自信而無惑兮，常陟降乎明神。諒天性之固然兮，何殃慶之足陳！

《敬鄉錄》卷一一。又見《金華文徵》卷一。

徵玄修賦

徵玄修之終始兮，實惟主茲下人。握否泰之冥機兮，運盈虛之逸輪。抗紫霄而忽蹶兮，潛黃壤而遽申。或千秋而同狀兮，或一息而異形。褐夫睨酒兮，眸子濫而不知其旨。通俠敝茲崇閱兮，奇羞遠乎奴史。般紛紛其萬變兮，職吾修其謀之。叨厥程子于往聖兮，曰禍福人其自求之。子冠切雲之顯章兮，踐敬義以方且。道愈亢而滋窮兮，莽不測其所極。時純樸之介姿兮，衆謂余其悻驕。柔顏色以接言兮，彈膏澤而不韶。負欄宇之暖日兮，受絺綌之淒風。脂肪涸而萬物利其莫沾兮，固一窮而獨存。昔仲尼之元良兮，曾削迹而莫容。虎踞尊而雄盼兮，佩青廟之元弓。回醜終而彌天兮，擬聖車以爲槲。跖富斃而綦壽兮，絲猥附而龐合。蕭縲綆而強死兮，葱珩錫夫腐餘。元機餓而枉絕兮，委芻豢于

猿狙。奔利而逢吉兮，蹈道而蒙尤。恐前志之不然兮，端拜而徵茲元修。謂穹邈其莫覲兮，枉日月之盛明。將廣裕而難撼兮，又奚用夫雷霆？恢幽艷之鑿庭兮，積忠魂與義魄。張疇極之備福兮，叢嵬瑣之猥籍。予既不能滑稽以改節兮，修又顛而莫測。登皇闈而陳詞兮，曰予其流辟于裔民。皇告予以吉占兮，願少安其勿憂。孰有種而無獲兮，孰既獻而靡酬？羌末運之方紹兮，視恍恍若有亡。逮考要其考詳兮，亦何以遁夫玄枵？援勁弨以射日兮，赤烏瞠而莫逃。揮悍鞭以答社兮，衆叢聚而呼號。虛近而理遠兮，豈不足以騁厥志？尚爾驅之僥倖兮，在裔子猶顛沛。桓彝則以待世兮，世雜襲而萬殊。要厥終之有類兮，夫何怪于須臾？戴厥聲而折困兮，負鄙號而恣睢。亦一失而一幸兮，在哲士其擇之。若骨麻而滋馨兮，惡肉澤而踰穢。賢世短而聲長兮，愚年引而名厲。彼聲利之兩濟兮，乃元氣之所會。孰徧得而獲幸兮，猶抱恨而慷慨。舍一旦之榮悴兮，通往轍而並觀。余色康而心怡兮，視臭惡猶肥甘。亂曰：養性保真，復吾性兮。體常履正，順吾命兮。仁爲吾居，由義徑兮。援古爲則，今爲證兮。要不爽厥生，孰殃慶兮！《敬鄉錄》卷一一。

清溪圖後辭

予悲時俗之汨汨兮，欲往睨乎鴻蒙。託剛風而上浮兮，恐毳羽之不豐。乃有啓予以幽狀兮，繚陁峴其透遲。斂千嶂於掌握兮，哀百派於一卮。修梁橫絕兮平漲森瀾，重彎迴複兮衆漁四來。突空明兮

卧鮮激，予精壯而神注兮，若有聆其拏音。願自致於其間兮，嗟道里之邈綿。萃埃壘其壓頂兮，忽不料其凋年。懷庚白而莫見兮，訪杜子其迹遼。雖枯魮之潰蝕兮，尚想見其宏標。託孤嘯於烟月兮，委逸才于篇翰。徒飛揚於迳地兮，孰知得志之爲憾。遺佔畢於來世兮，徒組藻之可尋。謂厥智之殫此兮，非彼昊疇與明。方擎嵩且挾華兮，超東海而控搏。何有九華之韶麗兮，孰睠秋浦之淙潺。顧熾陽之黼馘兮，望茂樹而少休。固知其異於高薨兮，聊以給俄頃之淺謀。後二子數百禩兮，宛勝踐其猶白。孰使予鬱邑而僚侘兮，古與今如一丘之貉。惟宇宙之曠大兮，舍夫人其誰整。何夫人之足悲兮，恐帝監之未審。予誠非其任兮，背膺胖以紆軫。因幽狀之臨睫兮，獨默默而深省。《吳禮部詩話》，歷代詩話續編本。

與袁廣微侍郎書

少章不佞，從士君子之後，切聞端平之初，重陰褰開，白日清照，天下以爲興運勝機。當開泰之仕者，建安真公、臨邛魏公與婺之鄉人徐公暨執事，相與爲四而已。數年以來，三公者不幸往往頽落，而執事獨巍然孤立，爲海內之鎮。其勢既已單危，而推排媚嫉之士，苟且搖唇磨齒，崇節百怪，逆拒而陰搖之。執事蓋亦察其風聲，料其動之必括，望望焉而不敢就也。夫急症危狀，見諸形色者，大略可觀矣。而倉岐和扁又或掉臂而舍去。有志之士戚戚以憂，視山度林，思欲遐翥冥引，懼其不可

得也。恐栗憂忤之間，則又聞執事峨冠振佩，惠然肯來，又爲之欣欣以喜。以爲倉岐和扁肯踐乎吾門，我症雖甚急，狀雖甚危，尚有可藥者乎！蓋今一世之去就，睹執事以爲準，不識執事何以處之？天下非一夫所能獨運也，必將合天下之力。心之所樂趨，則氣至而力生。故欲合天下之力，必先得天下之心。此雖老生陳腐之常談，然而未可忽也。議者謹曰：吾憂兵之不練，財之不裕而已，若是者何足以爲當務之急？嗚呼，獨不思兵財之所係者乎？天下之心作，則天下之力生，兵固可強也，財固可豐也。此亦管子所謂寄政下令，如流水之原者也。夫爲國之道，莫大於審輕重之等。古之善治者，揆其重而操之，度其輕而縱之。操縱之權不失，而大小之務畢舉。今之所謂操縱者，愚不知其何如也。莫重於億萬年之業也，而今也輕之，顧重於失目前之利；莫重於億萬人之命也，而今也又輕之，顧重於失僥倖之欲。何其不思之甚也！此三者特其大者耳。蓋天下萬物莫不各有輕重之等，內外之勢，攻守之宜，財貨出入之節，君子小人用舍之分，宜操宜縱，較然甚明。而自端平距今，六七年之間，所操無非輕者、所縱無非重者。是以天下豪傑皆望風而不服，小民戲侮以玩上之令，而國勢日卑。是無他故焉，誘於苟安，謂可支補以俟後之人而已得以幸免也。夫輕者其利常近，而重者其利必遠。今上自朝廷，下及郡國，以致於奔走之小吏，朝之籌不計夕，夜之課不謀曉。折腐木以支朽壤，苟幸瞬息之不傾，又何暇擇遠利而操之乎？無怪乎本末之衡決，泯泯斲斲而不可救也。故愚謂今日之所急，在於作天下之心，而又當自持其操縱之權，籌輕籌重。輕重之籌審，則一出令之頃，聽之者犁然在目，而天下之勢固已回矣。某少受學于先子，先子之師則東萊先生，因東萊得事張、朱二先生。陸先生從

東萊於鹿澤，亦復獲承事於左右。而又與先生、潔齋先生爲同年進士，一時言論風旨，深蔚昭朗。少章嘗得竊其一二，不敢自菲，欲從事於其間。沈思靜索，脅不沾席者三十餘年於此矣。《易》、《詩》、《書》皆涉其大趣，而獨嘗深致意於《春秋》，爲書數十卷。雖不敢自以爲是，抑不可謂不盡其心也。嘗欲求正于當世之大儒，以信其說。而今所謂大儒者，惟在於執事。舍是而弗求，將焉求乎？頃者所憂症急狀危，不暇乎爲此，是倉岐和扁肯踐吾門，而徒以症狀自委，絕其絃而不操，則過矣。惟執事上有以格君心之非，使天下之勢安固寧謐，如少章者得優游飽食，徐吐其所長，而薦之文席，執事爲之是其是，非其非，又下有以答學者之望，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某於執事無一日之雅，然師門之舊，先人之契，亦非率然而無因也。故敢順天下之所同歸，而自歸于執事，不復以自獻爲羞。其平生所爲書，貧不能以卒致，獨致其應事之作凡若干篇，試一覽而詳焉。《敬鄉錄》卷一一。

三槐詩集序

淳祐元年

博陵邵自元宣子，於予爲外諸父，從之游將三十年矣。始宣子之父南陵君與其弟著齋、西園皆好學，有大才，兄弟鼎立，名一時。西園以禮部上一人歷華顯，其名特偉。南陵一命爲尉以死，著齋在太學上舍奏名，訖不得仕。三人榮悴不同，然長老評其才，不敢有所高下也。宣子總髮，膝下承命，不名他師，朝夕肄業，性又通悟，蓋於書無所不習，讀羣經叢史，旁箋雜解異同之說，遺文別集，度

辭僻句，深隱細碎之文，以至虞初稗官，巷談里諺，靡不該悉。儕流會集，問難卒發，若某經所疑，某史所闕，支脉邃深，茫洋無端，宣子必一一條析，先引傳注，次列講解，多者十餘家，然後斷以己意，聽者聳駭。予嘗以語滕侍郎仁伯，仁伯曰：「記問疑有種，曩余師事南陵，一日同飯五六人，或有疑其辨者。南陵誦雜□不遺一字，辭習若流。今宣子復善記若是，真乃子也。」宣子既嗜書，故人投其嗜，寄遺必以書。家雖貧，藏書萬餘，率手自校，校朱句墨，一□若繪畫。予自省事，交鄉里豪傑，游太學，同舍即幾十人，其博習可敬畏如宣子，殆一二數而已。宣子生平撰著，叢稿山委，《詩》、《易》皆有解，《春秋》雜記尤多。余嘗傳其《地里書》一卷，考索本末，郭景純、酈道元不能過也。西園晚喜爲詩，故宣子少亦能詩。吟就輒爲人持去，不復省錄。年四十有三，惜其散逸，始爲簿錄傳之。斷自辛未之春，迨今辛丑，三十年間，在紙墨間二千六百篇。然宣子少作尤工，流麗有思度。又十餘篇，盡逸不存，甚可惜也。古稱窮通有命，不特其身，至文字之傳，類亦有命存焉。予觀隋唐以來至今，詩人別集之傳，不必皆有宣子之能。至或平凡已甚，猶巨編大刻，家有其書。宣子負能而窮，吾未保其必傳也。夫少則易挾，易挾則傳，宣子之作十倍風雅，抄者疲手腕，携者累篋笥，未保其必傳，又可以多累之乎？余不自揆，輒刪其繁密，取其精邃者，得八百篇，手錄爲十卷，以行於世，然亦多矣。淵明、康樂篇僅可八十，要與日月爭光，不但汗牛充棟而已。宣子所尊事者路帶德章、鞏豐、葉正則、呂喬年兄弟，遊江西，熟驪塘危積。諸賢稍零落，宣子年亦七十有三，目昏鬢禿，枯槁蕭然矣。予自十餘歲即以文藝爲宣子賞異，更唱迭酬，尚班班見集中。刪叙之責，非余其

誰？既序次，當以寄衢人鄭伯光使刊之。若其經解雜文，余不敢專。宣子之友尚多，必有能次之者。
《敬鄉錄》卷一一。

書王木叔秘監文集後

寶祐四年九月

往時東萊先生講道金華，吾宗人尊老翕然從之。叔祖鑄壽卿、錡長卿實爲之領袖，而壽卿與先生同爲癸未進士，先生蓋兄視之，而視長卿若弟。伯父澧子雲、涇仲淵及吾先人則日在講下，課試常最諸生。是時四方來學者常千餘人，自永嘉者特多，學行又冠諸郡，尤與吾宗人厚善。子雲築室，扁曰「學古」，前植丹桂，後倚蒼柏，大皆敝牛。每休日，則永嘉人憬集□□葉公正則始介陳公同甫以來，已而戴公肖望、錢公□□徐公居厚最後來，而劉公茂實、蔣公行可、陳公順剛則又往來其間，薛公士龍訪先生，留數月。先生挾以遊學古，從容竟日，欲去，尚自顧不忍舍發。吾宗人是時皆饒于財，夙戒世毳，候諸公至，爭先迎致之。日漸月染，至自忘其鄉音，相見類作溫語，而日所啖大半溫產也。秘書少監王公，乾道進士，於時相先達，始仕爲義烏尉，獨識壽卿于先生坐上。先人時尚未第，其後教授臨安，乃始識公，一見遂如舊交。日與王元后、張伯廣詣直舍索談，至引日連宵不少倦，視葉、戴、錢、徐又親矣。先人在宗人中獨後死，又嘗爲天富鹽官，所友永嘉之士殆百餘人。案上竿牘，永嘉蓋十八九。先人亦自言，每聞人作溫語，即喜就之，以宿契使然。年來世緒不振，前輩風旨

影響無存，不唯吾宗人之衰，而先友亦往往凋墜。每思一時良聚，未嘗不自恨其生之晚，不及躬灑掃，奉几杖，從事於其間也。謁來南康，病起無惊，而王君德適來爲理掾，閱其世緒，實秘監公冢孫。與之處數月，文辨而華，學博而審，望而知其不凡。嘗促膝深語，喟然歎曰：「吾家其未卒衰乎？今日友永嘉之人矣。昔先生嘗以紫微公結友江西，以見江西書札爲興起之候。吾于永嘉，亦先生之江西也。」王君出《秘監文集》十六卷，予書其後。集中班班盡先友，且讀且泣，不覺已終其卷，敬書卷後。若秘監公清文奧學，奇節茂行，有葉公之銘，不復贅書，獨書其聞于先人者云。寶祐四年九月晦日。《敬鄉錄》卷一一。又見《金華徵獻略》卷一〇。

嚴州二先生祠堂記

代太守王會龍作

淳熙間，廣漢張先生爲桐廬郡太守，而東萊呂先生爲其郡文學。兩先生皆大儒，曠世或有之。一時聚此邦爲賓主，其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溪山之間。雖時移世改，薄物細故侵蝕已竣，而士食其澤，自相枝梧者，殆數十年。此其豐恩遠德，殆宜其尸而祝之者也。而祠宇不建，神靈散逸，無以尊邦人之視聽。後四紀有奇，而會龍爲尹於茲，乃即郡學之西塾，間屋四楹，爲龕以奉之。既成，躬率僚吏，釋菜成禮。士之縱觀者，莫不徘徊咨歎，內顧自飭，若兩先生之尚存在其左右，洋洋如也。會龍竊惟三代而降，上之設教造士，有登用選擇之利，士始以利心應之。而理義之實，所以陰佐人心，潛

引國步者，在私講之師，蓋自孔子、孟子之時已然。國朝道學鼎盛，名師輩出，至于江左，則兩先生暨新安朱先生，皆以精志全識，開闡大學，以迪羣心。一時論議，盈邑滿都。士之有志於道者，咸集其門。其希進望用之士，乃始入學。於是學校爲名利之途，而諸先生之門，爲理義之藪，析爲二岐。夫名利不足以持世，則世所攸立，舍先生之門將奚刺哉？世故推移，世賢闕響，而學校固存。上之設教造士，豈以爲利也？而利則在焉，勢之所必趨，誰得而正之？滔滔汨汨，相緣而不已，而一世所賴，盡委于私講之師。是將置造士之法於度外，而登進選擇，故爲寘以溺天下也。今天下之士，舉衽若帷，朝夕所磨切者，大抵不過考試之文。夫課試之文，豈其毀禮背義而爲之？蓋亦出於禮義之遺，故不當以得失衡慮而遷就其說耳。誠於得失之外，因課試之文以講奧析微，則兩先生之教尚有可得而考者。何至安於不可回之勢，而自尼至此？嚴雖隘陋，其尺寸之地尚亦有之，而揭虔妥靈，必取於學校。區區之意，誠不欲使學校之設，苟以專利，而士之好修者，必將求於學校之外也。嚴土瘠而民勞，善心易生。自今以往，凡食於學校者，思兩先生而不可見，俯而誦其書，仰而睹其像，如名利之不足專，用舍榮辱，瑩然不疑，則理義庶乎其全矣。于以求先生之教，尊夫子之學，使世所攸立，不徒在於私講之師，不亦郡太守之所當務哉？祠經始于某年之某日，成于某年之某日。《敬鄉錄》卷一一。

又見《金華文徵》卷三。

衢州修群賢祠記 代思成兄

士能以德提其身，死而使人奉嘗之、詠思之不忘，夫豈易得哉？幸而得之，不能聚而多也；聚而多，不能同出於一州也。三衢古來稱太末，其地四通五達，而山勢盤鬱，溪水清瀉，士生於其壤，興慕而來遊，遂爲此邦之人者，前後相望，同出於一州，既聚而多。蓋自嘉祐、治平之間，清獻趙公以淳德高節師表天下，屯田劉公治《易》圖，鈎深以悟學者，皆爲西安人。建炎俶擾，丞相趙公、侍讀范公、諫議馬公自北方徙以來，而須江徐先生問道龜山，上饒汪尚書受學橫浦，皆集郡下，一時風旨，淵粹藹然，被於鄉閭。靖文、寶謨二劉公又以信厚平實，有紀於世。尚書之子詹事聚書萬卷，復演而大之，三衢遂爲道德之藪，他郡莫之敢望而擬也。郡故有趙公祠，蓋以太史范公、文正司馬公，號曰景高。趙丞相、范侍讀、馬諫議、劉寶謨、兩汪公父子祠於郡東超化寺。學之所祠，惟劉屯田、徐先生二人而已。靖文劉公，蓋未之祠也。嘉熙二年正月，靖文之孫請於郡，求附超化之祠。太守秘書郎寶文史公聞而嘆曰：「浮屠氏，儒者所攘，顧使羣賢妥靈其間，其欲我哉？按《周禮》大司樂掌學政，凡有道有德者死，列於瞽宗。瞽宗，殷學也。然則德薰其鄉，即學而祭之，何浮屠也？」於是捐錢二十萬有奇，廣學之祠，延爲三楹，奉景高三公、超化寺諸公之學。司馬公舊已祠於稽古閣，自清獻公以下共若干人。既成，公與其僚俛而奠焉，像貌一新，裸饋以倫，恍然若聆廣室之論，睹衆星

之集，不謂其已遠在數百年之外也。文學掾時某諗於衆曰：道教之不明，上之所以化俗操民，其說曠矣。表崇前哲，使徽音淑旨延續於後，庶有發乎！且士隸於學，覽編策所載哲行高德，猶必慕愛，反覆思與之齊，況於親出其鄉？明太守又祠而昭之，置之所矚之前矣。出而講父老之流傳，入則瞻儀像之崇植，是雖欲不化，不可得也。古之善教者靡不務此，叙其論撰，以傳其心，表其宅里，封其隧墓，以著其迹。夫人心之靈，非可襲取，而俗好之溺，又難以勢掩之也。則亦養其見聞，囿之以遠，以感其興善之心，庶幾其自趨之而已。蓋刑制威脅，其事雖捷，不若微感陰誘，取之之深也。此明太守所以爲汲汲也。世降逾佚貶〔二〕，仕而得一郡，謀計商畫，不出貨利之間，廩行帑實，則衆以能歸之矣，其有汲汲於此者乎？是何衢士之遭也？史公鄆人，名彌鞏，三世相家，而被服雅素，其利於學者甚衆，作爲之碑，此故不著云。《敬鄉錄》卷一一。

〔二〕此句疑有誤。

大節堂碑

天下有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義也。予讀國史至宣靖之際，雖去之百餘年，猶將撫膺裂眦，感憤太息。而當時士大夫目見其事，知以身殉義者，乃不過十數人，蓋未嘗不恨其少也。然信安

占三人焉，則又未嘗不驚其多。三人者，徐君諱徽言，字彥猷；毛君諱桌，字叔績；徐君諱揆，字宅卿。國朝涵養天下士且七世，崇極而圯，民風驕敝。一日陸虜驅數百千人，揭竿掉刃，而東南十州望風橫潰。守宰逋播，莫肯少嬰其鋒。異時孽胡長驅，頓顙折腰，抱馬足，丐須臾無死，豈足怪哉！叔績以區區一士曹，毅然當劇賊之衝，城破而擒，頸且受刃，而罵不絕聲。宅卿在太學，憤二聖之當厄，上書虜酋，自媿王蠋，欲以一介之微，感動宇宙，庶幾忠義之士，聞風奮發，至隕軀喪元不悔。彥猷守晉寧初，破勅虜，斬渠酋，次第奏功。既而婁宿孛僅以全兵嬰城，積攻百五十日，糧竭矢窮，士死傷略盡，猶慷慨坐堂，望見婁宿肆罵。賊至不忍聞，射殺之，立屍如植不仆。予幼聞其事，慨然想其高風。來柯山，首訪遺像，則風流墜絕久矣。比三年，乃得之，爲屋三楹，榜曰「大節」，奉而祠焉。嗟乎，彥猷乘邊障，而叔績以恩得官，宅卿乃一布衣，非世之所必責望也，又非迫於勢而有所不得已也。向使隨俗遷徙，苟以全體，豈遂不容於一時？而三子者，忠憤內發，視國之傾，君之辱，若其家破而身危。果而蹈之，無所疑却，非性與義俱，疇克至此？世降逾薄，士大夫以委靡爲素習，避就爲深計。三子之事，可使之一日少於天下哉！顧予安能？姑以寓區區之意，庶其有發而已。既序次，又爲詩一章，俾學者歌之，以酬神。其詩曰：

天降戎疾殄我民，鷓鴣奮怒豺虎寧。掩遏赤鴉蔽陽精，夜羅鬼火塞要津。當塗大吏腰纏金，撓颺稽顙淚滿膺。嗚咿軟語若稚嬰，欺賣宗祏傾皇靈。有勇三子心稜稜，攀弧擐甲憑孤城。城頽兵折氣益振，日光如炬鑠胡羣。或從辟雍曳長紳，欲柱八極遮帝駟。有偉三子辭轟轟，危立

高罵聲吐霆。頸血濺天天爲昏，斷屍峙立不仆傾。神扶鬼挾亦可驚，坐朝不與燕不賓，寸武不踏黃金屏。性忠內發孰能令？英風挺挺曠古今。謁來柯山訪厥孫，彷彿毅像衝杳冥。築堂泮宇瓊深明，悲風苦雨淒棘林。魂兮來歸肅泠泠，寥哉曠宇疇非臣。登茲堂兮企風神，鬚毛磔立心膽森，勿俾三子專脩名。《敬鄉錄》卷一一。又見《金華文徵》卷五，《金華文統》卷三。

〔二〕駢：原作「駢」，徑改。

玉成齋銘

爲從弟機作

予從弟機名其齋曰「玉成」，謂余爲銘。余謂機處約不禦窮，不惟天之對，而因以爲得，知其屬己者將以成己也，其亦異乎流俗之見矣。銘以勸之，銘曰：

若欲富且貴乎？蠟薪脂壁，疾疹所藏。邪幅黝珩，或以蓄殃。嘗試觀之，釣魚之溪，版築之場，始之則持竿荷鋤，濺泥沒裳，其爲卑辱亦甚矣。一出而際昌，歷耿日月之流光。庸詎知竿鋤之爲辱，乃聽以裕其後而翊其旁。然則稽首受塊，僂行乞漿，舉夫造物，而磨礮斲揉，百鍊成鋼。蓋功名之道於是而出，實產德之奧鄉。令弟秀齡，受學知方。掇衿而見原思之肘，曾不對夫彼蒼。謂庶幾造物之相成，敝一室而自防。方將積空乏之所增，欽肅殺之所凝，以待夫潦水之歸壑，屹然取其津梁。其果

能然乎，則予不敢以淺量之矣。《敬鄉錄》卷一一。

陳師腹哀辭

開禧初，先君爲西外宗學校官，得有道莆田陳君宓時主管睦宗院，朝夕從先君遊，甚相善也。先君剛毅而和，陳君徒和而已。然好善特甚，不立私見，是非皆取於人。每先君有所爲，或出一文，必肅而拜。至他人小藝，雖不拜，亦拱而揖之。先君積異其所爲，期之甚遠。未幾各解官去，不相聞者十年。陳君入爲將作監主簿，果抗直有聲。應詔言事，指刺權貴人，怒欲致之罪。未發，適得輪對，復上數千言，指刺彌切。遂得知南康軍，改南劍州。治郡如治家，積稅滯逋，皆弛以予民。民愛親之，人人給足，而官積亦裕。既興學修營堡，百廢皆作。又作抵當庫，儲積倉峙數萬緡，以擬水旱。或問陳君：「公不他征而富藏若此，何也？」陳君曰：「自有以爲富，無事征也。今之主郡者括囊萬貨以奉要人，舟銜馬負者相望如引繩。吾徒絕此而已。」今天子即位之初，陳君年五十有五，上書乞致仕。丞相疑有他意，下本郡按驗。陳君亦不重請，惟杜門深居謝客。再得知漳州、廣東提點刑獄，皆不受。如是十年卒。卒之日，家無餘財。方陳君在睦宗院時，少章方齠年，陳君愛之，日置膝間，背書爲樂，然望我良厚。時語先君：「此子他日必顯名。」其後陳君所就偉特，爲海內所慕，而少章遂潦倒，甚不副陳君之望。今其死也，遠在

千里外，又不得臨其窆哭之。而先君塚上之木，亦已中柱。感念疇昔，涕不能禦，因爲哀辭一篇，以寄予之悲。其辭曰：

吁嗟陳君，其姿粹和志則武。倚奸若敵，聞善輟拜摧兩股。粵我先子，一見相諧絕違拒。日子愿純，配我剛毅得處所。譬之酸鹹，相和成味乃登俎。我特髣髴，如鹿方茸雀方乳。君獨奇賞，捧置兩膝玩且舞。別去再紀，先子墳木大中柱。我亦顛沈，卑踪陋跡翳林莽。獨君烜烜，勁氣上拂摩九虎。爲當宿春，訪君嶠南就談麈。胡爲不仁，北風招邀墮玄隲。先友盡矣，感傷熏心淚如雨。我疑天公，亦若世談隘且窳。隆就纖邪，束縛慷慨劇囚虜。人亡世空，嗟此廣宙誰得拄？相望千里，欲就君窆腋不羽。《敬鄉錄》卷一一。又見《金華文徵》卷一八。（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七七六四

陳昉

陳昉，字叔方，號節齋，温州平陽（今浙江平陽）人。以父任知浦城縣。端平元年真德秀薦之朝，歷官樞密都承旨兼權吏部侍郎、戶部侍郎兼權刑部尚書。寶祐中，歷知常州、台州、慶元府。景定中累官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致仕，卒謚清惠。著有《潁川語小》二卷（存）。見《南宋館閣續錄》卷七，劉克莊《後村大全集》所載除官制，《宋元學案》卷四六及所撰諸文。

乞樞密院緊急劄子且奏且行奏

淳祐十一年四月

尚書省、樞密院應劄子非降旨者，必先繳進奏請而後施行，可謂盡善。然樞密院之法與尚書省不同，或邊事正急，或盜賊忽熾，機變倏聞，酬應宜速，小有需俟，關係匪輕。請令樞密院，自今邊防及盜賊急務，且奏且行，勿拘常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七三。

宰輔編年錄序

寶祐五年五月

故太常博士徐公，永嘉之經師宿儒，容止靖嚴，言悉中節，行不越矩。論著滿室，蠅頭手筆，無一字不端楷，皆有益于世教。其錄宰輔也，昉時年十八九，執冊應對其間，粗審顛末。後三十餘歲，欲板于三山郡齋而未果。會公之子居誼來宰永福，政成，能以俸金刻之縣學，爲一代之盛典，可敬也。公字誠甫，號慥堂，終零陵郡守云。寶祐五年五月五日，朝散郎、集英殿脩撰、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陳昉謹書。《宋宰輔編年錄》卷首。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八，《甌宋樓藏書志》卷三六。

官箴跋

寶慶三年三月

昉顛蒙之資，蚤膺吏事，塵囂馳騖，無所津梁。既得此書，稍知自勉，敬鋟于梓，與有志者同之。寶慶丁亥歲三月既望，永嘉陳昉謹書。《官箴》卷末，百川學海本。又見《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五一，

《甌宋樓藏書志》卷三六。

石屏詩集跋

淳祐四年九月

石屏戴叟以詩行四方，名人鉅公皆樂與之遊者，有忠益而無諂求，有謙和而無誕傲，所至怡怡如也。歲紹定之己丑，叟來閩中，携其先人遺藁，僅一篇一聯耳，俾予題其後，予已竊敬其事。後十三年，叟以書來，則又得十餘首，與叟近詩合爲卷矣。嗟乎，叟於其先人之片言隻字，訪求甚苦，老而益切，惟恐失墜，其心將見之何哉！唐杜氏世爲詩，至子美一飯不忘君，可謂忠矣。若叟之一語不敢忘其父，可謂孝矣。是皆出於天性，且不負其所學，予故表之，以爲知本者勸。讀其詩者，當有取於斯。淳祐四年甲辰歲九月癸卯，永嘉陳昉書于都官郎舍。《石屏集》卷首。又見光緒《黃巖縣志》卷二五，民國《平陽縣志》卷六五。

侍從宅廳堂御書跋

景定五年

臣等恭惟國家駐蹕吳會，東南旗蓋，運應中興，太紫圓方，侔天作制。承平百年，官府寺第，固已粲乎隱隱，各得其所矣。爰自紹興給降御前錢造府以居執政，乾道關懷遠驛基以處臺諫，而從臣休舍，未有攸居，國史無述焉。景定四年秋，從官宅始成。其明年夏，權禮部尚書臣子才因經厦從容奏

陳：「臣等蒙恩，獲塵侍從，幸得比屋而居。又規其南隙地築堂三楹，欲爲自公退食之餘，修進思盡忠之事。臣敢昧死請宸翰賜進思二大字，示臣子竚瞻，秉心宣猷，永詔無極。」奏函朝入，天筆夕頒，奎章聖藻，日月並明。璇題雲楣，丹牖無色。諸臣拜手稽首，仰瞻神文，相與言曰：「思之時義大矣哉！皋陶、禹之在虞廷，其贊贊曰思，孜孜曰思。周公兼三王，施四事，孟軻氏兩以思言之。荀林父霸國之臣也，其進思盡忠，則仲尼取而列之經，以爲萬世臣子事君之大訓。凡士自一命以上，莫不職思其憂，而侍從者論思獻納之臣也。先正司馬文正公光因辭副樞、論國事，而曰：「臣未受命，則猶從臣也，於事無所不可言者。」古之爲從臣蓋如此。彼有便文自營，而謂君子思不出其位者，偷也；以樂怛憂，而謂天下何思何慮者，妄也。若夫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所營不過乎患得失之間，則其於爲人賢不肖又何如哉！《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於昭皇文，丕天之定律也。又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論思之臣其勉之。《咸淳臨安志》卷一〇。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六五。

祭鄒忠公墓文

寶祐三年癸卯夏四月日，知常州陳昉改知台州，令武進尉史能之祭墓曰：「惟公伊洛正學，實有源委。直養其氣，塞乎天地。引裾忠諫，有死無貳。雖忤權姦，不屈剛毅。百世而下，凜有生氣。昉蚤讀公文，慕公節義。藐焉假守，實公舊里。九原莫作，聞風興起。倏爾易麾，再拜追隨。潔以薦羞，

寓此誠意。《思賢錄》卷三。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六九。

慶元府請虛堂和尚住育王疏〔一〕 寶祐四年

右，伏以尊者放光明，指八祥六勝之地；育王捧舍利，現十洲三島之區。箇是釋迦古道場，直須覺士正文室。選從四衆，斷自九重。虛堂愚公長老禪師慧海慈航，宗門心印。堂虛貯明月，絕無片點塵埃；林邃撼清風，掃盡諸般障礙。遍主浙江名刹，暫眠靈隱閑雲。好向玉几峰，橫出一枝；便據金獅座，旁行四句。東歸衣錦，再傳鷲嶺之燈；北面瓣香，仰祝聖人之壽。謹疏。《虛堂和尚語錄》卷三，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六套第四冊。（以上羅國威校點）

〔一〕題下原署：「朝散郎、集英殿修撰、知慶元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兼沿海制置使陳昉撰。」

丁炳

丁炳，字文叔，生平不詳。嘗跋劉學箕《方是閒居士小稿》。

方是閑居士小稿跋

真金良玉自有定價，文章亦猶是也。炳久矣聞方是閒丈盛名，惜未識之。介觀其文章詞翰，飄逸粹韻，蓋坡僊復在人間矣。季僊平時馳騁文筆，應自知之，不然安肯甘拜下風而事之以師？雖然，師友之間，又當求之於心，不必求之於迹。作文之法，季僊其得師之心乎？季僊能文，其必有得於師之心矣。炳過言之，幸毋誚。二十七日，誠山丁炳文叔書。《方是閑居士小稿》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李文澤校點）

黃 準

黃準，端平中任婺州通判。見所撰《唐史論斷跋》。

唐史論斷跋

端平二年

準嘗見此書於周南仲家，乃蜀本也，後徧求之而未得。至此，見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

乃云：此書舊鋟板於其家塾，因鬱攸之變，不復存矣。慨嘆久之。校正其本，鋟板於東陽倅廳之雙檜堂，以廣其傳。端平乙未，郡丞黃準命工鋟板。《唐史論斷》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劉琳校點）

龔幼采

龔幼采，號方厓，端平間人。

太上感應篇三教至言詳解序

端平二年五月

太上無言，不得已而言其言。《感應篇》云者，律程嚴備，逵徑朗分。策之使趨，尼之使辟，總一千二百七十有四字，始之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終之「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指歸精切，不過此一十六字，愚夫愚婦易知易行。李註言逾十萬，不既多乎？矧蔓而爲序爲跋未已也。且天地之間惟一感應，心吾心也，無欠無假，感之在我，應之亦在我。故善者常福，不善者常禍。感而爲應，應復爲感，循環無端，有以類至，宜非可以文寶索也。彼託文字而傳者，削之又削之，至於不容削；繇文字而悟者，忘之又忘之，至於無可忘，銷聲剥華，呈真露樸，心與道混，隨感隨應，若是則文字誠不足尚矣。雖然，動而之乎情，其不謬於感應者幾何人哉。性命之薄，文字之滋也，集衆妙以鈎其

玄，揭諸徵以昭其信，曾謂疏略簡淡之辭可以振遺響於大道將隱之後耶？編牘爛熳，主一善而已，使人人果能以善爲感應根，則諸福之物皆其心官統之，雖太上此篇藏諸金匱可也，吾亦將守中焉。端平乙未長至後三日，方厓龔幼采謹跋。《太上感應篇三教至言詳解》卷首，宋刻本。又見《太上感應篇》卷首。
(黃錦君校點)

郭 燮

郭燮，理宗時寧國府涇縣（今安徽涇縣西北）人。

開道記

端平二年五月

硃砂山上成絕壁，下瞰長谿，山腰蹊逕突兀崎嶇，憧憧往來，率由乎是，危行深涉之病，蓋亘古以然。余切慨念焉，於是爲之鳩工聚衆，鑄鑿其突兀，芟夷其崎嶇，削平甃砌，跨一橋以濟二水，俾行者無昔時之苦。役費雖不貲，荷鄉里相協贊，不日而成，豈斯道之合坦履於今日乎？竣事之後，因識歲月於道左。時鉅宋端平二年歲次乙未長至日，里人郭燮。幹緣郭釗、王永，軒干寺僧廣忠。邑人張□。《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一三。又見《涇州文載》卷四八。（黃錦君校點）

施 氏

施氏，湖州長興（今浙江長興）人，施宿女，嘉定十五年陳乞改正亡父冤獄及給還抄没家產，詔特與改正。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六之七四。

乞改正故父冤獄給還抄没家產奏

嘉定十五年十月

故父宿昨任淮東提舉日，但知盡忠報國，討究弊源，撙節浮費，不顧怨仇，悉皆痛革，是以取怨于僚屬，有忤於交承。不幸身死，謗議起于讎人，誣合傾擠，死及百日，勿致臣僚論父鹽政及修城事〔一〕，於父死一年之後行下抄籍。一家骨肉星散，狼狽暴露，故父靈柩亦皆封閉，寡妻弱子無所赴愬。念故係孝宗朝諫官施子長子，把麾持節，廉直素著。昨來獄司勘作八十餘萬緡，遽至抄估，自高曾以生生之計，升斗之租總不及五萬緡，可見當來冤枉。又蒙公朝軫念無辜，撥錢津葬，節次蒙恩，始有生意。去年八月內明堂赦恩及今年正月內受寶大赦，念妾等存歿銜冤，迄今九載，已蒙朝廷給還家業。所有父宿元官職及身後轉一官并生前已陳乞致仕恩澤，未蒙照赦改正給還，情實迫切，乞詳所陳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六之七四（第五冊第四一三二頁）。（黃錦君校點）

〔二〕勿：疑爲「忽」之誤。

呂 成

呂成，端平中爲肇慶高要縣主簿。

石峒廟碑

端平二年正月〔二〕

石峒神周氏，高要人，唐貞觀初封貞政公，劉漢加王爵，國初避禧廟諱，曰秉政神。威德之顯，郡人即其居之旁建祠。今府治北十里將軍嶺之東，七星巖之北，一峰虎踞，巖穴天開，是爲石峒廟。其中南□□門上虛通天，四傍異石，彷彿輿馬徒御，拱列呵□□禽鳴嘯出沒，空處聲傳，恍若神語。遇夏潦漲□□□□至狂風怒濤，則峒有龍歸，世傳謂王□□□□穀熟，人厭鮮食，今峒有歇龍池是也。□□□□□□寇至，一城陰禱，其徒不終夕遁去，人物□□□□□永永不替，蓋功則祀周典也，乃作詩送□□□□□遊兮何所爲，祥風兮甘雨。人僊神□□□□□年萬年兮併幪此土。神之歸兮，峒□□□□□人荷神休兮，年穀斯豐。竚觀天寵兮，□□□□□平□年正月朔，從事郎、肇慶高要□主□呂□□記并□，承直郎、肇慶府司法參軍顧梅篆蓋，□□□□□州司法參軍兼司戶伍萬全、迪功郎致仕

梁彌明立□。道光《高要縣志》卷一三，道光六年刻本。又見道光《肇慶府志》卷二一。（曾棗莊校點）

〔二〕文後原案：「舊志錄此文，前署名曰呂成，末云端平二年長至日。」

顧若愚

顧若愚，端平二年爲莆田學正。見《宋詩紀事補遺》卷六四《楊夢信傳》。

復學田記

莆爲郡，帶山附海，陂雙溪以溉烏鹵之田，醜爲六十泄，以注諸海，濠塘其一也。其後更爲五斗門以殺水，諸泄漸堙而爲田。乾、淳間，悉以歸諸學。然夏澇之浸淫，秋濤之冒沒，蟻穴弗窒，隄潰莫支。濠塘實受衆流，去海尤近，潮汐往來，觴嚙衝射，日積一日，補苴之力弗加。歲在癸未，秋潦驟至，一夕盡決。風潮乘之，匯而爲淵，水失其性，農廢其業。三數年間，隄防蕩然，畚鍤屢興，公私爲之俱困。丁亥之秋，寺丞龍圖陳公宓乃以所辭俸錢八十萬爲之倡，通守陳侯振孫贊之，涉冬而內隄成。始議築抵海長圍，更擇浮屠氏之有智計者任其事。然役鉅費夥，不獲已，聽其稱貸，約後五年

收其租入，以三分之一歸于學，則與巨室共之矣。夫鄰之厚，君之薄也，不可以不復。顧學廩僅足，安得餘力及此乎！會廬陵楊侯夢信繇國子監丞來守是邦，鞭朴不試，與民並生，其知教化先務矣。一日鈴閣從容語及學政，若愚避席曰：「莫非政也，惟濠塘之田未盡復，譬諸先疇爲他人有，其子孫豈能食息安乎？」侯慨然曰：「郡計雖有限，且百費方殷，然於學校不當靳。」遂出公帑錢三十萬。諸生復請于出納之司，存那兌養士錢三十萬以益之，而田乃歸。然捉衿肘見，不虞餽廩之弗繼也。侯聞之，又捐三十萬，而用益紓。惟侯天資豈弟，待僚屬如子弟，右禮下士，戶庭垣夷，有前輩風，簡澹清苦，未嘗一毫妄取妄費，而獨拳拳爲廩士計如此。諸生德侯之深，屬若愚誌顛末。若愚聞諸耆老，莆學有田舊矣，諸水泄隸焉，則自太守潘公時始。然隄之中潰也，微陳公首捐金錢，以相是役，則難以復其舊。迨隄之既成也，非楊侯再斥郡帑以償其貸，則難以復其全。况昔之守莆，輟公府之儲以佐學稍者多矣，其惠止於一時，孰與是舉，遺莆士無窮之仁耶？《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四。（尹波校點）

陳 報

陳報，理宗朝人。端平中，官承議郎、知瑞州。

奉安三劉先生祝文 端平三年十月

西澗

維端平三年歲次丙申十月乙酉朔初八日壬辰，承議郎、知瑞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陳輟，敢昭告于屯田郎西澗先生劉公：山川之秀，鍾爲人英。生足以標表時人，興起風教，歿而可祭於社，如古所謂鄉先生者，斯人蓋間世而不一見也。高安一小壘耳，乃有公之一門三世焉。曠百餘年，專祠未立，非闕典歟？惟公勁操陵乎秋嚴，正色奪乎春媚，冰霜高潔，圭璧純粹。閒居殆四十年，渺獨立乎斯世，蓋得伯夷聖者之清，而充塞孟子浩然之氣。非學力精到，所資者深，疇克臻此？輟來守公鄉，首舉闕墜，庸崇祠宮，以嚴祀事，且建齋館，聿來學子，庶幾企想其高風，來者或爲之興起。歷吉妥靈，尚其歆止。

秘 丞

惟公博學足以通天人，精識足以達今古，窮經紬史，貫穿該洽。方將大包宇宙，細入毛髮，作爲一家之書，以統天人之紀，合今古之變，雖十未成一二，蓋可謂儒者之高選，當世之獨步矣。而其耿

介勁特，不諧流俗，竟以此不取美官而中道天命，豈天亦忌其名耶？以名父爲父，以名子爲子，高節一門，流馨千祀。輶蒙恩分符，實守公之里，乃新祠宇，以與是邦之士共景仰焉，庶來者或企慕其萬一乎。妥靈有祭，不敢不恪。尚饗！

檢討

士之特立獨行，高節義氣，善其身而已。其有能再世不失者乎！其又有能三世不失者乎！而公一門三世，勁拔如許，是足以興起百世之下者矣。公學得於家範，書無所不讀。少而研精覃思，已恬然無仕進意。壯得一官，初入史館，不謝權貴，翩然去之，可不謂之高義乎！輶來守公鄉，乃新祠館，以矜後學。茲妥神遊，尚顧歆焉！《三劉家集》附錄。（羅國威校點）

胡 錡

胡錡，字國器，南宋處州（治今浙江麗水西）人，生平不詳。自稱「牛衣子」，蓋爲布衣。著有《耕祿稿》一卷，收于左圭《百川學海》中，則其人在咸淳前。本書所收《耕祿稿》之文，以一九九一年中國書店影印咸淳刊《百川學海》本爲底本。

擬力田詔

詔曰：民以食爲天，食不可闕，則農不可惰。堯敬授禹粒，又盤庚曰：力穡乃有秋，此古者歐民之農，使著本而食其力。我國家躬籍以供祀典，制地以行仁政，詔寬減賦租，勉率亦云至矣。比年以來，嘆愁轉徙，壯者不緣南畝，而無常心。豈斧斤奪其時歟？繇役分其力歟？厚斂以困之歟？朕知無逸艱難，亦惟責躬，懼德弗類。方春時和，土膏脉起，民事不可緩。爾郡國循行阡陌，宜究民恫，以劭農爲急。若有蝨賊痒而稼者，鋤之。爾父老率子弟孝悌陳敷，菑覃播載，于胥斯田，既順既宣。則自今以始，歲其有，民無阻飢，迺朕之意。《耕祿稿》。

擬銀青光祿大夫提舉醴泉觀田萬頃特授保康軍節度使兩淮安撫制

置大使兼判揚州兼提領措置屯田大使節制本路河南出戍軍馬加

食邑實封制

建列纛以分封，載嚴維翰，奄全淮而作牧，兼重留屯。疇茲銀信之庸，幡爾琳庭之處。控師干而

衛社，隆使指以旌畬。允熟輿言，誕敷大號。銀青光祿大夫、提舉醴泉觀田萬頃菑而肯播，公以忘私。退睦鄉閭，有同井相友之義；進陪卿伯，爲立極經野之謀。其至忱則忠乎君，其實意則近乎古。頃以仁政之潤澤，推爲太平之紀綱。貢助徹皆便于民，不奢不儉；租庸調悉寬其法，欲逸欲安。持界限以素嚴，立經制而益謹。無甚富甚貧之弊，見謂均平；縱近臣近親之家，莫敢踰越。方坐致豳原之化，乃祈歸堯壤之耕。亟示勉留，爰加優渥。品特升於華戟，廩爰賦於真宮。少酬在畎之懷，終冀惠疇之用。矧維揚之重鎮，實今日之要區。未雨綢繆，合謹本根之備；及時間暇，當爲兵食之圖。顧惟禮耕義種之賢，足副內修外攘之志。統緩疆場，申畫郊圻。省騎墾湟，宜舉充國破羌之策；分兵關渭，必循孔明定蜀之規。以耒耜執戈殳，以襁褓行介冑。象耘沃野，戰守有經；蟻聚列營，坐作聽命。期復恢於境宇，宜渙錫於山川。是用陟防渚之齋旄，開廣陵之棨鉞。兵事節度，悉歸封履之中；地利便宜，盡入輿圖之內。仍申采錫，庸顯恩崇。於戲！師整戎修，徹土冀歌於周雅；馬騰士飽，平淮宜上於唐勳。往服朕言，式永終譽。可特授保康軍節度使、兩淮安撫制置大使、兼判揚州、兼提領措置屯田大使、節制本路河南出戍軍馬，加食邑實封。《耕祿稿》。

代田萬頃到任謝表〔一〕

琳館養恬，冀息丘園之駕；凋戈疏寵，誤分淮甸之弓。籲天控避以弗俞，跼地勉承而有覲。伏念

臣量慚淺薄，品特下中。少事耦耕，粗得帶經之樂。壯沾圭祿，頗懷憂國之忠。越內外以若疇，辨總
結而定賦。千夫萬夫之長，愧匪其材；九推五推之間，備殫其力。乃上從盤之請，欲陶擊壤之情。忽
授鉞以總師，俾建麾而顛闔。矧長淮之境土，爲吾國之藩籬。民賴懷生，軍資討實。秉戈執耒，宜爲
足兵足食之思；牧馬飯牛，盍講且戰且耕之政。鞠旅而菑其芑，出車而黍其華。戍牛或遣，則無載飢
之憂；徒御或嚴，則有峙糧之望。預爲雨徹之計，可收日辟之功。六月出征，敢廢歌豳於七月；夏官
董正，尤當任甸於地官。顧無圻畫之良規，曷副蕃宣之隆寄？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恢復疆宇，整齊乾
坤。一成立中興之基，大披圖籍；九井張太平之紀，丕混車書。內將拓梁山奕奕之區，外欲歸齊國章
章之土。知臣粗能積穀，故使備邊；察臣稍熟分耕，故資治塞。庚癸政需於飽餉，戊己宜增於鉅屯。
臣敢不實壑實墉，乃疆乃理。三事就緒，勉脩瀆浦之戎；萬年揚休，願報土田之德。《耕祿稿》。

〔二〕《耕祿稿》中之遊戲文字均以詔與表相應，不便按文體分拆，今仍依原次收錄。

擬常熟縣開國侯穀實進封常熟縣開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慶有年而介福，久疏分井之封；播攷績以陟明，爰進植圭之秩。乃睠奏艱之惠，載推報本之恩。
允穆師言，誕揚渙號。常熟縣開國侯穀實，學深種植，仁熟滋培。一日無食則飢，司民之命；三代處

農而教，爲道之原。其和足召陰陽之和，其貴能賤金玉之貴。豳歌始播，婦饁畝以勤勞；《魯頌》于尊，牧在垆而蕃碩。行師則藉之輓粟，徹疆則資之峙糧。持常平使者之權，視時登損；佐地官司徒之職，待國賙頒。疇庸既課於屢書，班祿宜先於增賦。乃刻名於繅壁，乃彰用於罽彝。爰即侯疆，就陞公爵。于以重宅生之寄，于以顯育教之庸。於戲！歲月日時無易而用明，朕已建九疇之範；水火木金惟修而永賴，爾其叙萬世之功。益厲後圖，嗣有華寵。可進封常熟縣開國公，加食邑實封。《耕祿稿》。

代穀實謝表

八政之疇曰食，粗喜屢豐；九井之田爲公，誤叨進秩。增畬錫寵，擊壤知恩。伏念臣函植無奇，簸揚有覲。勿正勿忘勿助，幸免揠苗；實哀實發實堅，僅能維秬。顧何修而何飾，蒙載柞以載芟。天子元日而祈于郊，至勤聖駕；豕宰杪歲而制其用，亦費廟謨。偶六穗之告登，而三農之胥慶。遽超榮於品祿，仍加衍於戶租。不稼而困，祇負素飧之愧；奏艱而粒，實歸教藝之仁。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心應形聲，化調風雨。正德惟和，惟叙舜厚其生；休證用乂，用成禹敷其福。異畝遂生於同穎，靡田不挺於稠華。雖已誇狼戾之秋，或慮有鵠形之歲。獎職方而任貢，升廩氏以司儲。猥令燕黍之微，亦被周禾之命。臣敢不茂加播殖，益務滋生。八月穫，十月場，力課服田之事；九年耕，三年食，誓殫憂國之忠。《耕祿稿》。

擬隴西郡開國侯來牟進封關內侯加食邑實封制

登實祈春，已課兩歧之最；薦名告夏，爰疏易地之封。於皇孔碩之英，貽我奏膚之美。穀差吉日，穡播猷言。隴西郡開國侯來牟，外叶坤黃，內涵賁白。載行于野，懷大夫君子之忠；斯饗我農，成先公風化之業。將其來食，迄用康年。滹沱對竈之時，竟能濟業；崆峒跨鞍之頃，遂底休師。庸進績於農書，復侑忱於寢廟。來咨來茹，有在公助祭之恭；實好實堅，相尊祖配天之道。爰易隴西之舊壤，聿陞關內之新畬。於戲！雨露肥磽之不齊，爾既勉修於人事；山川土田之大啓，朕其加錫於侯功。往服休恩，勉圖後效。可進封關內侯，加食邑實封。《耕祿稿》。

代來牟謝表

代食維好，績愧乏於善收；往即乃封，恩誤叨於登進。自天錫命，易地祇榮。伏念臣桑下枯荻，丘中槁茁。鬢鬢黃髮，老風雪之彫殘；皦皦素心，抱冰霜之潔白。生樂國而無鼠苗之感，歷元都而有兔葵之思。因問俗於關中，輒借階於陛下。爰進仲舒之策，令勿後時；至形武帝之憂，詔其益種。欲使畝畟畛廡之所，皆有春登夏實之資。地方慮於不齊，意敢希於所報。詎期削木之質，遽躋沃壤之

區。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游祥雲，政如時雨。五穀共衍，藹永平膏沐之權；多黍同登，播元和天錫之頌。課吏奏漁陽之最，談兵却新鄭之師。以薦廟而勸相農民，以問價而選掄使者。肆令釋植，亦被播耰。臣敢不小大懷忠，艱難陳業。誦原野南都之盛，已幸富饒；歌宮室故國之虛，尚祈警戒。《耕祿稿》。

擬米秣除祭酒誥

唐得祭酒，生徒皆喜，謂不寂寞矣。蓋橋門冠帶之地，必資醉經鉅賢而爲之長。以爾學殖素醇，詞英早粲。粵自脫穎而來，《詩》曰「或舂或揄，或簸或蹂」，其所踐揚，亦既熟矣。頃登米廩，教思薰陶，士君子已有成周既醉之行。今擢表成均，維其令儀，以式我賓饌，使酌道味德者皆沈浸乎醴郁，則將用汝作醴。往惟欽哉！《耕祿稿》。

代米秣謝表

任閭師之耕，農功舉實；進司成之長，賓饌增華。揆量逾涯，懷榮踏地。伏念臣素無學殖，徒有仁根。后稷教藝以來，芳聯南畝；陶潛賦歸而後，穎露西疇。在前深愧於粃糠，若作尚資於麩蘖。忽

從米廩，叨佩水蒼。清爲聖人中，俾樂道涯之泳；醉有君子行，使沾德海之流。自非沐漢化之鴻醇，何以式周朋之燕涓？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氣薰嘉協，瑞格和平。當豐年高廩之秋，畀烝爲醴；闡七月公堂之教，獻饗稱觥。將溥陶民俗於溫溫，乃首勸儒風於渾渾。肆令淺薄，亦被涵濡。臣敢不洗戒非彝，禮嚴有旨。招諸生而浸醲郁，盍明立館之規；造三代而樂優游，共適舞雩之趣。《耕祿稿》。

擬馬菽除駕部誥

乘輿法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參屬車，蓋所以嚴導扈也。爾理明芻悅，才有駿聲。乘馬在廐，摧之秣之，于牧之職，咸休厥功，朕甚嘉之。今將駕鑾車，涖明堂，擢爾司駕。僕臣正，厥后克正；思無邪，思馬斯臧。爾其搜舉天閑之政，使徒御不驚，既碩孔安，則爲稱厥職。其往欽哉，毋失朕命！

《耕祿稿》。

代馬菽謝表

典廐濫員，無裨仰秣；司輿躡寵，有醜分曹。聞命凌兢，銜恩激烈。伏念臣用非穀粟，材僅結穢。駒谷逍遙，慣飽南山之味；駟原濡沃，備嘗幽圃之勞。荷不棄於牧芻，俾進供於飼餼。約軹鳴八

鑾之節，宜預均調；法駕備六馬之參，盍先審御。騰槽有幸，導扈何居？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臨下以寬，馭臣以爵。自強不息，時乘六位之飛；示朴爲先，日却千里之獻。屬舉我享我將之禮，載嚴既閑既庶之司。肆使駑疲，獲依騎乘。臣敢不益鞭而後，載範其馳。地熟九方，幸已塵於太僕；天低五路，願長擁於屬車。《耕祿稿》。

擬良耜除司農卿誥

自大《易》取益之利以教天下，時則有若此選，已居開物成務之先矣。爾梗柞風雨之姿，樟楠雪霜之氣。斲而成之，惠我南畝，其利已博，朕所嘉賴。擢儀九扈，蓋以后稷之化豳原，漢文之躬籍田，皆爾之力。爾其爲朕率趨末之民而知本，起惰安之習而力勤，俾五穀皆熟，有年屢書，是爲毋曠厥職。其往欽哉！《耕祿稿》。

代良耜謝表

土脉起膏，俶嚴斲木之教；天田携角，誤躋司稷之班。聞命凌兢，戴恩偃僂。伏念臣泥塗未脫，畎畝不忘。陳王業以歌豳，粗知大本；利天下以取益，祇效小忠。我田既臧，其笠伊糾。乃或耘而或

籽，始載柞以載芟。正以九農，播厥百穀。侯伯侯亞，侯疆侯旅，有厭其庶；如茨如梁，如坻如京，終善且有。猥慚芻蕘，濫辱稼卿。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授曆析因，分田友助。即功以知稼穡，靡或違寧；親耕以給粢盛，昭然示勸。爰重中和書之進，載祈秋冬報之豐。肆使畚耰，亦躋扈棘。臣敢不戒其趨末，毋或違時。擊壤而歌，敢云帝力之何有；叙疇以父，當思農政之用成。《耕祿稿》。

擬水部車龍除水陸轉運使誥

作周川衡，已成歲績；爲唐發運，爰重使名。自非負洞達之奇，何以稱轉輸之選？以爾風猷淵湛，器識陂涵。輪困而容之蟠，素無滯礙；犖角而骨之蛻，獨任捲舒。見謂圓機九流通之材，故有一動萬波隨之譽。已咨決汎，更賴沃焦。早魃滌滌，蘊隆蟲蟲，孰慰兢兢之念；小子躑躑，老夫灌灌，共歌板板之詩。乃不憚於勤勞，爰妙加於迴斡。朕深嘉汝最，宜究其能，俾司將漕之權，毋效談河之闊。決鴻歌飯，已興陂下之耕；流馬運糧，期進漢中之策。勉加濡沃，嗣有激昂。《耕祿稿》。

代車龍到任謝表

職濫水衡，何補禹疇之用；光濡隰轡，誤叨漢漕之榮。沐浴恩波，沱滂感涕。伏念臣材卑碌碌，

量淺沾沾。刊木而龍其驅，粗竭放菹之力；防稻而瀦其畜，僅殫掌澮之勞。政慚俛仰以隨人，所冀卷藏而束閣。川適逢於滌滌，泉曷導於源源。乃沾詔墨之鴉翻，俾濯篆文之龜拆。流濕就燥，泄北海以灌涯；自下升高，激西江而掬涸。爰喚斗升之活，以將輦駕之輸。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厚海涵，道明川理。見善莫禦其決，化妙流通；從諫如轉諸圜，迹無凝滯。肆令猥瑣，亦玷選掄。臣敢不胝足施功，鞠躬盡瘁。鑿渠引渭，當溥霑涇下之田；輓粟飛芻，願長富關中之廩。《耕祿稿》。

擬趙鎔除金部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爲農亦然。爾仁爲之刃，義淬其鋒，早入爐錘，取鍛取礪，迄用有成。原田每每，拮据捋荼，農亦良苦，非藉爾何以芟夷哉！此詩人所以有《良耜》、《臣工》之褒。朕嘉汝績，擢司禹金。今而後，聚百鍊之精，以鑄農器，俾啓辟攘剔之有其具，以成我黍稷。往若予工，毋廢厥職！《耕祿稿》。

代趙鎔謝表

掌周野之器，請事老農；修禹府之金，誤登劇部。自天聞命，無地措躬。伏念臣生本親鋤，質爲

至鈍。畚田春暮，共殫痔艾之勞；南畝秋函，爰竭薈荼之力。方慚冶躍，忽拜秩增。六齊轉人之工，乃令典領；三品揚州之貢，亦俾甄收。豈伊鑛頑，足堪器使！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政堅所執，義成者方。治天下猶在鑪，範于堯鑄；求良弼用作礪，起自傅巖。盡化買刀，悉歸銷戟。臣敢不切磋磨琢，芟夷蘊崇。斷矣同心，輔大《易》耒耜之教，作而從革，成《洪範》稼穡之功。《耕祿稿》。

擬犁春知犍爲郡兼勸農使誥

古有農官，我朝分牧者繫農使，示厚本也。爾剛木近仁，遯肥空谷。神光牛背，訛寢莫羈，左迴右抽，往來修直。高原卑隰，堅粟方苞，亦既著勞效矣。犍爲，名郡也，畀爾一麾。爾其求距心之芻，化渤海之犢，俾千里無曠上，亦克用勸，則予汝嘉。《耕祿稿》。

代犁春到任謝表

雨足周原，方協夢魚之兆；地分蜀壤，將還佩犢之風。延見老農，具宣聖澤。伏念臣梓人傳之矩矱，鐵爐步之範模。技雖扼於塗泥，性獨耽於畝畝。駢其勿用，惇爾來思。給荊州之民，無裨強本；供柳中之士，何補增屯？誤簡三推之知，猥被一麾之寵。載循漢陌，共理嘉陵。率彼戍兵，市纈繒而

田沃；助其鄰里，勞酒食以疇良。勉收破塊之功，實藉起膏之賜。力殫穀觫，報祝汗邪。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輝蓄牯亨，明離牝吉。引重致遠，教耒耨以變通；綴紺服繡，接車麟而沛艾。乃擇人而作牧，俾領使以勸耕。臣敢不芻豆銜恩，蒲鞭示化。種四萬頭之益，願廣租分；耦五百兩之連，尤思糧衛。
《耕祿稿》。

擬侯亞除藉田禮令誥

農者天下之本也，朕躬耕藉田，率勸百姓，掌籍者必惟其材。蓋是職，周爲甸師，漢祠先農，國朝俾典宗廟社稷之祀。爾壯而知本，穡事艱難，皆熟諳之。今擢爾令，宜殫竭其勞，亦服爾耕，以相我農民，匪但典祀事而已。往欽哉，無荒朕命！
《耕祿稿》。

代侯亞賀皇帝藉田禮成表

帝籍親臨，禮重三推之祀；皇恩大賚，歡陶萬宇之春。國典告成，臣工稱慶。竊以農而安本，國重勸民。載耒於保介之間，教放月令；掌甸爲粢盛之備，職隸天官。或歌祈社稷之詩，或下帥公卿之詔。金根登壇，朱紱于郊。皆非侈觀美之文，政以表躬耕之意。洋乎今日，展也盛儀。恭惟皇帝陛下

萬物覩乾，三登樂泰。仁禾善養，獨明穡事之艱；德稷惟馨，恪謹稼穡之奉。農祥正而土膏起，幽畝
饁而春日遲。雷動紺轅，擁百僚之穆穆；風生青耜，慶千耦之耘耘。爰畢農功，載親祠事。天地祖宗
之歆格，和溢奉璋；孝弟頌白之泳游，恩霑賜帛。金雞飛舞，寶兕忻愉。聿新曠代之逢，丕慰輿情之
僖。臣等叨隨擊壤，快覩回鑾。賈誼耕藉之言，已陪給祭；孟軻均田之說，尤冀行仁。《耕祿稿》。

擬木斛除度支使誥

舜齊七政，量居其一，蓋微此不足以平天下之心也。苟非其材，不在茲選。爾中通而外直，體圓
而用方。景山松柏，是斲是虔，就匠之輪，以成厥器。乃命式于九圍，既戒既平，時靡有爭，朕已嘉
汝績矣。今擢司計度，凡國賦之出納、軍儲之斂散，一歲幾何，悉資筭畫。爾其必有昔人不差升斗之
長也，往祇使事，毋忽朕言！《耕祿稿》。

代木斛謝表

乾圜合制，粗守均平；渙汗有華，忽陞計度。循墻祇奉，斂板欽承。伏念臣器本易盈，筭無足
算。爲之以信，曾陳韓愈之言；剖而不爭，徒抱莊周之志。故在取益，則圭撮不容少失；有所宜損，

則黍勺弗使或加。職第謹於漢倉，政何裨於舜度。愧蔑允工之報，遽叨經費之諮。矧歲計年支，貴不差於升斗；而沙量籌唱，期盡給於樵蘇。慚無聚米之長，曷勝足食之任。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參天量廣，並日德明。無黨無偏，成《洪範》農疇之用；有容有執，尊《中庸》既廩之賢。以平政而行仁，每量能而授職。遂令空竭，亦在簸揚。臣敢不益盡虚心，堅持端槩。出入幾何之間，所合講明；會計當矣之言，尚思佩服。《耕祿稿》。

擬倉部高廩除提舉常平倉誥

蓄積以備水旱，此堯、湯用心也，然司蓄積之職者必惟其人。爾彌高之望，有容之德，其胸中何止藏百萬矣。頃典國儲，陳陳露積，乃且有賑貧捄乏之心，朕甚嘉之。常平使節，未嘗輕畀，今命汝往，以究其材。漢北邊之給，唐京師之置，皆昔賢所講明者，可權度而舉行之。使吾民含哺鼓腹，咸遂一飽之樂，則朕益汝嘉。往惟欽哉！《耕祿稿》。

代高廩到任謝表

廩曹分職，慚無一粟之裨；庾節叨榮，誤被六絲之遣。穀涓問俗，粒飽知恩。伏念臣腹本空虛，

慮先飢困。義重將軍之急，劍屢指糧；禮知賢者之尊，鼎加繼餽。幸遂坻京之詠，僅道塵困之譏。方祈學稼以歸耕，忽俾集苞而爰度。豐凶品約，當思戴胄之規；貴賤權宜，盍究壽昌之策。第虞罄乏，曷副寵綏。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平政行仁，博施濟衆。先時備具，成湯捐瘠之思；以己視人，大禹溺飢之念。故當饋動人才之嘆，而旰食有民瘼之憂。豈伊罍儲，亦塵器使。臣敢不棠知所發，飯不敢忘。馳隰而廣諮詢，具宣德意；視歲而爲斂散，加惠黎元。《耕祿稿》。

耕祿稿序

以文爲戲，曰子虛，曰亡是，曰毛穎，曰革華，曰黃甘、陸吉，往往皆是也。而近之學士大夫游情翰墨，且以褚知白、石虛中、竹媛之類作爲制誥矣。錡牛衣子也，歌豳頌牧之餘，竊有取農田之所殖、農器之所修，其爲畫前之大務，輒輯農書，爲詔、爲制誥、爲表，凡二十五篇，名之曰《耕祿稿》。不謂文也，姑亦擊土鼓、樂田畷爾。括蒼胡錡序。《耕祿稿》卷首。又見《甯宋樓藏書志》卷九一。

（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七七六五

吳 潛 一

吳潛（一一九六——一二六二），字毅夫，號履齋，宣州寧國（今安徽寧國）人。嘉定十年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鎮東軍節度判官。紹定中，累官至太府卿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東安撫。端平初，上章言時政九事，以直論忤時相，罷職奉祠。後歷知隆興、慶元、平江、鎮江、臨安、紹興諸府，在朝歷工部尚書、吏部尚書、翰林學士、知制誥。淳祐十一年，入爲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後數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又判寧國府，拜特進、左丞相，封許國公。以立太子事忤理宗意，復爲人所劾，落職謫建昌軍，徙循州安置。景定三年卒，年六十七。著有《履齋遺稿》、《許國公奏議》。見《宋史》卷四一八本傳。

本書所收吳潛文，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履齋遺稿》及十萬卷樓叢書本《許國公奏議》爲底本，二書之外，復得佚文十六篇，合編爲十二卷。

循州上遺表

臣某言：伏以生有同於晝夜，定數難逃；義莫重於君臣，孤忠彌切。雖神氣之已索，尚心聲之未離。親稿遺章，遠塵淵聽。臣某哽戀頓首。伏念臣迂愚寡偶，涼薄多奇。方先皇策之嘉定之中，濫叨首選；逮陛下錄之寶慶之始，猥預旁招。被三紀之寵榮，爲一時之歆豔。風波搖兀，不知幾賴於扶持；雨露霑濡，肯使僅成於拱把？迄備股肱之列，悉由頂踵之恩，而臣命與仇謀，福隨德謝。裴度浮沉於既老，乃攘臂以冥行；富弼畏忌於重來，反師心而妄作。積爲尤戾，合抵誅夷。仰聖度之寬洪，酌人言而斷制，長流遠服，曲貸餘生。緣臣蒲柳之質早衰，桑榆之景寢迫，憂危既極，疾病交侵。縱秦緩何救於膏肓，若曾參將啓於手足。自傷末路，永別明時。伏願皇帝陛下有道之長，無爲而治。歷變履險，已垂四十載之憂勤；持盈守成，宜底億萬年之安樂。與天同久，如日方升。一堂載賡載歌，內寧外謐；四海來王來享，大畏小懷。臣飲痛號昊，包羞入地。百骸將散，傾葵之念愈堅；一性長存，結草之衷敢二！臣無任瞻天戀聖、徬徨哽噎之至，謹奉遺表以聞。臣某哽戀頓首謹言。《履齋遺

稿》卷四。又見《許國公奏議》卷四。

乞裘萬頃幸元龍遺澤表

臣聞居賢德以善俗者，君子之澤也；善善而及子孫者，《春秋》之義也。蓋儀型一方，必有善士，上之人固當超越故常，不間存沒，庶足以昭勸懲而敦禮教。臣備員江南西路，延見父老，詢問人物，皆言江右夙號多士，率爲顯人，獨豫章裘萬頃、高安幸元龍皆鄉之師友，不幸以厄窮終其身，莫有爲之言者。恭惟皇帝陛下勵精改紀，正氣日伸，當世老成博雅之彥，收召無遺，而此二人者存不及見天日之清明，歿不獲沾雨露之膏澤，爲善而不報，識者懼之。臣既忝外臺耳目，敢不以聞？伏見贈通直郎裘萬頃，清名厚德，矜式士林，博學高文，源流賢派。方嘉定時，大臣德政，萬頃雖蒙收召，遇除官則辭之，既辭掌故，又辭司直，乃乞添差帥屬而去。不知者謂爲親老也，乃其自度枵鑿，又不欲近名耳。秩滿不調，退歸西山衡門之下。既老且病，猶日孜孜以治心養氣爲躬行綱要，以忠信孝悌教其鄉黨子弟。諸司曹彥約等繼爲乞差遣於朝，僅還幕府一月而歿。蓋近世以老選調如萬頃者極少，而萬頃不悔也。故朝奉郎幸元龍英辭偉論〔一〕，萬字立成，直氣雄才，一毫不屈。分教隨州，先臣喜其剛正，奏舉改秩，自是宰邑倅州，聲滿江漢。輕財急義，以儒知兵。屢奏書天闕，指陳地政，忠義激發，皆所難言。當路惡其論高志廣，亟聞於朝，遂令致仕，時年方五十有八。襆被而歸，日與其徒窮經講學，點墨不入帝城。大臣諷令陳乞，屹不爲動。蓋元龍去纔九閱月，而路門親政，賢路彙征矣。

照得萬頃嘗綴朝列，有子四上禮部，尚爲布衣。元龍既登員外郎，有子亦與漕薦，然以義方所漸，不肯自行陳理。一則無澤而厄於天，一則澤可及而困於人，此江右有識之士尚友論世而每爲之慨歎也，豈所以扶頽風而起人心哉！臣愚欲望聖慈深考《春秋》之義，追懷君子之澤，除萬頃已蒙贈官外，特與其子從龍補受文資，將元龍改正致仕，放行合得恩澤，俾其子應鑑承受，仍與元龍追理生前磨勘，酌賞慶典恩例，優加贈卹，庶使賢者之後不絕於祿仕，公議之屈獲伸於明時，其於治化，實非小補。須至奏聞者。康熙《西江志》卷一四三，康熙五十九年刻本。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一四。

〔二〕朝奉郎：原作「朝章郎」，據雍正《江西通志》改。

以變生同氣丐祠劄子

寶祐五年三月十二日

臣輒瀝危衷，仰干聖聽。臣去歲仰蒙聖恩，起之山林，付以藩閫。服勤半載，凋弊之郡漸無捉衿見肘之形，奪攘之民粗著賣劍買牛之習。誓免竭於分寸，圖報效於萬分。而臣福分滿盈，變生同氣，身歿異鄉，憂慮薰心，神情惚恍，雖強加於鞭策，懼難免於曠瘵。欲望皇帝陛下軫文王哀榮獨之心，推《中庸》體群臣之意，俯垂矜惻，改畀真祠，俾得亟還里社，少盡歿存之誼，實戴君父隆天厚地之恩。臣干冒宸嚴，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履齋遺稿》卷四。

再乞祠劄子 四月二十三日

臣比緣迫切之情，僭上退閒之請，恭膺明詔，未拜俞旨。愈跼地以回皇，復仰天而祈籲。載念臣茲叨委使，猥玷旬宣，所期殫積日累月之勤，以少課御衆牧人之效。雖微如垤蟻，義敢廢於君臣？然急若原鴿，念難忘於兄弟。欲望皇帝陛下俯垂睿鑑，深察臣衷。儻俾賦祠，固出曲成之造；或加予告，尤爲特異之恩。臣疊冒宸嚴，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履齋遺稿》卷四。

乞休致劄子 九月二十六日

臣昨具劄子，仰瀆宸嚴，乞歸田里，恭拜詔書不允者。伏以消息盈虛，皆本好謙之理；出處進退，當明知止之宜。捧讀訓詞，愈增感涕。載念臣猥由疏遠，積誤柬知，自鼎覆於當年，宜遯藏以沒世。復忝四國于蕃之寄，敢貪九命作牧之榮！惟對越於主威，以勤勞於王事。然福分已過，寵辱常驚。天運不停，晝忽夜其相禪；時至則化，精與神而自知。浸迫負薪之憂，但覺投林之便。欲望皇帝陛下特容歸老，或俾祝釐。歲併赤符，儻苟延於視息；心堅丹府，猶願效於糜損。取進止。《履齋遺

稿》卷四。

以兩考乞休致劄子

八月初一日

臣伏以代匱海垣，倏歲成之再考；循環天運，已卦氣之一周。理粗識於盈虛，分當知於止足。仰瞻螻獲，俯瀝蟻忱。伏念臣子爾孤莢，朽然大匏。思寧考延集英之對，龍頭凡擢於十人；自慶元數進士之題，鮐背僅餘於一老。陛下繼有郤之存，錄豐芑之遺。雨露滋生，培植於根荄之日；天地覆載，扶持於條達之時。莫名頂踵之大恩，迄被股肱之重寄。自慚鼎覆，求合遯藏。皇明不棄於蓋帷，青冥復下於斧鉞。光陰易擲，績效蔑聞，而臣徒以弊精神於簿書獄訟蹇淺之間，增痰疾於筋骸齒髮衰遲之際。况值甲庚之數，適臨己午之辰，聚併疊衝，沓刑互尅。粵固形於宇宙，宜致寇於陰陽。覺暮景之難憑，恐長夜之忽至。欲望皇帝陛下憐臣膂力之既竭，察臣悃悞之非欺，錫以安存，許其休謝，或仍賦漢祠之祿，俾退尋堯野之耕。熊禽亦愛身，儻少這西日桑榆之迫；犬馬知戀主，但虔伸南山松柏之祈。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懇祈之至。《履齋遺稿》卷四。

再乞休致劄子

八月十七日

臣近嘗具疏聞奏，乞畀祠官，恭奉詔書不允者。渙放溫詔，猶儼對於威顏；震惕危衷，合祇承於

休命。尚儲丹悃，仰扣皇慈。載念臣夙被鴻恩，未殫蟻報，徒以涉歷更嘗之久，凜乎憂患疾之多。心勦神疲，敢謂勤勞之故？氣衰膽薄，良由遲暮而然。比肅觀湘弼醴泉之詞，具恭睹歛相洞霄之制，莫不嘉其恬退，於是錫以優閒。如臣素懼於盈滿，寧獨不思於止足！况閱官成之再考，靡聞郡最之一書，其視具僚，尤虞不績。伏望皇帝陛下俯加從欲，仍俾祝釐。病頽長鳴，雖難忘於閑廐；驚禽却顧，終願返於山林。臣疊冒宸嚴，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履齋遺稿》卷四。

乞休歸劄子

臣比緣負薪之憂，嘗上乞骸之請，恭承溫詔，未拜俞音。伸再櫝以籲天，望九霄而跼地。竊惟臣子之事上，在明進退之宜；聖主之御臣，務存始終之義。顧臣濩落，久備使令，每當雪霜摧剝之時，獨賴乾坤覆載之力。官高祿厚，毫髮之報蔑聞；福過災生，膏肓之疾浸劇。自量謏陋，積誤束知。不惟委寄之隆，尚策於駑駘；抑且拔擢之峻，徧及於豚犬。一門何飾，舉世莫京。消息盈虛，與時偕行，《易》昭明訓；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聖著格言。敢以衰殘之蹤，猶冒旬宣之寵！況復平生之多難，凜乎晚節之有虧。數蜀范鎮謝事之期，已踰兩載；誦歐陽修告老之疏，何待來年！恭祈日月之明，曲賜膽肝之照。垂憐狗馬，常結戀於蓋帷；特俾脩翹，獲退安於飲啄。雖桑榆之景迫，但葵藿之心傾。臣干冒宸聰，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懇祈之至。取進止。《履齋遺稿》卷四。又見《許國公奏議》卷四。

奏論都城火災乞修省以消變異 紹定四年

臣一介疏賤，假守嘉興，蒙恩召置郎省，於故事當對。方齋心服形，思所以告陛下者。迺九月丙戌之夜，鬱攸挺災，自宗廟百司以至萬姓之廬舍，自典章文告以至公私之貨財，等罹煨燼，蕩爲瓦礫。行人迷往來之路，飛鳥無棲宿之林。死者焦灼，生者暴露。臣不勝悲傷痛悼。竊以爲當言之事孰大於此，敬陳愚慮，仰瀆淵聰。臣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災異之至，斷不虛生。且陛下自甲申履位，越一歲而山陽之變作，又一歲而盱眙之變作，又二歲而蘇秀震凌之變作，又一歲而江西、福建之寇興，台城飄沒之變作，又一歲而穆椿之警與逆全之變作，又一歲而西蜀之兵、三衢之寇與今日回祿之變作，愈變愈異，日迫日危。故太室燬則幾於無宗祧矣，都省燬則幾於無政事矣，御史臺燬則幾於無紀綱矣，秘書省燬則幾於無文章矣，庫務燬則幾於無積貯矣，聚廬燬則幾於無人民矣。此浸微浸削之兆，而非適值偶逢之故也。臣嘗謂水火盜賊干戈之厄，容或可以數言，若乃否而不傾，屯而不喪，有變故而無亂亡，則全在於以德勝。惟我甯考在位三十年，固嘗有火災矣，未聞燔宗廟朝廷也；嘗有水災矣，未聞冒城郭井邑也；嘗有盜賊之患矣，未聞紛擾近輔也；嘗有夷狄之虞矣，未聞陷失連城也；嘗有姦人窺伺矣，未聞一夫竊發於宮掖也；嘗有歸陞反側矣，未聞叛臣飲馬於江滸也。蓋先帝以節儉仁慈，嚴恭寅畏，格於天而天矜之，則天不怒；暴於人而人亮之，則人不怨。是以有災而旋弭，

有變而自消，有艱屯而不至於危亂。今日之事，大非先帝時比矣。淮困於兵，蜀困於兵，江西、福建困於兵，嚴、衢之間，又重困於兵，凡大農、少府之儲，無不盡困於兵。江、浙、湖、湘、京、漢頻困於水，而京城之內又大困於火。軍國空虛，州縣罄竭，加以貪官污吏虎噬狼吞，苞苴者二三，席捲者八九，耕夫無一勺之食，織婦無一縷之絲，生民熬熬，海內汹汹。天下之勢，譬如以漓膠腐紙粘綴破壞之器而置之几案，稍觸之則應手墮地而碎耳。以前日晝夜之火，察輦轂軍民之情，議論無端，證狀甚異。萬一不幸有甚於火者，臣未知所以爲陛下計也。及今改圖，尚可挽回，儻仍掩護，將安所終！臣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惡衣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曰減膳而已；疏擯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曰撤樂而已。闔宦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爲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爲亂亡之宅，而不淫不泆。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心，使三軍萬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相與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昭示意向，以孔明之公道平政理，以楊綰之清德勵風俗，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邪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毋兼容邪說正論以爲皇極。自京師以達四方，凡監司帥守之爲公論指目者，次第罷遣。以培國家一線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凡衰微敗壞之證，可以徐徐經理。董仲舒有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今譴告出矣，怪異見矣，目前之事，亦浸浸於傷敗矣。弭災爲祥，易亂爲治，轉危極而爲安存，是在陛下與二三大臣。」《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倦

倦，惟陛下裁幸。取進止。《許國公奏議》卷一。又見《宋史》卷四一八《吳潛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〇，
《宋元通鑑》卷一〇六，《南宋書》卷五三，《續資治通鑑》卷一六五。

奏論重地要區當豫蓄人才以備患事

臣聞《說命》曰「有備無患」，《中庸》曰「事豫則立」，有國有家者格天大訓也。頃者逆全包藏
禍心，窺伺東甸，廟算沈深，人莫測識。儲制臣於秣陵，而密爲江海之防；置虎臣於京口滁陽，而陰
爲犄角之備。一旦有警，亟合江淮之間。故其得以撫舊規，葉新畫，亟頒帥憲之節；故其得以朝聞
命，夕會兵，布置轉移，神機迅速。并謀同志，臂指順隨，而逆全固已膽落矣。迄翦凶殘，肅清淮
澣。原其機括，實在於斯。此有備無患、事豫則立之明驗也。至若閩江三衢，赤子弄兵，關外四州，
裔夷侵軼，計其收效之遲速，每恨儲才之有無。招捕更使則閩寇定，節閩易人則贛寇定。起家食之
彥，固足以紓蜀道之難也，然失之遲則搶攘而未定；起草甿之臣，固足以慰衢人之心也，然鄰於窘則
撫納而僅定。此可以驗無備則患生，不豫則事廢者。厥今內寇粗消，而鴻雁未集，岳牧之臣，若之何
而弗遴也！淮服初平，而杖杜勸歸，捍禦之臣，若之何而反闕也！臣竊以爲疏矣。臣願陛下察天下之
勢，猶人之居室，不可有一隙漏；察天下之人才，猶造室而擇木，不可以一旦求。如京師，如吳越，
如江淮，如湘廣，如京蜀，凡重地要區，與二三大臣是究是圖，必惟其人，且蓄之貳，庶幾臨事無倉

卒乏才之嘆，亦無緩慢不及事之憂。取進止。

〔貼黃〕臣聞之道路，殘金遣使，欲以淮陰、盱眙兩城，求成於我。使其果出於誠，繼好息兵，豈非目前幸事？但臣私憂過計，竊以本朝交金之初，正以幽燕故地，彼以和悞我，我以和自悞，非一日矣。今其衰微喪敗之餘，決無曩時氣勢。然蜂蠆有毒，困獸猶鬪，積其累年絕幣之怨，甯無求快於我之心？萬一姑以和款我，閒費我日力，消沮我士心，寬弛我備禦，而彼得以從容暇豫，醞釀姦謀，乘間窺伺，噬臍何及！又況逆全黨類，尚存餘息，豈容以不可必之和議，而廢吾所當嚴之實備乎！臣愚欲望聖斷戒諭邊臣，精選間諜，察其情偽，修飭守備，防其衝突，和之與否，亟求定論，毋爲遷延兩可，以誤大計。此亦有備無患、事豫則立之誼也，並乞留神省察。

《許國公奏議》卷一。

奏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爲致治之本

臣聞天下有大順，貫通於天人，而綱維於君臣上下。自昔帝王，或肇造區宇，或削平禍亂，或垂世立統，或繼志述事，大抵順之則興，逆之則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成，逆之則敗，斷斷乎不可易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易》曰「豫順以動，順以動豫，故天地如之」；《禮》曰「明於順，則能守危」，《傳》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皆是物也。比者叛賊獷狁，疆場紛擾，瞰江

窺海，聞見驚疑。王怒奮張，廟算堅決，更革內地之牧守，責任邊方之闡帥，矢之天而天默契，質之人而人允協，遂殲元惡，旋復堅城，順之爲效，捷於影響。以此一事而推之於萬事，無往而非順，則無往而非吉。厥今外虞粗弭，人情頗舒，近輔小豐，穀直漸減，比故冬邊遽之日與今夏潦降之時，頓寬厥憂，甯不可賀？然警告於天，則星文錯異，百川漲騰；變見於人，則江淮民流，畿甸寇作。東楚雖歸而兩城猶未下，羌韃雖退而西陲猶未安。忠智懷疑而不肯赴國家之急，儉壬伺間而反欲幸朝廷之菑。察證觀形，尋源溯本，無乃設施布置，猶有未順於天者乎？猶有未順於人者乎？猶有悖理而傷道，干和而召盭者乎？蓋人主端拱於宮闕，必孝於親，必誠於身，必力戒耽樂，必喜聞忠直，必念閭閻之疾苦，必知稼穡之艱難，必疏便僻側媚，必近正士端人，而後謂之順。一三執政，弼諧於廊廟，必開誠心，必布公道，必與天下均其好惡，必與百姓同其視聽，必進循良忠實之士，必斥險詖暴刻之徒，必崇氣節，必尚廉隅，而後謂之順。內而羣有司百執事，必以公滅私，必以理制欲，必務節儉，必戒奔競，必勤勞振職，必蹇諤盡言，必懲吏強官弱之風，必革棄法用例之習，而後謂之順。外而監司郡守，必拳拳奉國，必孜孜愛民，必視公事如家事，必惜官物如己物，必絕囊橐，必止苞苴，必抑豪奪而矜鰥寡，必先教化而後刑罰，而後謂之順。夫自天子而達之内外大小之臣，皆周旋於大順之中，協氣薰蒸，至於磅礴。其應於天，則爲景星，爲甘露，爲大稔，爲屢豐；其應於人，則爲孝弟，爲忠義，爲尊君，爲親上，亦曰順而已矣。一或反此，以吾之不順，格彼之不順，就目前之隱憂顯患，長此將安終窮！臣願陛下念祖宗之洪基大業，積累孔艱，察今日之天意人心，維持匪易，恐懼修

省，身以順率之，二三大臣而下，咸以順輔之，謂不基平治、致中興，延洪億萬年無疆之休，臣不信也。惟陛下裁幸。《許國公奏議》卷一。

奏以贖剩事例并諸司問遺例冊錢代納江東一路折帛事

端平元年

照對臣一介疏晚，起自書生，本不閑錢穀之事，誤蒙選擇，俾司餉寄。深惟臣子之誼，不當以劇易爲避就，黽勉祇役，亦既逾年。雖曰以賦爲職，然未嘗不爲根本之慮。粵自交印，即將諸州軍見欠綱米一十七萬有奇、錢一十八萬有奇，并見行監繫押綱官吏船戶與夫被攤之人，不下數十百戶，並行蠲除釋放。其諸州軍合起綱解錢物，仍與立爲中制，不敢律以租額。竭盡疲駑，除應辦過一年零四箇月，經常調度及昨來韃寇殘金侵突淮西邊面非泛支遣外，有所交頭錢米，椿管見存，不曾侵動。但臣恪守先訓，內則潔己，外則戢吏，偶有贖剩到錢七十八萬貫文，又自到任以來，應干事例并諸司問去遺例冊椿到錢七萬貫文，兩項通計八十五萬貫文。臣既不敢以事苞苴囊橐，又不欲以羨餘上污朝廷。竊見江東一路九州四十三縣，頻年水旱，加以官吏刻剝，民不聊生，田里細民，尤爲憔悴。臣嘗取到各州縣第四、第五等下戶每年所納夏稅折帛之數，計該八十四萬八百三十貫九百五十四文。臣欲將上項錢代納端平元年兩等人戶夏稅折帛錢一次，庶幾閭閻畎畝之民稍甦目睫，或可以上稱明時培植根本、愛養元元之意。其於本所當年分合入錢數，即無移易虧欠。須至奏聞者。

〔貼黃〕臣區區所陳，如蒙聖慈俯垂開納，欲望睿旨降付三省，速賜施行。緣州縣間夏稅多於二三月間便行催理，欲得百姓及早通知。臣又恐州縣仍襲舊態，黃放白催，欲乞睿斷，專委提舉司覺察，庶得實惠及民，不至文具。并乞睿照。

〔貼黃〕臣頃備數史官，伏讀官史，竊見淳熙十六年，有旨截留四川提刑司合解湖廣總領所經總制錢，對減四川鹽課重額。時大府少卿楊輔總領四川財賦，委官考覈，實各減放錢九十萬貫。除截留經制總錢六十萬貫外，總所申奏，乞行抱減三十萬，共湊九十萬貫，以甦蜀民，至今歲爲定例。臣雖駑下，不敢企望前修，然幸遇聖主當陽，有光淳熙之治，是用援引，期少布宣上澤。所有江東一路九州四十三縣，第三第四等合納折帛錢細數，恐勤睿覽，不敢縷陳，已開具備申尚書省，并乞睿照。

〔貼黃〕臣再照得前政總領商碩，在任兩年零四箇月，嘗攢剩到錢五十萬貫文，申獻朝廷，撥付本所支遣。區區之愚，竊以爲朝廷正不計此瑣瑣，故不若散之百姓，爲朝廷少培根本之爲美。兼臣到任之初，已嘗將朝廷未科還米十六萬石申獻朝廷，不願科降，又將前政總領楊紹雲牒到文割錢內三百六十餘萬貫撥還朝廷窠名，不敢指占。體國愛民之誼，兩不敢不勉。并乞睿照。《許國公

奏論今日進取有甚難者三事

臣以報發御前軍馬文字爲職，唯是平日小小疆場之故，不足以仰塵聖聽。至於事關國論、呼吸安危者，萬一邊闕之吏緩於上聞，利害非輕。所有光州申到本州幹當使臣劉興等，四月初五日申時供申體探事宜六件，須至奏聞者云云。臣所據光州探報，備錄在前，伏乞睿覽。昨臣進奏院報京湖制司申目，今韃人已去，河南境內即無一人一騎。今來光州報，韃人諸項頭目，各還諸州，分屯養種，事勢叵測。竊聞議者謂鞞人已歸，中原空虛，闕亡必克，既克之後，畫河爲守。此雖未得近報以前所見，然今日進取，實有甚難者三。出師守城，必先有糧。陸運則人負七斗，歲百萬石，當用幾夫？又有沿途衛送之兵；水運則汴渠廢已百年，沂流淺澀，又有沿岸抄襲之患。一難也。自潼關至清河三千餘里，須用十五萬兵，又須百戰堅忍如金人，乃可持久歲月。今南兵及忠義等人，決不能守。二難也。兩淮自平李全之後，京襄自攻蔡州之後，不可再擾，民必爲盜。三難也。以此三難，就使鞞兵盡去，猶不可爲，況乍去復來，有自占爲巢穴之計乎？雖云淮西招到陳、潁、亳三州，彼受錢物而去，鞞兵至城下，我不能救，則又從鞞可知。自淮以北，無非敵境，我師進退不能，萬一驚潰，又墮隆興、符離覆轍，狼狽退守，無糧無兵，未取淮北之土疆，已失淮南之守備，雖悔何及！兼聞湖北沅州羣蠻大亂，江西建昌殘寇愈張，內地外地，若皆蠢動，朝廷旰食，帑藏虛殫。陛下更始求治，本欲嘉靖我

邦，以及閒暇，明其政刑。今邊吏乃一切不恤，自爲紛紛，以激目前之變，此臣所爲憂懼而流涕也。國家永樂之役，神宗皇帝臨朝宣諭，有「無一人能爲朕言之」之歎。臣世受國恩，有君如此，其忍仰負！是以冒死言之，惟陛下深思宗社大計，幸甚。干冒宸嚴，臣不勝愛君憂國、戰栗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指揮。《許國公奏議》卷一。

全宋文卷七七六六

吳 潛 二

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

〔貼黃〕 奏爲臣應詔上封事，言朝政得失、中外利病奏聞事，伏候敕旨。

〔貼黃〕 臣所陳九事，踰一萬言，繁蕪唐突。蓋以情發於中，理散於事，必使盡而後止。臣聞孝宗皇帝之時，羣臣封事有可行者，率以片紙節錄，出示三省。間有御劄聖諭，乃是翦下白劄條子，粘于宸翰之前。如臣今所陳可采，乞依故事降出，取旨施行。

臣伏觀正月一日御劄，令內外大小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須至奏陳者。臣恭惟皇帝陛下親政以來，訓吏如師，愛民如子，薄海內外，咸仰至恩。而臣屬將指攝事，職在奉承德意志慮，不度綿薄，蠲租免算，一再奏聞。然此特使事所及爾，若乃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心竊計之而不得言，口能言之而不得達。忽奉明詔，大開不諱，百辟庶士，悉使盡言，是人有所欲而天

從之，子有所懷而父母啓之也。有君如此，感激流涕，謹條爲九事，以備采擇。一曰顧天命以新立國之意。昔我藝祖皇帝躬擐甲冑，討平僭僞，以造區夏，而不私其子，上帝鑑之。迨丁未而孝宗誕於秀，踰三紀而爲乾道，迨甲子而陛下誕于越，垂三紀而爲端平，此豈偶然也哉！臣請得而極言之。今日有可畏之機三，又有可喜之機一。天難諶，命靡常，自堯舜氏以訖五季，上下三千餘年，惟三代漢唐，號爲長久，而周室獨得八百餘年。然自宣王中興之後，旋以不振，竟擁虛器而至于赧。大率歷代中葉以後，如人中年，營衛有限，少失調攝，疾病便生。前代東南運歷正統，不出百年，其間偏霸，又所不論。蓋土薄水淺，氣脉易耗，用之不已，勢固難支。自古南北立國，雖曰殊方，而天地之氣，本相流通，元無間斷，故北方有危亡，則南方亦鮮克安枕。

〔貼黃〕臣謹按孫氏肇開江左，至于宋、齊、梁、陳、南唐，皆以偏霸自立，或五六十，或三四十。唯琅邪王以晉正統，百有餘年。元魏之後，無再興者。陳留奪而孫皓降，苻堅滅而桓玄起，姚泓死而劉裕興，拓跋分而侯景來，宇文廢而叔寶入。我國家受命垂三百年，六飛渡江，又踰百載。今乃適當金斃鞮強，中原鼎沸，封豕長蛇，近在疆場，臣所謂可畏之機有三者此也。柄臣淪亡，權歸上聖，以四十年祿去公室，而一旦威福惟辟；以萬幾庶務壅底膠轕之極，而一旦伸縮進退，惟吾所欲；以薄海內外鬱抑憤懣之久，而一旦軒豁舒快，如覩青天。臣所謂可喜之機有一者此也。可畏者方亟，而可喜者忽新，豈非天祐我宋，將使陛下以藝祖之神孫，紹復藝祖之大業，窮而變，變而通，通而至于無窮不息哉！臣願陛下上稽天命，內立聖心，常自憂勤，力爲恭儉，

必如堯舜成湯文王之用心，不自滿假，惡旨好善，慄慄危懼，不邇不殖，不盤於遊，不遑暇食，精誠上通而天鑑之，實行下孚而人信之。然後卓然以藝祖撥亂爲法，運其神武，深其謀謨，惜其時日，務其功實，期於再造乾坤，重立人極，非但隨宜補綴，因隙扶持，展轉多謀，不出舊轍而已。庶幾延洪景命，扶植丕基，已壞者可全，將仆者可消，欲去者可挽。此則立國之意，惟陛下留神焉。

二曰植國本以廣傳嗣之慶。木無根則不蕃，水無源則不遠。帝王之慶，莫過於子孫之繁衍。然必有以爲之根源，使人心繫於下，而天休應於上。國朝故事，甲觀未期則遴養近族，前星已叶則歸奉宗藩。蓋導迎景貺，鎮壓羣疑，事體得宜，意慮及遠。此實累聖已行之成憲，非若漢唐叔末諱護牽制之爲也。陛下光臨大寶，十年於茲，聖德日新，簡在上帝，誥誥振振，當自今始。臣深願留聖慮，特采舊章，博立小宗，必有岐嶷，少遲綠車之出，以候朱邸之還，百世本支，萬年基緒，實係於此。

〔貼黃〕臣謹按真宗皇帝即位六年，適有周王之戚，即取宗室子養于宮中。及仁宗皇帝能就外傳，則宗室子亦歸邸矣，濮安懿王是也。明道元年，章獻太后猶未撤簾，仁宗皇帝聖壽甫二十三，而安懿生子，又數年乃養于宮中，故英宗以嘉祐末入爲皇子，年二十餘。當其未爲皇子之時，實在宣仁坊宅。蓋必其後後宮多就館者，而王子乃還濮邸，用前例也。紹興五年，高宗皇帝謂宰相曰：「朕年已二十九，尚未有子。」且謂國朝自有仁宗故事。蓋謂有養于宮中之事，非遽指末年事也。於是上在位且十年矣。

三曰篤人倫以爲三綱五常之宗主。堯舜之道，光於萬世，其要匪他，孝弟而已。三綱五常，繫於人主之一身，孝弟積而三綱五常立，三綱五常立而天下定矣。陛下事先后以孝，待諸父昆弟以友悌。三年之喪，必哀必敬，羣臣庶民，莫不感動。而親政未幾，近屬之疏恩，王邸之紹爵，尤於親睦之義，豐豐焉。然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以陛下躬行孝弟，不得有如宋王成器者而終始之，亦既遭人倫之變矣。顧其行不至如淮南厲王之甚，不幸註誤於倉猝之間，其可終負尺布斗粟之譏乎！伏惟聖人惻怛，遠體夙昔鵠原相與之至心，及此親政之始，比死者一洗之，復爵賜謚，略如秦邸故事，以扶人倫，以建皇極，宗社幸甚。

〔貼黃〕臣謹按宋文帝以徐羨之、傅亮等擅誅廬陵王義真，首正其罪，非忘功也，蓋爲此事關萬世議論爾。陛下高明之學，過於元嘉遠甚，伏惟少留聖心，早賜處分。

〔貼黃〕臣竊惟陛下以藝祖之神孫，享藝祖之天下，而又天縱之聖，格於上下，天日之表，冠於羣倫，薄海內外，傾心畏愛，本無異詞。巴陵之陷於註誤，惟當掩匿覆護，以全陛下之至仁。而一時姦邪之臣，如盛章、王璵之在給舍，李知孝、莫澤、梁成大之在臺諫，創爲危言，以恐動陛下，必欲明正典刑，顯加罪罰，謂非是不足以厭天下之心，安陛下之位。蓋小人志在官職，惟知藉此邀功，以固寵祿，而不知陷陛下於日月之蝕，爲臣不忠，其罪莫大。數年以來，火盜並興，水旱交作，夷狄內訌，未必上帝之意、祖宗之靈不以此介介也。方故相當國時，天下固以此事望陛下，而知陛下之志未能以直遂，故不敢有尤陛下之心。今陛下親政四閱月矣，國家之務，大略

具舉，而獨此一事，未見施行。臣恐天下將以前日之所以尤故相者而尤陛下，則陛下何以誘其責乎！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臣以爲慰天人之心，延國家之祚，消夷狄盜賊諸變，其機端在於此。惟陛下曲留聖心，宗社幸甚。

四曰正學術以還本朝斯文之氣脉。成周以禮樂治天下，而禮樂出於王道，王道壞則禮樂亡。國朝以文章治天下，而文章出於學術，學術壞則文章息。故小人欲竊大權，必忌善類，欲空善類，必惡文章，欲滅文章，必及學術，斯壞矣。自蔡京以弟卞力攻元祐爲邪說，而崇甯之黨成，其效至於神州爲百餘年腥羶之區；韓侂胄以高文虎力排程氏爲僞學，而慶元之焰成，其效至於長淮爲四十年兵盜之窟。甯考更化，收拾儒學之士，柴中行、楊方、先臣柔勝、廖德明、黃榦、□□□□□□□□□□□□□□□□□□□□參錯怙權，陰防正士，借其似是而非可得而制者，尊禮而表異之，以此欺世。而儉薄之徒，口傳家剽，因以媒利而干時。由是雖名曰崇尚學術，而學術實壞，反不若京、卞、侂胄之世，尚有此一種善類，伏於人間，傳其徒而不變也。是以三十年間，朝廷之上，表章儒先，易名錄後，光寵倍於前世，而人心無所感動，名教無所扶持，則以本無學術故也。陛下心造聖處，既知信受朱熹之學，當推其學出於程頤，而頤之風旨言論，唯《易》《春秋》傳爲成書。願倣陸贄《奏議》、司馬光《通鑑》例，取此二書，列于講讀，使伏羲、文王、孔子開物成務，撥亂反正之道，得以少裨經綸天下之大經。而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然後庠序之士，真知此學一反之正，不出於彼之所以爲欺者。學術既歸于一，則文章必趨於古，而中朝之人物可繼，列聖之治化可興矣。此實新政要務，非老生常談

也。

〔貼黃〕臣謹按程頤之學，自南渡後，門弟子之僅存者三人。其一侯師聖，師聖傳之胡安國父子，安國之子宏傳之張栻，此湖湘一支也。其一尹彥明，彥明傳之祁寬，寬之後無傳焉。其一楊時，時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侗，李侗傳之朱熹，此閩中一支也。其後至於孝宗朝，呂祖謙乃得陸九淵於省試。九淵既仕，自名其學，抗衡朱熹，號爲象山，傳之楊簡，號爲慈湖，而行其學於四明矣。臣雖晚出，幼聞先臣之訓，言不敢妄。伏乞睿照。

〔貼黃〕臣復有愚管。祖宗開設學校，所用教官，多鄉黨經行之士，不拘資格，孫復、胡瑗、徐積是也。近世教官爲差遣，凡以上舍及前名或試中在選者猶有說，爲其習時文耳。若久爲俗吏，乃以規求薦剡，冒授此闕，而吏部以其資歷，亦例與之。其人早去文墨，且但爲身事計，既無以作成士類，反壞學校，招詞訴，甚者爲姦利。欲望聖慈特下吏部，除合得教官差遣人外，其餘並須試中，不得汎濫注授。其每歲試教官，却與優數取放，庶幾庠序得人，師道可立。

五曰廣蓄人才，以待乏絕。積才如積穀，陳未盡而納其新；種才如種木，本未萎而培其蘖。三十年間，柄臣嫉惡善類，遇有善苗，即加鋤治。是以風俗陵夷，氣節不立，人才大壞，每有緩急，徬徨四顧，莫適器使。此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矣。故栽培日廣者善爲圃，耕販交致者善爲生，新故兼收，遠邇畢取者善爲國。此一說也。又有一說，栽培必有候，耕販必有方，新故遠邇必有唱。賢人君子，唱之所在，人以爲方，時以爲候者也。陛下躬攬權綱，收召人物，意向所之，誰敢不應？然而遲

而未至，至而未言者有矣，其故何哉？閩一賢而置之福，蜀一賢而置之廬，潤一賢而置之家食，三賢善人之唱而孤外闊遠如此，則其方猶不達，其候且不應矣，夫孰能信之？惟陛下深思獨斷，無失人望，幸甚。

〔貼黃〕臣謹按祖宗朝，常先用以言去國之人風示天下。章獻上仙，仁宗擢范仲淹爲臺諫，蔡確罷政，宣仁用司馬光爲宰相是也。況真德秀、魏了翁，皆以言事及送胡夢昱，與洪咨夔皆去，陛下既召咨夔爲察官，而二人乃置遠方，是使人猶得以前憾議聖德也。胡夢昱之節，宜有贈典，併乞施行。古者立賢無方，諸葛亮出京襄，周瑜出於淮西，張九齡出於曲江，姜國輔出於日南。國朝以文取士，雖東南爲盛，而呂夷簡、韓琦、劉摯、馮京諸臣，往往河北、荆襄及淮人也。陛下網羅英雋，一時文章議論、忠亮鯁直之士，亦既並集于朝矣，區區之愚，更願至公四達，搜取實才。才之所在，不拘荆淮湖廣，不止閩浙江左，拔十得五，拔五得一，必有傑然而出，堪荷委寄。其未仕者，尤當推本此意，凡以二廣、荆襄、兩淮進士省試，當如祖宗分路法，使一方各有所推之士。每舉在選，就令注授鄰近初官。既使咸慕文儒之風，亦可漸革攝官之弊。惟陛下亟圖之。

〔貼黃〕臣謹按英宗朝，知封州柳材奏，乞南省將攷校諸道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下兩制詳定，而司馬光奏言比較兩項，每舉多少得失之數顯然不同。蓋以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其次明察惠和，其次方略果敢，小者刑獄錢穀，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

事。遠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者，益于公家爲多。乞依柳材所請，將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爲號，逐號之中，隨其短長，十人取一。不滿十人，六人以上亦取一人。又孝宗朝，廣西率臣張栻援引此說，欲將二廣到省士人，立號考校，登科人未改秩以前，只注本路闕，俟數年後盡罷攝官，以其員歸部之說，後施于陝西五路。栻之奏以他路士人不到而止。臣謂二廣之士，今多能文，而荆淮承平百年，士風不減內地，二臣之議施于今日，尤爲允愜。伏覩御劄取會解額，欲望併以臣此請，下禮部詳酌施行，自來年始。遠方幸甚。

〔貼黃〕臣又聞四蜀省類，每舉率留一名，以待關外之士，此孝宗皇帝所以惠遠方也。關外四州耳，況兩淮荆襄數千里，自古人物美俊林所，合參酌前議施行。臣又竊觀御劄，特許文武朝臣，各薦監司守令將帥一二人，兼收並蓄之意，大如天地，公如四時。顧竊有愚管焉。夫舉仕路而遺里居，采縉紳而失巖穴，其于明揚之道尚狹。蓋三十年來，員多闕少，且非炙手不可仕。故其甘心退處，不從調、不求辟者，多在田里之間。若夫未仕之人，抱其古學，躋于時文，與漁樵伍，終身不遇者，又非一士。謂宜特降睿旨，許令所在州軍從公採訪土著官士三兩人，並須本人文行術業委係彰聞，及所著書有補世教，不得汎濫將尋常寄居官員、場屋舉人容私應選。守貳結罪保明申奏，以待審察，旌擢施行。

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紓。東南自偏霸割據，賦斂無藝，祖宗隨宜罷減，田里少蘇。自蔡京取發運之財，朱勔緣花石之奉，南方監司，率用豺虎。重以陳亨伯、翁彥國，乃于民窮盜起之後，更爲刮

毛刺骨之策。紹興講和，兵事少解，又以秦檜粉飾太平，費等宣、靖，無由蠲減。開禧、嘉定，相繼用兵，州郡所蓄，掃地殆盡。柄臣喜用才吏白撰取盈，于是率以劫盜之威，行一切之政，奪民之食，剥民之衣，少應公家，多備苞苴，兼充私橐，又三紀于此矣。蓋東南民力，幾三百年，腴削日深，生息無幾，直至近歲殫窮見底，可爲痛哭。幸于天啓聖明，黜遠貪殘，謹節賦斂，詔旨每下，民欣然若更生。然而治病不對證，則久莫能痊；去草不除根，則後將復熾。今內地之民，窮於秋苗之倍取；邊方之民，窮於和糴之多收。此而不救，墻壁有文，雖勤無補。臣聞五代亂世，苗米每石額外多取三斗，史猶譏之。今自江以南、二浙、江東西、湖南、福建諸郡，一石之苗有量至二石五六者，有至二石三四者，少亦不下二石一二；折納之價有一石至二十千者，是曾五代不若也。臣請各路專委清正監司一員，親歷諸郡，面與守貳計算一年苗米若干，上供若干，官吏兵支請若干，與之勘酌去處，量出爲入，立中定制，特從朝廷重新給降文思斗斛，仍令百姓自行概量，不許顆粒過取。如此，則納官之外，稍有贏餘，富者可及鄉井，貧者可贍妻孥，持以數年，必有寬紓豐泰之象矣。

〔貼黃〕如從臣所請，乞從文思院製造五斗斛若干，斗若干，給付所委監司，令依樣騰造，雕鏤印記，以「某年月日某官姓名、恭奉聖旨給降文思樣製造、發下某州、受納秋苗使用」爲文。其斗專以侍入加七加六之零數，若合加八，則兩斛之外，以此量八斗，加七而下如之。若江北兩淮京湖諸郡，又有甚者。蓋秋苗者，內外之大莊課也；和糴者，邊郡之大莊課也。惟其各有深利，如根株不可移，如膠漆不可脫。雖有賢吏，心知其非而不能正，自潔其身而止，於民病何暇議！

朝廷之斛，不過文思所降而已，兩淮乃有所謂市斛，或一斛而當文思之二，或一斛而當文思之二。州縣散錢不過一斛之價，其量於民則以市斛，其交於朝廷若上司則以文思。由此朝廷若上司雖降一百萬緡，州縣但以五十萬緡，已得一百萬緡之米，所餘皆歸之官吏。

〔貼黃〕臣奉使總餉，目擊此事。蓋有淮鄉人家出產之田僅二百四十畝，而縣司明出給由子，科以和糴百四十四石者。納一石既當二石，而石數之外，又有呈樣罰籌堆尖脚剩名目，若公吏而下誅求，更不預焉。是以二百四十畝之田，而欲三四百石米輸官也，然則人家無顆粒入口腹矣。臣雖嚴加禁戒，未易止絕。臣嘗謂和買爲內地無窮之苦，和糴爲邊方無窮之苦。然和買尚同一稅，且內地樂土猶可。若京淮百姓，日與強敵爲鄰，而比年困於兵革征役，居處服食，幾同狗鼠，僅有米穀，出自力耕。今又奪之，此豈高宗皇帝所以惠恤邊民之本意！由是言之，士大夫之罪不可磨矣。欲望聖慈仁不忘遠，特發睿旨，亦與新給文思正斛，於兩淮京湖諸郡，明加斛面五升，以爲雀鼠耗折之費，許令入中，百姓照所給斛，自行槩量。備劄各州，曉示禁約，嚴立罪罰，有敢違戾，以違制論。仍許越訴，官員竄殛，公吏決配。庶幾官員稍知畏憚，不失和糴美意，而邊民自此且樂與官爲市，雖與糴千萬，亦可立辦。實粟塞下，其策莫長於此。

〔貼黃〕如從臣所請，乞造斛二百隻，雕鏤印記，以一行在文思院准聖旨給降，專充兩淮京湖州軍和糴使用」爲文。其斛面五升，亦從文思特造五升量，同斛發下，雕鏤印記如之。然此特州縣所以寬民也，陛下代天子民，專以養民爲職，可徒止于革弊，而無以施惠乎？後世田不井授，既

失其養民之方，而困於養兵，惟重有取民之具。故王政不能行，猶可行惠，欲行惠，莫如節用。漢文帝躬行節儉，國用既富，則間賜田租，久則盡除田租。祖宗之世，議者欲大爲省節，久乃計其贏餘，擬當經費，時以與民。臣愚欲望陛下充廣此心，服行此事，以祖宗追思甲馬營艱難之時自訓，以祖宗擊碎定瓷，不視首飾訓嬪御，以祖宗七夕賜公主不過數千訓貴戚，以常袞之辭常封訓宰執，以司馬光之不受遺餘訓侍從，以晉宋軍興故事王以下皆減俸訓百官族姓。申命宰臣，大約一歲財計出入之數，始自宮掖，以至於外庭，一切用度，稍從貶損。且以減四分之一爲率，歲所剩餘當不減至百萬，則舉以代納一路之賦，歲代一路，則積十歲可代諸路。

〔貼黃〕當今東南號爲腹心根本，所當固結者，不過兩浙、福建、江湖數路。而兩浙爲畿內，福建、江東爲近畿，猝有匱乏，可取於民，苟有緩急，可倚以濟事。臣謂節約既久，特旨蠲貸，又始自兩浙，達于諸路。代納有二，代商稅而盡免之，則市井行旅之民悅；代四等五等下戶二稅及役錢而盡免之，則田里力耕之民悅。使陛下之至心實德，從此霈發，實及細民，民力必寬，民怨必減，盜賊必不作，雖作必不相挺。國有緩急，必能效死而不去，上有匱乏，必能樂輸而不恨。夫革弊以醫民生之久傷，施惠以維民心之久散，祈天永命，其本在此。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貼黃〕臣嘗契勘江東一路，下四等五等人戶夏稅，折帛爲錢，不滿八千餘萬貫，爲絹不滿二十餘萬疋，其他諸路，可準而知。若以陛下刻志爲民，歲月辦此，正自不難。此在陛下以五帝三王

爲師，以大本大原爲意，以萬年億世爲圖，則微臣之言，或上當聖心。不然，則指以不識時宜，臣無所措其說矣。

七曰邊事當鑑前轍，以圖新功。養全，前轍也；通鞞，新功也。臣觀故相謹守家法，不啓兵端，特以委任非人，措置不善，深居獨運，繆誤相仍，狼狽披猖，至今爲梗，蓋有六失：一、不知人而好持久。劉倬在盱眙，曾式中在淮右，鄭損在蜀，陳咳在京湖，或十餘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非敗非沒及以故去不易。二、不知兵而好分屯。屯江者盡以屯淮，而江上更募市人，以爲防江之兵；屯鄂江陵者盡以屯漢上，而腹心之地，但加以副使之虛名。又不能擇要地而聚大兵，不過千人，或三百，或五百，蜂屯蟻列，皆不成軍，欲使沿淮沿漢千里之地尺寸而守，得乎？臣聞紹興間，金人復取陝西，蜀帥胡世將謀於張燾，燾謂川口散漫不可守，不如斂兵保固關隘，從之，而全蜀無虞。三、不信制闌而好牽制。兩淮金陵，斷而爲三，鄂與荆襄，裂而爲二。金陵常爲文具，而兩淮各不相通。襄陽既處極邊，不能以力庇鄂荆；鄂州自守江，徒欲以名兼蘄黃。

〔貼黃〕臣謹按紹興、隆興之間，率以重臣開督府宣司於金陵、姑蘇，其他兩淮、荆襄，但以民事付守帥，兵事付軍率，大闌居中，四面稟受，得體知要，氣勢雄渾。比者江淮合一，以建大司，于時逆全在太，聞而色變，未幾授首。蓋以其權重勢尊，指撝輕利，無掣肘不一之患。

四、諱敗不治而軍法弛。泗州之役，死者數萬，不治也；許國之變，諸軍不救，不治也；夏全、張惠之反，京口大軍，不戰而去，不治也。五、補闕不練而戎伍衰。自嘉定以來，蜀軍四敗，京口之軍，

三敗金陵，江池之軍，覆於蘄黃，僨於江右，無慮數十敗，乃急補闕以彌縫之。其存者皆在軍久而食錢多，則可利其所有，於是乎斬汰；其募者皆流離乞丐之子，弱而易制，可以掊刻而無變，於是乎濫刺。由是連營皆老弱，雖欲練而無由。六、核實不精而邊政壞。朝廷以意向示人，不喜其實而喜其名，不課其事而課其言。州縣並爲城池，而壕塹不治，樓櫓不修；關隘每置寨柵，而支徑可通，旁蹊可入。募府上功而冒濫大半，將帥奏捷而敗亡實多。沿江皆損腐之舟，列淮盡空虛之廩。器械鈍闕，士馬單微，徒有畫圖之整與夫申牘之圓備，畀以信賞，盡成具文。

〔貼黃〕臣觀襄陽、維揚所築城壁，皆孝宗命郭杲任其事，至今堅固無虞。臣聞之滁人，本州築城奏功，得旨命揚倅立壽邁驗視。時守臣急於集事，用糯米糊疊磚砌城，驗視之際，以手揭起，守窘力禱，竟爲保明。當時核實之政類此。以此六失，養成逆全，餘風遺毒，至今未瘥，可不痛懲而力革之乎！今廟謨一變，遣二蓋臣分制淮土，聯鄂護昇，首尾相維，足可應猝。儻於此時更留聖慮，大爲自治之計，如前六失，洗刷滌蕩，俾無因循苟且之患，則邊聲日振，邊備日充，而紹興、隆興江淮大將數十萬之兵，氣勢赫然復還。以此通鞞，雖有狼子野心，將凜凜入其中而不敢肆矣。然而通鞞易，察鞞難，要當疑其可疑而爲防，幸其可幸而爲待。其鞞能吞十分有九之金，而不能得取蕞爾一隅之蔡，至求我以共濟，此可疑者一。鞞如熊狼，殊非人類。今乃漸殺其前此之暴鷲，師屯至蔡，粗有紀律，此可疑者二。鞞縱無仇於我，然中原投拜戶以及諸國種類，鞞之所不能強，此可疑者三。中原投拜戶以及諸國種類，亦縱無仇於我，然賊婦楊氏以至國用

安、夏全、鄭衍德之徒，韃之所不能保，此可疑者四。又使其皆不致怨於我，而河南邱墟，民失耕稼，人無所食，饑餓之民所在萬計，韃之所不能收拾，此可疑者五。況夷狄之性，貪而無厭，猶犬噬骨，不盡不止，猶犬噬人，不擊不退。女真之初，未嘗無併吞江南之心，一敗于韓世忠，再敗於劉錡，三敗于吳玠、吳玠，而後和議成。今韃自辛卯之冬，驀我西邊，入吾蜀口，而我不能遏，遂由金洋蹈京襄以趨汴，如行無人之境，有輕我心。又自壬辰之冬，偏師由信陽直擣德安，犯黃岡，縱兵大掠，驅人民牛馬，道浮光，渡淮以北，我不能禦，有輕我心。又自襄閩失謀，合兵攻蔡，鞞之酋長，往來無禁，吾將帥之能否，士馬之多少，地里之險易，糧儲之有無，與夫邊備之空虛，邊民之愁嘆，彼無不熟知之，當益有輕我心。挾五疑，負三輕，無一勝，而欲以玉帛與之講信修睦，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矣。然而有可幸者存焉。知攻者必知守，而鞞不知；知取者必知收，而鞞不知。向也金類元魏，以夷狄而爲中國；今也鞞類赤眉，以夷狄而爲盜賊。其兵力若銳於金之全盛，其人才實不迨於金之初興。是以三十年間，橫行中原，惟務殺戮，惟事剽掠，而不能有其人民土地。然彼固帝王之驅除耳。韃破滅諸國，往往殺其父兄而養其子弟，名之曰投拜戶。人誰無父兄之心，特以畏其強暴，姑俛首而聽命。今投拜戶日繁，多於韃之種類，而韃漸不能制，或有隙可乘，起以斃韃者，未必非投拜戶也。鞞自殄金蹙夏，吞併諸小國，金帛子女，充滿盈溢，亦頗有安享富貴之心，而漸忘其前日勇往殺伐之習。乘中原之怨，賈吾國之勇，其剛易折，其強易弱，其勝易敗。苻堅不得志於晉，魏太武不得志於宋，何況韃哉！

金之方盛，已有蒙古爲北荒之敵國，兀朮至謂他日必爲國患。又安知今日之韃，不如所傳聞狗國、大人國諸強，垂涎朵頤而乘其後也！可疑者不可輕，而可幸者不可喜。惟當急脩吾武備，急儲吾軍實，急搜吾人才，急收吾民心，閉之玉關，處以門外，待之以虛文謾語，而聽其恍惚，而常示之以重備強形，以壓其驕驚無禮。謹節而應，舒徐而俟，不使隙開，亦不輕發，以觀其勢之所趨何如而圖之耳。彼如求幣，吾應之曰：「幣非所靳，禮必先定。昔也金人與我爲仇，彼有所挾持，我有所牽制，暫焉勉強，竟以不終。今吾與汝，本無讎釁，以義相求，宜從變通，庶保長久。南土溼熱，北土寒涼，皆非二國信使所宜。我欲交幣於河北，彼可奉禮於漢上。歲不過二，正旦、生辰，一切汎使，彼此勿遣。」

〔貼黃〕臣謹按國朝廷安受夏，雄州受遼，或有不時無厭之請，但使州郡以未敢上言爲辭，而徐與之議。今境上之郡，非唐、鄧，即光化、棗陽，宜擇一處，精選如何承矩、李允則輩，以任玉帛來往應接支吾之責。彼如歸地，吾應之曰：「中原遺黎，本皆赤子，彼之豪傑，久固歸心。但汝方有事於勦除，吾不欲遽許於延納。今其破滅，悉汝之勞，吾以何名，享其土地。」

〔貼黃〕鞞必與我汴，鞞必不與我河南。但當俟襄陽小使之名，爲假道謁陵之舉可也。蓋法當示之以無所利，不然，必有深慮。夫彼得吾之幣，而吾之執彼之地，彼將心懷而謀沮。而中原之地，必自颺馳雲擾，彼終不能制，將如耶律德光之患山東，勢當北歸。吾徐出而收之，非吾有乎？

〔貼黃〕鞞性畏熱，春夏之交，勢當北去。若河南之地付之守者而經理之，將圖我也；若河南之地委棄而不守，將誘我也。二者皆非吾利，尤當謹之重之。或有金之舊臣，土之豪傑，以接境州郡若縣鎮來者，惟當密用羈縻之術，以通河南之氣脉，覘鞞人之情僞而已。遲則爲福，速則必爲禍，靜則有可俟之機。生民休戚之關，決不可輕也，不可躁也，不可苟也，不可貪也。惟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

〔貼黃〕臣竊惟神州陸沈，八陵復隔，天時人事，適在此時。若乘鞞人之北歸，因中原之思漢，用師數萬，收復河南，撫其人民，用其豪傑，上自潼關，下至清河，畫河而守，此誠大有爲之規模，不可失之機會也。但量吾事力，實有難言。今姑以淮西論之。朝廷椿積之米不過百萬餘石，往往三分虛數；在籍之兵不滿八萬，往往大半老弱。加以椎剝掊尅之餘，敗亡傷耗之後，人無固志，士有饑腹，三邊事體，大略可知。往年淮安之役，朝廷會諸道之兵至十二三萬人，東總至用米一百二十餘萬石，乃克有濟。若舉師北向，費當十倍，竊計國力，決不能支。蔡謨之言，殷浩之失，不可不深長思也。京襄十年閉境，僅無乏興，一與鞞通，公私大困，朝廷至捐平江百萬倉之米，淮東西、湖廣三總所合得上供之米，溯流二三千而給之。京鄂之間米石，爲湖會六七十券，百姓狼顧，枕籍道途。然則兵豈可易言哉！臣又聞鞞既破蔡，不肯北歸，移兵于息，牧馬淮西，漸逼吾境，其意可見。而山東一項，鞞人頭目號阿魯朮大官人課課不花者，谷用安輩又挾之以侵迫壽春，淮西勢當與之交兵矣。和於彼而戰於此，朝廷既無堅定之規模，邊臣又無畫一之遵

守，悠悠泛泛，莫知所止。夫韃非小敵，和戰非細事，豈可尚同故相時周遮掩護，不公謀之卿士，謀之國人，以爲萬全之策乎！臣又聞壽春以北，強壯之散在對境者，淮西欲有招納，必須錢糧，若源源不已，恐無以繼。又聞襄閩遣人，約降息州，息州守者已棄城而走信陽。夫金虜在河南，我未嘗向北發一矢，今彼以韃政滅，人民無主，我方於是時收之。韃欲殺之，而我顧納之，萬一韃以爲詞，我何以對？謂宜明諭邊臣，悉加禁斷，但力爲自治之計，以觀其勢之所趨可也。

〔貼黃〕臣又聞蔡城之破，空空無所有，僅存殘兵百姓數百人及僞參政一人而已。蓋其無食無兵，固宜潰散。而邊閩侈然以捷書來上，分骨之奏方騰于朝，而北方乃傳韃人於地窖中獲僞主去矣。息州殘民千餘，方畏韃之暴，而我又招之。彼捨畏途而就生路，自應歸我。蓋未嘗有攻擊鬪敵之事也，而邊閩又以捷聞矣。其爲欺罔，大率類此，夷狄聞之，寧不竊笑！此二十年來邊臣膏肓之疾也，豈可復蹈哉？

〔貼黃〕臣觀東晉六朝兵屯財計，比於今日，甚爲寡弱。而能北抗胡羯，間掠中原，綽乎有裕，而無急迫艱難之象者，不恃和而常自治也。其於北方往來，不過小臣輕幣，隨行通塞而時其行留，但略以存鄰交而已。而自於彭城以東，南陽以南，建立大藩，或用親王，或用名將，精兵數萬，資實如之。襄陽爲雍州，江陵爲荊州，武昌爲江州，合肥爲豫州，廣陵爲青州，如今之路，所統或十數郡，文武寮吏，或以千計，其重且專如此。然後天子都於金陵，據江山之固以臨之。此則其自治之規模也，豈以和爲恃哉！

八曰楮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朝廷以楮價減落，收換十四十五兩界，誠爲知務。但金銀之出不能多，多則傷國；度牒官誥之出不可多，多則傷大家；新會之出不容多，多則人仍賤之。故所賴以收舊楮者，惟商賈品搭鹽鈔而已。然施行有次第，而後商賈急於品搭；商賈急於品搭，而後舊楮可盡。今雖有品搭之文，而無期限之節，故商賈亦不過以資次請鹽之鈔，迫期赴務場品搭而已。以通、泰、承三郡之鈔言之，在民間者二百二十八萬九千餘袋，而自降指揮以來，其赴務場品搭者，截日終僅三十餘萬袋。合新舊兩袋之鈔，所得舊楮，爲數三十。總十三萬袋計之，則所收舊楮三百九十萬而已。折鈔真鈔，又所未論。若此者非十年品搭不可，安在其爲收舊楮乎？是以商賈所積舊楮，盡輦以入京而封椿，新楮兌換，爲之不繼。新楮之出既多，人亦視同舊楮，不甚愛惜。自浙以西，率以舊楮一貫三百易新楮之一貫。舊楮之陌，爲錢三十有三，以此展算，則新楮之陌已暗落爲四百二十九矣。是以物價翔踴，愈甚於前，閭閻之民，尤爲狼顧。如病而服藥，藥不對而病愈增，豈不殆哉！目前之策，惟有變通鹽鈔旨揮，以術驅之，於數月之內，使商賈急於品搭，則舊楮自少；舊楮既少，則新楮可通，則官司秤提之政方無窒礙，而百姓危蹙急迫之證可以立寬矣。臣方外小臣，不敢輒議朝廷大政事體。陛下詔二三大臣亟圖之，無使異時功利之徒得以竊起章惇役法之議，幸甚。

〔貼黃〕臣觀今日國用殫屈，和糴以楮，餉師以楮，一切用度皆以楮。萬一有水旱盜賊、師旅征行之費，又未免以楮，則楮者誠國家之命脉也。去歲未變楮令之時，諸處舊楮，其陌尚有及五百者。今既變楮令之後，新楮錢陌反不逮故歲舊楮之價，則何以一番紛紛爲也？良由無術以收舊

楮，而但出新楮，故民不貴而價愈落。且舊之在民間者，爲數不下三百萬，若有術以驅商賈，使之急於品搭，計一袋所入爲舊楮三十，則三百萬袋已可以收舊楮九千萬矣。其於一二千萬，則以度牒官誥收其二，金銀收其二，新楮收其六，不出數月，舊楮盡而新楮見行，將自流通，物價將自減落。權之所在，民之趨之，順於流水，特在於使由之而不知爾。今不亟爲區處，新楮甫出，其弊已爾，年歲之後，將甚於昔。官司之所仰者在楮而民不重，官之所倚者在法禁而民不服，楮非吾楮，則國非吾國矣。金人之斃，雖由於韃，亦以楮輕物貴，增創皮幣，或一楮而爲三緡，或一楮而爲五緡，至於爲十爲百，然人終不以爲重。其末也，百緡之楮止可以易一麵，而國斃矣。楮之不可不制於其微如此，并乞睿照。

九曰盜賊當探禍端而圖長策。比年以來，綠林之風，徧於內地。汀與南安，盜之祖窟，盱贛軍而盜，衢民而盜。若循梅間今之所未降者，乃其餘支殘裔爾。汀與南安，其端在郡貧，盱贛與衢，其端在吏繆。南渡以前，汀、南安號爲樸俗，不聞有盜。比年乃爲大穽，波流四出，王師僅然後克之，何哉！蓋汀爲八郡之最貧，往昔朝家時或裨其郡計；而南安以邑創軍，調度不足，按其圖至一日常欠六十餘緡支遣。況年來官吏養尊習侈，苞苴囊橐，過於上供，不爲無藝之求，何以取給？由是深山窮谷，無不追宿逋，無不食貴鹽矣。此福建之盜所以起於鹽子，江西之盜所以起於峒民也。贛素有齊遜之風，而狂憲乃操刻薄之政，日夜鞭之而不顧；盱能捍金人之寇，而庸守乃處反側之際，視之如平時而無所虞。衢與嚴接，臘寇所熏，村夫野氓，鬪爭自喜，一牛之訟不審，而千里之禍立成。當時守倅

之罪，其可逃哉！然則精擇守令，奉宣德澤，以和輯其民，而盜之祖窟，又爲之專條區處，使吏寡於求，而民安於自養，則盜永不作矣。

〔貼黃〕臣聞所謂鹽子者，皆汀贛間惡少不耕之徒，若不販鹽，即以劫盜自給。與其使之爲盜，寧寬鹽禁？前此鹽子率千百計來往，不以盜聞，民亦習以爲常，且百年矣。只由無狀之吏乃以江浙間體例，盡行止絕，而州縣却自增鬻官鹽，彼窮且忿，安得不流爲大盜！謂宜行下閩漕，與汀守商議，量助郡計，稍寬鹽禁；仍於甯化等處，選辟廉吏爲令，俾推行之，不爲文具，庶幾公家減去綱數，鹽子有衣食之方。曹參謂齊相無擾獄市，臣亦謂汀守不當擾鹽子。伏乞睿照。其南安軍財計，只靠南康一邑所有，只由大庾人戶無幾，若郡計更有不給，必至波及山峒之民，利害明甚。亦乞併詔江西漕臣，一體相度施行。若夫湖湘之盜，又有說焉。蓋此漢長沙、桂陽、零陵故壤，疇者以寇盜書於史相踵也。故其山峒里邑以盜爲俗，農事有暇則爲盜，守令不愜其心則爲盜，俄合俄散，乍服乍離，特在帥府善區畫而郴衡諸郡有扶持耳。

〔貼黃〕臣竊見湖南帥府從來應接支吾，全在飛虎一軍。近年乃以分戍信陽、武昌。及至捕寇，却要鄂兵來赴。朝廷區處倒置如此，何以責帥府！謂宜劄下湖南、京湖，從公相度長久利便之策，免至往來煩擾，且有奔命不及事之患。若自湖以北，號爲五溪，蠻獠錯居，承平百年，僅幸帖息。而比來貪吏狙其衰懦，亦務侵漁，金沙材木之產，方舟而下，皆自此出，怨氣滿腹，忽焉一發，鍾相、楊么，益以盤瓠，其患必大。方江湖二廣桴鼓相聞，獨未及湖北，而禍胎所伏，漸

不可諱。此在守臣得人，修舉職事，訓閱民兵，檢坐徭省交通之禁。仍令監司常切覺察，官吏如有收買貨物、騷擾生事者，並計贓劾治。其廣西瓊管一帶，亦乞准此施行。第惟比年以來，官吏狃於貪殘，殆成痼疾，雖陛下諭之以詔旨，勵之以賞罰，正恐士習已壞，未易挽回。臣欲做祖宗故事，於朝臣中選擇公清忠亮之士，分道奉使，布宣德意，訪聞疾苦，舉揚廉白，糾察姦貪，庶幾觀聽聳動，吏道可清。且使遠方百姓知陛下憂之念之之深如此，自然感悅愛戴，不忍復爲盜賊，以梗聖化。

〔貼黃〕臣謹按高宗皇帝紹興二年九月壬午，手詔選強明廉謹不欺之人，觀風問俗，平反獄訟，宣布德意。三省以監察御史明橐五人爲請，上皆召見，賜以宣諭吏民詔書、御寶手歷、招降盜賊旗榜而遣之，其居他官者仍攝御史。十月己卯，宣五使劉大中、胡蒙、朱異、明橐、薛徽言同班入見，上諭曰：「比所下詔，州縣徒掛墻壁，皆爲虛文。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姦贓之吏，必須按察，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於歷，朕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其後五使多以稱職聞。

〔貼黃〕臣聞江西盜陳三槍爲害累年，未能招捉，吉贛事力，爲之大困，民死於殺掠，兵死於轉戍，不宜久而不治。謂宜因遣使者，就以黃榜招降，許以不死，或更量與補官。彼必欣然聽命，是亦高宗皇帝已行之規也。庶幾內地蚤得平定，不至蔓延，蠹國殘民。併乞睿照。臣區區孤忠，粗已殫竭，於九事之外，復效其愚。臣伏覩御劄，首以聽言用人爲治道之要，言則

自近以及遠，人則循名而責實。大哉聖謨，願裨毫末。臣聞聽言用人，非二說也。蓋聽言以觀其人，則得其邪正真偽之實，若不知言，則亦不知人矣。古者有聽言以興，亦有聽言以衰，有以言用人而得賢，亦有以言用人而得不肖。是故人君不可以慕聽言之名，當求所以知人之實。臣願陛下以湛然至一之心，察紛然不一之論。凡有包藏者，其言必支；內有媚忌者，其言必隘；不公言之而密言之，其言必不正；不禮言之而間言之，其言必不實。

〔貼黃〕臣所謂禮言之者，以劄子、以封章、以彈劾輪對也。元祐初，韓維以口奏臣寮過失，宣仁太后怒而出之，蓋爲此。陛下誠以此察左右之言，使傾側偏諛之說無所容其間，則賢者安，能者勉，而陛下始有可用之人矣。

〔貼黃〕臣竊見元祐間，諸賢並集于朝，一時氣象，復還太平矣。只緣各人不能心無適莫，自相攻擊，洛黨朔黨之屬，紛然角立，以君子而得朋黨之名，遂爲熙、豐間小人所窺，陰拱默伺。及于紹聖，其說得行，一例竄斥，善類爲空。蓋兄弟內鬩于墻，則仇人因以爲利，此前之明鑑也。伏惟陛下獨觀公聽，預察幾微，鑑于前轍，明諭此意。自二三大臣、經筵臺諫、給舍侍從以及百執事，下至學校之士，皆當惟是之從，惟中之適，不必以一己愛憎、一事順忤而自爲異同，苟爲臧否，以激朋黨之漸，以啓羣小窺伺之萌。庶幾公是堅定，治體渾全，不墮紹聖覆轍，宗社幸甚。臣一介孤迹，素抱苦心，竊覩近年天下之勢日就淪胥，未知所死。忽逢大化更新，不翅瞽者之還明，病者之頓甦，感激奮勵，莫知所云。第恨學識短淺，不能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

之隆，勉竭狂愚，少伸臣子報上之誼。儻蒙聖慈俯垂省覽，或有涓埃上裨海嶽，臣雖九殞不悔。瞻戀軒墀，臣無任隕越屏營之至。須至奏聞者。《許國公奏議》卷一。

全宋文卷七七六七

吳 潛 三

奏以造熟鐵斛斗發下諸郡納苗使用寬恤人戶事

端平二年

臣竊惟朝廷自更大化，詔旨之所戒敕，臣工之所建明，惟曰保護邦基，愛惜民力，於是寬恤之目以覈二稅之中，以減損秋苗斛面爲急，繇二浙以及于閩，又及于江之東，百姓蒙惠甚休。獨江右去天遼邈，且有司奉行弗虔，澤不下流。臣猥仍承乏，輸將一道，深惟此事乃端平親政之第一義，凡在臣子，職當將順布宣，是用不量駑鈍，檢準本司元被受指揮，再加諷度，仍刷到各郡秋苗租額及每歲受納則例，量其豐匱，酌其多寡，或因或革，立爲永制。且從本司用文思院斛較製，創置熟鐵斗斛，雕鏤記號，發下各郡，自端平二年爲始，專充交收秋苗使用，並令人戶自行槩量，不許額外別創名色，多取顆粒。如違，許人戶越訴，自守貳以至受納官，並行舉劾問竄。庶幾遠方赤子均被惠澤，少稱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須至開具奏聞者。

一、隆興府管催秋苗一十九萬一千七百一十石八斗四升九合五勺，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一斗鐵斛十隻。

一、吉州苗鹽米一十六萬石，約收米二十四萬一千六百石，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爲準；屯田米四萬石，約收米四萬九千六百石，每一石以一石二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六隻，二斗鐵斛十六隻。

一、吉州吉水、永豐、太和、萬安、龍泉縣共受領九萬九千二百二十二石一斗六升，同前。仍各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鐵斛四隻。

一、贛州歲催秋苗八萬六千五十七石五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三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八隻，三斗鐵斛六隻。

一、袁州歲額催秋苗一十一萬九千四百五石五斗三升五合七勺六抄，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

一、瑞州歲額催秋苗九萬七千三百五十七石一斗七升四合一勺四抄，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八隻，一斗鐵斛六隻。

一、江州歲額催米四萬三千六十九石七斗八升，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一斗鐵斛六隻。

一、江州德安縣米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二石一斗七升五合，每一石以一石二斗五升爲準，正耗、義倉

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五升鐵斛四隻。

一、撫州額管實催臨川等五縣苗屯米一十三萬七千二百七十九石四斗九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五升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四斗五升鐵斛六隻。

一、臨江軍歲額實催四萬九千一百六十七石六斗九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四斗鐵斛六隻。

一、臨江軍新淦縣額實催苗五萬六千八十四石一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爲準，仍給五斗鐵斛六隻，四斗鐵斛四隻。

一、建昌軍額管實催四萬九千五百二十五石三斗八升，每一石以一石七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七隻，二斗鐵斛六隻。

一、興國軍實催米二萬八百三十五石八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二斗五升鐵斛四隻。

一、興國軍大冶縣合催米四千一百一十三石三斗九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四斗鐵斛四隻。

一、南安軍歲催苗米八千七百五十八石二斗三升，每一石以一石七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鐵斛四隻。

右開具在前。臣再照得昨來諸路監司遵奉御筆指揮，除減所部州縣秋苗斛面，如浙西州郡有一歲

頓減數萬石者，江東州郡有一歲頓減二三萬石者。所在守臣，能仰體九重寬大之澤，通融斡旋，補助支遣，初不見其不足。今臣權定之數，係據諸郡從實申到數目，量加裁損，于諸郡初無大段虧折，委可行之經久。如蒙聖慈更賜明詔，諸郡確意奉行，其于培植根本之計，誠非小補。伏候敕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伏乞照會。

〔貼黃〕臣再照得本路諸郡所裁減秋苗斛面，爲數不多，儘可通融裨補。惟南安軍舊係兩石納一石，今與除蠲三斗，比之諸郡，其數稍多。却恐本軍地接溪峒，財計素殫，設有非逆支遣，未易支吾，合議貼助，庶可悠久。本司今契勘得本軍南康縣及撫州樂安縣，每歲合解本司代發湖廣總領所米價錢八千八百石，內南康縣五千石，樂安縣三千八百石。本司從例收糴本色米六千四百二十五石，并將合得興國軍首復米一千石，共湊七千四百二十五石，起解赴總領所交卸。今來本司欲于南康縣五千石價錢內，撥二千三百七十五石，裨助本軍支遣。所有自餘二千六百二十五石價錢及樂安縣三千八百石價錢，并興國軍首復正米一千石，正撞每歲合解總所七千四百二十五石之數。欲乞睿斷行下所屬，徑自解赴總所，本司更不拘催收糴代發。仍劄下湖廣總領所照會，實爲永遠莫大之利。伏候敕旨。《許國公奏議》卷二。

奏乞廢隆興府進賢縣土坊鎮以免抑納酒稅害民滋擾

竊見本府進賢縣管下有聚落一區，地名土坊，居民不滿數十，商旅稀少，強名曰鎮，而有酒稅務一所。所謂稅者，考其歲額入於本府者止三千餘緡^(一)，入于通判廳者止一千三百餘緡，然實解不及三分之二。通一歲而論，官司之所得者，不過二千餘緡而已。所謂酒者，初無醞造，亦無發賣，係于鎮戶量其家第之高下，抑令納錢，一戶或四五十文，或三十文，或七八文，以是爲月解，歲亦不過千數百緡而已。合二者而計之，可謂毫末。而本鎮却有酒稅官一員，專攔數輩，惡少爪牙數十人，皆蠶食于數十戶之市民，甚則羅織村氓，攘奪商旅，又甚則攔截客舟於二三十里之外，以是爲辦官課，而實則爲官吏專攔等輩囊橐之地，商旅之被擾，非一日矣。臣竊以爲事有不便於民，雖官有大利，尚當決去，況此無甚利於官，而有害于民，然此爲有司者，何忍以二三千緡之歲入，而使一方赤子永無聚廬托處之安乎！臣除已將本鎮酒稅一面住收外，欲望聖慈軫念民瘼，亟賜允俞，將本鎮酒稅務特行廢罷，下吏部永不作缺。其見任人，令赴部別行注授。庶幾遐陬僻壤之民，鼓舞聖恩，如在殿角。臣無任懇望之至，謹具奏聞，伏候睿旨。并申尚書省，欲望鈞慈更賜敷奏，亟降指揮施行。伏候鈞旨。并

申御史臺、諫院照會。《許國公奏議》卷二。

〔一〕三千：原作「三十」，據文意改。

奏江右諸郡兵荒已將隆興府紹定六年以前官物住催乞行下本路一

體蠲閣

照對臣猥以菲才，蒙恩將指，嘗懼無以撫摩凋瘵，保護根本，少稱明時臨遣之恩。竊見江右諸郡，仍年寇攘水毀之餘，市井蕭條，田里憔悴，不堪舉目。去歲雖得中熟，譬猶疋羸傷敗之人，僅能飲食，正要扶持。而臣訪聞所部州軍之吏，大率聚斂之政多，寬恤之政少。其見催四年柴料，如端平元年夏稅秋苗、二年夏稅，民間自不應拖欠。若乃紹定五年六年逋負，例皆細民下户些小奇零，及逃亡倚閣不可催理之數，所在征取，尚多峻急。公家之所得，其實無幾，姦吏之並緣，其害不貲。臣偶兼權隆興府職事，遂將本府財計攷核源流，剔括弊蠹，見得僅可支吾。已將紹定六年以前應于民間未納官物並與住催，仍以隆興府爲準，行下本路州軍，一體蠲閣施行。庶幾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仰副聖主子惠困窮之意。須至奏聞者。

〔貼黃〕照得臣所兼管隆興府雖稱都會，財計所入，極爲殫窘。而用度至爲不貲，勉強支撐，尚可少施及物之政，諸郡可以類推。臣所以先自隆興蠲閣，正欲以身率所部。并乞睿照。《許國公奏

議》卷二。

奏論計畝官會一貫有九害

據隆興府都廳申，准九月十一日省劄，行下兩浙、江東西、福建、湖南等路，應有官之家并寺觀，每田一畝出官會一貫，以助收減。竊詳上件指揮，關係不小，臣叨綴班行，職奉使指，萬民利害，所當講明，一郡施行，又當任責，須至奏聞者。臣聞利不十者不變法令。略計一件指揮，其害有九，其利有一。且利不十則不爲，況一利而九害乎？官會之多，三十年矣，端平以來，適當其極。始者求快一時，盡收兩界，已事過往，無以議爲。今欲使官戶寺觀計畝納會，以目前論之，會價必踴，且可收會，此一利也。然朝廷不過欲稱提官會耳，立國在民，民心一失，民力又窮，雖盡收會子，純用銅錢，能保禍亂之不作乎？請言其害。且有官之家，除富人外，其它初筮貧儒，恪守先業，偶以入仕，便令出會。出會必用錢，用錢必鬻產。唐德宗間架收稅，猶給軍須，今朝廷計畝出錢，但收故紙，是計出唐下，而人怨則同也。其害一也。簪纓之後，既少見祿，又拙經營，僅有薄田，以給衣食。百畝以上，或未開析，及此身者多，是凡稱官戶，皆不免也。雖云百畝以下，本戶無人入仕者免，此非計屬不可。將有實滿百畝而得免，亦有不及百畝而勒出者矣。既出官會，又賂鄉胥，何以當此？其害二也。比年以來，朝廷以和糴拋降，以秤提官會，以慶典郊恩，計今江浙、福建之民，蓋校尉連車，而迪功平斗矣。未沾銖金之俸，遽同入仕之科。且既令出會以買此官，又因得官而再出會，

臣恐自今以後，人人不特以官會爲戒，尤以有官爲戒矣。未必收秤提之功，已先失鬻爵之利。又況貧乏士人，偶得一解，遭際慶典，本爲親榮，豈料反爲家禍！其害三也。兩浙形勢之家，雖計畝多而出會易，然陛下仁慈，估籍之典，猶不欲行于貪吏。況其父祖非勳舊則宗戚，亦何忍使比閭小吏數其籍而索其貲，爲大不美，若泥中之鬪獸乎！且有官之家既不得免，簪纓之後又不得免，而權貴之家尤不得免，然則天下皆不得免也。以爲不忍有擾于民而施於有官，豈官戶非民耶？抑但以商賈佃戶爲民耶？且彼無所從出，不過均諸佃戶耳。今又爲之法，許其越訴，是教佃戶以訴主家也。其害四也。寺觀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兩浙，兩浙不如閩中。然比年賄賂盈門，主首類皆席卷，以償所費。閩中僧寺，猶狼狽不如舊，它可知矣。若道觀則所設無幾。且田莫多于寺觀，然欲於田之外責以一錢，實無從出。爲國取民，一至於此，亦太無具甚矣。有萬畝者當出萬緡，非起債則逃竄，此事未行而其兆已見，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行香祝壽，漢官舊儀，一頓蕭條，恐非美事。且爲僧者必少，祠牒愈不可鬻矣。其害五也。一路之田，豈無三數百萬畝，是一路白出三數百萬緡也。一州之田，豈無四五十萬畝，是一州白出四五十萬緡也。向者朝廷已竭帑藏，出數千百萬以收此楮，而此事已無成矣。今州郡又竭閭閻，出數千百萬以收此楮，而此事必有甚焉。安有古今天下，內捐數千百萬，外捐數千百萬，不爲用兵，不爲振民，不爲土木，乃爲區區故紙而費之若此？可謂拙矣。其害六也。今立法而約之曰，折閱吾楮，官吏按劾，百姓徒配。然且不信而日輕，顧乃明示之以截鑿不用，是教之也。臣恐法行之後，民間愈不用會，而會子皆無用矣。其害七也。且陛下親政以來，嘗興十萬之師

矣，嘗閱殿步二司之兵矣，而中外騷動，禍變隨之。幸而聖德彰聞，天命鞏固，人心自定，事變自消。今又不戒，輕聽議者之言，遽爲率爾不審思之舉，謗讟由此而興，盜賊由此而起。昔之謗讟，官吏受之，今之謗讟，朝廷受之。昔之盜賊，有罪無辭，今之盜賊，有辭無罪。且姑舍是，其目前必可知者，有四患焉。有田畝不整之患，有土產不齊之患，有勢必用刑法之患，有每事行賂之患。何謂有田畝不整之患？蓋官戶寺觀，若一一要見實數，必用追索干照。而江浙之間，以詭戶走苗稅，又多白契，不登簿書，倉猝整會，必落吏手。如此則下戶獨受其害，而上戶可免，中戶亦以計會免矣。獨寺觀可以簿書攷，將恐寺觀亦巧計飛走，寄附形勢，而因之以失常住矣。何謂有土產不齊之患？閩中田貴而稅輕，然人戶田少，五七十畝已充里正，而錢尤難得。江東西又不然，除平野上腴之外，水田多潦，山田多旱，畝直不過一二千，蓋有數年不得收者。若例出一券，爲之奈何？以田售之於人則人不欲，以田歸之于官則官不受，典質則空竭，稱貸則艱難，亦有逃移流移而已。二浙之田，獨湖、蘇、秀爲最美，而常、杭則次之，衢、越爲常稔，而嚴、婺、台則不及。且和糴和買，取之悉矣，獨未出會耳。何謂有用刑行賂之患？二稅五賦，豪良且不樂輸，況乎白科抑而責以體國乎！施行之初，既曰禮諭，必不嚴督，其送納必遲遲。上司未免行下，則追監繼之，不集則鞭朴繼之，若又不集，必重其罰。于是人戶有性命之憂，而縣道又添一項催科之苦矣。凡官司舉事，苟一涉民，無非吏福。且戶出若干會，必經司，必經攬戶，必經縣吏，必經州郡，必經上司，所經之處，非金錢不可。使強明之吏臨之，尚或庶幾，不然則走弄文移，出入賦籍，增減田畝，千蹊萬轍，盡歸吏姦。此固平日腴吾民膏

血者所喜聞也。四患曉然，非有難見，然則天下多事矣，又況如前所謂謗讟盜賊之患乎？其害八也。《春秋》譏初稅畝者，履畝而稅也。今朝廷以爲吾截鑿所入，以示不爲己私，與彼之履畝不同，然它日國有大費，無所從給，則又將責有官之家，曰：曷不體國！一紙舉行，易收減爲輕費，豈不可乎！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何？其害九也。臣以至愚極陋，少蒙先帝親擢于多士之中，又蒙皇帝陛下簡記于外寮之末，今者數月之頃，至三錫命，雖見控免，決不敢留，而一日必葺，罔間去留，可爲忠言，敢有避忌？臣自聞朝旨，夜思晝度，以爲恐不可行，害多利少。而江西一道，官戶者多貧，爲富室者多訟。且比年盜賊焚毀，軍兵經過，人無蓋藏，甫得一稔，若重以無藝，必大狼狽，蕭牆之內，將有不測。臣雖碎首死國，何補于事！用敢冒大訶譴，先事言之。伏望皇帝陛下鑑聖經之所譏，審國論之所極，亟收計畝之令，別求通幣之策，庶保安靜之福，不啓怨謗之心。所有上件省劄，臣除已權宜行下諸郡別聽回降外，欲乞睿斷早與收回，天下幸甚。伏候指揮。謹奏。并申尚書省照會施行，御史臺、諫院。

〔貼黃〕臣照得秤提官會，當隨方而爲之術，擇人而行其智，本無甚難，今猶可救，正不在出此下策，并乞睿照。又臣竊恐朝廷之上，重于反汗，未以愚言爲然，區區更有愚悃。江右十年兵盜，如建昌、撫州、章貢、廬陵管下，皆嘗破殘，瑞州所部，亦曾有竊發。所謂上戶者奔竄流離，藏蓋空竭，方幸小稔，瘡痍未瘳，可爲哀痛哉！或蒙聖慈以江右創殘非他道比，權與寢免目前，庶幾一路之人知聖主軫念遐陬，如在殿角，感激愛戴，盜賊自消。并乞睿照。又臣又有深憂

過計，竊見朝廷更新大化，登用俊良，羣陰屏迹。或恐失職之人故設此畫，以愚建議之臣，使朝廷結怨天下，萬一有意外之虞，則此得以遂其所志，不可不察。并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二。

再論計畝納錢

照對臣昨奉朝旨行下，官戶寺觀，計畝出會，以助秤提，仍委臣訪察本路。臣即嘗條利害，冒昧奏聞，未准回降。再准省劄，仰日下措置奉行，毋得再行違阻。臣素抱樸忠，粗知國體，極知楮券之弊，深軫君相之憂，苟可扶救於萬分，所願推行于尺寸。第以國脉民命，關係匪輕，瀝血陳詞，誠當萬死。今未暇論萬世之是非，四方之利害，只以臣本道言之，事體實有未便。蓋自嘉定至紹定三十年間，常有盜賊，近方甯息。丁亥至癸未十年間，常苦水旱，近方稔熟。殘破之處，未還舊觀，蕩析之人，未復舊業。井邑多瓦礫，田野多草萊。昔號富實之家，今皆空虛之室。比之他路，委實不同。兼南安、建昌、吉、贛，道接山峒，類以招安而受爵，與夫防拓而得官，平時官司，尚難調御，一旦科配，易激紛紜。至其寺觀，尤其荒涼，既欲征錢，必動常住，既動常住，必無以贍養其徒，必溢而之四方。驅毀情滅性之人，而置之飢寒離散之異域，人所不料，豈無可虞！如近時湖南謝了圓之事，可以鑑矣。臣反復思惟，與其召變于他時而貽九重之憂，甯若方命於此日而貽一身之譴。是用不避竄斥，洊至數陳。欲望聖慈特發睿斷，以江右寇盜甫平，飢饉甫息，免同諸路一例敷斂，臣與十一州赤

子，不任延頸望幸之至。須至奏聞者。

〔小貼子〕臣竊惟朝廷命令舉措，上關宗社安危，下關生靈休戚，故必審而後發，發而無悔。如往者北伐之議，起於癸巳之冬，成于甲午之春。臣時待罪淮西總餉，嘗奏疏一通，力陳兵之不可輕用，又嘗上宰執白劄子，力陳兵之不可輕用，而陛下不之察，朝廷不之省，迄致敗缺。蓋無隙而動，終負師曲之名，爲敵人口實，一可恨也。精兵良將，糧儲器械，未免失亡，二可恨也。撓敗之形，懦怯之證，呈露於中原四戰之衝，使夷狄生心，英雄竊笑，三可恨也。今日計畝敷券之事，不審而發，發而必有後悔，胡以異此？剜心肉以救眼創，撥根本以扶枝葉，縱使目前會價漸窮，物價漸減，而朝廷之印造不已，姦民之僞造不已，銅錢則海道之漏泄不已，器用之鈺銷不已，朝滿夕除，勢所必至，不過年歲，弊將如初。而心肉之已剜者則不可復補，根本之已撥者則不可復培矣。此非陛下自著精神，大爲斷制，恐無以回物情於已散，挽人心於將離。不然，以國家之急政要務，天下之危機駭証，方紛然錯雜於前，而陛下高拱如平時，一聽其自起自仆，臣恐變故日臻，禍亂日至，後雖噬臍，嗟何及矣，豈特楮之一事而已哉！臣年二十三，蒙先皇帝親擢之恩，旋屏廢者十年，迄無一線之路，上報先帝。歲在丙戌，蒙陛下收召於閑冷之中，數載之間，內而省寺，外而麾節，忝竊過矣，稱塞渺然。中夜以思，隕涕如雨。故苟有區區之見關於國家理亂安危之大端者，誠不敢以疏遠自詭，緘默而不告陛下也。一寸丹心，不任憂愛懇切之至。

并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二。

奏論和戰成敗大計襄宜急救備不可闕

臣恭惟皇帝陛下奮發英斷，遴選樞臣，出助六師，察臣世受大恩，猶有愛國憂邊之志，再頒隆旨，俾參謀畫。唯今事勢，悉在目前，區處曲折，當稟行府，成敗大計，盍告朝廷。曾參日省其身，以爲人謀不忠爲急。況臣爲陛下謀東南之事，知而不言，是謂不忠，言而不達，是謂不智，謹昧死言之，伏惟皇帝陛下試垂聽焉。臣嘗伏讀國朝通鑑，每于宣和、靖康之事，痛憤流涕，以爲虜非能也，亦非天也，我有三大繆焉爾。其初也輕於交敵，其繼也輕於挑敵，其末也輕於奉敵，是謂三大繆，而皆自輕於爲謀始。夫吉凶關於舉動，存亡決于轉移，苟不謹重而輕于一發，由輕得敗，由敗得畏，由畏得亡，此王黼、耿南仲之徒所以誤宣和、誤靖康，又將誤來者而未已也。臣不識忌諱，竊迹比年邊事頗近似而無甚異。蔡州之攻，是登州之約也；汴京之議，是平州之約也；兩校之行，是王雲之漸也。然而其禍未流，其來猶緩，則以襄與揚猶有兵，猶有任責之人，而彼猶有所顧忌也。天下之願和者，其人有三種：小人願和，庸人願和，敵人之願和者，亦莫甚于近世。本朝嘗和金，金人嘗和鞑。夫惟既和，然後我無任責之人，無死敵之志，而大禍至。是故金鞑常先於和。我利其所欲者，在和可以息兵也。於是小人幸以爲功，庸人幸以爲安，而又忌夫任責之士也，則窮之以所不能。故靖康以戰窮李綱，綱以敗去，而後和議定。綱去而种師道邀擊之策遂不用。北方無綱無師道，而後

大河無備。越明年而二酋分道並進，前無一人一騎之梗，倉卒之間，遂罹大禍。其本在於以戰而窮任責之士，自撤其藩籬，後延之入也。夫襄陽亦今之太原也，趙范之爲人，雖未必盡如綱之賢，然不可謂無綱之忠。朝廷豈可不亟加拯援，而使虜得以併兵也哉！襄事危則和有兆，和成則國事去矣。抑臣竊有疑焉，夫督府之來，爲何事也？將以解襄急也，抑徒以塞人言也？將以解襄急也，則當如高宗皇帝手詔付張浚，使浚得以示劉光世，光世大駭，即日勒兵走僞齊七十萬衆，劉豫遂亡。故左相趙鼎常曰，督府事須從朝廷維持，浚每有事，鼎必取而施行之，此則沈與求輩所不及也。夫種在內，蠹在外，鼎在內，浚在外，譬猶墳箴相應而成聲音，譬猶首尾相應而成權衡，譬猶太阿盡與之柄而後剗割，譬猶毛錐盡伸其肘而責以運轉也。不如是，督府雖遣，事必無成。事無成而急不解，必中虜欲而和議決，臣尚忍言之！且督府又有甚難者，沿江有大制閩焉，京湖有大制閩焉，鄂也，廬也，揚也，各有制閩焉。兵皆其兵，將皆其將，財皆其財，督府既不可得而調發，又不可得而寄治矣。夫此皆要處也，皆盛藩也。要處盛藩既不得即，於是不得已而之金陵，則金陵近，不得已而之江陵，則江陵遠，乃不得已而之潯陽。夫潯陽昔重而今輕，昔中而今左，豈可以六朝例論哉？斗絕一隅，嬰城自守，豈可以上援漢、下備淮哉？夫遣之而無謀，居之而非都會，二者亦既異于張浚、葉義問之來矣。如臣愚見，會兵黃州，勒兵而進，開府于鄂，進師江陵，示以形勢，壓以聲威。春水方生，疾疫將起，彼雖禽獸，亦熟于兵，敢不解乎？抑臣所慮既解之後，有以誤靖康者誤國論矣。欲望聖慈下采愚慮，親灑宸翰，一如紹興督府勒兵，諸將用命，以解襄陽倒垂之急。既解之後，大爲部分，改絃易

轍，練兵積粟，一一可恃，杜絕和議，常爲戰備，示之以不可犯。彼越大漠，踰兩河，空虛無人，進有堅塞，退無因糧，必不敢出。持以數年，其內自亂，中原分裂，徐制其後，安知舊物之不復還哉！臣歲在癸巳、甲午，總餉淮右，知朝廷有開邊之議，嘗因應詔上封事，力陳兵之不可輕用。又嘗上宰執白劄子，力陳兵之不可輕用。而天高聽邈，莫遂挽回，曾不旋踵，臣言粗驗。今又不度疏賤，輒陳大計。蓋前之戰，今之和，其誤一也。官以謀爲職，不敢不盡愚，惟陛下幸赦。謹具錄奏聞，伏候指揮。《許國公奏議》卷二。

奏乞選養宗子以繫國本以鎮人心

端平三年

臣歲在癸巳之冬，待罪淮右饟事，恭奉求言之詔，嘗僭條九事以聞。其第二條，則乞陛下以社稷爲心，遵用國朝典故，遴養小宗，以俟聖子之生。蓋導迎景貺，鎮壓羣情，深計大慮，莫急於此。今閱三年矣，尚未聞有所施行。小人之家有千金之資，猶知反顧其後，陛下承祖宗三百年基業，獨不念及此乎！臣一介疏逖，心切忠愛，是用不避鼎鑊之誅，復祖前說以獻。惟陛下曲留聖衷，實社稷無疆之休。并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二。

全宋文卷七七六八

吳 潛 四

奏論士大夫私意之弊

嘉熙元年

臣嘗服膺先正沂公王曾之論曰，士大夫要當純意國事。純之爲言，一而不二之謂也。一則公，二則私。甚矣私之爲害也！理有是非，私汨之則是者非，非者是，事有可否，私乘之則可者否而否者可；人有賢佞，私怵之則賢者佞而佞者賢。議論以私而不同心，則建明於此者彼之所疵瑕；政事以私而不同力，則規置於甲者乙之所沮撓。有觀望而無憂愛，有虛誕而無忠實，有傾軋而無協和，物我對立於胸中，而國家若置於度外。嗚呼，此豈非今日士大夫之大弊哉！《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之爲義，人而不天。在昔疆場無虞之時，臣固以逆憂其兆世道之消長。及四郊多壘之後，則浸浸關國步之安危。至於今日，封疆日蹙，煙焰日逼，萬事不理，而尚以私愛憎、私恩怨爲心，則消長安危，又不足言，將直繫天下之存亡矣。不幸變故之來，無及于救，當是時

也，毋論名位之崇卑，毋分趨向之同異，槩墮塗炭，雖悔曷追！《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言之至此，可爲於邑也已。昔苻堅欲謀伐晉，權翼以謂謝安、桓沖皆江左偉人，君臣輯睦，內外一心，未可圖也。晉將平吳，羊祜曰：「吳瀕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備者大，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可知矣。夫內外一心，則晉不可攻；不能齊力致死，則吳可滅。常人之慮，慮於有形；智者之慮，慮于無形。夷狄之侵侮，天下之所共危，士大夫私憤之轆轤，臣之所獨懼也。欲望陛下念祖業浸淫而將傾，傷士習陵夷而已壞，以靜專察羣動，以剛明消衆慝，警于有位，各勵至公，毋以違順觀人言，毋以毀譽行己意，毋以巧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計相間，而以識慮相先，有志之士則相與愛護，而毋操同室之戈，任事之人則相與扶持，而毋幸鄰國之壑，協謀并智，戮力一忱，則危者尚可以安，而衰敗之症尚可起也。且前歲襄漢潰決，興沔破亡，去歲兩淮俶擾，三川陷沒，今歲向春，縱使邊遽稍緩，遲至秋冬，急症恐甚於前。講求救死扶傷之策，只有半年日力，惟君臣之間，勿以常言忽之。臣不勝懇切，取進止。」

〔貼黃〕臣又聞國以人重，亦以人輕；國以人興，亦以人廢。時當艱虞，固急于才智功名之士，而尤急於剛正骨鯁之臣。昔晉大史屠餘見平公驕而無德義，知晉之將亂，以其圖歸于周。周桓公問天下之國孰先亡者，對曰：「晉先亡。」桓公問其說，對曰：「臣告之，鄰國之不服，賢良之不興。」公曰：「何害？」曰：「是謂不知所以存，所以亡，臣故曰晉先亡。」居三年而晉果亡。桓公又問其次，曰：「中山。」又二年而中山亦亡。桓公見其言之驗，又問其次，而屠餘不肯對。

固問之，則曰：「君次之。」桓公懼，求國之賢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以告屠餘。曰：「君如此，可以保君之身。」漢淮南王謀亂，而其所憚者不在于公孫弘、衛青，以謂弘可說而青可刺者，而所憚者汲黯而已。黯之居官，無以踰人，其功名才智，史未之見也，獨以其能面折廷諍，有仗節死義之風，而亂臣賊子爲之畏沮。然則剛正骨鯁之臣，其有益於人之國固如此。曩者陛下躬攬政權，招徠衆正，布在列位，不幸而臣德秀、臣咨夔、臣重珍相繼淪沒，其幸而存者，又皆流落江湖之上矣。孟子曰：「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臣誠傷之。欲望陛下明詔宰輔，擇其最係人望而關民譽者，亟加收召。或還之于政塗，或歸之于禁路，或反之於言責。賢者之領袖，既登進于朝廷，自能氣類薰蒸，善人畢集。豈惟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庶幾國論歸一，人心底定。士大夫之背公植私者，外有所矜式，內有所顧忌。其于天下國家，夫豈小補！若曰端平以來，用賢而治不加進，遂以爲賢者有虛名而無實用，例加厭薄之心，則失之矣。管仲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伯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伯也。」不知陛下昔者之用賢，果能知之乎，知而果能信之乎，信而果能不以小人參之乎？今日之勢，猶大病之人，衆醫束手，莫適爲策。使其聚參苓芝朮之劑以扶病者，萬有一焉，元氣之復還。若投以烏喙狼毒，則立斃矣。此臣區區納忠之悃款也。退念臣生晚學陋，實不足以望時賢之分寸，陛下徒以其粗嘗服勞州縣，擢置法從，內顧愧惕，莫知稱塞。故尤願陛下登崇賢哲，以重本朝，則臣厠迹禁近，預有光榮。并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二。

奏論制國之事不懼則輕徒懼則沮

臣聞善制國者，先事不可不懼，已事不可徒懼。先事而不懼則失之輕，已事而徒懼則失之沮，皆非所以經綸世務而康濟時屯也。陛下尊居九有，十四年矣，寶、紹而來，十載之歲月，虛擲于舊弼，豈惟天下之人惜之，雖陛下亦自惜之。故端平改元，銳意興起，平治之期，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而廟謨乖疏，政體叢脞，曰鼓鑄，曰收幣，曰變鈔，曰恢疆，曰蒐卒，曰稅畝，大率不審而遽行，既行而驟止，小則貽笑于國人，大則納侮於夷狄。於是更化而來，三載之歲月，又虛擲於舊傅，此先事不懼而失於輕之明驗也〔一〕。今日天下，又非端平初年比矣。昔有危脉而今有危形，昔有亡理而今有亡證。回皇四顧，凜乎旦夕之不可保。使賈誼復生，豈止痛哭流涕而已哉！然上有隱憂而無定慮，下有叢言而無實念。每日而朝，羣臣跪起而退則已矣。間日而講，儒臣誦說而退則已矣。百司庶府，分曹列局，朝而出，暮而入，謹按文書，奉行常程則已矣。幸而有論建之臣，條陳利害，粗中肯綮，可以見之施行者，又不過空費筆札，爲縉紳間相與傳誦之具則已矣。泛泛悠悠，奄奄息息，若將一委之數而付之無可奈何者，毋乃徒懼而失於沮乎？少康以一旅興夏，勾踐以一棲伯越，燕以千里而畏人，楚以六千里而爲讎人役，強弱無定勢也。厲王板蕩之餘，周室衰矣，宣王繼之則勃興。宣帝厲精之餘，漢室昌矣，元、成繼之則浸微。難易無常時也。然則人能爲時與勢矣。陛下操大

權，握神器，有土地人民，有甲兵士馬，紀雖紊而綱尚存，裘雖弊而領固在，挈提振起，風采立異。顧可聽勢之趨，任時之壞，而不爲祖宗數百年社稷計乎！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身，而扶持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志而已。志立則有深思，思深則有真見。必卑躬側身，必勤邦儉家，必敷求真才而篤信之，必講明實政而力行之，必不踵叔季之事以稔衰亂，必不口聖賢之言以務文飾。心誠意篤，精通氣應，雖值艱難之會，自有挽回之機。如其懼而不戒，憂而不圖，惡危而不計安，畏亡而不求存，寄時日於觀娛，付危機於坐視，則前代傾危之轍，載在史冊，有所不忍言矣。昔衛文公知畏狄難，至於服大布之衣；漢高祖將圖天下，至於婦女無所幸；光武欲恢祖業，至於不御酒肉。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又曰「以齊王猶反掌也」。聖賢豈欺後世哉，然則在陛下而已。臣一介孤蹤，去國五禩，陛下雖有兼采菲葑之度，而微臣邈無進效忠益之階。間嘗隨事獻言，身遠慮疏，祇取媚忌。退伏山林，自分已矣。陛下感於微末之長，並召時髦，下及庸陋，身未造闕，已玷除書，天地恩深，若爲報稱！惟有竭盡底蘊，萬一補助涓埃。然臣竊觀時事紛紛毫委，高言之則恐以爲迂闊而難行，淺言之則又病於猥細而無益，故願陛下立志以先之，則夫療疾之方，對證之劑。臣雖至愚，尚當殫慮研精，深維熟計，繼此以進。取進止。

〔貼黃〕臣嘗觀先正魏公張浚《中興備覽》，其議固結人心，謂：「方天下無事之時，君臣上下之分，其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修治其身，及繩正其左右，以失天下之心，其爲禍也尚遲。乃若艱難多故，敵情不測，人心易怨，君人者倘有差失，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大勢一去，不可復合，

無以其微而忽之幸也。」臣以爲浚之言尤切于今日，伏惟陛下細加紬繹，則必有惕然於聖衷者。并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二。

〔二〕事：原作「業」，據文意改。

奏乞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

臣嘗謂用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此不易之至計也。然國家之取士，與士之發身，所重者惟文科進士，而淮襄之士，率不利于科。以每舉春榜觀之，淮西尚有三數人，而淮東則不逮矣。淮東間有一二人，而京湖則絕無矣。於是均、光、隨、棗、鄖、復、漢、沔之郊，士之預計偕者，往往不願觀光於上國，州郡爲之勸駕而後就道。何者？不精於時文故也。士之精於時文者，閩爲最，浙次之，江西東、湖南又次之，而每季之中第，亦以是爲差。淮襄之士，其入官者既少，則仕於淮襄者，居多。閩、浙、江南之士。嘗試以淺近之事論之，其便弓馬，一不如土人也；諳地里，二不如土人也；耐風霜，三不如土人也；熟虜之情僞及金鼓兵革之事，四不如土人也。以彼所習較此所不習，其難易之相去遠矣。然彼不得朝廷之官，無由仕於其土地，不中進士舉，無由得朝廷之官，不能爲時文，無由中進士舉，則所謂用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者，其說終不可行矣。然則如之何則可？曰：分路取士而

已。恭惟神宗皇帝慨念西北人才多廢，嘗議改貢舉法，而先正司馬光首建言，乞將諸路舉人各立字號，考校大略。謂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經義詩賦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爲經義詩賦。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綏拊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清萬事耶！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者，有益于公家之用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耶！其後遂將陝西五路舉人，分項令考。孝宗皇帝加惠三邊，既詔四川類省專留兩名，以取關外四州之士，又詔四川武舉省試比試額通四十二人，以十分爲率，利州路四分，取十六人，成都等路六分，取二十六人。甯宗皇帝聿遵祖宗，遂詔武舉省試，將京襄兩淮人另行取放。夫三聖當天下乂安時，其注意遐方之士猶若此，況今日乎！今日之勢，非收京湖兩淮之士以收京湖兩淮之土豪，收京湖兩淮之土豪以收京湖兩淮之丁壯，臣恐秋風一高，韃虜旋至，勇夫悍徒，無所係屬，非越江而內鬩，則俯首以從韃，深憂大患，將不在虜而在蕭牆之內也。臣願陛下亟下明詔，自嘉熙三年省試爲始，將京西、湖北、淮東、淮西舉人，分路考校，並以十七人取一名，零分更與放一名。庶幾得淮襄之人物以守淮襄之土地，一利也；因士以收其土豪，因土豪以收其丁壯，二利也；稍抑時文之弊，以致有用之才，三利也。伏惟聖明以保封疆、復境土爲念，特發睿斷，宣諭中輔，速賜施行，多士幸甚，宗社幸甚。取進止。

〔貼黃〕臣嘗以端平二年四路到省舉人之數攷之，淮東一百四十五人，湖北一百一十五人，京西五十九人，通計四百八十人。若以大例十七人取一名，其過省者僅二十八人而已，初未嘗多侵省試之額，而可以收四路之士心，亦何憚而不爲也！併乞睿照。臣竊見京西七郡及湖北復州、荊門軍、德安府、歸、峽州，已行殘破，今歲科舉，各處士人未有就試之地，槐黃已迫，合議區處。臣愚欲乞行下京湖制置司，就江陵府踏逐寺觀一所，立貢院，令項差官，合十二郡之士，混試一次，却以十二郡元來解額袞同取放。其十二郡曾請舉人，不論已免解未免解，特許來檢據，赴嘉熙二年省試一次，庶幾少見朝廷憫恤之意，且足以招徠陷沒郡縣士人之心，其所關係，實爲不小。併乞睿照。又臣觀春秋之世，晉在中原，楚在夷狄，楚雖有材，晉實用之，故晉伯諸侯者百有餘年。其後典午之晉遷於建鄴，久而習安，常以南士爲高華，以北人爲儉荒，由是中州豪傑悉歸元氏，而江左所用，悉皆文脉纖巧之才，故晉不能保有中原，而六朝常有弱患。我高宗南渡，孝宗承之，立賢無方，意度恢闊，李世輔、王友直爲將帥，王希呂、辛棄疾爲率守監司，皆北來人也。自故相外招李全之徒，而內實忌之，既使有所激而叛。而世之昧者習熟見聞，槩以厭薄疑忌爲事，凡出于淮襄者已幾待以胡粵，況自淮以北乎！積疑成釁，積釁成叛，而范用吉、尚全、常進、郭勝輩，且皆爲敵國於一水之外矣。此由南北太分，既蓄之而反外之故也。此意不改，豪傑不附，棄材以資敵，殆不止如春秋聲子之所歎。蓋商鞅不用於魏，而秦孝取河西，王猛不歸於晉，而苻堅取慕容，此則議者所不慮，而臣以爲他日大可憂者也。如從臣策，分路攷士，不特多

得淮襄之人以守淮襄之土，又可使因淮襄之俗以招北方之豪傑，是獲才實，消姦雄，而朝廷不預知，習俗不駭異，事之善者也。不然，歲年之後，立敵於北，各事其主，其患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與二三大臣熟圖之。并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二。

奏申論安豐軍諸將功賞

臣一介庸晚，猥列言語侍從之班，雖越在外服，苟有所見，誼當奏陳。竊睹邊報，安豐重圍已解，朝廷論功行賞，輕重先後，所貴得宜，庶足激勸。敢爲陛下詳陳其說。仰惟孝宗皇帝加惠西北之士，極其收拾，文臣如王希呂之徒皆爲從臣，武臣如王友直之徒皆爲將帥，蓋將以此傾西北之人心，紹復國家之大業也。時機不偶，賚聖志以賓天。甯宗皇帝克篤前烈，自丙寅開邊而後，凡所招納，西北歸附，無慮數萬。陛下光踐大寶，兼愛南北，同符二祖，蓋未嘗一日忘中原之遺黎。而一紀以來，李全以山陽叛，張惠、范成進以盱眙叛，至于近日，郭勝以唐州叛，范思吉以均州叛，常進、尚全以德安叛，而爲禍之烈，莫甚於襄陽。若前冬固始之陷以葛義勇，去冬定城之陷以段用、董師俊，是皆西北歸附受豢養者，垂二十年，卒以叛去。臣未嘗不傷悲痛悼，以爲豈惟此曹臣節之不終，其爲陛下任事之人，區處乖方，控馭失當，不得分任其咎也。論至於此，則安豐却虜之功，可得而言矣。聶斌、樊辛、張仲宣、王安，亦皆歸附也，聶斌爲安豐總轄，凡南北軍悉屬焉。一旦呂文德以孤軍入

援，斌即乞以所部盡付之文德，願身出其下；樊辛孤立壽春，邈在淮外，韃遣人招之，乃能殺其使者，而以僞書繳送安豐。二人之節，有古名將之風。偕仲、宣安，悉力死戰，意氣不撓。夫當浮光陷沒，吾之守將反爲賊先驅，可謂事勢迫急之際，人心向背之時。而四人者竭忠效順，臨危不變，迄退強虜，全孤城，比之南方將士，功蓋倍之矣。臣愚欲望聖慈宣諭宰執，將聶斌、樊辛峻加拔擢，厚與錫賚；張仲宣、王安次之。所有杜杲致命效死，呂文德突圍赴援，以及淮東策應之師，却從朝廷處分，等第推賞。庶幾輕重先後，不失其宜，使北方歸附見留者益堅報國之心，郭勝、范用吉、尚全、常進之已去者聞之愧死穹廬之下矣。其關於國家安危成敗之算，實不爲細。

〔小貼子〕臣竊見前淮東總管國用安堅守徐州，身死王事，前濠州總轄樊顯戰沒洛陽，皆歸附之表表者。用安雖已蒙褒錄，欲望聖慈特賜金帛，撫恤其家，仍與立廟賜謚。顯以洛師之退例不霑死事之賞，欲望聖慈特加檢舉，錄後恤孤，庶使一等歸附莫不感激思奮，實爲興起人心，招徠携負，激昂戰功，保全邊境第一義。仰乞睿照。

〔小貼子〕又見浮光陷沒，制臣陳韡以失職誤事，臺臣上疏論劾，朝廷舉行憲章，物聽惟允。但臣竊爲聖主有帷蓋之恩，功過有相贖之誼。韡十載兵間，頗殫忠力，浮光之用董堯臣爲守，雖其不明，而調呂文德以援安豐，卒能却虜，亦其善使。臣愚欲望聖慈更賜保全，俾之尚有自新之路，畢餘齡以報君父，臣之不任大願。并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二。

奏乞選兵救合肥

嘉熙二年

臣輒有管見，上冒宸嚴。竊見韃爲不道，荐食邊封，東哨真、滁，西哨豐、黃、濠、和，而頓重兵於合肥。頗聞排艤木已立，炮座已起，其欲爲窺伺合肥之計明矣。合肥不支，則豐、黃、和已在掌股之中，而東方一無以自固。東方不固，則江西之憂，浸浸乎有不可忌諱者矣。故今日之策，莫急于救合肥，而救合肥之策，則有遠近緩急輕重之宜，不可嘗試而泛動也。厥今兵力莫強於督府，當令史嵩之選精兵三萬人，統以呂文德，道由巴河、三溝、鳳凰崖，由山路取五槽河、火燒寨以東，至黃龍源、七里回、頭駝河，出鐵嶺、小庭、糯米衝，以達舒城縣，更百里即至廬。此所謂出於九地之下者也。其次，則淮東連年緝兵整武，雖號完固，然真、滁增兵，泗漣增兵，皆割維揚見存，若更抽摘，竊恐此賊乘虛擣襲，則根本動搖，不可不爲長江門戶之慮。謂宜令趙葵只於所部極力那撥北軍五千人，令心腹爪牙之佐沂淮而上，至於濠、梁，就選北軍二千人，又至壽春，更選北軍三千人，又至安豐，更選北軍二千人，合一萬二千人，統以張仲宣，副以王安。仍將一行人先與晉轉官資，重犒金帛，許以解圍之日高爵厚賞。仍暫令趙葵節制，調遣濠、壽春三郡策應人馬，多方激勵仲宣等，使之由安豐以進，其去廬亦只百一十里而近。又其次，則當令沿江制閩辦舟師萬人，由當塗管下裕溪口或滲潭，入無爲界，徑進巢湖，姑止於湖心之巫山，以爲西北兩項步兵聲援，遇便則進奪西口。此賊年

來輕視吾國，如入無人之境，不意吾之布置如此，縱使未能大挫其鋒，其勢必少沮矣。又須多募死士，往來三處，以通進止消息，及間道入合肥，以堅在城軍民之心。但沿江所管地方，自池陽、當塗、建康以至鎮江、許浦，多臣數年之間待罪之地，不惟兵籍空虛，而見在籍之兵，率多老弱憔悴，其可倚仗者十無一二，臣每爲之寒心。使其猝備萬人，恐亦未易。謂宜如疇昔周虎守歷陽，西門垂陷，虎急募壯士，許以武翼郎，日支食錢一貫五百文，言未脫口，有應募者三百餘人下城死戰，遂以却敵，保全一城。今若立爲賞格，令行招募江湖盜賊亡命，或可得三五千，貼以正兵，統以良將，鼓行而前，恐能有濟。此固馬隆之故智也。又其次，則六安西山，雖經殘破，尚有頭目數人，自行團結，固守其間，合而計之，不下二三萬人，皆頻年百戰之餘，堅苦忍耐之卒。謂宜遣才智忠勇之士，賚金帛誥命以往，撫其首領，激其士衆，時出盪兵，相與撓劫，使此賊不得安意肆志，是又官軍之一助也。臣受國厚恩，恨無長策可解三邊之急，僭越敷陳，罪當萬死。

〔貼黃〕臣竊聞東淮自盱泗以北，韃日增生兵，聚于應天海宿之境，伏而未動，未必不待淮揚兵力之分，爲批亢擣虛之計。今又據真州幹事人報，本州獲到姦細一名張三者，稱韃將以十月半來攻儀真，先令其入城縱火爲應，搜出火刀火石火藥具。以此推之，賊之狡計，又未可以其併力于西，而不東邊根本之慮也。并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二。

奏論江防五利

臣輒有江防末議，可以致悠久之利，而除日睫之害，僭用奏陳。照對本所近體探到鎮江府節制司蘆場一所，坐落建康府管下，其名曰杜真沙，周廣一二十里。近因流民全集，擅斫柴蘆，漸覺生事，不免差承信郎、權鎮江府節制司准備差遣胡拱之前去相視彈壓。乃知此沙之上流民凡十七寨，寨各有長，老少不下十餘萬口，強壯約一二萬人，皆安、濠、真、滁四郡百姓，而總此十七寨者，則宗子時哽也。沙之對岸六和縣界，地名郭墅、增塘、王峽塔等處，又有強壯五千人，頭目王瞻義，見行劄立硬寨，遙與時哽相爲表裏。本所差官，既體探的實，遂親行下時哽，立加曉譬。旋據時哽狀稱，元係六合上戶，丙申之冬，韃賊侵犯六合城壁，總轄李江以城獻賊。時哽兄成忠郎特差充黃州黃崗縣尉時哨自率死士，與賊苦戰，竟死于敵。時哽把持母親，突圍而出，僅得生全。連年賊寇衝突，時哽團結鄉井強壯，依險附險，屢與賊交鋒，前後殺獲，不知其計。恐官司反行追取獲到馬匹，以此不敢聞官。近于九月間，因探報韃賊將併力于東淮，時哽深恐勢不能敵，遂提十七寨老小渡江，于沙上屯泊，實不知其爲使所蘆場，蕩析之民，未免采斫，結縛蘆蘆，爲遮蔽風雨之計，委非得已。除遵依約束，告諭十七寨頭目，督責所部，自相禁約，不敢侵斫，仍不敢一毫生事外，但念時哽忝出帝胄，每懷報國之心，不幸遭韃賊之禍，真、滁之民以時哽自父祖以來粗有恩信於鄉里，因推以爲首，團結聚

衆，今十萬老小，一二萬強壯，目前雖有三兩月之糧，尚可苟活，萬一向去鄉里未可歸，生理無所仰，竊慮小人飢寒所迫，或稍違越于法禁之外，則時暝一身，萬死何贖！今雖蒙沿江制司差人前來，取責流民，單名細載。緣別未有處分，聞又準行下起發五百人策應廬州，以此各寨頭目未就團結。此來儻蒙使所時加區處，使之有可耕之田，無餒死之慮，則時暝乞將上項人聽從官司揀選，籍充民兵，以備調遣，即不願支破錢糧請給。欲望務念淮民，疾速具申朝廷處置施行。臣按照杜真沙雖在大江，貼近南岸，並無限隔。今聚數萬衆于其上，所合早爲區處，以消意外。照得此沙蘆場不下數萬畝，其側有趙姓、鍾姓兩戶蘆場，一以寶章，一以主簿立戶，各不下數千畝。外此則有熟田三數萬畝，只屬兩戶。一係真州長蘆寺常住，今寺已焚蕩，僧已散亡，是無主物業；一係故將張俊府第之產。合三項蘆場及兩項田計之，約有二十餘萬畝。區區之愚，擬將長蘆寺田畝從官司拘管，張府田、趙鍾二戶蘆場，並行拘籍，却將上項流民選精兵萬人，人授田二十畝，令自耕種。却做京淮民兵例，分爲五將，總以統制一員，就令屯駐沙上，如此則立可收五利而去一害。不仰朝廷請給，坐得萬人精銳之卒，一利也。此沙正對滁河，設使此賊有意竊江，舟楫自滁河而出，沙上之軍，便可迎勦，二利也。揚、滁、真三郡，或遭圍閉，大軍策應，其勢實難。此曹皆艱苦忍耐之卒，且屯駐江心，上岸擊賊，洗脚下船，其勢最爲順便。使之解圍劫寨，必能有濟，三利也。昇潤之間，兵備素單，得此萬人，增壯上下流聲勢，四利也。江淮血脉，易於間斷，今沙上既有安、濠、真、滁四郡之人，則聲聞相接，淮民之心，亦有係屬，淮方之事，亦易體探，五利也。五利既具，而又可以弭蕭牆不測之害。臣以爲目前

江防大慮，莫出於此。欲望聖慈詳酌事機，如以臣言爲可采，即乞降聖旨，遵守施行。

〔貼黃〕再照得准黃榜指揮，招軍頭目人，如能團集一千人，補轉一官資旨命，及二千人者補轉兩官資，以上等第推賞。并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二。

全宋文卷七七六九

吳 潛 五

奏乞重濠梁招信戍守

臣輒有千慮之愚，上冒宸聽。竊見滁城被圍，守將軍民死守者三千餘口，不幸守臣陳廣光死于飛炮，以故人心離駭，旋至陷沒。今賊已於二十六日攝寨入城，城內有朝廷椿管及兩總所經常米斛，不下二十萬餘，且弓箭箭鑿器械火藥石炮爲數不少，賊皆得而有之。屈指春和，尚五六十日，無緣便肯退回巢穴。衆人之慮，則以爲賊必窺伺儀真、歷陽，而臣之慮又有大於此者。蓋滁乃江淮門戶，自宣化至滁九十里，自滁至昭關三十里，自昭關至藕塘四十五里，自藕塘至定遠六十里，自定遠至濠州八十里，向北即是賊界。由宣化而濠，大約止三百里，其間已無限隔，賊騎往來，不過一鞭而已。萬一此賊襲取濠、梁，以通淮北之途，然後駐兵滁、揚，以爲久留之計，則廬陽、盱、楚、真、和，反各在一隅，而賊固在腹心之內矣。江面之憂，將在旦夕。故今日之策，當死守濠、梁，以爲東西淮砥

柱，庶幾賊猶有所牽制，不敢安息于滁。俟其退歸，或毀或徙，惟所以區處。欲望聖慈亟賜睿斷，令督府、淮西制司增添官兵，戍守濠、梁，以爲必不可拔之基，實宗社之幸。事體關係，非止一城，臣僭越敷陳，罪當萬死，仰乞睿照。

〔貼黃〕臣再照得兩日來淮東報，韃賊見圍遶招信，自青平山天長以至高郵寶應，綿亘二三百里，皆是賊寨。以臣料之，賊若攻濠，其意蓋欲通河南之賊，徑至于滁；賊若攻招信，其意蓋欲通山東之賊，徑至于滁。滁至大寨九十里，大寨至青平山六十里，青平山至招信六十里，比之自濠至滁，道里相等。然招信之外，尚有泗、宿，濠之外別無藩籬，則濠尤緊于招信。大約二郡存則賊不容駐滁，一處不牢，則事勢有難言者矣。仰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二。

奏已差軍勦逐韃賊

照對本司連據探報，韃賊攝移小寨，前來真州二才里頭屯劄，時有哨騎薄真州城下，趕殺人民，直至江岸。竊恐窺伺江面虛實，本司除先來已分布船隻，嚴護諸邑，今又行劄差水軍統制陳亮，領官民船一百二十隻，精選人兵一千五百人，前去真州北岸一帶，張耀巡遶，往來剿逐外，須至奏聞者。

《許國公奏議》卷二。

奏論儀真存亡關係江面

臣輒有愚見，仰溷宸聽。竊見淮東人馬雖已再入滁城，但郡經殘破之餘，人民已盡，倉廩已空，樓櫓已毀，守備之計，猝難插手。今賊見窺伺儀真，事勢頗急。真之備禦，素不逮滁，而真之存亡，關係江面，則其事體又非滁比。故與其分兵力于賊已去之滁，孰若合兵力于吾必爭之真。真安則滁固自存，真危則守滁何益？欲望睿慈宣諭宰執，量事勢之輕重，行下淮東制司，將復滁之兵，盡數抽入儀真捍禦。仍劄督府，令呂文德仍舊帶所部人馬，即赴儀真之急，非特固真，實以保江。臣無任拳拳憂邊體國之至，仰乞睿照。

〔貼黃〕臣竊聞近日呂文德在真，韃之哨騎有至今城者，文德以單騎衝突，賊頗披靡，儀真之民，恃以爲命。比其提兵去真，人心爲之駭沮。以良將之去留，關係一城之休戚，委非細故。并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二。

奏論本所團到流民丁壯攻劫韃寨屢捷置制司忌嫉興謗等

照對臣昨緣去歲韃寇侵犯淮東界分，有流民團聚建康府境內本所杜真沙上，侵斫官蘆，本所遂差

官前去撫諭。見有宗子時哽團到流民，頭目不一。沿江制司雖遣官招誘團結，緣所差之人多係武臣，但知倚勢作威，乞覓搔擾，略不能以恩意撫納，其時哽及以次頭目等人，皆不肯受制司之令。臣粗懷深遠之慮，遂將時哽借補，檄令赴總領所稟議。其時時哽聞令就道，臣即留之鎮江，不復令再往沙上。所有流民，却自行差官前往地頭彈壓，措置團結，並皆稟受約束，即無一毫生事作過。只緣臣以韃賊圍閉滁陽，江面震動，而制司所調兵船在滁河口菖蒲蕩等處，屢爲韃賊掩去兵稍，燒却船隻。臣深慮事關利害，雖其地係建康界分，而臣以王人統隸江東，不敢坐視，遂分差膽勇兵將，並於時哽元團到流民內，選擇精銳之士，時用小舟，夜渡過江，攻劫賊寨，屢梟到賊首及捉到投拜戶，并奪到馬匹。臣以其不足爲賊大勢輕重，不敢效近時一種欺罔之風，張皇奏捷。不謂沿江制司自不能遣兵過江，撓劫韃寇，却歸咎時哽，屢行下鎮江節制司責問，謂時哽斫到賊首，奪到馬匹，不應不解制司而解鎮江府。不知殺獲之人，乃本所所遣，不識事勢，或奪其財物，或取其稻穀，或汙其婦女，或辱其衣冠，流民心不能平，遂以兵應，制司並不敢究問，亦不敢申明朝廷，何獨於無過之時哽而加誣玷乎！此皆臣不合勇于體國，于建康境內團結丁壯，攻劫韃寇，以致制司伎怒，而時哽遂爲水蟹池魚，臣實有愆，何可自道！竊念臣一紀馳驅，惟知下朴實工夫，爲國家撫恤軍民，整葺武備，實不善飾口舌，以欺君父，誣同列。今制司既過有申述，竊恐上關聖慮，臣萬不得已，冒昧控陳。所有時哽已蒙朝廷特補承節郎，添差浙西安撫司準備將領，鎮江府駐劄，見今在任管幹，久已不干預沙上事。仰乞睿照。

〔貼黃〕臣再照得當滁寇未退，人心動搖，沿江制臣又恐諸寨之人馬遡江西上，謁督府於繁昌。時建康界內諸沙流民無不作過，而西沙顏文煥等爲最，其安帖者惟杜真一沙而已。交換固嘗遣人邀約時暝以次頭目〔二〕，人欲表裏相應，焚劫東楊以直至建康城外人民財物。時暝之徒答以已受鎮江吳侍郎團結，不敢隨從作過，文煥等之流遂僅僅流毒于西沙而已。今制司不思本所密有功于制司，而反以招時暝爲懟，支離粉飾，上以罔九重之聰，以欺公卿百執事之聽，臣實懼焉。欲望聖慈檢照臣以母病請祠，俾尋香火之盟，不任大願。并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二。

〔二〕嘗：原作「長」，據文意改。

奏乞賞功以興起人心

臣竊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是知賞功罰罪，且不可廢于平世，而況多事之日乎！照得去冬韃爲不道，既不得志於廬，遂併力於滁。時知招信軍余玠親提精卒，轉戰入青平，戮力以赴滁之急，不幸師未達而滁潰。賊既陷滁，悉兵乘時圍玠于青平。玠極力拒守，賊不獲逞，乃以攻青平之師轉而攻招信之虛。時適張子良叛于泗盱，內外無援，音信阻絕。玠以爲盱一不守，則不惟青平不可保，淮東門戶，將遂蕩然，于是不顧危亡，復轉戰而入盱。賊盡銳攻之，玠盡銳應之。臘月

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之戰，殺賊無算，賊乃引去，玠被瘡，幾以不支。蓋去歲淮東却虜，玠之宣勞衛駕，績實冠諸將，而未有以聞于上者。雖玠昔爲白鹿學徒，頗嘗聞道，初不計功賞之有無，然兩城士卒，用命麀虜，似不可無以示勸。臣護餉東陲，實以報發御前軍馬文字爲職，誼合敷陳。欲望聖慈特下有司，詳酌施行，庶幾有功見賞，足以興起人心，其於邊面，誠非小補。《許國公奏議》卷二。

奏乞令東閩兼領總司以足兵食

臣竊惟四郊多壘之日，事有當通變者，制總兩司之合是也。四總在紹興間，本宣撫司錢糧官，秦丞相檜當國，與虜行成，遂創總領，以代撫司錢糧官之職。蓋欲漸收諸將之權，以就和議，故其策不得不出于此。若今日之事體，則不可同而語矣。兵事方殷，調度益急，總所之權，素不能行于所部，則軍籍之盈虛，戍兵之增減，錢糧之當支與不當支，皆莫可致詰，不過憑受給廳片紙銷豁而已。其間事體之掣肘，移易之扞格，有不可盡述者。此固勢之所趨，非人之所爲也。故臣以爲總計併國之制，有數利焉。以軍伍言之，則缺額可稽，頂冒可核，一切冗濫可攷；以錢糧言之，則利害自切於其身，戍兵之可減者減，生券之可省者省。州郡將帥有所憚，而不敢妄取于受給廳；受給廳有所憑，而不至受制于州郡將帥。以至糴買糧草，可以督責，不時借兌，可以那融。綱船往來〔一〕，郡縣決不敢差踏；綱米程限，巡尉決不敢羈違。凡有行移，自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其與總所之自爲總所，難

易之相去殆不翅萬萬倍矣。臣愚欲望聖慈妙酌時宜，參用舊典，將淮東總領所職事，就令淮東制置大使司就行兼領，其于足食足兵，安邊固圉之計，實非小補。臣非欲籍此以辭繁難，亦非與制司別具異同，以此嘗試朝廷，實以兩嘗護餉，親見制總事宜莫便於此，是用冒昧奏陳。

〔貼黃〕照得歲在癸巳，護餉西淮，嘗攝沿江制置，臣以兩司事體，自相通融，半年之間，爲總所省生券錢二十餘萬貫，米二萬餘石。此臣已試之驗，非臆度之說也。況近年以來，如湖廣累以制臣兼總，今孟珙亦然。嘉定間，岳珂爲淮東總領，屢兼淮東制置。制總互兼，其來已久。今三邊卒未有解甲之期，而淮東制司調度亦自不給，若令并領餉計，亦可使之伸縮進退，得以自如，實爲邊圉之幸。并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二。

〔二〕往：原作「住」，據文意改。

奏乞增兵萬人分屯瓜洲平江諸處防拓内外

嘉熙三年

照對臣一介庸虛，猥叨選擇，建闡浙右。千里邦畿，固以鎮靜爲第一義，但據諸處探報，韃賊今歲入寇，蚤於常年，而窺伺淮東之意尤銳。以形勢言之，通州警則平江急，揚、泰警則江陰、常州急，真、揚警則京口急，而海道不虞之慮又不預焉。以口岸言之，則通之狼山，可以渡平江府福山，

揚之柴墟，可以渡常州魏村，泰之石莊，可以渡江陰軍申港，而支流派港可以橫截徑渡之處又不預焉。凡此要害之區，舊雖隸沿江制司，然參以沿江制司去歲具申密院公牘，備述江防布擺之詳，止謂以建康爲下流，當塗爲中流，池陽爲上流，而京口、毗陵、平江、嘉興、江陰五郡，無一畫及之，則折柳之防，豈惟浙郡未嘗措置，雖沿江制司，亦往往窘於事力之褊短，有不及措置者矣。夫以積久無備之數州，而有上下數百里江海之憂責，警急之際，固未有無兵而能守者也。而臣科料所部軍籍，以言乎步軍，則鎮江都統司元額計六萬二千五百七十九人。開禧間，胡海之變，盡招其徒爲軍，曰敢勇，曰精銳，曰武鋒，通一萬六千人，屯駐維揚。嘉定間，賈涉在淮東，鎮江諸軍之戍淮東諸郡者四千三十有五人。涉申聞于朝，就令移家永戍。於是都統司之軍，其去者已二萬零三十五人矣。續因江淮諸郡競欲募軍，朝廷又割都統司之額以與之。揚州曰強勇軍，五千六百人；淮安州曰左右軍，一萬一千人；淮陰縣曰江水軍，千人；泗州曰歸附義士軍，一千四百二十一人；青平山曰雄邊軍，一千人；瓜洲曰防城軍，一千二百四十七人；鎮江曰水軍，五千人。通計三萬二千六百六十八人。於是都統司之軍，其去者共五萬三百單三人矣。其在寨者，僅不過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人，而又有歲戍淮東諸郡縣之軍，計四千九十三人，係於在寨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人之中，選其強壯，以供征役。於是實在寨之人纔及八千餘人，而老弱者在焉，疾廢者在焉。諸色合千人，以至倉場庫務職掌與夫軍期擺鋪應干差役皆在焉。於是都統六軍，雖曰元額六萬二千五百七十九人，其實無一人可以爲江南警急之備矣。此步軍然也。以言乎水軍，僅有鎮江五千人。去秋臣始上事，即加閱視，密記其人物堅壯可以出戰

者，極不過五百人，餘皆疲癯脆懦，纖細短弱，指一可什，決不能於驚濤巨浪之中飛戈走戟，擊刺如神。此皆三十年之積弊，既不堪戰鬪，又不可汰遣，惟可於江之南守寨柵、張旗幟而已。外此則許浦一軍，見管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六人，而戍淮東者二千二十五人，戍峽州者千人，戍鄂渚者五百人，戍金陵者千人，運淮西糧米者二千九十七人，諸雜巡遑防把差使窠役又千餘人。其在寨者止二千五百四十人，而老弱疾廢亦且三之一矣。如澈浦金山小軍分合而計之，其在寨者通二千六百餘人，而老弱廢疾亦且三之一矣。夫以三輔之郡，蔽遮行闕，而上下數百里江海之間，所恃水陸大軍單虛如此，況積安久玩之，廂禁卒乎！使天祐國家，虜馬不至於飲江，猶之可也，萬一果如叛臣宗雄武、金之才輩之慮之計，則江南之事豈不甚岌岌乎！竊攷韓世忠制置浙西，以八千之旅邀窘兀朮於金焦之下，可謂以少擊衆，以弱禦強。然其所將，皆西鄙勁卒，身經百戰之人，而又是時蜀有吳玠、吳璘控制上流，荆湖有岳飛以必勝之軍虎視河洛，加以帷幄之內，區區得宜，朝廷之上，是非不僭，人材錯立，政治有章，故時世雖危，而實有善政不亡之證。所以虜雖能過江，不敢以江南爲可有。節節振起，遂成中興。以今準昔，事體實難。而況臣之菲才，統空虛無備之數州，任上下數百里江海之憂責，豈不重可寒心也哉！區區欲望聖慈特發睿斷，令本司另招萬兵。內步兵五千，專招淮人，屯戍瓜洲，外以助維揚犄角之勢，內以張江面虎視之威；內水軍五千，專招浙人，分屯平江境內唐浦、江灣、福山，內以拱衛行都，外以彈壓江海。臣決不效近世招軍，或強驅市人，或泛募游手，徒費朝廷之錢米，無補國家之緩急。臣又當結以恩信，激以忠義，董以紀律，使之知有君親，效死勿去。至於成敗利鈍，毀譽

禍福，臣皆不暇計也。觸冒宸嚴，臣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貼黃〕臣竊惟理內所以制外，居重所以馭輕。今以諸閩言之，京湖有兵二十餘萬，淮西淮東各不下數萬。只沿江制司，建康有馬司戎司，又有靖安唐灣水軍，又有遊擊軍，又有制效；當塗有水軍五千人，雄江軍五千人；池州有水軍防江軍八千人，又有戎司軍；江州有水軍防江軍數千人，又有戎司軍；興國軍有防江軍三千人，通亦不下數萬。浙右乃王畿之地，宗廟朝廷之所宅，而事勢單絀如此，似不容不少關聖慮。并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三。

奏條畫上流守備數事

臣一介庸虛，越在外服，固不應輒議朝廷大政。然身列禁近，職預論思，苟有一得之愚，不當以疏遠而自默。竊見韃爲不道，侵突蜀江，雖督府倍道進師，京湖制臣竭力赴援，峽口近已肅靜，施、黔似無疏虞。然臣竊觀此賊用兵，無不取，無必取。而無必取者，乃所以行其無不取之計。安知其目前之謀，不且并包巴蜀，占據江面上游，而遲至秋冬，方自瞿塘以下歸、峽，道施、黔以窺鼎、澧，出黎、雅以瞰交、廣乎！使彭大雅、陳隆之尚能立脚，則此賊猶有後顧之虞。若二帥或音問中絕，或奔迸東下，則臣之所料恐將十中七八。今屈指日力，自一月以至七月，僅有半年，如救頭然，猶懼不濟，若復視以爲安，則天下之事，自此恐有不可諱者矣。謹條畫如左，須奏聞者。一、孟珙自其父宗

政積有威惠於襄漢之間，而琪深沉寬厚，能得南北士心，又過於其父。謂宜更加寵任，俾爲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使。自八月以至二月，則移司公安；自三月以至七月，則回司鄂渚。蓋賊方有窺伺湖南之意，非并湖南北合爲一司存，使任防托之責，則必致互有牴牾。若岳陽，雖亦係上流，然處大江重湖之中，可以虎視而難於調遣。惟公安北可以應接江陵，西可以應接歸、峽，當道里之中，爲要衝之會，宣司駐足之地，無以易此。仍乞朝廷多降金銀錢帛，俾其得以展布。蓋上流存則國存，上流破則國破，當傾竭事力以救之，非平時比也。一、鄂渚而上，既有所付託，其次則莫重於九江。金陵相去千四百里，雖鞭之長，豈能及於馬腹！謂宜仍劄沿江制置副使，於九江就兼江西安撫使，除鄂州外，凡前日副閫所隸之地，仍屬焉。所有元來副司財賦，却令督府均撥付沿江京湖兩司。蓋京湖既有湖南一路可以通融，則沿江副司財賦，亦可以不專仰矣。九江守臣董魏宏毅忠壯，有託孤寄命之節，因加任使，決能稱職。一、天祐中國，蠢爾小夷，固決無侵越內地之理。然慮事甯過，圖事甯豫。自施而通澧，有禁山三數百里，土豪田、向二氏，世爲朝廷主此山，宜優加獎錄。設有侵軼而至鼎、澧，則前有長沙之湘江；又設有侵軼而過長沙，則前有江西之章江。二江雖非大江之比，然亦未易猝渡，皆當豫爲防托。一、辰、沅、靖三郡，皆有蠻人，勇悍善鬪，亦宜於三郡土人中擇有志之士，散入諸蠻，以恩賞結其蠻帥。若團得數千人，亦可爲緩急一助之用。一、韃之爲害，猶曰外憂，而內憂之最急者，則流民是也。去歲江東區處失宜，列郡村墟井邑，莽爲焚劫之場。後雖不得已而招之，復忿其前過，誅殺其頭目數十百人。使今冬韃復猖獗，則此曹又必騷動。若仍有團聚作過之人，豈復更可招

撫？此腹心之大患也。臣以爲流民與其處之江南而得所，不若處之江北得所之爲愈。今連年兵革所喪亡，饑寒所殍死，其存者蓋已無幾。臣竊見安豐之六安山，聯接光、舒、蘄三郡境界，周廣八百里，兵法中所謂天關天牢者，此山是也。其間生生之物及攻戰之具，無所不有。今尚有殘民萬數，皆堅耐百戰之餘，盤據於其中。臣以爲宜升六安縣爲軍，擇人爲守，置司其內，凡光、舒、蘄附山之縣皆據而屬焉。使自擇令長，仍從朝廷給錢五十萬緡、米五萬石，使爲守者舉淮北流徙之民，凡屬強壯，盡誘之入山，俾合爲耕戰。它日經理就緒，不惟可以壯淮西之勢，塞韃賊之衝，而又可以寬江南之擾，實爲數利。仍乞擇淮士二人，爲刑獄常平使者，置司滌、和，俾任責往來，同共措置，年歲之間，必有成績。一、安慶府蘄州，既經殘廢之後，見移治沙洲，徒有州郡之名，無益於事。而於流民一節，多與九江、池陽兩郡施行之間互有牴牾，於事體不便。謂令九江守臣，就兼提督蘄州移治兵民公事，池陽守臣兼提督安慶府移治兵民公事。其見屯泊之沙，則令兩郡守臣就擇通暢武臣一員，充各州鈐轄，兼主管各州移治兵民公事。庶幾事權歸一，其於處置流民，關係不小。一、多事之際，如湖南、福建、江東西、兩浙東西，皆當團結民兵，以爲緩急盜賊之備。然須各路委之賢明監司，庶可不擾而辦。一、浙東、福建民船，其可用者甚多，常年以應官司者，不過具文而已。謂宜令浙西向上監司，兼提舉兩路民船公事，使之自擇士人，措置團結，以備緩急之須。一、浙西沿江沿海一帶，亡命剽悍，興敗公私之人，謂宜稍破拘攣，所屬官司令作措置團結，庶幾緩急之際，有調用之利，無嘯聚之患。專在任責得人，自然有益無損。《許國公奏議》卷三。

奏論平江可以爲臨幸之備

竊見錢塘建都，百有餘年，以陰陽言之，全籍海門巽水，早晚兩潮。今沙漲潮塞，未必非天啓國家以轉移之機，大有爲之會也。況諜者所報，多云韃賊爲窺湖湘之計，萬一不幸，設有疏虞，則去行都止隔袁、撫、衢、信而已。臣以爲平江地勢寬闊，物產富厚，他日或可爲臨幸之備。蓋南斷長橋，阻松江，北決江湖之水，以斷毗陵之路，則不患無形勢；因三吳之饒，則不患無穀粟；團江海亡命，則不患無兵；而又去江上不遠，可以係屬人心，收召豪傑，有進之形，無退之迹。欲乞試入聖抱，預作區處。臣年來百病纏綿，心力殫竭，自度無用於世，已三上祠請。惟是忠君愛國之忱不能自己，苟有所見，不敢顧忌諱而不言。區區無任拳拳懇切之至。《許國公奏議》卷三。

奏乞遵舊法收士子監漕試

臣頃在仲春，恭睹明詔，嘉慶曆、元祐之詞章，樂乾道、淳熙之儒術，思得賢能之士，上追盛時，有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有司之事也」。大哉王言，所望於興賢興能者厚矣！竊意廷臣必能上體聖心，開寬裕之路，畢臻衆俊，迺旬日以來，所聞特異。卿大夫士，咸謂新令具嚴，雖親子孫親

弟姪，合牒國子監試者，於保官二員外，更用局長保明，以此各懷疑忌，重費料理，將遂遣其骨肉之親，歸就里選。至如四方士子，或爲監司守倅之客及親者，則謂舊法牒試既不可復，今又罷寓試而行附試，取人至狹，皆欲棄科舉而不應詔。臣竊惑焉，何前日詔旨之廣，而今日法令之密，豈陽欲求之而陰實沮之也！臣竊惟國家之事，惟當以祖宗成法爲重，法苟未爲極弊，不必自取多事可也。況取士之要，不過在於得人，得人之方，不專在於用法令也。舍先朝之寬博，用新令之蹇狹，所以待士者，其意已薄，則慶曆、元祐、乾道、淳熙之盛美，尚可得而望哉？臣竊觀紹興十三年指揮，文武職事官，本宗同居五服內，并異居大功以上親，釐務官、文臣京官、武臣朝官，本宗同居小功以上親，并許牒赴國子監取應。乾道、淳熙以來，並遵此令。嘉定十二年，雖曾親立武臣只牒武舉之制，至陛下即位，悉仍紹興、乾道、淳熙之舊，法簡意寬，鳶魚飛躍。奈何今日乃束縛而蹙狹之也！臣又觀乾道重修貢舉令，諸在京職事官，文臣監察御史以上，武臣職事雜壓在監察御史以上者，並牒門客一人，赴本路運司收試。至於監司之客與親，聽牒鄰路，守倅之客與親，聽牒本路。皆由妨嫌，所當避互，初非優異，故爲名色。自端平增貢額，而監司守倅門客之試罷。夫意其非客非親之冒牒，而併廢其實親實客之當牒，亦豈良法？爰至今日，既不盡復，又不盡罷，亦徒爲多事而已。臣典司浩穰，豈皇他卹。然念班忝法從，職與經筵，於朝廷之事皆所當言，用敢列紹興以來之明令，述寶慶初元之盛心。仰望陛下亟頒睿旨，悉還舊法，內而監牒凡屬同居異居、小功大功以上親者，只用牒官保官狀收試外，而漕牒凡屬門客姑姨之親者，亦如用牒官保官狀收試。厚以待卿大夫，而不必逆其詐；寬以待天

下士，而不必多其防。庶幾聖度開廣，同符祖宗，與近者賓興之詔旨始不相違，用此取士，所得必多。其有不顧清議，或爲僞冒，事覺之後，並以條制坐之。在上得體，在下無辭，是亦祖宗用法之意。

〔貼黃〕臣竊見嘉熙元年，大臣奏請創行寓試，凡卿監郎官監司倅之門客，及姑姨之親、同宗之子弟，與游士之不便於歸鄉就試者，滾同試于轉運司，以四十人爲額。雖其中或有實係門客姑姨之親者，不能無嫌，猶不失寬大之意。祇緣得廢待補，以致次年分路補試，耳目不及，所取淆雜，遂爲論者所疵，竟罷今舉寓試。以臣鄙見，陛下如采用臣言，盡復紹興、乾道、淳熙之令，且照嘉熙元年新令，放行寓試，却仍舊法，復取待補，亦自甚便。但於內有府學諸生，月書分數，類申國子監者，三年在學，實爲辛勤，合與比附大學教養之數，另項考校，少增其額，以示優異。庶於不均齊之中，乃有至均齊之義。并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三。

全宋文卷七七七〇

吳 潛 六

內引第一劄奏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則無以求亨通之理

嘉熙四年

臣一介庸虛，仰蒙聖恩，俯錫召綸，旋加親擢，獲奉穆清之對，敢盡責難之恭，惟睿慈垂聽。臣聞《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是艱屯之時，迺君子所以經綸其大業也。又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是蹇難之世，非反身修德，無以自濟也。又曰「困亨」，是困厄之中，有亨通之理也。厥今事勢，陛下既自熟於聖心矣。披猖之虜，如蠹旁蝕，而四肢已斷；流徙之民，如疽方結，而腹心可虞。耗者衆而粟力竭，出者多而楮力竭，行伍咨嗟，市廛誹議。怨氣上干，極爲今年之彗；怨聲下徹，極爲去年之潮。此其爲坎盈之屯、艮險之蹇與澤無水之困，蓋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矣。然而此正陛下經綸之日，反身修德，在困求亨之時也，特未知所以應此者何如耳。夫水漂而火焚之，盜

迫而鄰侵之，當此之際，未有不重足而栗、擣心而悲者也。俄而賁育過焉，則嘻笑赴之，而懦者皆起。夫血氣之勇，猶足以勝危懼而當禍患，況勇於義理而以帝王之位行之乎！故夫有土不可以爲貧，有民不可以爲弱，有慶賞刑威則不患不能奔走羣動，有利勢操柄則不患不能旋斡萬爲。少康興於一旅，句踐伯於一棲，燕以千里而畏人，楚以六千里而爲讎人役，何相遠若是哉！大抵自古未嘗無大壞極弊之時，亦未嘗無扶衰救病之術。其或乍仆而忽起，寢微而終否者，全在時君世主之勇不勇而已。天下之至不勇者，莫若秦皇、漢武，惟成湯爲智勇，文武爲大勇。蓋剛者君德之體，健者君德之用，自剛而克，由健而發，是之謂天德之勇。乾以靜專，坤以直大，皆是物也。陛下寬簡如堯，克勤如禹，柔恭如文王，可謂有帝王之資，惟在充而用之耳。用之莫先於去心過。何爲心過？一曰欲，二曰慢，三曰欺。且天下之事極矣，惟天回則事可回，而此三者之過，乃所以斃天理、褻天威而怠忽天命。是故有欲心者，與天爲二矣；有慢心者，不知有天矣；有欺心者，則又以天資口耳，而不以天事身心矣。陛下於此用吾勇焉，如刀斷絲，如隄截水，微去之，漸去之，頓去之，以至於盡去之，則三者之心，雨晞霧散，而清明見矣，何憂乎潮汐，何畏乎彗孛，何患乎回轆！困之能亨，蹇之自反，屯之經綸，孰有妙於此乎！臣請復述前聞，以贊陛下之勇。我太宗皇帝之端拱二年六月，彗出東井之積木，日見東北，夕見西北，歷右攝提，閱三十日，至亢乃滅。其後大觀四年五月，彗出自王良造父，歷閣道，入紫宮，干帝座，二十餘日而滅。我仁宗皇帝之至和三年七月，連雨不止，水入國門，滄浸太社，破缺城垣，城外塚墓，皆遭漂蕩。其後宣和元年六月積水暴至，迨近都城，漂沒人民廬舍。夫

去年之潮，今年之彗，其與先朝何異？然端拱、至和，不過一時之災，而大觀、宣和之後，其事有不可忍道者，陛下將何鑑哉！臣不勝憂愛之情，惟陛下裁之，幸甚。取進止。《許國公奏議》卷三。

內引第二劄奏乞遴選近族以係屬人心而俟太子之生

臣仰惟皇帝陛下發祥藝祖，繼體甯皇，以歷數攷之，中天再造，蟄蟄繩繩，實當陛下。弧韞屢應，匕鬯尚虛，陛下雖有詒謀垂裕之永圖，思欲爲社稷萬世之至計，而猶豫虛徐，未有贊其決者，非所以申固天命，係屬人心也。按祖宗故實，甲觀未期則遴選近族，前星既協則歸奉宗藩。真宗皇帝六年，適有周王之戚，即取宗室子養于宮中。及仁宗既就外傅，則宗室子亦歸邸矣，濮安懿王是也。明道元年，仁宗皇帝聖壽二十有二，而安懿生子，又數年亦取養于宮中。其後後宮多就館者，而王子乃還濮邸，用前例也。紹興五年，高宗皇帝謂宰相曰「朕年已二十九，尚未有子」，且謂自有國朝故事，當導迎景貺，鎮壓羣疑。事體得宜，意慮及遠。此實累聖大公至正之度，非若漢唐叔末諱護牽制之爲也。夫以仁皇春秋甫二十三，高皇春秋甫二十九，真皇即位之六年，亦少陛下兩歲，而長慮却顧皆若此，陛下甯不以祖宗之心爲心乎！前古轍迹，載在簡編，多以倉卒之間，稔成衰亂之證，可爲永監。故臣深願曲留聖慮，特采舊章，博求小宗，必有岐嶷，少遲綠車之出，以俟朱邸之還。百世本支，萬年基緒，實係於此。臣駑下，雖不能爲皇祐之司馬光，亦粗爲紹興之婁寅亮。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許國公奏議》卷三。

內引第三劄奏論尹京三事非其所能

臣至愚極陋，仰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猥加拔擢，疊組兩部，兼領神臬。蓋嘗蚤夜而思，竊以爲才有短長，時有艱易，物有盈虛。如臣之才，使之撫摩百姓，則粗可勉竭；使之發姦摘伏，則非其所能矣。使之驅馳外服，則粗可勉竭；使之彈壓衆大之區，則非其所能矣。使之持法守，奉理道，則粗可勉竭；使之酬應人情，周旋世態，則非其所能矣。此所謂才有短長者也。歷參時變，載攷京邑，禧、泰之際艱於乾、淳，寶、紹之時艱於禧、泰。端、熙以來，其難又非昔日之比矣。陛下異時擇牧，率皆八面疏通之士，猶懼弗濟，況臣迂愚鈍拙，與物多忤者乎！此所謂時有艱易者也。米乃民之命脉，而苦於直之湧；楮乃民之血脉，而苦於直之低。四民之道俱窮，百物之產不繼，談河不可以止渴，畫餅何能以充飢！此所謂物有盈虛者也。重惟本朝上以文明啓治功，下以儒雅成習俗，凡投身簿書獄訟之間，甲兵錢穀之內，縱使學者，亦貽俗吏之譏。先帝朝，徐誼、徐邦憲號一時名流，皆嘗尹正京畿。先臣某實與之爲友，每以書責之，謂非秀才所當做官職。臣以聖意堅決，聖恩深厚，未免冒清議，違先訓，勉服威命，惶懼就職。雖欲刻苦奮勵，圖報萬分，然際時之難，適事之極，恐決無以仰副陛下選擇而使之之意。昔趙母指括之必敗，以全其宗。臣有老母，預乞聖慈曲軫危悃，他日姑從

薄罰，不爲親憂。臣無任隕越懇祈之至。取進止。《許國公奏議》卷三。

經筵奏論救楮之策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糴

臣一介迂疏，猥叨親擢，典神臬。頃者錫對便朝，恭承王音，以錢楮爲第一義。臣祇服訓詞，不過宣布陛下德音志慮於衆，而臣民億兆，皆昭知陛下憂勤懇惻之心，靡然聽從。錢既流通，楮亦增重，目前市邑，粗免蕭條急迫氣象。然臣反覆過計，以爲此特制之於其末而已。譬之流水，曲爲隄防，使不傾泄，故可以成一溉之功。若不濬其本源，俾之汪洋浩渺，不幸一隙不牢，隄防稍決，其涸可立而待，臣實未知其所終也。本源者何？救楮而已。朝廷亟思所以救楮，則百物之價便可以損三分之一。而其最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糴事。以朝廷和糴言之，則可以寬國計；以閭閻日糴言之，則可以寬民生。夫古今未有石米之直爲緡絲三四十千而國不窮，民不困，天下不危亂者也。臣以爲天下大變大故，猶有自定之理，若財殫粟竭，不起而圖之，則決無天雨財鬼輸粟之事。《書》曰「弗爲胡成」。厥今事勢，本未盡至於不可爲，而君臣上下似欲以不爲僥倖鎮靜之名、安平之福，臣不知其果何說也。況朝廷帑藏之儲，已浸浸乎里巷富翁之不若，更三四月，邊塵一驚，周章四顧，不審執事者將何以爲陛下計乎！臣憂心如擣，惟陛下與二三大臣速圖之，宗社幸甚。取進止。《許國公奏議》卷三。

奏論國朝庚子辛丑氣數人事

臣聞天運有吉凶之相推，世道有升降之相易，當其會雖聖君不能違，值其阨雖治世不能免，亦在於小心兢業而已矣。臣竊觀比歲有火有潦，有風有潮，然而未有彗也，未有蝗也，未有旱也。乃今踵見於一年之間，浸淫于數月之久，衆目恐怖而竊議，四鄙枵竭而坐完，田野焦枯而莫耕，河港斷絕而弗濟，不惟南畝之入杳無望期，抑使太倉之輸邈有滯積。是自比歲以來，極咎徵之備，叢沴氣之多，未有今歲若也。臣俯察物宜，仰稽造化，竊以爲有氣數焉，非人之所能逃也，有人事焉，非天之所能預也。臣於是求之國史，蓋國朝自膺大歷服，至于咸平之二年三年，始得庚子、辛丑，自是而爲嘉祐之五年六年，自是而爲宣和之二年三年，自是而爲淳熙之七年八年。考其年，求其故，不有天災，必有天變，不有天變，必有盜賊。蓋二者皆火之仇，土之舍也。仇者得志，旺者告病，是亦陽九百六之會與！是故天狗墮於西南，彗心纏於星宿，日食地震，淫雨大水，禁衛爲盜，民多流亡，嘉祐之庚子、辛丑然也。太陰熒惑，屢失其度，早暵雨潦，相繼爲災，湖南則曰旱勢未已，廣德則曰旱災異常，嚴□□以十餘日，越之潦至八萬畝，淳熙之庚子、辛丑然也。而其甚者，咸平則王均僭蜀，宣和則方臘盜浙。計庚子、辛丑之間，二方之民，死于盜死于兵者，各以數十萬計。夫以真廟之恭儉，仁宗之寬仁，孝宗之憂勤，雖不幸而當此氣數之交，要亦幸而當此聖明之世。是以因災而慄慄，隨事而

孜孜，羣臣盡言，大臣盡心，州縣盡力，此其所以終保有咸平、嘉祐、淳熙之盛時，而不至爲宣和之庚子、辛丑也。宣和惟其不然也，故禍作而政愈疵，變形而人愈繆。凡自古所謂與亂同事者不極不止，而氣數盡矣。向非高宗以一旅興于大江之南，則九廟之祀，未知所屬也。今陛下又不幸而逢庚子、辛丑之氣數，姑舍咸平、嘉祐而概以淳熙，陛下有淳熙之憂而治不如，大臣有淳熙之枋任而協同不如，州縣亦淳熙之天下而事力不如。至於財殫粟匱，錢弊楮窮，強敵憑陵，驕卒桀傲，梁益俶擾，襄樊淪亡，人心動搖，國勢兀隍，此又淳熙之所盡無而今日之所備有也。若上下勤恤，君臣克艱，汲汲皇皇，常若亂亡之迫其後，萬一國尚可爲，民尚可保。不然，天與人莫之通，人與政莫之省，帝怒叵測，世數難回，臣恐均、臘之奸，將有伏於草莽飢寒窟者，同時而出。其或邕廣有一隙之虛，施黔有一罅之漏，江沱有一縫之缺，饑氓爲流民之導，流民爲賊寇之導，不知浮脆之□豢養之京師，將何以禦之乎！臣聞未病而服藥者上也，當病而服藥者次也。今不得而服未病之藥矣，臣請勉其次者。臣初聞醫國之方於經傳，最速於見效者，其藥有三：一曰修身，二曰用賢，三曰畏天。服此藥者，必各有戒：修身之戒在慾，用賢之戒在讒，畏天之戒在欺。持此戒者，亦各有法：欲節慾莫如剛，欲遠讒莫如明，欲去欺莫如敬。陛下非不服此藥也，亦嘗守此戒以待其效歟？陛下非不持此戒也，亦嘗由此法以防其決歟？禍福同行，安危共轍。宣和、淳熙，相去一間，女真、蒙鞞，非有異人。禹戒舜曰：無若丹朱，旦戒成曰：無若商受。舜與成不爲忤，禹與旦不爲訐。蓋君子之立本，皆出於天地之大義，期於以一念之真切相成，以萬世之譽聞相保，上非冀其容悅，下非希其寵利，一於道而已矣。臣誠不忍

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而浸浸於不可爲之地。天人之證日異，國家之事難言，是用罔避忌諱，俯伏陳露，庶幾少啓陛下瞿然惕然之思，而先自三者至心行之。然後申敕二三大臣，惜分寸之光陰，以圖回實政，采軍民之公論，以布置人才。最急者莫如食，其次錢幣。若流民盜賊夷狄，皆當視以爲必至之憂，無可疑之患，如在火焚水溺之中，求爲脫一生於萬死之計，庶幾猶可及止也。咸平、嘉祐、淳熙之庚子、辛丑，不可望矣，宣和之庚子、辛丑，可復蹈乎！臣不勝惓惓。取進止。《許國公奏議》卷三。

奏尹京事併乞速歸田里

臣竊見京都前日之慮有三，其最見錢之澀。臣雖防之使不泄，誘之使不藏，然實仰託陛下威靈，善良聽命，姦豪屏迹，錢陌頓還於舊觀，市井不至於蕭條，此臣之可藉以逃責者一也。其次潮汛之衝，臣雖增岸闊高，補隄圯壞，添築子埂，旁護新塘，然實仰託陛下威靈，海門之淤既快，江澚之沙浸生，舟行西興，潮復故道，此臣之可藉以逃責者二也。其次風燭之虞，臣雖立爲規模，粗可防弭，然實仰託陛下威靈，熒惑順軌，祝融避舍，當此連月之亢旱，曾無數家之燎延，此臣之可藉以逃責者三也。乃若深懷保抱之情，不敢少負芻牧之責，弛關市譏征以通商賈之路，蠲殘零苗稅以惠田里之氓，沿門借本以甦經紀之細民，創庫損息以便典質之下戶，散之藥餌以療其疾病，給之棺槨以周其死亡，強者免攘奪於街衢，弱者少枕藉於溝壑。至於安富，所以恤貧，時寬敷糶之期，祈請補糶之數，

零替者減放，困削者蠲除。荷朝廷之響從，覺闐闐之驪動。凡可極力所至，莫匪以心求之。惟有百物之時直未平，良由四方之會陌浸落，此非朝廷速行措置，無緣郡縣可以轉移。使內外之楮價相登，則郡邑之物價自定，此則廟堂之事，匪獨微臣之責矣。惟是臣於夏五初對便殿之時，固已知神臯非臣可以立足之地，蓋至今日，漸驗臣言。伏望聖慈哀憐，俾令速歸田里。啜菽飲水，永戴賜於堯天；全身保家，免貽憂於括母。仰祈睿照。《許國公奏議》卷三。

奏乞守本官致仕

淳祐元年

臣近嘗再具公牘，辭免新除恩命，仍乞掛神武之冠，以補過愆，以消災咎。方屏息以俟俞允之旨，忽傳西掖見上繳章。臣竊伏惟念，政使朝廷軫念簪履之舊，欲全護於施行之間，此尤臣之所大懼也。臣至愚極陋，載念先臣某在乾淳間，親接諸儒之脉，所師者文公朱熹，所友者彭龜年、樓鑰、黃度、楊方、楊簡、袁燮、柴中行，皆一時大老。嘗提耳而命臣曰：「士之爲士，當明君子小人之朋，若得罪於君子，則終身不可立于天地間矣。」臣泣而識之不敢忘。今夫近日之攻臣者，皆君子之巨擘也。夫既得罪于君子之巨擘，則必其積尤稔忒，有不可進於君子者矣。豈惟終身無以自立於天壤之間，他日何以見先臣於地下乎！再三思之，惟有納祿公朝，歸伏先臣之墳墓，庶幾藉蚤退之一節，少洗平生之玷，以不終得罪於君子，而他日尚有顏面可見先臣於地下也。兼臣身病日增，無復生全之

望，親年愈邁，當爲終老之期。雖貪慕於明時，實怵迫於私計，是用不避三瀆之誅，哀籲君父。共望聖慈察其戀主之心雖切，而守身之義尤急，報國之志雖堅，而辱親之憂尤大，特放睿旨，容臣守本官職致仕。臣仰瞻闕庭，無任懇切請禱之至，仰乞睿照。

〔貼黃〕臣竊惟近年以來，國家可謂多事。然而元氣尚充，外邪不得而干犯者，特在於朝廷能重臺諫給舍之職，而爲臺諫給舍者，能各自盡其職而已。蓋臺諫給舍之職舉則紀綱立，紀綱立則元氣充，元氣充則外邪不能入，此端平更化而後，陛下躬攬大權之明效大驗也。臣一介孤拙，昨臺諫劾之，而朝廷曲爲之全護，是以臣而屈朝廷之紀綱一矣。今中舍繳之，而朝廷又曲爲之全護，則是以臣而屈朝廷之紀綱再矣。以區區螻蟻之身，而至于重屈朝廷之紀綱，竊恐通國之人，凡知臺諫給舍之權當尊，凡知朝廷之紀綱當立，皆以臣爲口實矣。以區區螻蟻之身，而通國之人以爲口實，則是朝廷所以全護之者，恐適所以益其疾而重其咎。臣實隕穫憂懼，不知其死所也。兼臣猶憶去歲八月二十有一日，臣輪當進讀之餘，入劄子丐罷，陛下宣諭，以爲徐榮叟、彭方適有疏論卿。臣遂奏云：「臣罪過山積，招致人言，上累陛下知人之明，乞即行斥逐。」陛下復宣諭云：「卿豈可便去，已諭榮叟、方，令卿免兼臨安府，二臣已無他說，卿可安心。」臣又奏云：「此雖出於陛下保全之恩，然臣於進退之誼，只當便去。臣只今出關，謹下殿辭謝。」臣繼即出錢塘門，以待威命。本擬是日迤邐前邁，却緣臨安職事，又非他官之比，未免小駐，書押財賦文字，牒往以次官交管。次日忽蒙陛下特遣天使，宣押臣赴部供職。臣以君上之命不敢固拒，

於是暫入國門，盤旋匠監，以示眷戀闕庭之意。旋上奏疏，乞行臺諫之言，以正朝廷之體統。而臣繼出北郭矣，復蒙陛下昇以舜閣之隆名，寵以稽山之會府。臣是時即欲掛冠，以謝清議，又恐涉孟軻悻悻之戒，故遲遲半載。適叨三山易地之命，方敢述引咎悔過之情，伸納祿謝事之請。蓋自始至今，未嘗敢以私情干求陛下之官職，破壞朝廷之紀綱。此不惟立身行己之當然，而臣備員法從，其於國體，誼當相與保惜扶持也。今陛下之曲加聖造，一再全護者，不過以臣昨者備員尹正，實以勉奉聖意，非出臣之本心，則陛下實有「此除出朕親擢，卿不須過慮」之訓，故陛下有不忍施行者耳。然自古聖帝明王之運動天下，駕馭人才，惟其至公而已矣。物論以爲可用而用之，物論以爲可棄而棄之，此其所以爲至公也。陛下雖加之委曲全護，然臣恐重拂國人之論，而使臣益深據疾履冰之懼。臣是以焚香東望，復此奏陳。欲望聖慈以斷恩義，特賜夬決，容臣掛神武之冠，以自循省，庶幾少救東隅之失，尚及爲聖世之全人。是乃陛下所以保全之大者也。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蓋大人者，指大人君子而言也。大人君子之好惡，實與天命相關。臣所以畏大人者，即所以畏天命。畏天命者，即所以畏陛下。臣請詞竭盡，惟陛下監察。并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三。

〔二〕榮：原作「榮」，據《宋史》卷四一九《徐榮叟傳》改。下同。

奏論君子小人進退

臣前既推明復之義，以條列復之事矣，竊以爲事之最切於今日者，君子小人之進退是也。蓋君子之當進與小人之當退，自昔人主，鮮有不知之，亦鮮有真知之。知不真則行不力，故君子常屈，小人常伸，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臣請得以究極其說。且有虞之盛際，皋、夔、稷、契之所爲，非共工、驩兜也；有周之盛際，周、召、毛、畢之所爲，非飛廉、惡來也。終始一桓公，管仲輔之則治，易牙輔之則亂；終始一明皇也，姚崇、宋璟功垂萬世，而算計見效。此行原缺十一字，下又缺七行，每行十八字。

《許國公奏議》卷三。

內引第一劄論今日處時之難治功不可以易視及論大學治國平天下

之道
淳祐九年

（原缺七行又第八行首缺六字）不惟德禮教化日就頽闕，凡天下之事物，莫不壅底扞格，無一就吾之條理。臣意陛下必有不快於心者矣。推原其故，夫亦玩於時，而積至於時之難邪！惟其難也，則尤

不可以易視之。惟其不敢易也，而後難者可圖。國朝自開基至於慶曆，積德百年矣，仁宗皇帝察天下之勢漸趨於弱，欲一起而新美之。時則有臣仲淹，慨然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然論建雖廣，異議乘之，終於不獲展盡。神宗皇帝逮事仁祖，習聞祖道，而又負智勇不世出之資，粵從踐祚，亦欲挈天下之弱勢一起而新美之。時則有臣安石，亦慨然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然學術一差，幾誤天下，至今以爲口實。仲淹壞於人，而安石自壞之，此尚論國朝之治體者所痛惜也。夫以二祖之聖明，且當天下無虞之際，猶不足以遂其大可爲之志，況陛下處時之難乎！故臣以爲不可易視之也。一國猶一身也，國家之不能無弊，猶人之不能無疾病然。今日之病，不但倉公、扁鵲望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烏啄狼毒，病未必可伐，而先以戕生，臣知其決不可也。借參苓芝朮可以養生之說，以蓋其苟安姑息之實，而聽疾病之自爲進退，臣知其亦不可也。惟有酌溫涼之劑，適宣補之宜，圖其大而略其小，急其事而緩其功，精神與榮衛並充，腹心與肢體不悖，則疾其庶幾漸瘳乎。此臣所以謂不可易視之也。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爲醫師，博采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搜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臣之幸也。臣無任感恩激烈，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陛下銳精經術，蓋嘗表章朱熹之四書。四書，《大學》其首也。近時真德秀復著《衍義》一編，久登乙覽，《大學》之道明若觀火矣。臣竊以爲治國平天下，乃《大學》之極功。一章之中，反復數百言，大抵不過賢才貨財二事而已。蓋賢才見用則天下平，賢才不見用則天下不平；貨財不偏聚則天下平，貨財偏聚則天下不平。古今治亂安危之源不出此矣。等而上之，爲

脩身齊家，爲正心誠意，爲格物致知，本末先後，具有差級。蓋由正心誠意而至治國平天下，屬聖之事，終條理者也；由格物而致知，屬智之事，始條理者也。何謂格？推而極之之義，如《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何謂致？引而來之之義，如《語》所謂學以致其道是也。物物皆當格，而天地人物爲物之大。天地人物之理無時而終窮，而天地人物之跡有時而變化。窮其理以玩其跡，是爲格物之大。格來格去，忽有覺焉，是爲大知，而非小知，是爲自致之知，而非強致之知。致則至矣，至則舉天下之外境萬種萬類，皆不能動之矣。舉天下之萬種萬類不能動之，則意自誠。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天下平，皆安行而順導之者也。臣頃年獲侍清光，共聞聖訓，謂向來嘗日用兩時靜坐。夫靜坐者，格物致治之階梯也。故臣願陛下益守此靜，以造於純粹之地。純粹生高明，高明生廣大，道且在我矣，而況事爲之末哉。尚何憂時之難爲，治之難濟哉！臣不任願陛下爲堯舜之君。取進止。《許國公奏議》卷三。

第二劄論國家變故略與晉同西北之夷狄固當防而東南之盜賊尤不

可忽

臣聞古語有云，「大福不再，大憂不再」，此天道也；又云「福生於畏，憂生於忽」，此人道也。

晉司馬氏宅都於洛，劉、石煽難，懷、愍劫遷，元帝遂中興於江左。其後苻堅乘方張之勢，擁百萬之衆，直欲平吞晉室。小捷淮淝，遂斃苻氏，此大憂不再之明證也。百餘年晉之所防率在西北，而其亡也，乃由大盜孫恩、盧循之徒出沒於海，而劉裕得以乘之，此憂生於所忽之明證也。我國家仁義德澤，紀綱法度，比隆三代，固非晉氏之比，然中罹陽九之厄，思陵南渡，略與晉同。逆亮叩江之事勢，亦岌岌矣，不戰而自隕；韃爲不道，踐我荆蜀，擾我兩淮，瞰我江面，十五年于茲，而吾之根本終不爲之動搖，今日聞其衰微有兆矣。故臣以爲晉人之不再者，在今日未可喜，而晉人之所忽者，在今日當深慮。雖然，盜賊本民也，又率於民而相挺於盜，固可誅也。然自浙之東西以達於廣，海面五六千里，甯能盡空其巢穴而誅之乎？則亦有消弭之道而已矣。消弭之道，置其衣食之源而已矣。況錢塘枕海而國，形勢迫近，又非晉在秣陵之比。故臣敢以告陛下而重有司之責焉。取進止。《許國公奏

議》卷三。

全宋文卷七七七一

吳 潛 七

奏論天地之復與人之復

淳祐六年

臣憂患餘生，久蟄山林，榮望已絕。迺者陛下孟冬之吉，晨謁原廟，夕灑宸奎，在列諸賢，以次登進，而臣亦獲與黃紙除書之日。上恩深厚，勉造闕廷，適以仲冬，對敷便殿。維是月也，於辰爲子，於卦爲《復》，蓋聖人所以著二才參合之妙而開萬化新美之機。臣方學《易》，用敢推詳其旨，以爲入告之義，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之所賦者性也，性之所具者善也。夫苟率性而行，正亦何暇於復？惟其有形體而氣稟梏之，有氣稟而嗜欲乘之，有嗜欲而境物誘之，不能命五官而命於五官，不能宰七情而宰於七情，於是始有惡焉，與善而對立。惡寢滋而寢長，則善寢蝕而寢微。然惡雖滋而本無，善雖蝕而本有，一息之覺，天理畢呈，寸隙之光，人僞俱喪。譬之重陰固沍，而一陽萌蘖，黃鍾動葭灰飛而氣應，井泉溫荔挺出而物應，生生遞續，化化不窮，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

心，人之心也。天地之心，以動而復者也。若動而遽止，非復也。周文之繇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此言天地之復，必至於二陽三陽之朋來而爲《泰》，四陽五陽六陽之朋來而爲《乾》，然後爲復之全功。人之心以知而復者也，若知而屢遷，非復也。孔子之贊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言人之復，必如顏氏子之過而必改，改而不貳，然後爲復之全德。以復之全德，而配復之全功，其斯爲聖學之功用歟！自昔時君世主，固有昏冥顛悖，迷而不復，終其身亂亡相尋者，不足言；亦有乍明乍晦，復而不悔，復而不終，以一人之身而自爲始亂者，不必言。其善於復者，臣於商、周得二君焉，成湯、宣王是已。成湯自制心檢身之復，以達于顯忠從諫，官德賞功，而極其效爲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則以大事小之恥復矣。宣王自側身脩行之復，以推于受箴納誨，任賢使能，而極其效爲《六月》之北伐，《采芑》之南征，則以夷狄侵中國之恥復矣。惟其復於義理而不渝，所以復於事業而不爽。《詩》《書》所載，粲然光明。恭惟陛下緝熙就將，日與義文周孔神游於千載之上，特不知陛下亦嘗體認於復之義否乎？夫初之不遠復，觀省之功也；五之敦復，持循之力也。觀省之功，知及之者也；持循之力，仁守之者也。且夫甲午改紀，陛下之一復也。然制於身心而達於天下國家，其本末猶是也，是陛下之復未固也。甲辰改紀，陛下之再復也，至是陛下春秋盛矣。孔子四十而不惑，孟軻四十不動心，曾參五十而心化，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蓋四五十之間，聖賢心爲成德之候。然則陛下今日之復，其可以不固乎？凝然其正，湛然其明，爲陛下心之復。得毋有欲以便僻側媚蠱吾之復者乎！國必有副，愛惟其親，爲陛下家之復。得毋

有欲以遷延猶豫滯吾之復者乎！於是而之於國之於天下，君子復於進矣，凡以陰讒密愬而貳其復者，當察也。小人復於退矣，凡以通神使鬼而搖其復者，當察也。紀綱復於振飭矣，凡以偏私係累而蠹其復者，當察也。政事復於寬大矣，凡以煩苛細碎而殘其復者，當察也。以至民之未復於富庶，如之何撫摩培植，以要其復歟？兵之未復於盛彊，如之何整齊教訓，以求其復歟？財用之未復於殷阜，如之何裁制均節，以臻其復歟？境土之未復於規恢，如之何經營布置，以底其復歟？由一念之復而求證於庶事之復，因庶事之復而求端於一念之復，內與外互觀，行與知並進，如是而陛下不爲堯舜之君，天下不被堯舜之澤，臣未之前聞也。不然，復於暫而未必能復于久，復於名而未必盡復於實。君以已復爲足，而不以行健先其臣，臣亦以已復爲足，而不以健順承其君，剛來而有往之機，道升而有降之漸，危心易放，正氣難持，既無以保復而彙進於六陽，安知不反復而驟決於一陰乎！不可留者光陰，不可料者世變。然而天下之事，豈堪頻復哉！臣不勝惓惓孤忠，取進止。《許國公奏議》卷三。

秋七月因皇子進封忠王遵故事具奏錄進舊來所得聖語乞付史館

寶祐三年

臣伏見朝廷故事，每行下前宰執之家，宣索自來所得聖語，錄付史館，所以備紀載，揚休烈也。

臣昨者恭睹皇帝陛下煥發神斷，肇建皇儲，增封王社，而皇子忠王德業日茂，令聞日章，薄海內外，莫不仰贊吾君之有子，實爲社稷大慶。臣夙叨簡拔，久侍清光，前後所聞玉音，關於國本之大計者頗詳。竊以爲聖謨睿算，素定淵衷，蚤計預圖，奠安宗社，巍巍聖功，誠非前代帝王之所能髣髴。臣所合紀述本末，繕錄家藏，以俟他時朝廷宣索。屬臣頻歲抱疴，近而轉劇，深恐一旦溘先朝露，無以彰聖時之光明，謹具畫一奏聞。欲望聖慈宣付史館，登之琬琰，以昭示萬世，與宋無極。臣無任踴躍忭蹈之至。一、歲在丙午冬十月，臣蒙恩以兵部尚書召。時皇子初除觀察使，賜名某。臣以十一月到闕，二十有一日蒙賜對於緝熙殿。臣第一劄子專以《復》卦爲說，其間有云：「國必有副，立愛惟親，此爲陛下家之復。得無有以遷延猶豫滯吾之復者乎！」玉音云：「朕已喻卿意，此事朕意已有定屬。」臣恭聆聖訓，謹實諸心。一、歲在丁未，臣待罪樞府。七月初九日，同丞相鄭清之、參政王伯大奏事，玉音云：「昨日有江西布衣王其姓者上書，其言詭異，頗於國本有關。莫須稍示懲戒，以昭意嚮？」臣與王伯大皆合辭贊和。至十一月，鄭清之謁告，臣與王伯大造朝，方坐漏舍，王伯大謂臣前日殿上所聞，可見主上聖謨高遠，未嘗頃刻忘天下大計。吾輩何如將順上意，因及國本正而後人心一之說，臣云甚善。有頃奏事間，方稍稍敷陳，玉音即曰：「此事朕志已定。但有兩說，一則王夫人執謙，常有滿盈之懼，猶未確許；二則某年方八歲，飲食起居，皆王夫人親自看視。若正名，須便入宮。萬一起居飲食之間有失照管處，其間有多少事？所以少遲歲月。」臣與王伯大仰窺聖意之堅決，聖慮之深遠，惟切贊誦。玉音又云：「朕以此事掛懷，兼年來國事多艱，焦勞憂慮，飲食亦自減少。」

向來每日遇子午時，常宴坐移晷，收拾身心，近亦未免作輟。」臣與王伯大奏：「陛下處崇高富貴之中，而能凝神習定如此，萬壽無疆，於此可卜，臣不勝嘆仰。一、歲在庚戌，臣待罪政府，恭承陛下宣諭，鄭清之等欲爲皇子改賜嘉名。一日玉音云：「朕欲於大字下尋一字。」臣奏此乃老子《道德經》四大之義，蒙陛下首肯。臣有以仰見陛下期屬皇子之意，非臣下管窺之所及。一、歲在辛亥，臣待罪政府，閏十月二十有四日，同鄭清之等奏事，恭奉玉音曰：「國本一事，朕志之定久矣。外論不察，猶多進定國本之說。殊不知正名少遲者，蓋以其年尚稚，未能便入禁中。況資善已建，更復何疑？恐縉紳間未盡知此意，卿等可以此說諭之。」臣與同列恭領聖訓而退。

〔貼黃〕照對臣自丙午之冬，歸文昌舊班，以至兩登政地，迄于辛亥之冬，其間玉音關於國本之重者，已備錄在前。繼而叨塵次輔，垂及期年，雖已窺聖意，必不出寶祐改元之後，資善志學之年，孚號正名，然爲大臣之體，則惟有謹默將順而已。不謂蕭泰來忽生異論，近又見有輪對者，復祖其說而陰煽之。臣竊以爲陛下神謨睿烈，爲社稷億萬年無疆之計，斷在聖衷，歲月已久，皆非臣下一毫之力。薄海內外之人，不論縉紳韋布，不論三軍百姓，不論君子小人，向則延頸而企望，今則舉手而歡欣，蓋同此一心。而儉人褻士，乃鑿空造隙，自爲紛紛，以疑惑天下之聽，甚無謂也。臣嘗忝預宰司，休戚利害，與國同之，尤不可以不明言。伏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三。

奏行周燮義船之策以革防江民船之弊乞補本人文資以任責

寶祐四年

臣竊見朝廷自端平初，團結温台民船爲十番，歲發一百四十隻，前往鎮江府，防拓江面，已二紀于此矣。其始團結，固有定籍。歲月既久，元籍之舟，有壞於風水之飄沒者，有陷於資賊之劫擄者，有家道貧乏無力脩葺而朽弊者，有轉以售人者。有司但以舊額拘船，祖以及父，父以及子，子以及孫，逼令出備，不至於破家絕產流離死亡不已，其强悍者則未免轉徙而爲盜賊。迨至每歲發船，則縣道召人，糾舉白船，以補欠闕之數，又乘此以爲騷擾乞取之計。凡邑之有舟者，不問大小，例皆根刷，有勢者不敢問，有力者不敢問，有錢計會者不復問。迨溪壑之欲既厭，然後姑以敝舊之舟、疏略之槓具、孱弱之稍火，文具塞責而已。間遇江淮制司撥上項舟船，載出戍軍士以至上流，或般運糧餉，以弊舟弊人遡流犯險，則往往人船俱壞，死爲客鬼。於是慶元、温、台三郡邊海之民，陸者不得安於陸，漁者不得安於漁，以起發隘船爲一大弊，生者怨氣充腹，死者冤氣干霄，臣實傷之。始至，即行博詢可行可久之策於知識之士，有台州漕貢進士周燮者，首以義船之策獻。其法以一縣當出之舟若干隻，分鄉都之廣狹，令凡有舟之家，以大小丈尺，均出錢物，置備舟隻，以應每歲當發之額。其有舟而止及七八尺以下者，不在糾率之數。且不待官司之文移，至期則合從應調。船必堅牢，槓具必整齊，人丁必強壯。而燮又肯以身任責，以家助公，集事於指顧之間，而人不知擾。如温如慶元，皆

以是爲準，去秋調發，已見實效。遂使沿海方二三千里有舟之民，得以安生樂業，無疇昔追呼煩擾困害愁歎之狀。其於肅清海道，消弭寇賊，此實爲一義。臣竊照得周燮疏財好義，識變知機，以孝悌稱於閨門，以信行聞於里黨，故能移忠於國家。比其鄉失伍犯上之徒，久稽邦憲，委燮逮捕，不動聲色，剋期集事，亦可謂之才矣。燮自請寓試文解，已該四舉，使其不第，以恩得官，亦不失一初品。今來本司歷試繁難，備著勞績，若蒙朝廷特加旌異，緩急用之，必有卓然可觀者。欲乞聖慈補授周燮文資初階，或與上州文學，實爲赴功趨事者之勸。《許國公奏議》卷三。

奏曉諭海寇復爲良民及關防海道事宜

臣恭承知省盧允升傳奏聖旨，宣諭：海道爲今日急務，宜意外關防，以副朕意。臣有以仰見陛下慮周四表，思患預防之意。臣所當竭盡駑力，上圖報稱。但臣竊惟中外之所過憂者，韃與李松壽也。然臣以爲若內寇不作，則決不至於招引外寇，故今日海道之所急者，消弭內寇而已。於是臣於始至之時，即出榜曉諭海寇，改過自新，復爲良民，以柔服其心。又自來犯盜之人，制司不問輕重，例是抄籍，以助支遣，於是臣復出榜曉諭，爲盜之人，父母妻子未必一一知情，若一人犯罪，一家失業，深可憫念，應日後犯盜之人，並免抄籍。蓋盜賊亦人耳，誰無父母妻子室家骨肉之念？臣又以此感動其心。又盜賊之發，惟重賞可以收捕，於是臣優立賞格，並行榜諭。盜賊知官司賞格之醜，必不能漏

網，自然有所忌憚。臣又以此畏懾其心。所以前乎守臣，凌遲斬絞無虛日，而盜不止，臣領事數月，並無一塵之驚，不特臣平生仕宦所至，仰憑陛下威德，粗得人和，雖盜賊亦知信服，然亦藉微術以羈縻籠絡之也。然臣又以爲欲消弭內寇，必須先固結自家軍民之心。於是臣考核郡計，見得本府以財賦窘乏，自來催理二稅，至於四年八月，臣即痛與蠲放，爲錢三百三十餘萬貫文。累政以來，交頭錢物，多係積年公吏等人，負欠攤賴之錢，指爲實在，以充數目。臣始至之初，纍纍監欠者不下數百人。臣並與蠲放，却以本任贖積到錢物爲前政補填虛數，然後外而田里，內而城市，莫不歡呼鼓舞。又此邦每歲起民船把隘，本不過一二百隻，常苦於縣吏作弊，科差不均，有船者倖免，無船者被抑。遇每歲一番起發，則沿海之民，雞犬爲之一空，破家蕩產，典妻賣子，比比而是。臣遂創爲義役，令各都各保均錢備船，每遇秋時，自此結集，資次赴官司把隘，聽候差撥，更不出一文引，亦不差一吏卒。見此成立規模，以爲此邦無窮之利。於是沿海百姓方知有生之樂，亦莫不歡呼鼓舞。又軍者國之爪牙，本府所管定海水軍，制領將佐而下，每月例有添給錢，禁軍頭目合千人，每月例有鹽菜錢，皆以庫藏枵虛，久已住支。臣並與幫放，歲爲錢九萬七千餘貫。又定海水軍出巡把港，警捕盜賊，皆經涉鯨波，自來並無生券。臣並與照諸處大軍例，令支每日口券錢米，每歲約用錢三萬六千二百八十餘貫，米二千八百二十二石四斗。又本府廂禁軍，不下二三千人，率苦貧乏。臣於是每遇死亡，禁軍給錢三十貫，廂軍給錢二十貫，然後內外軍伍，莫不歡呼鼓舞。又定海水軍元額六千人，一向緣郡帑不支，闕額常近千人。臣見此措置軍裝等下錢，先招五百人選士，以壯軍聲。軍民之心既固，軍旅之勢

漸張，盜賊之釁不作，則雖有外寇，且不能窺吾國之藩籬，何緣能入吾國之堂奧！此臣報陛下之職分也。然海道之事，亦實有不必深慮者。臣不惟得於更歷，亦自得於解悟，敢畢陳之，以上寬聖抱。大抵守江海與守兩淮荆蜀不同，守兩淮荆蜀全以人，守江海則半以天，半以人。何以言之？兩淮荆蜀戰在平陸之地，守在城池之間，必須強兵猛將，始可禦敵，故曰專屬人。若守江海，則異是矣。敵縱有千艘萬艦，欲行侵犯，一才起柁，便爲風水所使。所謂千艘萬艦，風迅水疾，飄泊東西，無緣會成鯨合伴，并力向前。吾國不過得死士三千人，堅牢戰船數十隻，據要害敵所必經之地，一舟過則殺一舟，自可使之隻輪不返。況鯨波萬里，又有不測之風颶乎！此臣所謂不必深慮者一也。今高麗雖臣屬於韃，然每有疑畏韃賊之心，遷都海島，防其侵犯，決不至爲韃向導，縱使有窺中國之意，然無松杉木可以造船。其國雖有船隻，止是雜木，亦無釘鐵，只可在其國近境往來賣買，豈能遠涉鯨海！縱曰李松壽在海州，所當防備，然北方平原萬里，素亦不產松杉，其船不過用楊柳木打造，江且難涉，況於航海！所以二十年來，未嘗不傳李松壽在海州造船，厚以銀兩，招南方水手，元不見其一毫動息。況吾國之新海州又瞰其旁，保無他虞。昔辛巳逆亮犯順，固嘗航海，爲李寶所敗而遁。是時亦止在海州之唐島獲捷，初未嘗及吾二浙之海面也。此臣所謂不必深慮者二也。臣空臆盡言，冒瀆聖聽，罪當萬死，伏乞睿照。

〔貼黃〕臣既以海道事宜仰瀆聖聽，但有一事粗當防者，臣不敢隱。此間船舶，常有販高麗者，大率甲番三隻到麗國，必乙番三隻回歸，丙丁亦如之。今慶元人見有在彼國仕宦者，却緣此等船

隻皆屬朝廷分司，制司不可得而察其往來之迹。此間之舟一隻，可以載二三百人，萬一彼有異志，并吾甲乙兩番之舟，並行拘奪，以渡韃賊，則亦意外之過慮也！故臣以爲若朝廷以舶務撥隸沿海制司，却擇一收錢最高年分，責令制司抱解淨錢，則於國課無虧，而發舶事權屬之制司，可以操持考察，其所關事體頗爲不細。況緩急之際，亦可團結大舟，爲國家後戶之備，此其爲計，又在不言之表。兼亦可以因發舶舟，令曉暢之人僞爲商旅，至彼國審探韃賊事宜。等而上之，又有無窮利便，難以盡述。但此事臣不敢言，恐或者以爲與朝廷爭利，惟乞陛下自取決於聖衷而已。今有《麗韃本末》一冊，并用繳進。伏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三。

奏禁私置團場以培植本根消弭盜賊

臣祇被宸命，代匱瀛閩，責以肅清海道之寄。臣竊謂清海道莫先於安百姓，安百姓莫先於遂生理。照得本府管下鮎埼鎮倚山瀕海，居民環鎮者數千家，無田可耕，居廛者則懋遷有無，株守店肆，習海者則衝冒波濤，蠅營網罟，生齒頗多，烟火相望，而並海數百里之人，凡有負販者皆趨焉，圖志謂之小江下。自古官司不置稅場，正欲留此利源，養贍不耕不蠶之民，使之衣食稍給，則非心妄念不作。比年以來，形勢之家私置團場，盡網其利，民不聊生。其間不得已者，未免淪而爲盜。近幸勢家自行住罷團局，聽令民間自營生業，小民方有生意。但一方姦猾之徒垂涎未已，或恐妄行投獻府第，

借聲勢以殘民，創砂岸以龍斷，使小民衣食之源得而復失，委關利害，所合敷奏。欲望聖慈降付尚書省，劄下本府，永行禁斷，刊之于石，以垂不朽，實爲培植本根、消弭盜賊之第一義〔一〕。《許國公奏議》卷三。

〔一〕此下原有貼黃，然僅存「臣又竊見鮫」五字，附注於此。

奏論海道內外二洋利害去處防貴周密

寶祐四年

竊見朝廷近日措置，自東海縣以至澉浦，分爲二屯，以防裏洋之寇。又令沿海制司，起發温、台、明係籍民船，擺布岑江等處，以防外洋之寇。其說不爲不詳，然尚有未盡之蘊。照得新舊海州凡發兵船，欲入海道，其水路有三。賊若欲侵擾淮東，則自舊海發舟，直入贛口楊家寨鹽城，此裏洋也；若欲送死浙江，則自舊海放舟，直出大洋，緣贛口之東社、苗沙、野沙、外沙、姚劉沙，以至徘徊頭、金小澉浦，此外洋也。以上二洋，皆屬淮東浙西之境。然賊舟若欲放此二洋，其源頭皆須經由新海界分東陬山、西陬山之中。今來戍海諸部士卒，其脫身者多聚于東陬山，勢須就兩山審度，擇寬平去處，創築城壘，如淮閩之築荆山，指顧而期，盡吾事力，創屯重兵，以防制之於未入吾境之先，則畿甸可以奠枕。若俟其犯吾之三屯，則賊已入腹心矣。此當亟令淮閩措置者也。若更欲向裏做一二

層工夫，則贛口之東，諸沙累易，外洋去處，亦有可以聚船屯兵之地，此又當亟令淮閩措置者也。若淮閩以積久之威名，再圖收復新海，則前二說，却自可緩，特不容不過計而預謀也。但收復舊海之策，或謂當以計困，未可以力取。其說曰：新海眇在海中，我之據新海也，自淮安運糧，由淮河出贛口，沿沙岸直上，經從東陬山、西陬山之中，以達于舊海，其勢稍便。賊若據新海，則必自舊海運糧以往。我若以數百舟橫截石湫河之口，虎視新海，則賊運糧之舟，無緣可過以達於新海，縱不攻擊，彼將絕糧自潰。此又淮閩所當參芻蕘之言，爲萬全之勝者也。若賊欲送死四明，則自舊海放舟，由東陬山之外望東行，便相轉而南，則可直達昌國縣之石洞關巖，然後經岑海、岱山、三姑之境以至定海，又稍轉而西，則可至金山澉浦。此其勢若易而實難，蓋此路之不通已久矣。然使東陬山有可守之城壁，可恃之重兵，則賊亦有後顧之虞，亦決未敢冒然曹進。若曰自登萊放舟，徑至大七蛇山，以至澉浦，則此路雖南人皆所不諳，況北人乎？猶記政和中，與女真結海上之盟，係自山東陸路至登州，與之約要。蓋女真每自遼東海道販馬至登州故也。使此間海舟徑可至登州，登州海舟竟可至此間，則政和結約，必自此取道泛海而至登矣。後中原爲虜所有，朝廷嘗遣使至高麗，欲借路至登萊，以至女真之庭，麗主不從而回。以此知此路之素隔，特不可不多爲之備。聞沿海制司去歲新創軍屯于向頭，以水軍百五十人、土軍一百人，分爲兩寨，與金山相爲唇齒，已京師一重後戶。更乞行下沿海制司，於大小七山蛇山等處，以兵船常切探望，多立烽燧，如前來白劄子事理施行，庶幾海道愈爲周密。伏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四。

奏給遭風倭商錢米以廣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防密有關係

臣竊惟自中興南渡，聲教與西北罕接，惟麗、倭二國，介于東南海隅，猶知向慕本朝，至今通商。但自來倭人間有失舟者，財本陷沒，續食無計，雖寄口腹于牙人家，率爲牙人多算火帳，其失舟之倭則假貸于不失舟之倭以償之，未免重困。又有高麗境內船隻，忽遇惡風，時亦飄至台、溫、福建、慶元界分，萬里流落，尤爲可念。臣兩歲之間，一再見之，遂從有司每名日給白米二升。其倭人則俟同踪船隻之回載與同歸，麗人則俟此間商人入麗，優給錢米，使歸其國，無非所以廣朝廷之仁心仁聞於遠人也。但自本司行之，終恐難繼。此來欲望朝廷行下市舶司，立爲定例，遇有倭商不測遭風水之人，從舶務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養膳，候歸國日住支。仍行下浙東西福建諸州，遇有麗人飄流至各州界內，即仰各州支給錢米，發至本司，仍從舶司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存養，亦候歸國日住支。庶幾遠人皆知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道之防密有關係。《許國公

奏議》卷四。

奏創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

臣竊見四明爲浙左壯郡，生齒最繁，素無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委爲闕典。臣嘗備數□

輔，每見陛下軫念黎元之意，與天地同其仁。今茲叨守近畿，所當求所以上稱明旨。近因省併都酒務一所，就行增添屋宇，改創房屋，共爲七十餘間，收養鰥寡孤獨之民二百人。大口月支米六斗、錢十五貫，中口月支米五斗、錢十貫，小口月支米四斗、錢七貫。已於天基聖節之日，令入院居住養濟，無非所以推廣上恩，祝延睿算。其歲用米約二千餘石，錢約六萬餘貫，並於本府自行措置，上於朝廷係省錢無預，下於本府經常錢無關。但止就本府自來有管淘湖米內分撥一千石，貼助支遣，所合專具奏聞。欲望聖慈降付尚書省，給降省劄，付本府永遠遵守，實爲千里無窮之幸。伏候敕旨。《許國公奏議》卷四。

奏乞休致及蠲放官賦攤錢見在錢米增積之數

原缺四十四字然亦且及期而已爾。今者抑憑帝力，稼事大登，上賴皇威，海氛寢息，而臣年冉冉其將暮，行昧昧而未休，疾病縈身，憂畏銷骨，爰瀝忱恂之悃，曲祈蔭庇之仁。恭望皇帝陛下垂念蓋帷，許還印綬。六十三而休謝，儻追范鎮之蹤；生老死於太平，庶遂邵雍之願。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貼黃〕照對臣忝以舊輔典藩，素知陛下憫念黎元之心，故臣自去秋領郡，即將寶祐元年秋料、二年夏料住催，繼又將二年秋料、三年折帛錢蠲閣。近又以門堂在近，須將三年應干官賦並行除

放，前後共放過錢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七十七貫六十文。又累政以來，多將公使庫寄拍戶百姓逋負攤賴，各催之錢，理爲交頭。見在被監之人，不下數十百，兒累老幼，哀鳴可念。某盡行蠲放，仍將本任攢積到錢代爲填納，總爲錢六十三萬一千七百九十七貫八百四十六文。通前兩項，共計六百一十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七貫九百單六文，該載並見榜文簿曆，歷歷非欺。今官無拖俸，軍無欠糧，朝廷諸司無稽違綱解，而庫中之積比元交割尚增會子一百餘萬貫，見錢伍萬貫。元交割米止一千八十三石，今倉中及見在平江收糴在路之米，共管二萬餘石。繼臣之後者，自可卧而治之，在臣別無一毫規避。并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四。

全宋文卷七七七二

吳 潛 八

條奏海道備禦六事

一、紹興初創立水軍，屯駐定海，專爲行都後戶之防，未嘗輕調一兵遠戍。自嘉熙年間，督府始行下調遣，前赴上流差使。適統制林暉係督府舊校，勇於奔命，更不申聞制司，具申朝廷及督府免調，自是遂以爲例。至淳祐九年，統制紀智春備述利害，申告本司，本司備申朝廷，蒙從申免行出戍。當年遂擒捕到積年大鯨海寇數百人，趕逐倭船出境，捕獲銅錢二萬餘貫，實得全軍在寨之力。寶祐初，當國者不知東南事體，科降官錢，令本軍造平底船，差軍士四百人，駕往海州，就行捍禦。又準起發把隘民船一十五隻，并往海州。除民船梢工梢首共計三十人外，又令本軍起差軍士四百七十人，駕放上項船隻。是爲兩戍通差官兵八百七十人，每遇更戍之時，又須別差八百七十人，或遵陸，或航海，前往抵替，方得前項戍軍回司。是一歲之間，常是一千七百四十人往

來道塗，無休息之日。又寶祐元年八月，準密劄差官兵三百五十人，同民兵一百五十人，駕民船三十二隻，往料角屯戍。切照料角者，乃通州料家沙之角，民旅船隻自揚子江口入海，不欲經涉大洋風濤之險，是以沿趁老岸，尋覓洪道，潮長則進，潮退則止，迂回轉折，不計日程，以達于淮海，非防大敵之要害也。徒輟國家門戶之防，而置之無用之地，尤爲無謂。總三項而計之，是定海之軍歲減二千九十人之實力矣。此軍元額止六千人，自來四千人係慶元府通判廳、經總制司管認券錢，二千人係慶元府管給券錢，而米則盡係慶元府給餉。近來緣郡計凋弊，而經總制司財賦亦復失陷，闕額常數百人，則所管之兵止五千人而已。老弱疾患又居十分之一，則實可用之兵四千五百人而已。而二千九十人之往來征戍于淮者，又皆選士，則其在寨者僅二千四百餘人之常卒而已。修備戎器，打造戰船，收買軍需，防守寨柵庫務，率不下三四百人，則在寨之數僅僅二千餘人而已。而又往年以州兵之闕，移屯于郡者五百人，以盜賊之熾，分屯于東門者五百人，則定海本寨又僅僅千餘人爾。若海道之責，則西接許浦，南接福建，北接高麗，東接日本，廣袤且踰萬里。探望以舟師，巡遶以舟師，把守諸處隘口以舟師，又欲常整備三五百人，以爲緩急不測之用，於是定海它無一卒可調矣。使幸而出一塵之警，尚可牽補駕漏，以過時日，每一長慮却顧，實爲之寒心。況許浦水軍，顧管一萬二千人，其任責止於揚子江口，北極如通泰、如料角，正與許浦相直，乃其地分。不以許浦之軍屯戍，而乃以定海之軍屯戍，良由許浦以都統之重，可上告朝廷，而定海不過偏軍下壘，情愬不能自達，前後制臣又無有爲之申陳者，所以陵夷至此極

也。某雖見極力措辦錢糧及備等下錢并七事件軍裝，一面招補闕額，然非倉卒之所能辦。欲望朝廷將近年創例出戍淮海兩項戍兵免行調發，庶幾本軍兵力稍全，可以遵照朝廷指揮措置關防，不至疏虞。又其最可念者，海濱之人與北方風土不宜，至則疾病交作。寶祐二年分徐歡所部四百人，亡歿一百一十六人，鍾晟所部四百七十人，亡歿一百一人，加以數年，將盡爲異鄉之鬼。又自寶祐元年調遣，以至四年，損失軍器共計七千九百餘件。久戍之船，本軍每歲又自差官前往修葺，四年之內，已用過錢一十三萬八千二百餘貫。加以數年，此軍亦將赤立，不復可支吾矣。臣竊惟兩淮知院知府，威聲震於沙漠，勳烈炳于丹青，黃頭郎如林，下瀨船如雲，決不欠此千百人之弱卒、十數隻之民艘。若以此一千二百二十人之生券，自每歲爲新會二萬八千八百六十二貫文，爲米九千六百三十石，到戍回戍，行府犒賜優厚，共爲錢約新會二萬貫，本司每歲遣戍，亦該新會一萬貫，是統爲新會六萬八千六十二貫文矣。以上項錢米就淮東招募一千二百二十人，並作上等效用，歲不過欠新會六萬五千八百九十八貫，欠米三千七百六十二石。朝廷決不較此瑣瑣。使行府不失調兵之名，使本司不失見兵之實，其於內外邊防，均爲幸甚。

一、防江海之險，與防平陸之險不同。防平陸之險，專以人力；防江海之險，專以人謀。蓋賊雖有千船萬檣，才一開岸，即爲風水所使，散漫四出，決不能成綜合伴，并力于我。我但得精卒三千人，堅好之舟三十隻，屯泊于賊所必經之地，一舟過即殺一舟，自可使之無復遺類。此機六韜三略之所不載，而前史往牒之所未詳也。臣竊惟自中興南渡，立國錢塘，所以創許浦水軍於平江，

創澈浦水軍於嘉興，創定海水軍於慶元府，無非爲京師左右前後門戶之防。但許浦枕揚子江而置司，去京師爲遠，惟澈浦去京師爲近。而不知澈浦之外，又有所謂金山，乃應干舟楫所必經往稍泊之地。臣二紀之前假守嘉興，適逆全有窺海之意，臣遂具申朝廷，創招水軍千人于金山，又爲澈浦之外拓，至今人以爲宜。今定海水軍雖得控扼之地，然於防制倭麗則有餘，而于遮護京師則不足。若曰山東之賊欲送死鯨波，則自膠西放洋，遶淮東料角諸沙之外，自有徑截洪道，直達前所謂嘉興之金山，不必更放大洋不測之淵。臣今體訪定海之裏，有地名曰向頭，至錢塘江只一潮汛，乃應干舟楫所必經從上渾之處，與嘉興之金山無以異，而形勢則過之。且有地可以建寨，有山可以藏舟。臣欲招刺闕額水軍五百人，人人必皆選士，就彼屯駐，設有緩急，則增兵占守，可以萬舉萬全，而京師有金湯之固矣。昔高廟朝，御史中丞沈與求嘗奏云：「議者皆欲於向頭置屯，使賊至此，已是入吾腹心之地。」蓋是時登、萊、海、密尚與本朝相關，而高麗亦羈縻未絕，故或者猶有不肯厭安江沓之意，而與求之論所以欲向外下江。方今時異勢殊，臣所以舉此一節者，欲以證向頭置屯，先朝諸臣固嘗言之，非臣之苟言也。

一、慶元府諸邑惟昌國、象山、定海枕海而處，奉化亦半之。沿海之人，多惡少亡命，以漁鹽爲業，大率剽悍輕捷，在水如龍，非官軍比也。浙之東西以及福建，凡並海而生者，雖無非習熟波濤之夫，獨以慶元人爲稱首。凡販海者以百人爲率，慶元之人僅著十分之二三，蓋恐其多則能併殺其徒也。此可見此邦沿海之民，最悍而最可用。臣頃奏聞興復砂岸，以六家上戶之世業復歸而

還之，最令照右例輸納官租，正欲爲團結之地。今官司歲收不過十七界十四五萬貫文，臣今欲仍弛以予之，却令當土大家隨其地分及砂岸廣狹事力，共團結強壯三千人，仍與各辦衣裝器械。大略如往年兩淮、近年沿江團結民兵之法，置立頭目，部勒隊伍，遇秋時漁田之業隙，則以千人合教于郡，三歲周而復始，蓋一舉而有三利焉。緩急之際，此三千人可以當三萬人之用，一利也；既就團結，則姓名皆在官司，爲盜賊者不可容，販私鹽者亦可戢，此二利也；三利：大家上戶，既永免砂岸納錢，其利無窮，且永無寇攘。如近時三山小樹焚掠之虞，特不過一番置辦軍裝器械之費，實係以合納官錢而辦官事，固其所樂從而喜聽者也。

一、本司自嘉熙年間準朝廷指揮，團結温、台、慶元三郡民船數千隻，分爲十番，歲起船三百餘隻，前來定海把隘，及分撥前去淮東鎮江戍守。夫以百姓營生之舟，而拘之使從征役，已非人情之所樂，使行之以公，加之以不擾，則民猶未爲大害。奈何所在邑宰，非貪即昏，受成吏手。各縣有所謂海船案者，恣行賣弄。其家地富厚真有巨艘者，非以賂囑省吏隱免，則假借形勢之家拘占，惟貧而無力者，則被科調。其二十年前已籍之船，或以遭風而損失，或以被盜而陷沒，或以無力修葺而底沉，或以船身老朽而弊壞，往往不與銷籍，歲歲追呼，以致典田賣產，貨妻鬻子，以應官司之命，甚則損棄鄉井而逃，自經溝瀆而死。其無賴者，則流爲海寇。每歲遇夏初，則海船案已行檢舉，不論大船小船，有船無船，並行根括一次。文移遍于村落，乞取竭於雞犬，環三郡二三百里之海隅，民不堪命，日不聊生。待至起到舟隻，則大抵舊弊破漏，不及丈尺，槓具則

疏略，稍火則脆弱，亦姑以具文塞責而已。民被實害，官無實用。且天險之防，以人心爲本，先使百姓惟悴，根本動搖，脫有緩急，何恃而亡恐！臣已結爲義船法，謂如一都每歲合發三舟，而有船者五六十家，則令五六十家自以事力厚薄，辦船六隻，船身必堅耐，槓具必齊整，稍火必強壯。歲發三舟，而以三舟在家營生，一歲所得之息，則以充次年之船辦槓具、招稍火之用。立以程限，守以信必，歲歲遇當把隘之日，則如期駕發，以至軍港，聽候調遣。於是有船者無倖免之理，無船者無科抑之患，永絕姦胥猾吏賣弄乞覓之苦，永銷濱海居民破家蕩產之憂。人心固則天險固，三郡邊海之人，莫不欣然聽從，事將就緒，實爲海道無窮之利也。

一、此邦沿海凡有寨口，大嵩管界海內白峰、岱山、三姑、岑江、螺頭，計土軍一千四百八十三人。朝廷創立，本欲與定海水軍相爲掎角，肅清海道。承平既久，寨無可用之卒，卒無可用之舟，半是買閑，半是占借，教練不習，擊刺不閑。兼九寨巡檢，名係軍班，部吏孺子，並不諳所謂海道事宜，日不曾接風濤，足未嘗履海岸，嘗惟循襲故事，培植自肥而已。故此一千四百八十餘人之土軍，徒費國家錢糧衣賜，亡具甚矣。區區欲望朝廷將九寨巡檢向去遇有滿替之人，許從制司選辟曾從軍伍、諳熟海道、慣會船水之人，充巡檢職事。庶幾頭目之人以漸更易，衆聽不驚，而寨卒亦漸可訓齊教習，以無用爲有用。仍遇有盜賊，許令定海水軍主兵官會合調遣，一應功賞，並與水軍一體施行，實爲海道悠久便利。于海道之防，所急舟船器械、教閱訓練，臣豈不願仰遵宣諭指揮，盡心力而爲之？但大概非赤下缺。

《許國公奏議》卷四。又見《四明續志》卷六，

奏按象山宰不放民間房錢

寶祐六年

臣聞諸孟軻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終身誦之惟謹。照得朝廷近以雨澤愆期，徧行祈禱，恭奉聖旨，應民間房賃，不以大小，統放半月，汪濊之恩，被於海隅。臣奉行惟恐不虔，登時具文榜，行下諸縣，一體遵守。繼聞縣道多有與大家上戶爲伍，沉匿文榜，不行揭示者，遂分差人吏，前往監督縣吏，逐一施行。續據差下象山縣吏貼李奎回同供責稱，本縣自來凡朝廷及本府寬恤事宜，例不曾奉行，并取到市戶胡三十太等具狀稱：三十太等今奉太使府差人前來契勘，放免官私房廊白地等賃錢等事。且三十太等各係經紀小民，賃屋居住開店，每遇太使府及上司并奉聖旨節次行下，減放賃錢，無不感戴。雖本縣備榜曉示，緣本縣鄉里屋主，皆係寄居官戶者，即不曾遵照指揮放免所是賃錢投月典還掠錢人交納，如到冬節它放三日，歲節五日，上元節三日，其他即無減放。設若賃客欲退官放，便被起離，所以並不敢執退官放。所責證並是的實。又據李奎供，本縣因聞胡三十太等□狀，其縣吏毛益即取覆知縣，追胡三十太勘斷，責令退狀。口稱屋主炒人，你若責狀去州府，回後只來你身主討事。臣竊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象山豈非王土乎？爲象山之官吏與寄寓縉紳，非王臣乎？而奉旨蠲放房賃，大家上戶，視之如無，縣道官吏知有大家上戶，而

不知有君上，非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事若甚微，關係實大。司馬光《通鑑》之首，專以名分爲言，其旨深矣。臣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宣教郎、知象山縣孫逢辰量與鑄秩，以示懲警。仍行下無干礙監司，根究本縣寄居房賃最多、不有上旨、不伏蠲放之人，施行一二，庶足爲慢上尅下者之戒。其於教化，不爲小補。須至奏聞者。《許國公奏議》卷四。

奏乞就淮西管下歲糴以繼軍食之闕

照對臣自前歲抵郡，夷攷本府不可支吾之因，專苦於軍糧之不繼，遂行奏申，乞就淮西管下歲糴十萬石。已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許令本府據欠闕之數，前往收糴，亦不拘十萬之數。本府兩年之間，百計提聚官錢，僅能糴及六七萬石，尚未及一歲十萬之數。近緣青黃不接，軍食正艱，遂差官吏往平江收糴四萬石，以備支遣。併將昨來朝廷發還借支義倉米價錢四十萬貫，收糴一萬石，以償上件義倉窠名，共爲米五萬石。已差撥軍船，雇募民船，摺運船載，出港之間，忽準發運司反汗拘攔，所有昨來已奉聖旨指揮，未肯行用。緣本府尅期尅日，以待此米之至，支散二十四五日水軍廂禁軍土軍，共一萬餘人軍糧，實是狼狽。萬一庚癸之呼，某一身不足恤，如國事何？不免星馳具狀申聞，欲望朝廷特賜敷奏，降付尚書省，劄下發運司，照所降聖旨指揮，即與通放施行。臣無任延頸俟命，如囚待赦之切。

〔貼子〕臣昨因郡境入春以來頗有旱意，深慮秋成難準，急在聚糧，傾竭帑藏所儲。又委本司參議官趙汝侔，前往嘉興府收糴一萬五千石，併委權本司計議官杜友寬，就鎮江府管下收糴小米五千石。雖據各官回申，已行糴下，伺候起發外，今來切恐各縣仍復把持，不與通放，頗計利害。欲望聖慈併下尚書省，備劄各處及發運司，照應通放施行。伏候敕旨。《許國公奏議》卷四。

三月初五日具奏乞歸田里

開慶元年

臣輒瀝危衷，仰干聖聽。臣一介疏遠，祇事聖明，三紀于茲，旁無蚍蟻之報，自頂至踵，悉由陛下拔擢，悉由陛下保持，以至今日。伏念臣起自書生，叨塵宰輔，分量已極。自壬子去國，坐享祿秩，優逸山林，即是臣上戴陛下始末之恩，結裏此生，了無遺欠矣。丙辰初夏，忽蒙陛下曲加紀錄，起之鄞闔。臣再三懇免，直涉季秋，疊奉宣諭，謂日今海道不異邊險，且詔鄉守諭旨準發。臣上受主知，緬懷國事，感激流涕，遂不敢以衰病辭。雖知勉竭疲駑，竟亦何補毫髮！去秋僥踰再考，復被因任之命。時適東海告警，連準密院奉旨行下，調遣兵船，申嚴海備，日不暇給，臣不當於此時乞身，黽勉就職，又越半歲矣。然未嘗不力告宰臣，乞賜密啓，蚤俾歸休。近又嘗以殘軀百疾，死期三證，祈籲宰臣，其衰實非旋爲飾說。今春令已深，風色向順，洋海保無它虞。如昨承朝命，團結三郡海艘，悉以辦集，其數不下三數千隻，見以籍冊奏申。其他兵政民務，無慮數十條，亦皆圓備。且帑有

餘貲，倉有餘粟，凡可以爲此郡經久之計者，已無餘策，自此凋郡，恐成樂國，□臣復何貪戀，更不知止，矧重之以疾證死期乎！《易》之《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禍盈而福謙。」蓋天地人特具其理，而鬼神則直著其事，甚可畏也。是用殫瀝悃忱，歸命君父。欲望聖慈恢天地好生之仁，廣日月無私之照，念臣久侍帷幄，曾獲備心膂股肱之寄，在內在，不敢少負國家；憐臣年事浸迫，血氣已衰，譬之閑廐老馬，惟有悲鳴，難任鞭策；察臣粗知消息進退之義，即非詭激以欺陛下，特出聖斷，許臣挂神武之冠，或俾奉祠，退伏田里，獲遂首丘之願。又臣竊伏惟念先帝在御三十年，凡十放進士之榜，其被親擢膺首選者俱已殂謝，惟獨臣僅存。陛下上軫豐芑之遺，次軫帷蓋之舊，必賜興惻，俯垂聖允。臣干犯宸嚴，無任瞻天望聖、真切懇祈之至。

《許國公奏議》卷四。

二十二日再具奏乞歸田里

臣近嘗具疏乞歸田里，恭奉詔書不允者。祇承溫詔，備極袞褒，銜戴洪恩，惟增深隕。臣聞臣子之事君，以勢分言則君猶天也，天忱不可瀆；以情分言則君猶父也，父則容可愬。伏念臣行年雖六十有五，而涉世已踰四十年，心損於思慮之多，志喪於摧挫之多，膽薄於憂畏之多，氣耗於酬酢之多。積此四多，淫爲百疾，於是臣實病矣。其所爲盡瘁於職業者，蓋恐食焉□□其事，不有人禍，必有天

刑，如古人之所云，本非精力之有餘也。職事之最大者，無過於撫養下民，以奉藝祖紫雲樓之詔誓，以體陛下培植根本之訓彝。而此邦積蠹稔弊，其所由來者漸矣。前乎爲守者，不過依違渙忍，以求不得罪於巨室，未嘗爲百姓伸枉冤，直是非。臣自惟嘗忝宰輔，爲陛下抑豪強以扶貧弱，安田里以弭盜賊，臣之職分也，豈可使百姓失職，而坐視其嘆息愁恨哉！於是事至有司，不得不奉國家之法令以行之。雖百姓稍獲蘇醒，但以臣之力拙，而致怨者多矣。怨之不已則讒謗興，臣藉曰無愧于心，然以衰頹疾病之軀，而處讒謗四集之地，豈《大易》知進退存亡之義與老氏知止不殆之旨哉！仰惟陛下聰明聖哲，阿墨之毀譽，未嘗不瞭然於聖衷。然孔子刪詩爲三百篇，而畏讒者十有二，其形容讒人之狀，精微巧妙，有鬼神之所不能測度者。於是臣之心志膽氣，日營皇消礫，而百骸九竅之病日益矣。若非陛下曲賜覆持，俾獲善罷，則身難保，何裨於國！恭望聖慈重加憐憫，檢會前奏，放臣歸老山林。儻延一日之殘喘，即是陛下賜以一日之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許國公奏議》卷四。

夏四月初九日復具奏乞祠

臣三瀝丹悃，上冒聖聰。臣頃緣身病於負薪之憂，心病於上棘之憂，荐貢封章，懇祈閒退。聖恩天大，屢被溫綸，至援尹吉甫《烝民》之詩，訓臣以仲山甫之事業，且曲加諭旨，曰決未可言歸，曰

切不必重請。臣祇承明詔，感極涕零。但臣之真忱，實有不容自己者，謹即是詩而備陳之。且其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所以表仲山甫之勤瘁，即詔旨所謂不憚其勞也。又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所以表仲山甫之正直，即詔旨所謂不撓其志也。尹吉甫之於仲山甫，可謂能知其心，善著其事矣，而乃先之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何與？臣深探尹吉甫之意，而驗諸詩之下章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說者謂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維仲山甫能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是知尹吉甫欲仲山甫爲保身之謀，正爲仲山甫寡助之慮也。夫以仲山甫賦政徂齊，每懷靡及，忠勳如此，而尹吉甫尚爲之隱憂，臣實何人？不堪爲仲山甫執鞭，而鈴竝孤立，則有類尹吉甫之所云者。臣何敢獨恃聖知，而不求所以保身之道乎！保身之道，惟在乞身以去爾。今臣之當去者，不特此邦之人以爲宜，而天下之人莫不以爲宜。此邦之人則曰「推而不去，是頑鈍也，頑鈍可恥也」；天下之人則曰「久而不去，是貪戀也，亦可恥也」。於是臣不但畏此邦人之議，而且畏天下之議，身心之病，愈不可藥矣。反覆而思，惟有積忱歸命君父。欲望皇帝陛下念其坎壈平生，憐其顧惜晚節，赦其攫拂威命，特推從欲之仁，俾遂首丘之願。臣儻未遽溘先朝露，猶可退與鄉人子弟講明孝弟忠信之義，以鋪揚聖化而歌詠太平。是陛下賜臣爲聖世無玷缺之人，而或庶幾於仲山甫明哲之萬分一矣。葵藿寸衷，雖不獲糜捐以效報，尚當啣結以酬恩。臣神往形留，意長語短。惟是數瀆宸嚴，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惶懼之至。取進止。《許國公奏議》卷四。

秋八月初一日具奏乞祠

臣輒瀝丹忱，上干聖聽。衰悴之蹤，待罪海閩，歲且三周，雖粗竭於疲駑，然日增於痰疾。固嘗密陳悃悞，屢祈君父，茲以夏秋之交，暑氣侵蝕，病體益難支吾，不敢輒具繁詞，謹以情實籲告君父。欲望聖慈特賜矜憐，即垂睿斷，令臣歸伏田里，退安晚節，或畀真祠之祿，少逸餘齡，實戴君父頂踵乾坤之造。臣干冒宸嚴，無任激切懇祈之至。伏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四。

冬十月二日內引奏劄論夷狄恃力中國恃理四事

臣頃待罪鄞閩，迫於衰疾，屢上乞骸之請，仰荷從欲，獲返山林。突未及黔，忽叨命召，俾奉內祠而侍經幄。一斂天筆，再遣使輅，四勤宣諭。捧讀聖訓，有曰「待卿之來，以刻爲歲」。臣感激流涕，不能自持，何敢以出處之常節，廢君臣之大義？戴星疾馳，趨赴闕下，茲叨內見，瞻望清光。積八年葵向之忱，輒吐涓埃，上裨海岳。恭惟皇帝陛下臨政願治，三紀于茲，適際時艱，以四十餘年兵不解甲之天下，而當數千年以來所無之夷狄，忱戛乎其難矣。然中國夷狄，自古常對立於天下，夷狄之所恃者力，中國之所恃者理。在彼者有彼之可恃，而或竊我之所恃，在我者無彼之可恃，而又失我

之所恃，則勝負之形已判矣。故中國之所謂理者，在畏天命。《書》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對越之際多違，譴告之至不察，畏於口而意不實，敬以文而事則非，有好時太乙之禱祈，無桑林雲漢之克責，是我失其所恃也。故中國之所謂理者，在結民心。《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予臨兆民，凜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又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苟內之司存，外之郡縣，借體國之名而窮聚斂，假奉公之說而極誅求，用有司之刑獄桎梏爲一己之苞苴囊橐，是我失其所恃矣。故中國之所謂理者，在進賢才。《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苟服讒蒐慝，誣善醜正，無保惜愛護之意，有摧折困沮之風，仁賢空虛，氣象蕭索，是我失其所恃矣。故中國之所謂理者，在通下情。《書》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又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苟上下蔽蒙，耳目塗塞，持祿固位之習錮，犯顏逆耳之節微，全身保家之計精，憫時憂國之念薄，是我失其所恃矣。我既失其所恃，寧不虞彼竊而用之乎？譬之身焉，天命所以壽考我也，民心所以元氣我也，賢才所以精神我也，下情所以宣導我也。顧自有而自棄之，可乎！雖然，若此者皆羣臣之罪，非陛下之本心也。陛下本心如青天白日，雲陰暫翳，未嘗不隨即開明。臣區區之愚，欲望皇帝陛下自咎自艾於天地祖宗之前，亟下痛切之詔，務在明白洞達，不必回護掩覆，昭布舊失，力圖今是，以回吾之所可恃。所謂悔過不嫌於深，責己不嫌於重。如使念慮之

真實，自然幽明之感通。人情既舒，天意必悅，天意既悅，狄難必寬。其他備禦之方，自可次第而舉。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生靈幸甚。《許國公奏議》卷四。

冬十一月日以韃寇深入具奏乞令在朝文武官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

宜

臣輒瀝危衷，仰干聖聽。臣遲暮之迹，比從鄞闕，屬疏乞骸，甫獲歸田，忽叨命召，俾廁經幄。一放天筆，四承宣諭，兩遣使華，聖訓真切。臣跪誦一言則血淚一滴，非不知鄂寇已迫於江沱，廣寇已踰於賓柳。重惟君臣之大義，不敢徇出處之常節，疾驅赴闕。止謂備數勸讀之末，時效一得之愚，上裨聖算。不料僅入國門，即被敷庭之命，擢置左轄。主憂臣辱，不敢牢辭。雖黽勉夙夜，應酬科瑣，然不過粗安京師畿甸之人心，豈能遽却侵犯內地之強敵！孟子所謂三年之艾尚不能灸七年之病，沉沉痼之疾，弄成壞證，而欲以頃刻之艾灸之，使盧、扁復生，且將望之而走。今鄂渚有重臣以宣威，有驍將以禦侮，援師雲集，勝勢日張，似可少寬西顧。若湖湘一路，直透腹心，無高山大澤以爲之限，無精兵良將以爲之防。如廣南制司前月二十有四日報稱，賊叩靜江城門，交射而却，旋退屯四十里。自是越二十餘日，無一字到朝廷。至十月二十日，則湖南帥憲兩司之報猝至，謂賊已於初十日

突至清湘矣。今又八九日，帥憲兩司並無續報。萬一又有如廣南之一節無報，而清湘之警報猝至，不知上下將何以爲策。或進或退，或行或守，皆非一旦之所能辦。竊恐誤君父，誤社稷，誤生靈，貽笑萬世，是時惟有一死，何益於國！漢人有云：「先事而言，常患不信，事至而應，又患無及。」今不可謂之先事矣。臣非不能爲寬譬之言，曰此非韃也、蠻也，又曰此蠻與潰兵合也，非真韃也，又曰雖韃也，然又不能多也，又曰韃所志者金帛子女，既有所擄掠，不久能自遁也。此言幸而中，則可竊鎮靜之名，善料敵之譽，不幸而不中，禍變忽臨，縱食爲此言者之肉，果何補哉！臣愚欲望聖慈以臣此章宣示二三執政、給舍、臺諫、殿帥，使各述其所見，并指陳韃賊有無必至之患，目前當作如何布置，親具手疏以聞。却乞降付臣參酌，庶臣可資衆益，以爲處置之決，毋徒曰國家之事一相任之。臣不任懇切，伏望睿照。《許國公奏議》卷四。

全宋文卷七七七三

吳 潛 九

春三月一日奏論韃賊深入乞充前日之悔悟以祈天永命消弭狄難事

景定元年

臣一介遲暮，頃陛下以狄難孔殷，召臣於山林。臣重惟主憂臣辱，不敢以時艱爲避就，力疾赴闕。始不過謂密侍經帷，時貢小忠而已，不圖聖恩復加柄任。臣既入國門，無穴可逃，黽勉就列〔一〕，倏五越月。賴旬宣重臣提大兵以解鄂渚之圍，分精兵以勦湖南之寇，四方上下，日冀肅清。然賊智愈深，賊勢漸闊，蟲蠹木而荏苒，蠶食葉而浸淫。大抵其狡焉之謀，最善於以退爲進，以久爲速，以聚爲散，以客爲主，以徘徊延款之形，藏飄忽震蕩之勢。又善於造訛設詐，使被擄而來歸與背虜而投拜者妄相傳播，以中吾之所喜，寬吾之所憂，而迄遂其所大欲。今已入吾堂奧，潰吾腹脅，正恐其未肯遽舍而去。縱去，吾內固已困矣。推原亂本禍根，良由十數年來，姦臣儉士創爲虛議論、實事功之

說，以迷國誤朝。凡忠君愛上、規正闕失之言，盡諉之爲虛議論；凡殘民尅下、陷害忠良之舉，反推之爲實事功。舉一世之人，猶食稻衣錦而趨之者，則與亂同事之事也；舉一世之人，若赴湯蹈火而避之者，則與治同道之事也。創譁訐之名，標不靖之目，以空國中之善人，而其禍至一二年而愈酷。於是歐民以附賊，歐士以從賊，歐天下之人以不仇賊，而反幸賊。夫人主欲有所爲，而大臣不敢糾其非，大臣欲有所爲，而百執事與士庶人不敢糾其非，附和逢迎，媵阿諂媚，雖至背理傷道，亦付之一默。朝廷之上可爲靖矣，可謂不譁不訐矣，詎料積而爲夷狄之大不靖乎！官職富貴，則稔禍之臣攫拏以去，而大患難則以遺陛下，可勝痛哉！臣雖勉竭於科瑣，僅而左右之支撐，反覆深思，惟有祈天永命之一說，全在陛下而已。所謂祈天永命，全在陛下悔悟之透徹而已。天下只是一箇理，理只是一箇天，天只是一箇心。儻非陛下存於中者念念與天通，發於外者事事與天合，則皇天決未悔禍。皇天未悔禍，而欲敵之悔禍，猶却行而求前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傅周召之臣，都俞吁咈，口只是說天，夫豈推注於荒忽誕慢之域者？忱以人主爲天之子，父子之間，情愫易達，善惡易見，感應易孚，故曰「上帝臨汝，毋二爾心」，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非可以言貌欺，非可以緇黃禱也。如使意不忱而心不實，徒有收拾君子之迹，而厭薄君子之根未除，徒有屏棄小人之迹，而回護小人之根未除，徒有遠聲色之迹，而蠱惑之根未除，徒有賤貨利之迹，而豐殖之根未除，徒有開言路之迹，而浸潤之根未除，徒有扶持公道之迹，而恩愛之根未除，徒有培植邦本之迹，而戕賊之根未除，徒有愛惜民力之迹，而營繕之根未除，諸根未除，則是陛下之念慮未純乎天也。陛下之念慮未純

乎天，而求天之純佑陛下，豈可得哉！故臣專望陛下充前日之悔悟，而更爲今日之大悔悟。夫至靈至明者莫過於此心，陛下以神武睿哲之資，加以歷事變之久，閱義理之熟，一自反觀於至虛至明之心，則知宗廟社稷、人民億兆、后妃宗戚，其休戚存亡，皆在陛下之一身，而陛下尤欲自壽其身，以久享至高極貴尊榮之福。念之至此，則必有惕然不能自己者，特恐陛下不念爾。臣年將七十，無絲髮眷戀人世，捐軀致命，自所不辭。但所深病者，壞局在他人之手，而臣萬一代受其敗，書之史冊，必曰今相某，而不曰前相某，又必贊之曰某既無扶顛持危之才，且不能盡忠竭忱，正救其主，泯泯瘖瘖，黯無晶光，以至於弊。臣負此沉冤，九隕且不瞑目。故數十日之間，髭髮盡白，疾病轉深，形骸僅存，神識已散。是用略伸愚悃，仰瀆聖聰。儻陛下幸聽臣言，而皇天不爲之佑助，夷狄不爲之消弭，則是唐虞三代聖人之言不足憑，孔子六經之書不足信，天下決無是理也。惟是臣才術短淺，無以濟時康國，上負陛下注倚，且不能自盡其難，而猥效古人責難之義，罪大不可赦。并乞特發睿斷，亟賜竄逐，雖投之斧鉞，是乃臣得其正命之日。但使天下後世諒臣心迹，則臣死猶生也。執筆攄詞，無任隕越感涕之至。

〔貼黃〕臣竊惟韃賊截江中流，爲彼捷徑，停留至於半載，創殘被於三路，何翅孔明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而通國之人，方偃然嬉笑如平日，臣虞其爲數所囿，而莫之省覺也。若非陛下有回天之大德業，則雖臣等百數，何補於事？近憂後慮，百結寸腸，於是臣之前疏，五就橐而五就燬矣。而終不容於不一言者，恐負陛下，負社稷，負生靈也。恐萬世之下，不知臣授任之時，上流之賊

已踰黃漢而南，廣右之賊已蹈賓柳而東，謂臣壞陛下之天下也，臣之情亦可哀已。惟陛下財幸。

《許國公奏議》卷四。又見《宋史》卷四一八《吳潛傳》，《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七，《吳興備志》卷一二，《宋元通鑑》卷一一七，《宋史新編》卷一五二，《續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一〕列：原作「到」，據文意改。

奏論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

臣輒瀝危衷，上干聖聽。臣一介衰遲，頃自鄞閩引疾乞骸，仰荷從欲之仁。還山甫浹日，而聞廣寇踰賓柳而東，鄂寇越黃漢而南，陛下亟以經幄召臣。臣重惟君臣之大義，不敢以時艱爲避就，扶病赴闕，亦不過謂密侍氈厦，時貢小忠而已，不謂陛下遽以前人之敗局而付之。臣既入國門，無路可逃，黽勉祇承，應酬科瑣。猶賴陛下惕然悔悟，引咎責躬，大洗冤沉，畢達幽枉，臣遂得以憑藉尸位數旬之久。然其間關於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臣向未及痛哭流涕，爲陛下言也。前日忽睹章鑑塗歸高斯得之章，臣爲之駭愕，不能自持。照得臣於斯得素非腹心之交，金石之友，歲在丁未，臣在田野，但聞斯得爲浙東刑獄使者，疏劾鄭清之、史宅之輩親黨數人，邸報流傳，四海之人皆爲擊節，臣於是始敬其人。逮歲在辛亥，臣猥蒙陛下擢置次輔，一時收召當世知名之士，而斯得預

焉。奈其好爲危言激論，上拂陛下之聽，下忤首相之意，而陰窺密伺者因得以遂其一網之謀。自壬子以至己未，八年之間，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夷狄之禍，實爲宗社之憂。幸陛下奮由聖斷，甫爲善類伸一線之脉。而姦人又從而摧遏之，臣實痛焉。如斯得閩漕之事，臣固未詳其虛實，特二吏之斃，正是有位者殺之以滅口，而反以爲證乎！近日贓吏動至數千百萬，甚者召寇啓戎，使國步顛危，生靈魚肉，陛下玉食爲之不御，枕席爲之不寧。鑑胡爲盡付瘖啞，而獨加怒於陛下已拔拭錄用之斯得乎！竊見鑑塵容俗狀，諂笑脅肩，徒以嘗與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躑要途。斯得縱非全名之士，不猶愈於腹無點墨、面有甲顏、渙忍依違、嘗糞舐痔之鑑乎？昔元祐間，孔文仲爲諫議大夫，劾朱光庭除太常少卿不當，宰臣呂公著率同列辨甚力，乃寢其奏，光庭竟就職。董敦逸、黃慶基爲御史，劾蘇軾兄弟，宰臣呂大防力爭，乃罷敦逸、慶基言職，與州軍差遣。夫元祐最爲國朝盛時，臺諫論列不當，宰相猶得爭是非，辨曲直，況給舍乎？臣自視望實輕淺，決不能效先朝元臣大老回天之力。然陰陽消長之機，世道反覆之候，於此覘焉，臣不得不爲陛下告也。臣曩叨柄任，蕭泰來首彈李伯玉，是時臣不能明目張膽以感悟陛下，僅嘗於榻前救解。羣小噂沓，國事日非，浸淫至於今日，臣亦豈容不分任其咎哉！鑑近日數詣臣，乞爲弟鑄除郎，又乞爲除職因任，又爲其姻家郎伋求歸班。臣實鄙賤其人，不復與之酬答。孟子所謂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臣之于鑑，何以異此！臣若不早折其萌，又將貽天下善類之禍。繫卯之危，國家寧堪重壞哉！欲望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之陰乍翕而驟張，暫息

而遽燃，以成夷狄之陰。臣雖陷鼎鑊之誅，亦所不辭，謹具手疏以聞。臣干犯宸嚴，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頃尸鄞闔，抗疏乞身，固嘗告陛下，以臣骨相素奇屯而命運適衝併，若留之一方，必將興災招釁，非軍民之福，陛下於是縱臣之歸。今鄂寇未清，湘寇叵測，囚停則智長，事久則變生，社稷生靈之憂，凜凜乎未知攸濟。臣既無耆龐福艾之相，又非扶顛持危之才，終恐誤陛下大計。欲望陛下亟發睿斷，放臣退伏田里，別選奇才厚福之人，正位台席。臣數旬之間，髭髮盡白，百骸九竅，無非是病，惟陛下憐之。并乞睿照。

〔又貼黃〕臣又有未盡之悃，敢空臆爲陛下陳之。臣最痛切者，羣臣上下合黨以欺陛下。惟陛下不知，而稔成國家之禍，則陛下獨當之。且如高斯得之事，此其蒙蔽陛下之大者也。斯得爲湖南提刑，嘗發部民陳衡老之姦惡，清之當國，遂將衡老黥籍。而高鑄者，爲衡老行財營救，斯得遂發其事，高鑄遂被黥配。時高鑄名高錡，後方改名鑄，冒受官資。大全得志，高鑄用事，恨憾斯得，欲置之大譴大呵之域，於是大全用章鑑之弟章鑄爲福建漕，以搜剔斯得之過。適斯得平日持論大苛，每於與憲逢人攻詆，又積與憲之怒，而沈炎實爲與憲心腹爪牙，大全、高鑄發蹤指示，而炎甘爲之搏噬。今姦黨盤據，血脉貫通，故鑑又爲此舉，而炎亦姑泛論大全以愚陛下，使陛下真以爲非大全之黨也。欺皇天后土，欺一祖十二宗，欺陛下，以趣天下之危亂者，皆此等一宗小人爲之。陛下如不信臣言，乞索高鑄元配案視閱之，庶幾信而有證。今以高鑄一黥吏之故，而戕

賊善類，略不顧惜，上天爲何！臣言之至此，血淚迸流。伏乞睿照。

〔又貼黃〕臣老矣，粗諳世故，豈不知事有緩急，時有難易？惟願包荒隱忍，以漸啓沃，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以養國家安靖和平之福。不謂何物老醜，乃敢挑釁召鬧，以格陛下明詔。所謂世無終棄之才、永錮之士，其懷諂扶姦，罔上附下，情理尤爲巨蠹。并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四。

又見《宋史》卷四一八《吳潛傳》，《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七，《宋史新編》卷一五二。

十四日具奏論士大夫當純意國事

臣聞韓琦初除諫官，往謝王曾，曾語之云：「士大夫當純意國事，向來如高若訥輩惟知徇利，如范希文亦未免好名。」琦服行其言，故其平生大節獨光明俊偉，爲朝碩輔。臣謂純意國事四字，豈惟臺諫當然，凡在臣子，皆當如參前倚衡之，不容須臾離也。近者徐庚金等抗疏言事，謂之非讜論不可也，惟臣獨察其情。庚金蓋謝方叔之死黨也，其初未嘗交方叔，臣丁未典舉，庚金實爲選士。已而臣叨塵右席，庚金猶未有一日考任，臣拔之爲京府教官。旋背臣而右附於方叔矣，於是連得峻遷。及其去國，乃始貽書於臣，殆如牛腰。臣再叨柄任，甚厚望於臣，臣以包荒明望之義，復引而進之。忽一日，其館主人吳氏以不仁不義激鄉民之變，將有嚴陵何氏之事。臣方喻帥臣葉隆禮亟行銷弭，而庚金告臣，必欲以大盜誣治鄉民。時邊遽正急，內地惡少多有嘯聚奪攘之證，臣密行布置彈壓，僅得無

虞，庶幾其不爲外寇之資，未免斥却庚金，而庚金怨臣。方應發者，臣不知其爲就何人屬吏，以外改文字白臣。臣但見其嘗爲校勘，而不知其嘗爲宗諭，頗難之。饒虎臣力加引進，臣乃處以博士，而應發終怨臣。程元岳，固丁大全所識拔爲校勘者也，臣以國子錄遷之。元岳怒，以爲左降，教今武學諭黃夢炎致曲於臣。亟叙之爲博士，而元岳亦怨臣。昔者有蔡抗，係臣己西省闈所放進士，爲其改秩，其登朝多臣之力。歲在壬子，臣引之爲國子司業，猶未嘗歷郎也。人方議其進擢之驟，屬臣薦徐霖爲說書，而抗恨不已及，於是歸投方叔，求有以自效。未幾則假借小故，以身引去，且率諸生偕去以動搖臣，而臣果去矣。方叔乃召抗，一時遷爲法從，以至參大政。庚金等謂弄躅在前，可振袂而趨之，或能動搖臣，或雖不能動搖臣，而使天下傳之，曰學官相率而去朝廷，亦可以爲臣相業之玷，他日不妨可爲蔡抗也。迹庚金所寄聲館中之士，有曰「若輩只會權郎，只會兼講，略不能助我輩立赤幟」，則其貪愛官職、怨懟朝廷之真心可見矣，是豈純意國事者乎！雖然，不可以情之非而沒其事之是也。宋臣爲天下怨府，雖三尺童子皆欲剗刃其腹，雖禿千兔之毛，刊萬山之竹，不足以形容其過惡。陛下聰明遠邁堯舜，固不能不喜其供奉之勤，而未嘗不知其姦凶之迹，誅遠棄斥之意固已久矣，豈待諸臣之言而始焉决之決哉！特聖心仁厚，不能爲四夷之屏而已。然以臣愚見，內外皆祠也，孝宗嘗置甘昇於霑寧廟，嘗置王仲謙於池，若今宋臣以外祠，或越，或嘉興，或安吉，俾往居住，亦可以保全其富貴而全其終身，豈非君臣始末之大恩哉？何必留之輦轂之下，以滋輿人之議也！沈炎自爲小官，本無大過，特用非其據，不自植立，附阿時宰，舉天下之善人莫不碎於其手。且彼自言非大全之黨，而奏

疏中稱頌大全，有曰「鼎輔方新，鈞平持正，精神之所感召，意氣之所鼓動，臣民仰首以觀化，夷狄聞風而損威」，又曰「睿謨深遠，明見萬里，料敵制勝，動中事機」，又曰「朝廷清明，戶廷無壅，朝奏夕報，捷如影響」。夫招業淪之變，大變也，「精神之所感召，意氣之所鼓動」者如是乎？「明見萬里，動中事機，戶廷無壅，朝奏夕報」者如是乎？其爲黨亦昭昭矣。而曰非黨者，欺陛下也，欺天也，欺心也。一人之言，可以塞天下之口乎？陛下固謂庶官攻臺諫，有壞綱紀。然臣竊觀仁廟朝，蘇舜欽爲大理評事，監在京宅務，上疏有云：「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緘默，不敢舉揚其私。」夫宅務小小監當耳，尚敢攻中丞、司諫，則祖宗故事尚可考也。端平初，陳垣以編修官輪對，首攻殿中侍御史何琮、監察御史何處久，陛下旋以琮爲權戶部侍郎，處久爲秘書監，而垣出知處州。陛下之英斷，豈反不逮二十七年之前乎！頃臣授任之初，蒙被訓飭，謂臺諫給舍，宰臣不當干預。是時即欲具疏敷陳，見陛下憂邊正苦，不敢以此傷陛下之意，今可因事而言矣。夫給舍臺諫，乃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由出，而宰相不許干預，不知陛下謀之誰耶？陛下深居九重，與天下之士大夫未嘗相接，何以察其賢否？非謀之近習則謀之恩幸之臣，又不然，則謀之臺諫之長爲陛下鷹犬者。陛下且謂近習恩幸之臣，能識天下之賢才乎？言路之甘爲陛下鷹犬者，肯薦天下之賢才乎？其不肖之士爲給舍臺諫者，近習恩幸之臣與甘爲鷹犬之臣，肯爲陛下排之乎？昔高宗中興，當紹興之七年，狄難已消，天下已略定矣，高宗以經筵召趙鼎，旋俾再相。鼎告高宗曰：「進退人才，乃臣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

寅、呂本中、常同、□季什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黨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手也？」於是有旨，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胡世將，奪夕瑣爲試兵部侍郎，御史中丞周秘，罷爲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如霈、公輔等，皆相繼補外，而劉大中等以次收召無遺。則是宰相可以去中丞、去給事中也。而陛下以爲不當干預，毋乃非高皇帝之家法乎？陛下自謂臺諫皆出親擢，可以控制宰相，不知特可以控制君子之宰相爾。其小人之宰相，則內交近習，外交恩幸之臣，轉以私人祝其薦引，以爲臺諫，不分內外上下，締爲死黨，只欺得陛下一人。故陛下之親擢臺諫，實不能控制小人之宰相也。以臣愚見，曷若以一權侍郎解炎臺職，而徐庚金、方應發、程元岳、楊潮南、丁應奎，並與祠祿，則不失輕重抑揚之義，而可以服天下之心。陛下何憚而不爲此？臣去冬固嘗疏炎之繆，而不敢盡言。今所以先述庚金等之私意，而後叙天下之公議者，蓋欲釋陛下嗾使之疑，以開陛下神明之聽也。臣不任拳拳，取進止。

〔貼黃〕臣猶有未畢之愫，敢敷陳之。臣去冬嘗準御筆，欲以沈炎爲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臣豈不將順陛下之意，乘機而出之，則物論之定久矣。然臣捫心定慮，謂乘機則有機心矣。一有機心，則何以上對蒼穹，陰消夷狄？故止告陛下，曰炎非尹京才也。於是炎尸位臺端，又踰半載矣。蓋臣平生自勉，念念不敢欺天，步步不敢違天。若乘機而出之，則雖陛下無疑，而臣則有愧於心，不若盡言而出之。雖陛下不能無忤，而臣則無愧於心矣。使爲陛下臣子者人人與天爲徒，而一毫人爲不雜於其中，則夷狄之禍何至披猖至此！奈何爲小人者固不知所謂天，而號爲君子

者，亦往往參之以人，故徒能欺人欺世，而不能欺天也。故臣願陛下純以天爲心，則天下事大定矣，猾虜何足畏哉？并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四。

同日具奏四事

一、乞御筆，丁大全首降授中奉大夫，生前致仕。一、乞御筆，董宋臣改提舉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就紹興府居住。臣又照得建康府門司官況極佳，若陛下以此畀之，亦不失仕宦之樂。并取聖裁。

一、乞御筆，沈炎除權戶部侍郎，徐庚金、方應發、程元岳、楊潮南、丁應奎並與祠祿。一、乞內批，高鑄令羈管州軍，決脊杖二十，配本州牢城，仍籍沒家財。同日奉御筆云：「覽卿所奏，具悉來意，已依所擬施行，庶以示朕意。卿之此劄，既不付出，却不須報行。徐庚金等，卿已以一單劄以發其姦，沈炎等不必見之奏劄。沈炎姑少緩除出，庶免爲草茅輩所攻，以辱臺綱也。卿宜深悉。」同日又奉御筆云：「覽卿所奏極當，擬進三條，即已施行。李介叔充司業，二人免兼尤妙。是所引去之人，卿不可不發其姦。前日之判，有識之士莫不嘆服也。」十五日又奏云：「臣恭准內批付下徐庚金等與祠事，以臣愚見，當來若不以炎權戶部，從而出之，則庚金等與祠爲稱。今陛下既少遲炎之出，則庚金不若與在外合入差遣。然大略不過添倅幹官而已。伏乞睿照。」《許國公奏議》卷四。

奏乞代六縣百姓輸納折帛錢

證對臣一介庸陋，夙誤東知，自館職而至宰輔，爾來三十餘年矣。惟其事陛下最久，故熟知陛下德意志慮念念在民，是以臣屢分藩閩，所至必以撫摩培植爲第一義，無非推陛下之德意志慮而致之民也。歲晏力疲，復被親擢，俾牧東藩，感畏恩威，罔敢辭避。領郡之初，即將寶祐元年二年四年四料苗稅及三年折帛錢並與倚閣，近又於明裡三月之前，將三年苗稅悉行蠲放，以至存養鰥寡孤獨，扶持無告窮困，亦曰不負所學，以不負陛下而已。然州縣之弊日深，吏胥攬戶之姦滋熾，前後所弛征賦，雖幾六百萬，猶恐在猾吏頑攬之家者多，而及民者少。若非將向去未起催官物預行寬恤，則實惠豈能周徧田里？臣祇役踰年，苦身節用，幸有餘積。契勘所管六縣折帛錢一項，以寶祐三年催到數目計之，見錢、十八界會子各計七萬八千六百單五貫六十文，共紐計十七界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八百五十五貫文。臣見將本任內贖到錢物撥出上項錢，今椿庫眼，代爲六縣百姓輸納寶祐六年折帛錢一項，庶幾少副聖主惠養黎元之意，而臣亦粗逃芻牧之責。除已鏤榜下六縣曉示人戶外，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奏乞蠲砂租

前歲之秋，冒膺瀛閩，上事之日，適當海寇披猖之餘，遂行考究本末，多謂因沿海砂岸之罷，海民無大家以爲之據依，因澥浦胡家渡稅場之罷，盜賊無官司以爲纂節，奪攘矯虔，因得自恣。臣遂具奏聞，乞行興復，就以砂岸稅場所入歲計二十二萬九千六十五貫八百單五文，爲慶元府幫支郡庠養士厨食錢十三萬六千二百貫文，爲定海帳前水軍幫支久閣制領將佐每歲供給錢九萬二千五百貫，爲定海水軍創支駕船出海巡遶探望把港軍士生券錢四萬一千貫文^(二)，爲慶元府六局衙番幫支久閣每歲鹽菜錢一萬五千貫文，爲慈溪縣管一新創夜飛山防遏寇盜屯戍水軍歲支錢米五萬六千六百貫文，爲象山縣管一邊海陳山東宿渡新創軍船載渡民旅防遏寇盜水軍歲支錢米二萬一千一百二十貫文，爲定海縣管下新創浹港防遏寇盜屯戍水軍歲支錢米六千二百八十貫文。已上共計三十六萬八千七百貫文，前所謂砂岸稅場之入不足以當其半，則以慶元府經常錢補之，亦既踰年于此矣。但臣始者之興復砂岸稅場，不過欲爲清海道、絕寇攘之計。今已將應干砂岸諸畧並行團結，具有規繩，本土之盜不可藏，往來之盜則可捕。又浹港既有戍卒，則胡家渡、澥浦一帶不至空曠，防閑備禦，粗爲周密。於是昨來興復砂岸稅場所入之課利，仍可盡弛以予民矣。但前來養士餉軍之費，一孔以上皆不可闕，則臣見照常平條法，召募土著上戶，措置係額坊翁山等十五所，歲入二十八萬四千貫文，又措置慈溪縣係省官酒務，

歲收息錢七萬三千貫文，總兩項爲錢三十五萬七千貫文，以抵前諸項之費，尚欠一萬一千七百貫文，則就本府醅酒庫息錢內支撥。庶幾利之弛於民者可以徧及海陬，而養士餉軍之需又不至於違誤，而爲慶元一郡經久之計。臣除已一面備牒，將砂岸及胡家渡、澗浦稅務照端平、淳祐年間已降指揮並行住罷，仍割慶元府，將翁山等坊、慈溪酒務每歲息錢，專充前項養士餉軍經常支遣外，欲望聖慈降付尚書省，給降省劄，付本司、慶元府，逐一遵守施行，不許違戾。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右劄送沿海制置大使司照應，寶祐六年五月空日。《四明續志》卷八。

〔二〕連：原作「連」，據原書本卷卷首小序改。

奏乞免倭金抽博

臣竊見朝廷行下，仍放倭商赴市舶務抽博，深得時措之宜。但有一事，於朝廷歲不過捐十七界一萬餘緡之楮而可以深得遠人之心者，不敢不以上聞。照得倭商每歲大項博易，惟是倭板、硫黃，頗爲國計之助。外此則有倭金，商人攜帶各不能數兩，未免深藏密匿，求售於人。蓋其所販倭板、硫黃之屬，多其國主貴臣之物，獨此乃倭商自己之物，殊爲可念。緣舶司例合抽解，多爲此間牙人啜誘，謂官司有厲禁，常爲汝密行貨賣。遠人不察其僞，多以付之姦牙，輒爲所匿，且脅以本朝法令之嚴，倭

商竟不敢吐氣，常懷憾而去。臣叩之舶務，四年博買之利，所收止八千餘緡，五年博買之利，所收止一萬餘緡。朝廷之萬餘緡十七界之利而失遠人向化之心，必有所不肯，特前後官司未有以上達者爾。臣除已關報市舶司，今次倭船到岸，免抽博金子，如歲額不可闕，則當以最高年分所抽博之數，本司代爲償納。伏望聖慈即賜睿旨，行下舶務，免將倭商金子抽博施行。所損無毫釐，而所益何翅丘山！伏候敕旨。《四明續志》卷八。

全宋文卷七七四

吳 潛 一〇

措置海道備禦申省狀

照對本司連準密劄，備奉宣諭，據白劄子內所陳海道事宜，分爲上中下三屯，將台、溫、明、越四郡民船屯泊於岱山、本江、三姑山、烈港四處，仍發定海水軍、岑江三姑巡檢司土軍能弓弩手者數攤逐處民船，置烽燧、水遞，互相應援等事，潛除已分委官屬，親往各州同守臣鄉官從公集議，將去歲已行義船規約，并將應干海舟團結外，竊照潛素於四方山川江海水陸險要頗知大略，二年備數瀛閩，尤得其詳，凡海道當行事宜，因已一一粗舉。今者邊遽之急，適當因任之初，潛朝夕思惟，幾忘寢食，尤不敢以紙上具文塞責。所有烽燧一事，已檄上定海水軍統制，指授圖冊，令其將帶，撥發壕寨合干人等，親涉海島，相度地勢，日舉煙旗，夜舉火號，審試的實，排比次第，共烽燧二十六鋪。自定海水軍招寶山至烈港山，自烈港山至五嶼山，自五嶼山至宜山，自宜山至三姑山，自三姑山至下干山，自下干山至徐公山，自徐公山至鷄鳴山，自鷄鳴山至北砂山，自北砂山至絡華山，自絡華山至

石衙山，自石衙山至壁下山，此大海洋之中十二鋪也。又自招寶山至陶家店，自陶家店至貝念五家前，自貝念五家前至澥浦山頭，自澥浦山頭至沙角山頭，自沙角山頭至伏龍山尾，自伏龍山尾至施公山，自施公山至周家塘，自周家塘至下澤山頭，自下澤山頭至新建向頭山水軍、土軍兩寨，此自定海水軍至向頭山之九鋪也。自招寶山至石橋渡，自石橋渡至馬阻匯，自馬阻匯至路林，自路林至白沙，自白沙至本府看教亭，此自定海水軍至慶元府城下之五鋪也。已一面造辦鋪屋，分差鋪兵，悉用邊淮規模措置經理矣。所有分屯一事，已照密劄差委本司添差制幹劉錫前往撞點，各於戍所批歷爲照，專俟三郡團結，公定番次舟隻。南自烏崎頭，北自石衙，中自三姑山，至大七小七，與夫神前、礁巖、馬跡、胸山、長塗、岑江、岱山、烈港，及近準行下洋山等處分布擺泊矣。但烽燧雖當置，而立烽燧於海洋之中者不容不慮；分屯雖當備，而求分屯於海洋之外者尤所當憂。且長淮烽燧，相隔十里，此舉彼應，速於置郵。今前所謂海洋十二鋪，如石衙、壁下者，孤立海中，四無畔岸，雲氣昏塞，風雨晦暝，覲面之間，猶無所睹，而何以責其號火之相應？兼海寇切齒水軍，今以數人置之孤嶼，脫有盜至，直几上肉。又往來經商之舟，常與賊舟混殺，遇夜停泊，亦是舉火。今雜然無別，何以取證？潛固已爲之處，遇旗煙號火不可睹望之時，則以舉砲爲號，是雲氣昏塞不足以隔我之應號也。至於每夜舉火爲號，必以五起五落爲準，待彼相應，方始住火，是商舟舉火不足以亂我之應號也。它如孤嶼數兵，慮遭賊手，則於海山諸處增其人數，選其膂力，授之兵器，使之可以相衛，是盜賊之患亦可無慮。所謂立烽燧於海洋之中，潛固已悉爲之處矣，然置烽立屯，規模措置，與近日密劄坐下澥浦所置

烽燧之處，及許浦所申隄防捍禦之處，皆不過在吾境數百里海洋之間而已。迺若巨浸滔天，茫茫無際，目力之所不接，兵力之所不及，固當防之於藩籬之外。如待其入吾腹心而圖之，則晚矣。且以敵人自新舊海州之海言之，則其所經由者有三路。所謂三路者，敵欲侵擾淮東，則自舊海發舟，直入贛口、羊家寨，迄邇轉料，至青龍江、揚子江，此裏洋也。若欲送死浙江，則自舊海發舟，直出海際，緣贛口之東杜、苗沙、野沙、外沙、姚劉諸沙，以至徘徊頭、金山、澉浦，此外洋也。若欲送死四明，則外洋之外，自舊海放舟，由新海界分東甌山之表望東行使，復轉而南，直達昌國縣之石衢、關畧，然後經岱山、岑江、三姑以至定海，此大洋也。凡此三洋，其源頭皆自新海東西甌山之表裏，所謂防之於藩籬之外者，或其在上下乎！惟是潛職分所在，責在大洋，所以擺布悉從定海而始。但目今軍分，出戍既多，在寨無幾，又前此主兵官不得其人，如軍器之類無一旗一矢之藏，方此兩年，旋爲之備，一番調遣，又覺單虛。潛自當極力趨補，不敢縷陳。私復惟念，敵若不由大洋以窺定海，則或轉料，從裏洋而窺揚子江，否則由外洋徑窺浙江。其由轉料從裏洋而窺揚子江，則有許浦水軍，其由外洋而窺浙江，則有澉浦、金山水軍。但轉料一說，恐非敵人行軍之徑路。蓋海商乘使巨艘，滿載財本，慮有大洋、外洋風濤不測之危，所以緣趁西北大岸，尋覓洪道而行。每於五六月間，南風潮長四分行船，至潮長九分即便拋泊，留此一分長潮以避砂淺。此路每日止可行半潮期程，以爲保全財貨之計。若敵舟窺伺叵測，豈肯曠日持久，迂回緩行，使人知而避之？此轉料從裏洋入揚子江一路，潛以爲決不出此。然則稍減料角一帶之備而趨出三兩層，增加東西甌上下一帶之備，以遏其源頭，夫亦

可爲愚者千慮之一乎！若論二洋形勢，則外洋尤緊，此潛所以新置向頭一寨，與金山澈浦相接，實爲行朝密布第二重門戶，蓋已在邊遽未急之先矣。并陳梗概，須至申者。《四明續志》卷五。又見光緒《定海廳志》卷二〇。

乞免倭金抽博申狀

本司照得每歲舶務抽博倭金之利，多者不過二三萬緡舊楮，而羅織漏舶之金，極不過十數兩。惟寶祐五年分，前官葉檢閱體國生財之意太重，比之常年檢察倭商漏舶之金爲數獨多，遂有六萬七千二百餘貫無藝之入。然在朝廷何翅萬牛之一毛，而使倭人怨之，麗人傳之。其在四方承平之時尚可，其在海道多虞之時則斷斷乎其不可也。欲望朝廷特賜詳察，拖照前申，罷倭人抽博之微息，弛倭人漏舶之厲禁，以示朝廷懷遠之恩。其所關繫，實爲不細。仍乞速賜行下舶務及本司照應。如朝廷未以爲然，即乞就其中擇抽剝利息最高年分，容本司抱解施行。《四明續志》卷八。

再乞免倭金抽博申狀

照對本司近具奏申，乞將倭人之偶爲風水飄流者，本司日給白米二升，市舶司日給十七界一貫五

百文，候次年歸國日住支，已蒙朝廷從申劄下。又一項，乞免將倭金抽博，以寬其一線營生之路，以免其數十年爲官吏牙儉欺騙之害，朝廷歲失課利不過十七界一二萬緡，而可以收遠人之心。未準朝旨，竟行從申。潛實非好異，以損舶司課利，蓋緣倭與高麗爲鄰，已服屬於韃靼，萬一彼生姦狡，謀我者無所不至，風聲扇誘，轉而至於倭，則中國之憂實未可量。所以小小羈縻，微微存恤，使知朝廷之仁心仁聞，則遠人愈將向慕中國，此正潛區區之微機也。今準省劄，備坐提領所申，每歲抽博倭金數目大率增拾，且以舶務每歲官吏牙儉羅織倭人，指爲漏舶，白行罰納之金，袞爲歲課，此正失倭人心之大者。官吏不知大體，積以爲能，特未有以告之朝廷者。潛忝預舊弼，況當海道警備之時，而隱情不言，其罪大矣。況每歲正抽博之金實不過一二萬緡課利，而所謂騙取漏舶之金亦極不滿一二萬緡，此何止千萬牛之一毛哉！謹別具狀開申，欲望朝廷詳察事體，亟賜下本務，免行抽博，永以爲例，庶幾海道密享懷遠之益，忱非小補。《四明續志》卷八。

住罷砂岸稅場榜

當使前歲領郡之初，人或謂近年海寇披猖，如三山、小榭等處，有登岸焚劫之事，皆起於罷砂岸而砂民無所統率之故，遂具申奏及行興復。既復之後，雖藉所收錢物以助養士恤軍等費，然或又謂大家上戶不能不因此培克沿海細民，又且詞訴迭興，更相吞併，殊失本司興復之初意。又胡家渡、澥浦

二稅場人亦謂住罷之後，官司更無纂節，因此數十里之內莽爲盜賊出沒之區，亦遂具申奏，乞行興復。繼而議者又謂於公家利益甚少，而稅場爲民害者不貲，徐而察訪，言亦非虛。當使於是復思變通之術，將見措置翁山十五坊及慈溪縣酒務歲收息錢，抵偃所收砂岸錢及胡家渡、澥浦兩稅場之入。又將砂岸諸畧差官團結，使本境之盜無所容，外境之盜不可入，則前所謂砂岸無所統率而盜賊縱橫之事，不必慮矣。又於浹港置立小屯，則前所謂數十里之內官司並無纂節而莽爲盜賊出沒之區者，不必慮矣。遂行具奏，乞將砂岸兩稅場仍舊住罷，庶幾除害而弛利，可以爲此郡悠久之計。今春筭夏網，已行了畢，砂岸之家，已收一年之利，住罷正當其時。其詳備載之省符。但歲支養士及諸屯券食并將校添給兵番鹽菜等錢，計三十六萬八千七百貫文，一孔以上，不可違欠，全藉翁山十五坊及慈溪酒務所入，制司所當常加意點檢，使所入常足以支所出，方無闕誤。案備榜府前市曹、有砂岸縣分，及翁山諸坊、慈溪縣酒務張挂曉示。《四明續志》卷八。

上史相書

史彌遠當國，火後上六事。

竊見鬱攸挺災，變起不測，大丞相憂國憂民之心，伏計不能寧處。今歲距辛酉整整三十年，而辛酉爲先帝即位之八年〔一〕，今歲爲主上即位之八年，似若有數。但辛酉之火止及於民居，而今及於宗廟朝廷。辛酉之時，公私優裕，而今則公私赤立，此所以不同也。然事已爾，徒憂無益。惟有君臣上

下，修實德實政，以漸經理。更願丞相少寬鈞抱，尊安尹躬，求所以慰天心、愜人望者。某偶有管見一二，僭用伸聞，仰乞鈞覽。

一曰格君心。竊見先帝在位三十年，中間不無患難，然乍起乍消，有小驚而無大變，端由先帝節儉仁慈，嚴恭寅畏，終始如一，所以天心眷顧，人心愛戴，而弭災消禍於冥冥之中。今道路所傳，主上聖德似少損於即位之初，旨酒美色，未免過差，小人無知，怨汝詈汝，此非小故。自執政而下以至侍從經筵之上，皆主上踐祚以來所擢用者，不惟君臣分嚴，未必敢於犯顏逆鱗，抑恐主上亦未必嚴憚聽信，其可以正救納誨者，惟丞相耳。越王之於孝廟，止是一時際遇爲王講。後居相位，每事盡言，始之以啓沃，繼之以諫諍，雖逢孝廟之怒，有所不憚。况丞相擁立主上，勳德被於社稷，主上豈不知之？正使繩愆糾謬，稍近切直，主上將敬信容納之不暇，且益足以彰丞相格心之事業，固不在於以順適爲悅也。丞相盡言則執政侍從經筵之人方敢盡言，丞相不盡言則執政侍從經筵之人決未必能盡言。消天變，回人心，其端本在主上，而夾輔主德，格正君心，其機括在丞相。惟丞相深念之。

二曰節俸級。朝廷財計既蕩於火，當經費方殷之時，委難措置。竊見晉、宋間，國家有軍旅之事，則百官減俸祿之半，或三之一。開禧用兵，執政亦曾減俸。若更自內廷后妃而下，以至州郡，其數不少。欲丞相試入鈞慮，密啓主上，作一指揮，或諭臺諫作一陳請。仍分爲等級，如后妃、嬪御、宦寺、宰執、侍從、臺諫、監司、守倅則權減一半，其百執事以及州縣文臣則減三分之一，武臣不在此限。積小成大，不爲無補於國。試乞鈞慈斟酌施行。

三曰賑恤都民。都城民庶，失業無歸，已蒙朝廷優散錢米，此誠收拾人心之第一義。竊惟財貨謂之泉布，言其如泉之流，散布天下，聚則生妖。丞相素不以官職財物爲心，人皆知之。妄意以爲乘此機會，少捐私帑，濟給都民一次，又啓主上稍出內帑之儲，并行賑恤，則君臣一德，感動人心，捷於影響。機括所在，惟丞相留意。

四曰用老成廉潔之人。竊見嘉定五、六年間，丞相收用老成，如汪逵、黃度、劉鑰、蔡幼學、陳武、楊簡、袁燮、柴中行、趙方、儲用、陳剛、廖德明、錢文子、楊方、楊楫諸君子，布滿中外，一時氣象，人以爲小慶曆、元祐，此更化之盛際也。十餘年來，人物凋落，後進之士不復知有前輩典型，多以利口詖行誑竊朝廷官職。故州縣之間，略無善政，浸成盜賊之變，可爲寒心。近者朝廷牽復謫籍之人，官職宮祠，一時並命，有識之士無不贊歎。其間二三人雖於王沂公所謂純意國事未免有欠，然頗負時望，人亦惜其久閑。欲望丞相更加錄用，起之家食。其他老成廉潔、忠信愷悌之人，或尚有閑廢者，并願丞相拉拭而用之，亦所以慰士心而厚風俗。惟丞相留意。

五曰用良將以禦外患。京師爲天下根本，緩急之際，全在人才。而某汎觀殿步帥而下以至諸軍制領，皆非智勇臨難不二之義，多又掎剋，不得士心，設有變故，彼且不能自保，何暇爲君相計！區區之愚，欲望丞相亟於京淮江池諸軍偏裨間，收拾良將十數輩，分置殿步司，厚加恩遇，以爲緩急之備。此等人物，某粗知其一二，如丞相采用鄙言，續當以其名聞。惟丞相念之。

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今日天變流行，人心渙散，大要起於州縣之間貪利縱橫，無所顧忌，往往

以苞苴爲名，而實則盡歸於囊橐，此非具文空言之所可轉移。欲望丞相申嚴此禁，榜之朝堂，自今日以後，與士大夫更始，庶幾觀聽聳重，貪風少革。消民愁而息天怒，莫大於此，惟丞相留意。《履齋遺稿》卷四。

〔二〕帝：原作「師」，據文意改。

再上史相書

論救火賞罰未當。

某等輒有管見，上干鈞聽。伏見鬱攸爲變，君相焦勞，誅賞未頒，正欲審重。近忽睹殿帥馮榭按馬振遠等不能防護太廟，或鑄或斥，及觀兩浙運判趙汝憚所申，許安世等救火有勞，等第遷官。一則移過以逃罪，一則駕妄以邀功，衆聽諤貽，咸謂未允。切惟殿步司之設，所以扈皇居，衛宗廟，安都邑。當火勢逼近太室之時，馮榭、王虎方命酒獻酬，坐視弗顧，略不肯捐軀爲士卒先，以致焚蕩，驚及乘輿，揆之彝典，合即顯戮。夫以平日之椎剝，不能用士於一旦，及其敗闕，顧乃歸咎部曲，欲追憲章，情之可誅，莫甚於此。趙汝憚觀風兩道，權位事力與京尹等，竭忠盡力，救焚止燎，乃其職分。既燔宗廟，燔朝堂，燔百司庶府，其罪亦與京尹等。今乃指背風不燎之地，侈然自詫，以爲宣勞撲滅之力。聞之都人，如炭橋以北，自是隅下將兵救撲，如太常寺等處，自是臺諫親自督責救撲，如

張循王府，自是其家以私財、用私僕救撲，初非汝憚指麾兵將奔轅之力。就使其果有絲髮之勞，胡不用之於宗廟，用之於朝堂，用之於百司庶府，適足以彰其避事於風勢不及之地而已。况近日之火，專以兩司兵將端坐不救，遂至蔓延。汝憚乃鑿空造僞，多裝地段，強生詞說，其意不過欲借此妄張己能，陰以傾取京尹之位，又以傍解三衙失職之愆耳。以君相爲可欺，以通國之人爲可欺，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情之可惡，莫甚於此！某等妄謂巨變之餘，萬目睽睽，以觀朝廷政刑。廟堂虚心無我，言當罰者即罰，言當賞者即賞，亦當以信必慰中外之望。豈料儉壬畏罪貪功，肆爲誣罔！自馬振遠等之罰，梟、虎安意肆志，自謂必無解罷兵職之事；自許安世等之賞，汝憚足高志揚，自謂行有晉尹京邑之寵。刑賞失宜，詭詐得計，萬口籍籍，謗讟滋深，遂使廟堂勸懲之美意，反以便或者之私。某等載惟欺瞞誕謾，此曹之常，何苦出位指陳，以召仇怨，實以朝廷消變弭災之機，茲爲發軔，施行小誤，關係不輕。是用冒昧控陳，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亟行梟、虎之罰，以正首罪，亟收許安世等之賞，以止奸謀，其於國政，實非小補。某等下情無任激切震慄之至。

〔小貼子〕某等切惟災變之慘，人情易搖，根本之地，亟當培植。培植之道，無過結軍民之心。而爲朝廷結軍心者，殿步帥也，爲朝廷結民心者，京尹畿曹也。今采之縉紳韋布以及於小夫賤隸之微，則有大不然者。馮梟本無橫草之功，朝廷以其久扈殿巖，因仍寵任。徒能囊帛匱金，醉醲飽鮮，擁名姬美妾以自娛樂。其椎剝士卒之計，窮極竭盡，連營列寨，咸欲無生。王虎雖本淮人，安於豢養，氣習轉移，培尅將士，了無藝極。林介、趙汝憚皆自謂小有才者。介昨守吳門，

當丁亥震凌之變，以儉爲豐，視民之饑而不知救，死者無算，巧於竊取，術妙不傳，天奪其孥，人以爲報。汝憚爲雪川，貪汙殘忍，載籍所無。雖孝宗皇帝之枝葉，孤兒嫠婦亦遭逮辱，得賂而後止。富家大姓，盡攫無遺〔一〕。兩州之人，至今切齒。是四人者，軍民之怨氣叢萃盤結於其身，而置之根本之地，恐非所以召休祥而消禍變也。況四人者取數過多，厚藏相埒，神人共憤，豈止於不能救焚而已！脫有緩急，正恐不能自保其身，豈堪倚仗？儻使佚罰，何以消弭衆怨！欲望朝廷亟爲區處，誅竄廢置，俾各當罪，別選忠良，以綏軍民，以安京國，天下幸甚。《履齋遺稿》卷四。

〔一〕盡：原作「晝」，據文意改。

上廟堂書

論用兵河南。

竊見金人既滅，我遂與彼爲鄰，法當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戰爲應。自京襄首納唐、鄧之空城，繼與彼合兵攻蔡，兵事一開，招納浸廣，調度浸繁，公私之積，遂至掃地。目今湖襄間，米石之價爲湖會五十券，百姓狼狽，死者枕藉。加以征調夫丁，排門盡起，文移程督，急於星火，州縣奉行，驅以重刑，自辦貲糧，自備擔索。暨至信陽軍前，運錢運米運攻具，凡往返於蔡者五六，死亡流

離，冤聲動地。如科買物件，只常德一郡數月之間，敷下牛三百頭、犁二千具、布三千疋、漆二千斤、獼皮五百張、紙甲三千副、布衲綿襖綿袴三千副、傘三千柄、紙一千萬張、漆茶盞托一千副，其他項目，不可盡述。所部諸郡，以是爲差。邊城荒涼，從何取辦？不過分科之縣，縣分科之民。以此徭人知省民之愁怨，漸有相挺作過者。桃源百姓聞以起夫不均，幾至嘯聚，賊殺縣令。兩道生靈肝腦塗地，君門萬里，無自徹聞。夫所謂得地，不過荆榛之兩城，所謂獲殍，不過曖昧之灰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今又聞有以恢復之畫進者，其說曰：天氣方炎，韃且北去，因其無備，疾取河南，撫其人民，用其豪傑，上自潼關，下至清河，畫河而守，使韃不得渡，則我備禦之勢成而規恢之略定矣。此其算計，可謂俊傑。但揆事必先量力，圖利必先審害。爲目前之謀，河南取之若易；爲後日之慮，河南守之實難。蓋自潼關而至清河，上下二三百里，非精兵十五萬人，其守不固。今吾兵備單弱，不知何所取辦？藉使招河南之強壯，雜以我兵，十五萬衆可以收湊。然兵必資糧，人日食一升有半，則日用米約十二萬石。姑自九月置守，三月罷守，亦計用米八十四萬石，不知何所取給？藉使吾之事力可以趣辦，然糧必須夫運，一人致遠，其力可負七斗，八十四萬石之米，非調一百四十萬夫不可，不知何所取備？藉使戍守之兵可以爲耕屯之舉，然非遲以歲年，未易就緒。目前糧種、牛隻、農具不知何所取用？十五萬衆之屯，必須營寨，必須器甲，凡百征行之具，闕一不可。不知何所取資？淮民自丙寅蕩析，瘡痍未瘳，又自丁丑開邊，逆全椒擾，官吏摧剝，城邑蕭條，田里憔悴，衣不能蓋體，食不能充口者十室而九。今又重之以征調，萬一民窮不堪，激而爲變，如隋

煬末年高麗之役不已，遂有賊《無向遼東浪死歌》者，將內郡率爲盜賊矣。此其大可畏者也。或又謂我將通汴以運糧，夫汴廢百年，溯流而上，水道淺澀。今欲朝開汴而夕通舟，能及事乎？且運糧於我地，猶有盜賊中梗、風水失亡之憂。況出入敵境，舳艫數千，相銜而上，近則饑民張啄，遠則強敵垂涎，忽有抄擊襲奪，一塵上飛，吾舟中斷，皆泥沙置之耳，果能保乎？且桓溫伐燕，袁真能平譙梁，而不能開石門，遂致枋頭之敗。韓滉自京口運米至關中，是時天下爲唐有，猶以五百弩從之，盜乃不近。今日能爲袁真者甚少，雖欲效韓滉不可得也。無他，由乎敵境故也。說者又謂金人南遷，力守潼關及沿河，尚持久一十二年。夫金人以窮髮北種，筋骨堅鷲，社稷所係，惟在於河，故集其百戰之兵，盡其死力，如山不退。每歲之冬，運柴取草，堆積河岸，晝夜燃燒，以防河冰之合。其堅忍勞苦如此，雖中原之人不能也，況南兵乎？韃非人類，其言曰：你氣力大則我投拜你，我氣力大則你投拜我。今河南爲彼所殘破，而我矚其後取之，彼必擁百萬之衆併力於我。萬一一處不牢，使彼得渡大河，則我之人心駭動，勢將南奔，千里歸師，其間可虞之事何所不有？縱使關不失，河不渡，如金之前日，而蜀口有路，覆車甚明，如兔尋窩，如虎尋跡。今蜀口諸關蕩爲平地，不可修復，設使修復，非費數百萬緡不可。趙彥訥雖號時英，得專制其事，然未及三數月，豈能遽復舊觀，以塞此孔道哉？此道不塞，誠使關不失，河不渡，彼反出吾之後，而荆湘先危矣。不特河南不可守也。彼之大兵在河北，彼之宣差在河南，我師一出，彼必告急於河北，健馬疾驅，而列城之中爲彼人受彼命者亦必自守。我後有強敵，前有強城，此危道也。雖李顯忠尚以此取敗，况李虎、王鑑輩乎？若不幸而潰，精

甲利兵、芻糧牛馬，一切委棄，是又蕭梁洛口之覆轍也。彼自南向入吾土地，擄吾人民，知吾蓄積，慕吾繁華，盼盼朵頤，不過待釁而動。今彼以和款我，我正宜亦以和款之，庶幾少延歲月，急急自治。而乃欲僥倖必不可成之事，以速立至之患，亦左計甚矣。又況襄閩方議和而兩淮乃進兵，鄒伸之輩雖不識事體，冒昧遠使，然以身蹈不測之淵，亦曰國事也。彼獨何辜？而遽置之必死之地乎！孝宗初年，銳意恢復，一日奏知高宗，高宗云：「彼有勝負，我有存亡。」孝宗聳然而退。以此聖訓，細加紬繹，則今日之事豈可輕議哉？列聖金甌之業，儻以孤注一擲，實關宗廟社稷安危存亡，惟廟堂熟計之。《履齋遺稿》卷四。又見《宋史》卷四一八《吳潛傳》，《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六，《宋元通鑑》卷一〇九，《續資治通鑑》卷一六七。

全宋文卷七七五

吳 潛 一一

答蔡樞密書

蔡杭寓書勸勉再出。

鈞誨諄諄，若訝其愬然於斯世，意欲推而出之。此可以爲憂我而未可以爲知我也。疇昔得政時，固常對相公言，宰相有兩種人要做。其一君子要做，要做者，將以安國家、利社稷、拯救生民、攘却夷狄也。其一小人要做，要做者，將以擅權利、報恩儲、囊玉帛珠珍、買歌童舞女、驕妻妾、遺子孫也。某於小人之事既不敢爲，而君子之事又不能爲，徒以有限之心爲無窮之思慮^(一)，以有限之身爲無窮之應接，雖欲對清風明月，與良朋佳友舉三杯而不可，然則亦何樂於爲宰相乎！今時又非前比矣，國事日艱，邊事日亟，正使長才大智，豈易插手！天既予之以全名保節，而自棄於天，稍有識知者決不爲也。況坐山林，月享俸錢萬餘緡，米又三百石，門戶既闊，尚費支吾。使再爲宰相，斷無緣受四方盤合，月請止舊楮千餘緡，米五十餘石，百物又貴，必須擘畫陪備，以給用度。此尤私計之不

便者也。矢心以告，願相公勿復言，乃佩久要之誼。《履齋遺稿》卷四。

〔二〕徒：原作「徙」，據文意改。

宣城總集序

問宣之山，孰不知屹者爲昭亭，峯者爲文脊，崔巍者爲疊嶂；問宣之水，孰不知齋淪者爲江，浩溔者爲湖，演迤者爲雙溪；問宣之文章，或知退之書與序而已，或知聖俞少隱有集而已，其它奧篇隱帙，皆罔聞知。宋宗正丞李公兼，吾先君子正肅公心交也。世有令德，居鄉恂恂，博雅好修，老不厭學。自晉、宋、齊、梁而後，迄今皇朝渡江之初，上下一千年，前後三百家，居者仕者，游者寄者，苟有片言隻字及於吾宣，往往漁獵而網羅之。凡得詩千餘首，賦頌雜文二百篇，分爲二十有三門，合爲二十有八卷，名曰《宣城總集》。而世變之盛衰，人物之賢否，風俗之媿惡，山川園林亭堂樓閣之景，花草果木鳥獸蟲魚之名，莫不會萃於斯。噫，公之心亦勤矣，力亦勞矣。公之子後軒居士蒙善繼先志，手自讎校，願鋟梓以廣其傳。前守檢詳楊侯伯岳，今守司業孫侯夢觀嘉書之成，悉捐金以佐工費。吾兄退翁臨長本道，亦助給焉。後軒乞吾文以冠集首，此吾宣盛典也，吾又奚辭！因爲之說曰：使宣之山而產金玉，宣之水而產珠璣，聚於此必散於彼；山水之秀不產金玉珠璣而產文章也，雖散於

彼復聚於此。然則文章之貴於金玉珠璣，萬萬不侔矣。繼今以往，甲乙名集，將不一書，高於山，深於水，遞遞續筆，抑亦公家來昆雲仍之望也。後軒曰唯，故序之。覽者其毋曰：子宣人也，知宣之詩文而已！《履齋遺稿》卷三。又見光緒《宣城縣志》卷三一。

魏鶴山文集後序

端平二年冬，潛以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時文靖魏公繇樞筦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其始辟幕府領袖之士，每極天下選，然率以時好向背違不就。潛于公非交遊知舊，亦驟辱拔引爲上客。或謂潛曰：盍審諸！潛曰：公善類之宗也，可無從乎！乃疋馬追公于湓浦之上。雖玉帳贊籌，專務戎事，而暇日尊俎笑談，獲見公高文大冊及聞公崇論宏議，日充然有所得也。嘗曰學必本六經之謂正學，道必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謂正道。彼邪說詖行是乃荆榛，闢而通之則理到文醇矣。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律曆，官制兵法，典章文物，莫不極纒纒，如辨白黑而數一二。潛益信公根柢學問，枝葉文章，落陳啓新，翼華抵實，天出神入，不可羈控，此豈偶然之故哉！後二年公歿，潛哭之流涕，曰天喪斯文矣。又十有五年，公之子近思、克愚相與蒐遺罔軼，有正集、外集、奏議一百卷，將鋟梓行于世。既屬叔氏序其首，又俾潛曰：子爲申言之。潛竊謂渡江以來，文脉與國脉同其壽。蓋高宗於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謂有益治道，可爲諫書。自孝宗爲《蘇文忠公文集》御製一贊，謂忠言讜論，不顧一身利

害。洋洋聖謨，風動四方，于是人文大興，上足以接慶曆、元祐之盛。至乾、淳間，大儒輩出，朱文公倡于建，張宣公倡于潭，呂成公倡於婺，皆著書立言，自爲一家。凡仁義之要，道德之奧，性理之精微，所以明天理而正人心，立人極而扶世教，使天下曉然知人之所以異于禽獸，吾道之所以異于佛老，聖經賢傳之務息邪說，有君臣有父子而不蝕其綱常之正者，功用弘矣。永嘉諸老如陳心齋、葉水心之徒，則又創爲制度器數之學，名曰實用，以博洽相夸。雖未足以頡頏二三大儒，然亦有足稽者。寥寥然四五十載，我公嗣之，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高，忠貫日月而不自以爲異，德望在生民，名望在四夷，文章之望在天下，後世蓋所謂兼精粗、一本末、集乾淳之大成者也。惜其位不稱德，命不待時，不及相明天子以興禮樂，致太平，而斯文之澤所見僅止于此，悲夫！公諱了翁，字華父，邛之鶴山人，天下士師尊之曰「鶴山先生」云。《履齋遺稿》卷三。又見《南宋文範》卷五一，《甯宋樓藏書志》卷八八。

吾吳氏宗譜跋

維吳氏系昉於周泰伯，故潛之祖府君佐爲姑蘇人，漢番君吳文王芮之裔胄也。當後唐之中世，睹國政不綱，念蘇爲湖海之衝，且多盜，乃徙其族自蘇之宣，卜築於郡東南，距城六十里許。母夫人皇甫氏墓所之白馬山，人號其鄉曰來蘇，言自蘇而來也。於時有曰少微者，徙歙之新安，曰毗陵者徙廬

江鎮之姥山。佐之後又有曰好問者，徙洪之瑞陽，姑蘇之族始散蔓於天下矣。但世系遼遠，難以詮次。《傳》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況同所自出乎！敬跋之而歸諸譜。《履齋遺稿》卷三。

跋陳少陽遺稿

古今獨唐裴相均能喜言事者，自呂申公、韓魏公、司馬公猶難之。若潛善、伯彥，殆孔寧儀行父輩爾，其殺洩也固宜。於戲！金既亡矣，而淮陽之郊，百年之下，獨柳悲風猶爲諫議唧唧也，主國論者可不創乎！端平改元四月望。《陳修撰文集》卷一〇。

忠節廟記

寶祐戊午九月，敵大舉入寇淮東，圍廣陵，蹂通泰，躡儀真，驅略人畜而北歸淮西。總管智原策其過淮必取五湖渡，請以舟師勦之。既而敵知有備，遂轉由安豐。智原以節制司命提兵往援，至則合諸將會議，約蹙敵于城下，彼此緩急，必速救應。衆曰諾，遂引兵往西門，嚴陣以俟。午後，敵擁衆至安豐南門，智原激厲將士，奮入敵陣，自未至酉，戰數十合，手刃敵首數人，橫屍蔽野。敵大懼，遂悉兵夾擊我師。智原奮呼，復鏖殺數百。適敵後軍至，其勢愈張，智原戰愈急。會素與智原有隙者

嫉其成功，擁兵自衛，坐視不救，智原軍力屈勢窮，猶勉勵餘卒戰，久之援絕而沒。事聞，贈武翼大夫、忠州刺史，廟祀於安豐，賜額忠節，以旌其功。新廟落成，且葬有日，其兄智春等以書來求文爲記。其兄弟昔予部曲也，跡其事而有感焉。夫忠孝一本也，君親一道也，家國一機也。能孝于親必能忠於君，能宜于家必能宜於國。智原平日事親以孝聞，庭闈之間，怡聲下氣，非學曾閔而有肅謹之風。籲天剔股，雖未中理，而情則真實。別母臨官，盡忠自誓，懼作親羞，且以未能官封大人，無以答劬勞爲辭，懇惻丁寧，類非武夫之所能爲者。《記》曰：戰陣無勇非孝也，蒞官不忠非孝也。智原平日臨陣必欲死于敵，臨官必欲忠于君，烈烈一命，勇往直前，寧殺其身，不敢虧爲臣之道，英風義概，嚴于秋霜。使未死，奸雄膽寒肝裂，豈非推事親之孝而致之歟！方智原與敵搏戰之時，甚於睢陽之急也，使同事者無賀蘭擁兵不救之奸，則敵必不能專力以向智原。迺懷私憾，遂不復救。嗚呼！私憾可釋也，國事不可不勉也。彼非人子耶？不信于友，必不忠于君，不忠于君，必不孝其親。忠孝本心，既已俱亡，其去禽獸不遠矣。然而此時武夫悍卒，嗜利無耻，乃其素心，尚未足多咎。世固有以禮法自將，以忠孝自負，平居暇日，慷慨議論，無非捐軀徇國之言。一旦臨事，小有齟齬，則全身遠害，往往嫁其禍於他人者，其視不援智原者尤其靡也！故因智原之事而極言之，以爲來者之戒云。

《履齋遺稿》卷三。又見《南宋文範》卷四五。

一 仙堂記

宗正亞卿陳公作屏于宣，居無何，政平訟理，迺以其暇日憑高送目，顧客而言曰：宣爲清爽之邦，雄甲江左。吾東北而望，清溪灣環，波光滉漾，孤帆隱見，白鳥出沒，若有若無，恍然畫圖。豈非玄暉之詩「澄江淨如練」乎！吾又西北而望，千林競妍，萬山呈技，中有一峰，巍然獨尊，朝暮晦暝，變態難狀，豈非太白之詩「相看兩不厭，惟有敬亭山」乎！此二公者，以神仙中人物爲溪山主，徽音逸韻，浸漬薰蒸，草木泉石，尚出光怪，而況人耶！故詞華之士，派接踵見。若唐之許棠、張喬、駱用錫，我朝之高中舍、梅都官、張曲肱、周竹坡，善五言者得玄暉之清麗，善歌行者得太白之豪放，風流騷雅，至今不絕。抽扃啓鑰，繫誰之功？矧玄暉嘗爲郡守，懇懇福民，去不忍與吏民別，至今稱謝宣城。太白往來斗牛分，遇勝境輒終年不移，尤愛宣，遂終焉，故題詠比他爲多。二公之靈爽戀戀如在，祠而祀之，蓋不特慰邦人士之思而已也。今玄暉像雖龕郡樓，隘陋塵壒，香火弗肅，而太白祠留青山。自分當塗爲郡，青山不隸宣，二百年宣無他祠，非缺歟！昔白傅守杭，歷五代至我宋，和靖處士始以詩名西湖。後之人合而尸之，二公獨不可耶？於是薙後圃，築新堂，敞中侈外，繪事儼然，所以振既往之流芳，昌斯文於方來也。太白有云：「我家敬亭下，輒繼謝公作。相去數百年，風期宛如昨。」異世同調，宜其可以並祠。亞卿公立朝作牧咸有聲，遊戲篇翰，氣劇謝李，又宜其能作是祠也。太白揮斥八極，因號謫仙。若玄暉之風神襟度，散悟空曠，當其擺脫華轍，徜徉高齋，世我兩忘，飄飄丹青，其謂之仙亦

宜。亞卿名卓，字立道，莆田人，文懿公之嗣。年月，郡人吳潛記。《履齋遺稿》卷三。

養濟院記

本朝聖聖相承，深仁厚澤，滲漉宇宙。我主上嗣無疆大曆服，仁培而愈積，澤濬而愈流，用能延洪有宋億萬年之基。雖遭世之難，三邊用兵，久不解甲，而本根不搖，其所扶持憑藉遠矣。某服勞中外，歲垂三紀，事主上最久，熟知德意志慮，無宵旰不在赤子，故鞠躬受任，歷符節者十二三，惟以撫摩愛養爲主，既不敢鄙夷其齊民，而尤不敢鄙夷下民也。且古言治莫盛于帝王，其在堯舜則曰「不虛無告，不廢困窮」，在禹則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在湯則曰「子惠困窮」，在文王則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在武王則曰「無虛瑩獨」，在成王則曰「其不能誠于小民」，又曰「以小民受天永命」。帝王爲治之綱領概具於此，而豈高明威福云乎哉！四明爲浙右大都會，城邑井市，人物阜繁，則夫鰥寡孤獨與瘖聾跛躄之民宜不能免焉。自强大之家豪奴黠隸極智術以牟利，而齊民之生理血脉日蹙，以至于竭。齊民困則窮民益困，于是鰥寡孤獨瘖聾跛躄之民得其生者鮮矣。自淳祐初，柄國者立爲厲禁，常平義廩之儲，有司不得擅發，凡窮民遇歲晏始一濟，所發者微而受濟者狹，於是鰥寡孤獨瘖聾跛躄之民得其養者又鮮矣。此固長民之官，所當視猶飢渴者也。屬初蒞郡，核徧浮淫之蠹，併省酒務，得敝屋一區，亟加繕葺，且增創新楹，合前後共一百餘五間，聚城內外鰥寡孤獨瘖聾跛躄

之將溝壑者，使居焉。以三百人爲額，大口月給米六斗，錢十千，中口四斗、七千，小口三斗、五千〔二〕，所費皆不取于郡之經常，庶幾其可以久也。前輩有言，士夫苟有意於及物，由一命以上皆可行志，天下安有不可爲之郡哉！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正義明利，禁民爲非，毋以寵賂相尚，毋以膏辛自肥，而又能窒罅漏而絕蔽欺，則財常足矣。以餘財而及民物，詎非行志中之一樂哉！或曰城邑井市之民固幸矣，如田里何？迺復損羨錢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八百五貫文，預爲六縣人戶代輸寶祐六年折帛，以寬布縷之征，做補助之義焉。若本院田畝之數、金穀之入、規畫之詳，具刻左方。後之君子其相與增益之，以廣德意於無窮云〔三〕。寶祐五年良月朔，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六百戶吳潛記。《履齋遺稿》卷三。又見《四明續志》卷四。

〔二〕五千：原脫，據《四明續志》補。

〔三〕以下文字原脫，據右引補。

平橋水則記

四明郡阻山控海，水自高而卑，盡納于海，則田無所灌注。于是限以碶閘，水溢則啓，涸則閉。

其啓閉之則曰平水尺，往往以入水三尺爲平。夫地形在水之下者不能皆平，水面在地之上者未嘗不平，執三尺以平水，水無不平矣。余三年積勞于諸硯，至洪水灣一役，大略盡矣。己未劭農翠山，自林村由西門汎舟以歸。暇日又自月湖沿竹洲艤城南，徧度水勢，其平于田塍下者刻稿誌之，歸而驗諸平橋下，伐石爲準，榜曰「水則」，而大書「平」字于上方。暴雨漲水沒「平」字，戒吏卒請于郡，亟啓鑰。若四澤適均，水霑「平」字，鑰如故。平橋距郡治恭語可達也，都鄙旱澇之宜，求其平于此而已矣。後之來者，勿替于茲哉〔一〕！

《履齋遺稿》卷三。又見《四明續志》卷三，《敬止錄》卷八，雍正《浙江通志》卷五六。

〔一〕文末原有「寶祐年丞相吳潛記」八字，似非原文，今刪。

重建逸老堂記

逸老堂者，紹興十四年郡守莫侯將所創，并爲文以記之者也。其義蓋摘李太白所云「四明逸老賀知章」之語。按賀公字季真，唐開元十三年爲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肅宗正儲副，授秘書監、太子賓客。天寶初，移疾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剡川居焉。剡隸越，鄞故越封部，公亦自號四明狂客，故侯締堂妥靈于是邦之月湖，且合太白而祀之，謂二公皆抱氣識之全者也〔二〕。然以予觀之，太白初

見明皇，倨傲鮮腆，待高力士輩若奴僕，其氣真可以揮斥八極，驅役群動。而其末也，乃陷於永王璘之黨，毋亦氣有餘而識未足耶〔二〕！季真遭時遇主，彈指可睹顯位〔三〕，忽飄然引去，人知其爲高而不知其所以高也〔四〕，於是肅宗之人品已瞭於季真胸中矣。使相與終始，則靈武之事犯父子之大倫，季真亦將不能逃萬世之責。《易》曰「知幾其神」，季真有焉，又豈止于蠅蠓富貴、涕唾卿相而已哉！此之謂真識，而非徒氣之所能爲也〔五〕。是堂之建，殆今一百十五年矣，屋老圯壞，屢葺屢頽〔六〕，片瓦尺椽幾無存者。予領郡之三年，始克鼎新之，規模宏敞，視昔稍異。乃求季真之像於越，繪而龕之，且誄以詞，述以贊，用詔永久，俾邦之人士景清風而企芳躅，或少裨于風教云。嗚呼！自有天地以來，上下數千百年，其間據權位，擅勢利，呼吸禍福，顧盼榮辱，以狂走盲趨一世之人者，不知其幾矣。未幾聲消迹滅，影響無聞，甚者流腥遺臭，有孝子慈孫百世莫之能改。迺若孤標勁節之士，身沒而名愈彰，千載之下，雖漁人樵子亦爲之興起，不以時遷世換而二其心也。爲士者宜知所擇矣。堂既成而對涵虛館，表裏及東西兩橋并繕治之，輪奐丹雘，皆燦然華美，要不可無以叙歲月，於是乎書〔七〕。開慶元年秋七月癸卯朔，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吳潛撰，中散大夫、直秘閣致仕張即之書，朝散大夫、直寶章閣趙汝楨題蓋〔八〕。《履齋遺稿》卷三。又見《四明續志》卷二，《敬止錄》卷二五，嘉靖《寧波府志》卷一九，《兩浙金石志》卷一二，《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二〇，國家圖書館藏拓片·章專三五。

〔一〕「謂二公」句及下句「以予觀之」：原脫，據《四明續志》補。

〔二〕「毋亦」句：原脫，據右引補。

〔三〕「睹」：原作「都」，據右引改。

〔四〕「人知」句及下「於是」：原僅一「蓋」字，據右引改、補。

〔五〕「此之」至「爲也」：原脫，據右引補。

〔六〕「屢葺」至「尺椽」：原脫，據右引補。

〔七〕「嗚呼」至「於是乎書」計一百五十九字，原脫，據右引補。

〔八〕文末題署，原僅云「開慶元年，觀文殿大學士、判慶元軍府事吳潛記」，據右引補。

重修吳學記

潛同里汪君泰亨教授吳學，學有田，爲豪右隱占久。君條具始末聞於守相，聞於部刺史，轉聞於相國，迄歸田，且得所負積賦，爲錢三百五十萬有奇。君曰：有田矣，不患無以養也。有養矣，不可無以安也。顧瞻學宮，日頽月圯，遂捐錢有事改作。憲守林公介佐以他錢五十萬，後來者刑獄使者王公與權、常平使者王公栻、郡守李公壽明皆相砥繼金粟，財益衍，用不匱，仆興僵立，朽革腐新，悉就修理。舊爲屋七百五十楹，一一皆新美矣。若耆宿，若宗胄，若業武游學，亦各有次。獨童而習者

教毓未備，乃別敞一齋，曰小學，蓋庀工於紹定戊子冬十一月^(一)，粵己丑秋七月訖功，於是吳學益免然東南矣。夫物囿於數者，有成必有毀，天地日月宇宙江山不能逃焉，而所以扶持於不壞不滅者人也。彼大者固已如此矣，況小乎！故新而久必敝，敝而久必壞，壞而久必泯。學基堂於文正范公父子，中更南渡，歷紹興，閱乾道，至淳熙，涉賢守數人，經時數十載始大備，而其積累艱難亦可喟息矣。能及其敝而未壞，壞而未泯，疾起而扶持，舉斯加彼，察乎天地日月宇宙江山所以不壞不滅者，斯豈不足以盡人道而宏教法哉！諸生朝游而夕息，景行先哲，睹文正容貌而企慕其爲人。其未仕也，必如文正刻苦自厲，以六經爲師，文章論說，一本仁義而後可。其既仕也，必如文正有是非，無利害，與上官往復論辨，不以官職輕人性命而後可。其仕而通顯也，必如文正至誠許國，終始不渝，天下聞風，夷狄委命而後可。誠如是矣，則不負今相國、今部刺史守相、今郡文學所以幸惠爾學者，庶幾潛言抑有造焉。是歲九月望日，宛陵吳潛記。《吳都文粹》卷一。又見《吳郡志》卷四，道光《蘇州府志》卷二四。

〔一〕蓋庀：原作「哉」，據《吳郡志》改。

全宋文卷七七七六

吳 潛 一二

崇德縣縣樓記

環百里而爲邑，視古子男。由唐以前，事權之重，至得擅生殺。本朝約四海於禮制之中，一民一物皆聽命於上，守將之權輕，則縣令之權尤輕。然有人民社稷，教化政令之所出，獄訟財賦之所繫，人生安危休戚之所始，則權雖輕而任實重。故縣令之所治不肅，則吏民不威。凡縣邑門皆有樓，樓設鼓若刻漏，所以授天時，聳吏治，嚴晝而警夜者也。崇德自晉天福中得七鄉爲縣，地褊而版計繁，又適當孔道，舟車旁午，將迎應接之費十倍它邑，前後令往往以罷輒不堪任譴。間號有材力者，亦不過埋頭于簿書期會，僅僅辦集膳三年，去則已矣。其出而聽政，入而安身之所，猶是以逆旅傳舍視之，況斯樓乎？寶慶乙酉，東陽樓君實來，敏而有吏能。始至，則究極源流，疏剔弊蠹，發爲條教，具有繩準。粵明年，財用沛饒，積逋宿負悉上于府，則以餘貲躬自程度〔一〕，鳩工聚財，創樓于縣門之上。

首丙戌孟冬，迄丁亥二月落成。朱薨雲齊，畫棟山峙，雕欄綠楯，髹窗堊壁。外揭巨扁，中立大鼓，晝刻宵漏，一毫不忒。既成，復撤新東序，面枕河流〔二〕，導堙爲通，石梁跨河，去庫爲崇。於是邑人之往來者載觀，忻如儼如，不意父母之邦忽有此新美也。夫天下之理，公則一，私則萬殊。一則事舉而無不宜，萬殊則欲動而輒礙。今君以官事興役，不取之民，不斂之吏，人知其役而不知其費，此非天之生財豐于今而嗇于昔也，公與私之間耳。邑人嘉君能起數百年之曠闕，新一縣之耳目，屬余爲記顛末。余應之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余也何敢不揚令之善而慰邑人與善之思乎！於是爲之記。君名演，字仲甫，襄靖公之曾孫云。紹定二年四月望日，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吳潛記。《至元嘉禾志》卷二五。又見萬曆《崇德縣志》卷七，嘉慶《石門縣志》卷二〇。

〔一〕「度」及下句「鳩工」：原作「廣啓心」，據《崇德縣志》改。

〔二〕面：原作「而」，據右引改。

廣惠院記

按國朝初，在京置四福田院，收養老疾孤幼無依者。列聖相傳，膏澤愈沛。如曰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州知通、縣令佐驗寔，官爲養之，此元符元年十月八日詔書也。如曰自京師至外路皆行居養

法，猶慮雖非鰥寡孤獨而癯老疾廢貧乏，實不能自存，可立條委當職審察詣實，許與居養，速著文行下，此崇寧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詔書也。如曰諸處有癯老廢疾之人，可依臨安府例，令官司養濟，此紹興十三年九月十五日詔旨也。其在古先帝王，則不虛無告，不廢困窮，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我祖宗之法制實與唐虞三代仁誼道德相爲表裏，大要以民爲心，尤以民之鰥寡孤獨瘖聾跛躄顛連而無告者爲心。嘉興爲馮扶緊郡，戶籍繁夥，生齒衆多，則夫鰥寡獨孤瘖聾跛躄顛連而無告者，宜不能免焉。而長民者不知養，非所以布宣上德也。曩郡守相臺岳公珂嘗有志于斯矣，會去官不克，僅儲緡錢萬以屬來者。悠悠一紀，未有過而問焉，而此錢因以轉移，不復爲州家有。自潛爲州郡別駕，已慨然興惻〔一〕。洎領郡事，即經營卜度，寸積尺纍，或墾閒田，或市良田，或括公田，或民之化于善者樂助田。歲餘得米二千七百石有奇，迺治新材〔二〕，創屋一區，爲程六十有五，凡門廡直舍、倉室厨湑皆備。繚以垣墻，環以溝洫，扁曰「廣惠」，聚民之鰥寡孤獨瘖聾跛躄顛連而無告者俾居焉。額以二百人，老者病者月廩米五斗、錢千，少者月廩米三斗，錢半之。取米于倉，取錢于米。于是烈日之晝，虐雪之夜，風雨之朝，晨昏哀號啼苦，求食道路者不接于耳目矣。自念畎畝孤生，幼被先人之教，既長，蒙先帝大恩，錫之上第，摧頽剝落之餘，又蒙主上大恩，內登館殿，外領麾牧，當四郊多壘之時，不能宣勞疆場，致命戎行，徒有撫問閭閻，蠲除疾苦，護養元氣，共培國脉，庶幾報稱之萬一云爾。後之君子，其與永久之！時紹定辛卯七月旦日，朝散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節制金山水軍吳潛記。《嘉禾金石志》卷一七。又見光緒《嘉興府志》卷二四，同治《鄞

縣志》卷六一。

〔一〕側：原作「測」，據光緒《嘉興府志》改。

〔二〕材：原作「休」，據右引改。

三成廟記

皇宋南狩以來，變置罍湖，以業黎庶，以裕國用。於是石塘以東，春橋以西，鞠爲民居者無慮數百家。余以路移於塘北，河渠縱橫，行途不便，乃東開新河，西建高橋，庶濟徒涉之勞。然訪古建國，必立壇壝，以爲民禦災捍患。顧家國一理，其可以義起者乎！故百家上祠，屢屢有之，乃會鄉之同志，共議所立。識者因廣靈王廟鮑侯威靈神異，卓冠羣英，生有吞日之兆，長有射濤之異，沒有遷邑之歌，移粟之惠，□師膠舟之助，雨暘應祈之感，至今民物咸賴其德。建炎四年，高皇帝南巡，護風如履平地。載在碑銘，班班可考。若主斯土，必沐其休，盍請爲行祠以鎮之。余乃咨諸父老，徧閱郡神，願從公議，以爲安居之計。遂卜良日，鳩工而經之。余則捐俸易址二畝，陳氏、俞氏則捐金二百餘。自開慶己未歲孟春三日首事，歷景定辛酉仲夏既望，祠宇告成，廟貌攸好。凡我百姓，莫不恪承，庶幾明神尚鑑祐之。用是鑱石，著其始末如此云。乾隆《鄞縣志》卷七。又見嘉靖《寧波府志》卷一五。

宋存悔齋十二箴

性一以靜，心虛而明。以明合靜，曰純粹精。昂昂天民，昭昭帝命。萬善百行，始於持敬。雲行雨施，魚躍鳶飛。愚、回早覺，達、賜晚知。濂溪光霽，延平灑落。其間工夫，先去剛惡。大小往來，屈伸感應。其機不停，莫若中正。吉生於悔，吝必有凶。所以聖賢，貴乎反躬。辱踵榮後，毀居譽前。吉無不利，在乎謙謙。蹇則修德，困則致命。無怨無尤，敬恭以聽。爲善成名，求名喪善。有爲無爲，義利之判，言倍招憂，事倍招患。以約失之，吾見亦罕。當遜戒尾，當集貴翔。聖人之道，進退存亡。兩字包盡，偶陰對陽。君子所履，南方之強。《兩浙金石志》卷一二。又見《越中金石記》卷五。

孫守叔像贊

神氣完固，胸次灑落。雲鶴遊空，冰蘖在壑。以敬義爲執持，以經史爲該博。引君當道也，則天開日明；爲國除暴也，若風驅電却。可托孤而寄命，誠先憂而後樂。惜乎年甫六十而令終，失此北門之鎖鑰也，噫！《履齋遺稿》卷三。又見《雪窗集》附錄。

賀知章畫像贊

山林之士，去不可挽。市朝之士，出不知返。矯矯先生，高眇遠視。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粵惟二疏，輔導漢元。忤其即位，旋以飄然。粵惟先生，師傅唐肅。太陽未升，去之已速。前疏後賀，夫豈不情！知幾識微，以全令名。狂非真狂，醉非真醉。詩侶酒徒，亦復爾爾。四明之陽，月白山空。平湖萬頃，今古清風。金陵吳潛贊。《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二〇。又見《兩浙金石志》卷一二，同治《鄞縣志》卷五九。

陶隱君墓誌銘

寶祐五年九月

陶世雄，字伯英。曾祖安，妣奚氏。祖甄，妣崔氏、江氏、吳氏，吳即予之姑也。父允升，妣劉氏、魏氏。俱隱德弗仕。世雄五歲喪母，未幾又喪父，繼母毓之有恩。劉死，世雄執喪有禮，鄉人兩稱之。養孀姑惟謹。雅重好書，善治生。早貧，晚歲優游，治家教子，俱有法度。寶祐丁巳四月十有一日，以疾卒，得年五十有一，以九月壬申葬於崑山白楊之原。娶劉氏，繼以劉氏、高氏。子男三人，九臯、九雲、九功。女四人，長適進士張俊民，次適進士陳宏中，餘尚幼。陶氏世居姑孰〔二〕，

先君子正肅公篤友于之愛，俾遷于宣之慈溪，以便歲時叙集。予兄弟時相與周旋九臯父子兄弟之間，別幾年而九臯以縗經請予銘墓矣。爲之銘曰：

宋正肅吳公甥孫陶世雄伯英之墓，積施有食，其在子孫乎！《履齋遺稿》卷三。

〔二〕姑：原作「始」，據文意改。

梅和甫稅院墓誌銘

淳祐七年

梅爲宣城著姓，國史有傳者，給事中諱詢，席殊寵於咸平；都官員外郎堯臣，扇盛名於嘉祐。自時厥後，遺響不傳。予居是邦，嘗物色其裔胄。至紹定癸巳，護餉金陵，一日吏白有里中子梅姓者入謁，曰給事都官來昆行也。予油然而喜，躍迎，則美鬚髯，豐下魁梧，談天下事熟，而有志，沈毅而善謀。適懷前修，尚幸有後，桑梓敬心油油然。將明試事功，則君以內艱去。回首離遯垂十五年，百不一施，屬予銘墓矣，嗚呼！君諱應奇，字和甫。弱冠通六藝，游鄉校有雋聲，試太常輒不中。有勸以勇弁媒科第者，遂調武進校尉。再試江東轉運司議事官，以邊賞轉承信郎。已而歎曰：吾本儒家子，何以鶡冠爲哉！與其聞金鼓之聲，孰若課子孫以絃誦？與其見干戈之擾，孰若娛賓客以豆觴？浩然歸歟，使者不能奪其志。於是漁於石港，有魚有蟹；田於車浦，有稻有梁。覃及鄉鄰，凍者衣，餒

者食，貧者賙恤，無一毫鄙吝意。雖抱負蘊藉，迄不獲伸，而幅巾杖屨，自適其適。或憂時憤世無以寄興，則擔風而長嘯，握月而浩歌，間亦假詩文以宣泄其不平。嘗曰：隱之有味哉！淳祐丙午正月乙未，以疾卒，得年若干歲。曾祖考某，妣某。祖考某，妣某。考某，妣某。妻夏氏。男某，孫某。將以明年己酉〔一〕，葬於縣之章務里清遠石澗之原〔二〕。子某等拜予而泣曰：孤不天，願丐銘誌，光賁幽壤。予論其世，奇其才，惜其不庸於時，姑志其族望歲月之大概，而繫以銘曰：

天降爾才，亦孔之厚。灌而養之，益暢以茂。而戾於期，害其不偶。生不有以亢厥先，死必有以鴻厥後。《履齋遺稿》卷三。

〔一〕「明年」下當脫「×月」。

〔二〕里：原作「理」，據文意改。

孫守叔墓誌銘

嘉熙丁酉，余以工部侍郎領吳牧，適常平使者闕，被旨攝事，始與鄞人孫守叔爲同僚。即之久，見其人溫純肅潔，心異之。未幾，守叔果拾級而上青雲矣。其在朝廷，則靖共之度、正直之節，人尊而仰之；其在郡國，則廉平之譽、愷悌之風，民歌而誦之。然年未六十，遽棄明時，其命也夫，其可

悲也夫！君諱夢觀，守叔其字，雪牕其號也。曾大父俊父，故登仕郎、泗州招信縣主簿。妣嚴氏，繼張氏。大父才冠，故承信郎、監臨安府於潛縣稅。妣劉氏。考參，贈奉直大夫。妣陸氏，贈令人。君登丙戌進士第，與兄困俱占南宮龜列，授迪功郎，調桂陽軍教授、浙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武學諭，添差通判嚴州，台州崇道觀，復除武學博士，太常寺簿，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知嘉興府，仍舊班兼右曹郎官，將作監，國子司業，知泉州，兼提舉市舶事，改知寧國府，除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太府卿，充御試編排官，宗正少卿，兼給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直龍圖閣，予祠，慈溪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秘閣修撰，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公事，復除起居郎，兼右侍郎，給事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積官至宣奉大夫。君世居郡之慈溪，奉直公質直而好義，以善人稱于鄉，慈湖先生楊文元公嘗誌其墓。積厚報豐，遂生君，爲聞人。初與二兄因、困自爲師友，既中第，益留意古學。爲郡博士，專以考亭之書淑諸生。州境有蠻寇，帥廉君宜於士而習其俗，越次命君攝事，寇即定。浙右鹽策最浩繁，爲幕官者諸場歲時例有餽，君皆却絕，戶庭如水。王侍郎遂以侍從典州，以其學行才美薦于朝。甫登畿，輪當面對，首論人主聽言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切中千古之病。時鄉衮執國柄，咸謂美官可券取。君力請員外治中以去，旋引疾歸。踰季復召，橫經朱邸，皇弟太傅嗣王嘉其三益之助，愛敬彌篤。復當陛對，援《周書》「撫后虐讎」及《文中子》「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之說，懇懇爲上陳之。尋以戎監轉對，極言風憲之地，未聞有十人疏

攻一竦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且論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當路者浸不悅。出守泉州，旋易宣，蠲逋減賦，不計緡石。凡有汎入，盡籍于公，蔬食布衣，如苦行僧衲。時雖供億甚繁而郡不告匱，版曹專官督賦如星火急，闔郡皇駭，莫知爲計。君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丐祠，且將以郡印牒專官，專官聞之夜遁。宣人至今言之，尚流涕也。董丞相槐以樞密召還，上問江東廉吏，首以君對。上悅，除司農少卿。適資善講官缺員，上遴選端良之士，亟命君兼贊讀。輪當陛對，奏謂：「國家必有所恃而後立。今內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次論：「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乞命大臣，應自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其言一一如蓍龜，上首肯，且奉玉音：「卿在資善，更煩盡心。」先是有以越職言事削秩者，踰季黃猶在牘，君曰：「此非法也」，即日塗歸，且乞叙用其人。時有爲公論所指目者，除職予郡。君奏謂：「王安石欲去熙寧之君子則名以流俗，京、卞欲去元祐之君子則名爲邪黨」，秦檜欲去紹興之君子則名以異議，李沐、陳賈欲去慶元之君子則名以僞學。某人復倡爲虛議論，以盡去更化以來所收召之君子，非所以爲世道計。」四月，以資善堂滿歲遷，制詞有曰：「雖舍章從事，有閭閻侃侃似不能言之風；及批勅塗黃，乃謦謦諤諤有凜不可犯之色。」蓋上意也，當國者惡之。是月，免兼瑣闥，進右螭，八上章引退。乙卯正月，進左螭，免牘三四上。儉人吳燧擠而擊之，除直龍圖閣，予祠。十月，升秘撰，提泉諸道。丙辰正月，甫抵司存，復以舊班召。公聞命，凡泉司供帳悉付之護印者，歸裝蕭然。抵門奏事，抗論

益切，大概以「寵賂彰，仁賢逝，貨財偏聚」爲言，且謂未易相之前弊政固不少，既易相之後弊政亦自若，在廷之士皆危之。君曰：「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未幾，進侍郎右選，仍兼瑣闥贊讀如故。皇子忠王聞君再爲講官，喜甚。君每入講，必援先儒格言，反覆開陳，王亦多所諮問。七月，進大司成，旋真除二卿，陞翊善。君親被主知，屢膺天獎，兩地可以拾級而升。然雅志恬淡，入從僅三月即三疏祈閒，辭甚苦，至上留之不可。二月，以殿撰宅牧武夷。夏五領事，首以考亭先生絜矩之義諭郡人，蠲絲穀之積逋不趨以萬計，不遣一卒下屬邑，兩造在庭，決以公是，雖麗于罰者無怨言。布衣蔬食之操，視守宣有加焉。建多君子，其達官顯人徐知院清叟、蔡參政杭皆相推，以爲有古循吏風。君每謂諸邑月解自鹽運不續，鑿空取辦，展轉病民，方欲爲千里赤子祈哀于上，圖所以變而通之者，遽以微疾至大故。未屬續前，猶攬衣危坐，曰：「吾荷上奇遇，忠言無不售。雖屢爲柄臣所排，獨主上保全，以至於此。今病，不可爲論報，已矣！」口授遺表，忱實懇惻，不出於《大學》末章人才、貨財之二事。草畢凝然而逝，七月十二日也，享年五十有八。訃聞，上悼惜久之，賤恩如律，加賻贈三百疋兩，制詞有曰：「貳銓省以掄材，其清如水；登瑣闥而批勅，有力回天。深悼遺忠，再加綈飾。」嗚呼！君之報主未終而上之眷君益厚，君有遺憾而上則無遺憾矣。君未薨前三日，郡人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自郡治出，視之則公也。俄而君不弔，闔郡士民相與驚異，多至泣下。君娶葉氏，平菴項公宣撫之親甥，躬務勤儉，克相其夫，先君十八年卒，贈令人。子男六人，五人皆幼亡，從孫將以公致仕澤補承務郎。女二人，在室。從孫九月辛酉葬君于邑之郎官

坪之原，并徙葉氏令人合隧。潛嘗謂孔子才難之歎，以爲唐虞之際，於斯爲盛。際者接也，言自唐虞下至于周而人才之盛方見於斯，意者自臯陶九德之日至周之九人而始備乎，故曰才難，不其然乎！後世之才固未易與盛周時比，然如君者，亦幾於寬栗、柔立、愿恭、亂敬、擾毅、直溫、簡廉、剛塞、彊義之大致矣。其爲人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前，雖賁育之勇不能過。故其立朝之節光明俊偉，與嚴霜烈日爭光。至其治郡，則純以寬大奉行詔令。在宣時，教條簡便，刑罰寢息，日未晡吏散，庭宣簾闔然，人不知其爲太守治所也。古所謂循吏非耶！迺若居家孝友，居鄉退遜，處趙魏之鄉，爭以陶朱、猗頓相雄長，而泊然自好，視貨財如糞土。入都法從，出領藩符，不過敗屋數間，人不堪其憂而君處之裕如也。可謂清風高節，遠追董孝而逼慈湖矣。瞻衆鳥之翔飛，悵祥鳳之孤逝，得不重爲世道惜耶！潛與君交雖澹而意甚真，其死也不克臨其棺，其藏也不克臨其穴。從孫以狀來請誌其墓，不忍辭而爲之銘曰：

有德之人，默默循循。內不足者，驕誇矜盈。彼美雪窻，抱德懷節。退然無能，厥聞四達。越三十載，中外荐更。不急不徐，維義之行。淳祐中年，風憲消弭。亂匪自它，權貴所使。誰能抗疏，排雲敷陳？君於是時，王吉賈生。寶祐之初，朋引憚慝。邪燄欲熾，正理幾蝕。誰遏其萌，罔俾復然？君於是時，富弼李藩。方在邸僚，里人當路。頓步要津，掉頭引去。強禦橫行，誰敢侮予！直唾怒虎，折箠奮呼。身在南邦，心在王室。方徯東歸，妖夢隨入。名山大川，舒斂英靈。明則爲人，幽復爲神。不以存存，不以亡壞。亦理之常，無足怪者。千載而下，川陵變

遷。視諸斯文，敬心油然而。《履齋遺稿》卷三。又見《雪窗集》附錄。

〔二〕卞：原作「下」，據文意改。

祭劉宰文

嗚呼！惟公造道之奧，培德之基。孝根六經，行守四維。觚排佛老，扶起孔姬。有天爵之綦貴，而人爵之不縻。薦書所以通籍也，公則強項而不拜；課歷所以考績也，公則浣墨而淋漓。宦情之薄，輕於毫釐。浩然勇退，垂三十期。雖不求名，上亦簡知。升之匠監而不肯就，畀之侯蕃而不屑爲。威武不能屈，權勢不能移。行如下惠，清如伯夷。孤風勁節，天下高之。嗚呼！吾先君子，所敬者誰？內交於公，侃侃惇惇。未見父執，我心渴饑。去秋七月，恩兼節麾。意者仁里，瞻望可期，而距墻仞，百里有奇，潛困於臺郡而不可往，父逸於泉石而不可來。然而遞角旁午，箋尺交馳，如倡斯和，如行斯隨。半載之餘，情孚意怡。何上元之浹日，朝絕筆而我貽！道開緘於信宿，心猶豫而狐疑。繼頃刻以聞訃，果是夕之已而。恍悵鬱而詫噩，不覲面而永離。惟平時不以得喪爲榮辱，故一旦不以死生爲歡悲。較以兩楹之奠，同乎哲人之萎。嗚呼！昊天不惠乎吾黨，一老不可以愍遺。嗟百身而莫贖。涕與淚而交頤。走賓僚而敬弔，愧斂衽以陳詞。薦生芻之一束，惟冥漠其鑑茲。《漫堂文集》附錄。

焚告天詞

死生有命，知難苟於逃遁；疾痛則呼，敢妄祈於安愈。一誠所在，衆聖皆知。伏念臣秉法招愆，任公造孽。永作瘴鄉之鬼，固所當然；復爲治世之民，已難忘此。况神明之所啓告，與夢寐之所感通，示以溘然，日於響應。累而陰陽之寇，萃於春夏之交。雙足先浮，兩髀繼腫，漸浸淫於手臂，遂侵犯於心脾。氣喘而夜卧惟艱，胃衰而晝餐盡絕，嘔噦大作，臟腑不舒。度去程不踰於朝夕，雖倉、扁莫救於膏肓。惟代謝去來之變，固已處分於平時；恐吟呻楚割之憂，或能轉移於正念。共望上帝昭鑑，大道慈悲。縮以五三日之期，俾之速化；護此六七尺之體，得遂全歸。《履齋遺稿》卷四。（以上刁

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七七七

牟 灤

牟灤，安岳（今四川安岳）人，寶慶二年進士。自稱「兩塵班綴，一玷州麾」，「十年不調」，後官淮東制幕。度宗時，擢太常寺丞，兼領銓部，進端明殿學士，侍經筵。於帝王之學、安邦之策多所建明。見所撰《上殿劄子》，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三。

言帝王之學奏 度宗時

臣聞帝王之好學，有出於中心之自然者，有出於一時之勉強者。出於自然，則日汲汲焉惟恐弗及；出於勉強，則作輟有時而工夫亦間斷矣。漢唐諸君，夫豈無知學者？然始而勤，終而怠；始而清明，終而昏蔽。何哉？聲色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一有以汨之，則志慮分，志慮分，而左右近習始得以乘間而入矣。是蓋出於勉強，而非本乎自然也。我朝列聖相承，留意問學，萬幾之暇，時召儒生。方洪邁之對孝宗皇帝于選德殿也，帝諭之以「此殿命名，雖取選射觀德之義，然發號出令，圖事揆策，

無適而不在是」。且曰：「燕遊聲色之奉，宮室苑囿之娛，非惟不好，亦不敢。獨取《尚書》、《通鑑》汲汲而讀之，日誦心記，未嘗一日去手。」大矣哉，帝之爲言也！勤矣哉，帝之用心也！是豈有一毫勉彊之心哉！帝之意，豈非以《尚書》爲列聖傳心之奧旨，而《通鑑》明千古治亂之機括耶？一開卷間，而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小人之所以爲小人，治之所由興，亂之所由作，瞭然如黑白判矣。以是存心，則中無所累，而世間外物舉不足以動吾心。雖有欲殖貨利，動土木，盛鷹馬，欲乘間以惑吾之清明者，果何從而入哉。嗚呼！此乾、淳之治所以卓冠一時，而孝宗之聖所以高絕千古歟。陛下臨御之初，首以親儒臣、遠近習爲第一義，且命講官以《書》進講，而諭臣以《通鑑》之妙，真有得於孝宗之用心者。臣愚欲望聖慈取《通鑑》一書置諸左右，燕閒之際時一覽焉，則孝宗之言信而乾、淳之治端可復見矣。臣無任惓惓。《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三。

上殿劄子

臣生長西州，叨竊陛下科第，垂四十年。中更兵火，與民俱流，苟延餘生，至於今日。雖嘗兩塵班綴，一玷州麾，竟坐迂疏，動與物忤，十年不調，自分不復有再睹清光之時。公朝不忍終棄，繇淮東制幕擢丞奉常。今又兼領銓部，聖恩如天，莫知補報。適當陛對，遂得一吐微忠於玉階方寸地，此

臣千載之一遇也。抑臣聞之，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之蹤跡，可謂疏遠；臣之寸心，實抱樸忠。惟陛下垂聽焉。臣嘗讀《孟子》，至「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乃知自古天下未嘗無亂，更一亂則必有人焉出而治之。此蓋天地生生不息之機，脉絡未嘗間斷。洪水之後有奄廉，天不生周公，則無以爲生民除害。春秋之後有戰國，天不生孟子，則無以爲生民立心。禹之後有周公，孔子之後有孟子，亂不終於亂而歸於治，人也，亦天也。然人皆知四裔之爲中國害，而不知人心之害甚於四裔。蓋四裔雖能爲害於一時，而人心天理終不可泯沒，良心壞則失其所以爲人，而未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臣請先言四裔，而後及人心。中國之所以異於四裔者，以其有三綱五常爲之主張，禮義廉耻爲之維持也。而近歲以來，貪競成習，欺誕成風。慨習俗之日媮，凜綱常之將墜，而遐裔遂得以憑陵中國，生靈肝腦塗地，而狡焉之謀遂至窺江。不有人焉以挫其投鞭之怒，則大事去矣。天佑聖主，爲生賢佐，以謝玄八千之卒，破苻秦百萬之師，使宗社幾危而復安，正統幾絕而復續，功不在禹、周公下矣。臣竊意士大夫更大變故，歷大憂患，必能懲創悔艾，洗心滌慮，以歸於正矣，而陷溺既深，舊染猶在，問吏治吏治未醇，問士習士習苟且。至勤聖主丁寧告戒，作之而不應，振之而不起，消磨軟熟，賢者亦不免焉。此臣之所甚懼也。臣不敢復追咎既往，姑以近事明之。陛下戢貪有詔，蓋歎民生之寡遂而惡貪吏之病民也。謂宜懲一勸百，而貪鄙之風革矣。今幾何時？凡所彈劾，不過州縣之小吏，而當事任、取顯官，尚多有可議者。得無纖悉於其小而闊略於其大耶？此非陛下意也。陛下訓廉有詔，蓋知人性之本善，而欲引中人於君子之歸也。謂宜舉一勸百，而廉耻之維張矣。今幾何時？但

聞戢貪，未聞有以廉擢用者。羞惡之心，誰獨無之？何至泯沒如是？得非孤寒寡與，雖廉不能以自見，而大吏之好惡與人背馳耶？此非陛下意也。陛下爲千里擇牧守，蓋本以爲民也。而牧民者但知爲富貴之圖，不復爲根本之慮，託獻羨之名以蓋其貪酷之迹，而失朝廷爲民之初意矣。陛下買公田以免和糴，蓋將以便民也。而奉行者不能用一分之寬，而行一切之政，但欲覲了辦之賞，不暇爲長遠之謀，而失朝廷便民之初意矣。貴戚不當任以事，此良法也。陛下四十年間，人不知有貴戚也。至於近日，而好官要職如取如携，未必皆貴戚也，而夤緣攀附，亦得以躡取麾節。其間豈不有材不學焉知爲政，失陛下赤子之心，塞孤寒進身之路。而或者始得以私貴戚議陛下，此陛下所親愛負陛下也。闈寺聞名，非國之福，此確論也。陛下四十年間，人不知有闈寺也。乃至於近日，而此曹名字稍稍有聞。蓋寡廉鮮耻者往往倚之而進，招權納賄者揚揚自以爲功，雖傳聞未必盡然，而其實有以自取。或者始得以用闈寺議陛下，此陛下親信負陛下也。陛下高爵厚祿以待士大夫，望其盡心體國也。而中外大小之臣不能體陛下之心，而各自以其心爲心。人心陷溺，一至于此，陳蕃所謂在朝羣臣如河中木，汎汎東西，耽祿畏禍，曾謂清明之世，儀鳳滿朝，可容有此耶！昔神宗皇帝諭富弼曰：「君臣須是上下相照，盡忠盡節，不得有隱。」弼拜於御座之前曰：「盡忠無隱，只臣一員，亦無益於事。須是兩府大臣以至在廷臣僚人人盡忠無隱，出於衆力，方能成天下之務。」弼之言，非今日士大夫之藥石耶？今民心方危而易搖，士氣難伸而易沮，雖有衆多之君子，不無窺伺之小人。境外之事，非臣所得而知。境內之事，尚多未滿人意。天下事變，未易俄度。萬一有出於聖君賢相智慮所不及者，然後追咎賢者

之不言，而使小人得以藉口，曰「君子無益於人之國」，則國事愈不堪言矣。此臣所以惓惓爲世道慮，而以正人心爲扶世道之本。惟陛下不以疏遠而忽之，豈惟微臣之幸，實天下之幸。《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三。

上殿劄子

臣待罪郎潛，莫知補報，誤蒙親擢，俾侍經帷。自惟學問空疏，無以仰裨聖德之萬一。茲當陛對，敢罄愚忠，惟陛下垂聽。臣聞傳說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夫致知力行互相發明，而知常在先，則知固未易也。而傳說獨以行爲難，何哉？蓋高宗舊學《甘盤》，知道之君也，傳說惟勉之以行其所知而已。臣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由於天稟，聖學得之心傳。當臨政願治之初，日以繼志述事爲念。所謂志者，先皇帝有此心而未及行，陛下因而行之，此繼志也。所謂事者，先皇帝已見之施行而未及竟，陛下終能行之，此述事也。復故王之官爵，先帝素有此心也，陛下體先志而行之，而先帝不得已之本心昭白於天下矣。去內司之積弊，先帝之已施行也，陛下述往事而行之，而先帝去邪之盛德有光於青史矣。信用君子，先帝之心也，其或厄於小人而去，非先帝之志也。容受直言，先帝之心也，其或觸忤姦邪而去，非先帝之志也。陛下首取公論之所與者，特加召擢，登之要路，而天下知陛下有意於開言路矣，白身出官，特旨賜第，先帝之異恩也。謂宜何以上報知遇？而乃贓污狼籍，不

知自反，常懷李振清流濁流之憤。不由儒科，徑踐二府，先帝之殊渥也。謂宜何以上答聖知？而乃窟穴畿甸，老不知退，躬蹈聖人患得患失之戒。陛下因公論所不與而屏去之，而天下知陛下有意於重名器矣。絕貢獻以塞僥倖之門，尚先帝却長沙羨金之遺意也。灑宸翰以明正邪之辨，尚先帝親君子遠小人之遺訓也。先帝所欲行，陛下善繼而行之；先帝所已行，陛下善述而行之，先帝之心，惟陛下知之，而陛下之心，天下亦既知之矣。臣猶謂知之而不行，猶不知也。行之而不力，猶不行也。自昔君子小人勢不兩立，舜用十六相，先去四凶，明四凶不去，則十六相不能悉心以輔治。臣願陛下充所知而行之，知其爲君子，則愛之惜之，有言焉則用之，毋使小人得以乘其間。知其爲小人，則去之遠之，自其根萌而絕之，毋使君子或至受其禍。《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陰之微也；冰，陰之著也。履霜而知其必至於堅冰，猶小人不可使長而至於盛，當自其微而謹之也。古今治亂，率由乎此。今陽明用事，而陰濁無所施其巧；衆正彙升，而羣小無所容其奸，以清明之朝廷，行快活之條貫，固世道之幸而蒼生之幸。然而君子得志，小人不願也。紹述之說行，則元祐變而紹聖矣。愛莫助之之圖進，則建中靖國轉而崇寧矣。是非國家之福也。今雖萬萬無是，必也聖心清明，終始如一，嘿察陰陽消長之機而辨之於早焉，庶幾無堅冰之慮矣。抑臣又有聞，憂治世，危明主，君子所以異於小人也。古人日以水旱盜賊奏，尚唐虞相與儆戒之意。若後世所謂天下已太平，則狃於宴安，不爲遠慮，誤人國家，必此言也。此君子小人之分也。昔唐憲宗留心庶政，謂李絳等曰：「凡好事口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爲朕言之，亦須行之，勿空陳而已。」絳奏曰：「陛下今日處分，可謂至言。」

然臣絳亦以爲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願陛下每言之則必行之。」絳之言，尚傳說知行之意也。惟陛下留神。《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三。

乞寬民力固邦本奏

臣既以正人心之說爲陛下告矣，螻蟻微忱，有不能自己者，竊謂今天下根本在東南，東南根本在百姓。根本所在，不可不加之意也。臣伏見天禧初王旦爲相，薛奎爲江淮發運，旦告之曰：「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爲江西轉運，旦又告之曰：「朝廷權利至矣。」方是時，天下全盛，斯民日在海涵春育中，民力必不至於甚也，而旦之言讀之使人凜凜。以今視昔，爲何如時？而可不深長思乎？蓋自西北有變，而事事仰給於東南。以江淮之兵移戍天下之半，而兵力分；以東南之財供給西北調度，而民力困。往時謂主兵者不恤民，今之牧民者，亦且不注意於民矣。貪暴之臣苛取橫斂，以飽其欲，而民生無一日蘇；聚斂之臣剝膚瀝髓，以媒其身，而利源無一孔遺矣。虎豹窟於麀場，豺狼乳於春囿，而陛下之赤子始無所告訴矣。民，根本也，民貧矣，雖欲藏富於國，不可得也。故馬周奏疏貞觀間，謂有天下者不在積蓄之多少，惟百姓之苦樂。今歲事不至甚歉，而田里不免愁歎之聲；賦入自有定額，而郡縣率多急迫之態；聖主以視民如傷爲心，大臣以思斯民爲念，而澤不下流，情不上達，非有司之責耶？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禍；民不樂生，不可勸以善。臣恐數年之間，或有水旱凶荒之變，壯者不

散而之四方，則聚而爲盜賊矣。雖有田疇，無人耕種，國賦安所從出？軍糧安所仰給耶？天下事未至，豫言固嘗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臣願陛下亟詔三三大臣講求裕民之策，務力行於實政，不但付之空言。官吏之害民者去之，政令之不便於民者改之。有能爲國家牧養小民，愛護邦本者，則璽書褒嘉之，擢用之。庶幾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平居無事，民知有生之樂，日有尊君親上之心，可殺可辱而不可與爲不善，則何畏乎夷狄？何憂乎盜賊哉？《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惟陛下留神。《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三。

乞獎恬退抑奔競以求賢奏

度宗時

臣既以知行之說告陛下，臣螻蟻微忱有不能自己者。臣猶記去夏輪當陛對，首以正人心之說獻之。先皇帝玉音加獎，因及近世士大夫風俗，先皇帝天顏不樂，諭臣曰：「此曹無忌憚之甚。」蓋嘆士習之不美也。臣嘗因是而推求其故，所以陷溺其良心者，抑有由焉。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士大夫當以此自維其身，不當使上之人執此以爲維之之具也。士方其未得也，奔競苟且，不知有義命。故其既仕也，攫挐貪黷，但知其有利祿。未仕則有科舉之累，既仕則有薦舉之累，人才所以日不逮古。而或者遂謂士習不正，由二者陷溺其心也，臣獨以爲不然。先朝范鎮以奏名第一唱第殿庭，自來唱過三名，則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考校，雖在下，天子亦擢實上列。鎮獨耻於自陳，唱至七十九名，然後

出而就列。其後進退出處，有古人風，遂爲國朝名臣。科舉而得若人，則浮薄者知愧矣。張忠定詠凡所薦舉，皆方廉恬退之士，且曰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薦？舉而得若人，則奔競者革心矣。然則科舉何嘗壞人士？實自壞耳。薦舉何嘗累人士？實自累耳。故臣謂獎恬退、抑奔競，正人心之第一義也。昔孟子欲闢楊墨，以明孔子之道，首以正人心爲本。今士習如此，不自其心而正之，恐愈趨愈下，於世道關係甚不細也。惟陛下不以人廢言。《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七〇。又見《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古今圖書集成》選舉典卷三八，《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三。

進王巖叟論爲君之難故事

臣聞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臣竊以君道之大，無所不難，苟得其要而持之，則所難者少矣。臣請略舉其要，陛下試垂聽，幸甚。言無所隱之謂忠，心無所欺之謂信。忠於主者不避嫌，信其己者不思謗，所以忠信或至於獲罪。故人君以察忠信而主之爲難。巧於言之謂佞，順於事之謂柔。巧言則易得，順事則易從，所以佞柔常至於日親。故人君以辯佞柔而遠之爲難。廣大業者存乎勤，而人情常易於生倦，以隳其業，故人君以久而不倦爲難，成大謀者存乎斷，而人情常牽於小不忍以亂其謀，故人君以棄小不忍爲難。臣以謂爲國之要，能察忠信而主之，使得盡言，辯佞柔而遠之，使不害政，行之以勤而無廢弛之憂，濟之以斷而無優游之患，則治道

成矣。

臣日侍經筵，荐蒙聖問以爲君難之義，臣嘗敷陳其概。退而仰歎聖學高明，深惟克艱厥后之旨，而不以易心臨天下，堯舜之用心也。臣每思所以推廣聖意者。今觀王巖叟所論爲君難四事，言言懇切，真有益於君德。臣敢擴其說，爲陛下告。蓋正人之事君也，主於忠，忠則不欺，不欺則至公，至公則言有所拂，事有所違。人君主之不力，則往往始親而終疏之，而忠信或至於受禍。漢元帝之於蕭望之是也。佞人之事君也，主於不忠，不忠則欺罔，欺罔則爲私，爲私則言皆諛悅，事皆柔從。人君察之不至，則往往始遠而終比之，而佞柔終於得志。唐德宗之於盧杞是也。廣大業者存乎勤，不能兢業一心，則或至倦惰。唐玄宗開元、天寶之治是也。成大謀者存乎斷，不能以義制事，則或失之優游。漢元帝不能振孝宣之業是也。爲君之難雖不止是四者，而四者乃其綱領也。臣嘗推本而論之，惟見善明，用心剛，則主忠信必立，遠佞柔必果，無始勤終怠之憂，無優游不斷之慮矣。昔太祖皇帝一日坐便殿，俛首不語者久之。左右請其故，帝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乎？朕早來乘快指揮一事，史官必書於簡冊，故不樂也。」此深得爲君難之義。臣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而取巖叟所陳四事深加之意，則治天下可運諸掌，奚其難？惟陛下幸聽。

《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三。

進程顥上神宗劄子故事

昔程顥上神宗劄子，以爲「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忱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

臣聞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夫，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天下無它道焉，汲汲於學而已。有堯、舜、禹、湯、文、武之資，學堯、舜、禹、湯、文、武之學，而治不唐虞三代，臣未之信也。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由於天稟，聖學得之心傳。嗣服之初，日以講學爲急，真古帝王之用心也。然臣竊以爲君道莫先於講學，講學莫先於立志。蓋人主一心，攻之者衆。志不先定，則中無所主，而外物或得以轉移之。蔽欺之言入，則是非有不得其正。私比之言入，則喜怒有不得其正。功利之言入，則取與有不得其正。便佞之言入，則好惡有不得其正。此學之大戒也。故程顥拜疏神宗皇帝，首以定君志爲講學之要。顥，伊洛大儒也，世號之曰明道先生，此真帝王之格言也。臣願陛下思先皇付託之重，覽程顥進諫之疏，若稽古訓，

堅凝初志，使此心清明，終始如一，日延見羣臣，虚心下問，以考政事之得失，觀羣臣之志趣。謂天維顯思，命不易哉者，正論也；謂天命不足畏者，邪說也。謂憲章法度所當遵守者，正論也；謂祖宗不足法者，邪說也。謂君子小人不可並立者，正論也；謂兼容而兩用之者，邪說也。謂每日視朝虚心訪問者，正論也；謂尊嚴淵嘿，使人不可窺測者，邪說也。謂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者，正論也；謂峻法立威，使民不敢慢易者，邪說也。謂敵國外患當急於內修者，正論也；謂敵無能爲者，邪說也。謂損上益下，節用愛人者，正論也；謂恭儉無足取者，邪說也。陛下試以是爲察言觀人之鑑，而邪正之辨判如黑白矣。今臣以非才，誤叨勸講，大懼無以仰裨聖聰，用敢推廣程顥之說，爲陛下告。惟陛下垂聽。《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又見《南宋文範》卷二六，《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三。

進司馬光上英宗論經筵故事

臣聞《傳記》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況今陛下初臨大寶，所宜朝夕延訪羣臣，講求先王之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爲辭。如此使下情何以通？四方何以觀望？殆非所以廣聰明、宣令名也。伏乞依元降指揮，日開經筵。

臣開經筵所以輔成君德，至不輕也。太祖皇帝甫定天下，首命王昭素講《易》。自是聖子神孫恪守家法，必重經筵之選，欲以發明道義，裨益聖德。至元祐初，程頤爲說書，專以薰陶德性、涵養氣質爲要。其言曰：「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又曰：「一日之間親學士大夫之時多，則自然氣質變化，德性成就」。至於涉書史，覽古今，特講學之一端耳。陛下初政，光明卓絕，莫非自講學中來。臣以非才，首荷聖慈拔之郎曹，置之經幄，每三日一次執經入侍，天顏溫穆，從容顧問。臣亦自以遭逢聖明，不量迂疏，竭其愚慮，不敢不以正對，冀有補聖學之萬一。方欲發明程頤之說，以開廣聖意，而自五月以來，不得一望清光。雖聖明天縱，聖德日新，固不因人而作輟，而或者得以竊議聖意漸不如初。臣固知陛下講學工夫無有間斷，適事機紛至，聖心焦勞，故未暇耳。然陛下所以置臣等於經幄者，非但應故事、備外飾，而臣等亦非但欲塞職業、干榮進而已。四方觀聽，不可家至而戶曉。臣用敢援引司馬光上英宗皇帝乞不以寒暑爲辭之說，欲望陛下今後除假故外，日御經筵，使羣臣各得輸其忠悃，於聖學不爲無補。如程頤所謂惟願聖主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本，則臣子愛君之至情也。臣雖無程頤之學，而有程頤之志，冒昧奏聞，惟陛下裁察。《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三。

進司馬光上仁宗皇帝故事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稗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憂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暮饑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敕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

臣聞及閒暇，明政刑，有國之遠慮；憂治世，危明主，臣子之至情。方天下以爲無事之時，而不復思久安長治之策，此賈誼所以長太息於漢文之世也。昔司馬光上仁宗皇帝五規，其三曰遠謀，似謂當時有位者狃於升平，不爲遠慮。至論公卿大夫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夫仁宗之時，太平極治之時也，主聖臣賢，相與講明治道，未必有闕政，而光言如此。以今視昔，爲何如時？可不深長

思耶？先皇帝臨御日久，留意人物，然而以名取人，而名未必副其實也；以才用人，而才未必真有用也。天下大富貴，誰實享之？而去而國家大患難，則相視束手，至歸過於君父而諉其責於他人。先皇帝晚年閱天下義理至熟，更天下事變既多，深入聖慮，取得罪公論者斥遠之，小有才而未聞大道者屏退之，敷求碩賢，以遺陛下，於衆人思慮所不及者，獨加意焉，舉天下大器付陛下，貽謀可謂遠矣。陛下聖明天縱，學問日新，堯言初布，天下鼓舞，真不負先皇付託，而大臣可謂不負先皇簡拔矣。今天下雖暫安，而以爲治安則未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而士猶未至於多也。事會之來無窮，而人才亦與之無窮。臣願陛下與大臣精思而熟慮之，取才不嫌乎廣，在精擇而用之耳。求言不妨乎博，在審聽而行之耳。將帥當選，牧守當擇，士卒當練，民生當厚，庶幾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爲國家立無窮之業，而君臣之間，亦有無窮之聞。此先皇帝所望於陛下與今日之大臣也。光前朝元老，國之耆龜，所言真有益於治道。臣敢以其所以告仁宗皇帝者推廣之，以告陛下，非但曰應故事而已。惟陛下垂聽。《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三。

進王巖叟上哲宗論求賢故事

度宗時

臣伏觀自古治世，天下之人安樂無事，日躋於仁壽之域而不自知者，人主清心照理，至忱以用賢之效

也。事莫不有理也，心清則理自見。天下未嘗無賢也，忱至則賢自來。恭惟陛下臨政逾年，是非不能惑於聽，邪正不能亂於前，不勞聰明而萬事皆理者，心清以照之也。陛下勿謂天下之賢盡於此也，而得賢之心足；勿謂雖有賢者不易致也，而求賢之心倦。陛下內篤此忱以自厲，外勅同德協心之臣以求之，臣以謂無不得賢之理。然古有六蔽焉，不去之則衆賢終不可盡得。略有私意則爲蔽，執偏見則爲蔽，局於褊心則爲蔽，喜於附己則爲蔽，有自賢之心則爲蔽，簡貴自居而不與物親則爲蔽。此求賢之所難，陛下不可不知也。願陛下深詔執政大臣，使上同陛下清心至忱之美，而儆戒六蔽之患，則天下之賢無遠邇，無隱顯，皆將得之，爲朝廷用。以賢繼賢，宗社之福，生靈之幸與天壤相等矣。

臣聞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孔子謂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蓋天下至大，民物至繁，聖人安能人人而濟之？惟親賢爲愛人之本，此堯舜之所以急先務也。陛下臨御以來，詔旨丁寧，與士大夫更始，弓旌四出，收召正人端士，亦既布在朝列矣。而寤寐求賢，惟日不足，親灑宸翰，勉諭近臣薦進賢士。大哉，堯舜之用心也！臣竊以爲何代不生才，何才不用世？而薦進人才，乃近臣之職分，猶待陛下丁寧勉諭耶？先皇帝在位四十一年，培豐水之芑，以爲聖子神孫之地，至深至厚。謂宜隨求隨應，隨取隨用，何至有人物眇然之嘆耶？臣觀王巖叟進言于哲宗皇帝有曰：「願陛下勿謂天下之賢盡於此也，而得賢之心足；勿謂有賢不能致也，而求賢之心倦。」而終之以「去六蔽以來衆賢」。巖叟所以勉其君以忱於求賢者，猶恐其有所蔽也。今聖賢相逢，上下同志，明白洞達，決無所蔽，感而必應，倡而必和，必有推人之有善若己有之之心而爲陛下

登進人才者。賢者之欲得君行道，亦猶聖主欲得賢以共治也，患不能自達爾。「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非陛下望近臣之意乎。雖然，求賢而不用，與不求等；用賢而不信，與不用等。唐李絳有曰：「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群枉則懷奸者嫉，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主疏忌。夫然，故用賢豈易事哉！」絳之言，至言也。臣願陛下近采巖叟之言，遠覽李絳之論，其於賢才也心忱求之，心忱用之，則天下之賢者至矣。惟陛下留神。《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三。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三。

進乾道故事

乾道元年二月甲辰，以久雨，避殿減膳，蠲兩浙災傷州縣身丁錢絹，決繫囚，蠲福建寺觀歲輸寬剩。二年四月戊寅，以淫雨爲沴，詔侍從臺諫講究刑政所宜以聞。

臣恭惟皇帝陛下臨政願治，法祖敬天，肇新初元，與天下更始，德至渥也。乃仲春之月，一雨兼旬，霖霖未已，聖心惻然，憂民之憂，遣使察獄，捐帑賑貧，堯舜用心，何以加此！臣竊觀中興以來之治莫盛於乾、淳，而稽之史冊，元年春，以久雨避殿減膳，次年夏，以淫雨講究刑政。夫以壽皇勵精爲治之初，君德初無絲毫之失，而頻年苦雨如此，壽皇切切然懼一政一事之間有以干陰陽之和者。即此一念，自可格天，故終不能累乾、淳之治者，以此。陛下初政，罔匪大公，杜

貢獻之門，絕儉壬之路，皆爲民生計也。而陰沴之氣乃見於清明之時，何耶？快活條貫日見施行，天地生物之心也，或者奉行不虔，德意志慮猶未達於民歟？聖恩汪洋，仁及草木，天地成物之仁也，或者猶有沈鬱于下而不能自拔者歟？禁法令所當禁，欲民知重本也，而京城游手末作者衆。或困於衣食之無資，平物價之未平，欲民易養生也，而在物價騰湧，每病於貿遷之無術。不傷不困，明主未嘗不欲躋世於治平，而欲壽欲安，人情終莫能盡遂也，得無猶有乖氣致異者歟？不然，有君如此，淫雨何從而來耶？方細民艱食，計日以望二麥之登，而今壞於垂成，何以解陛下爲民之憂耶？陛下謙遜，未嘗御正殿，未嘗享玉食之奉，可無愧於孝宗皇帝避殿減膳矣。臣願陛下以孝宗之心爲心，詔內而侍從臺諫，講求刑政之所宜，外而監司帥守，條陳民生之疾苦，因其所已行而求其所未至，一政一令，果合人情乎？人情悅則天意回矣。然此皆目前顯然之憂也，而陰陽消長之機，又有大可畏者焉。今正人登進，善類翕集，方陽明用事，而陰晦乃爾，是不可不思其故乎？陰爲女子，爲小人，以至四裔盜賊，皆陰也。陛下力行通喪，孝思罔極，決無聲色之奉所可慮者。小人得無包藏乎？四裔得無窺伺乎？盜賊得無竊發乎？天其或者警吾君吾相，使爲持陽抑陰之計，無事而爲有事之防歟？凡此數端，皆當上關聖慮。《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惓惓。《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四。又見《宋代蜀文輯

存》卷九三。（以上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七七八

趙汝騰 一

趙汝騰（？——一二六一），字茂實，自號紫霞老人，宗室，居福州（治今福建福州）。寶慶二年進士，累官至秘書省校書郎，升秘書郎兼史館校勘，以直煥章閣出知温州。歷江東提點刑獄、知婺州。召赴闕，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升起居郎。遷吏部侍郎兼侍講，權工部尚書兼權中書舍人。爲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拜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出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知泉州，兼翰林學士承旨。景定二年卒，謚忠清。《宋史》卷四二四有傳。

汝騰著有《庸齋集》、《庸齋蓬萊閣紫霞洲集》、《庸齋瑣闥集》等，久佚。清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爲《庸齋集》六卷。今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該本有文三卷，今輯得佚文十四篇，凡釐爲四卷。

濂溪先生追封汝南伯制詞

敕：天祐我朝，五緯聚奎，篤生哲人，上續洙、泗。故任尚書虞部郎中、分司南京、贈宣奉大夫

謚元周敦頤，光霽灑落，明通公溥，尚友造物，默契羣聖。建圖著書，垂訓萬世，演大《易》不傳之秘，闡六藝未發之微。千數百年，斯道晦冥，一旦如日方中，非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者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汝南伯，餘如故。《道命錄》卷一〇。

寶祐改元賀表

必世後仁，聿思新治。更元發號，率由舊章。無疆惟休，有截稱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立中居正，聰德思恭。紹開寶之宸謨，興起百度；體嘉祐之聖德，扶植衆賢。取以表年，監于成憲。臣勉膺郡命，猶在里居。陪宿老以扶藜，獲觀溫詔；指輔藩而問戍，行布寬恩。《庸齋集》卷三。

皇子進封忠王賀表

大君有命，元子進封。邦家榮懷，海宇慶抃。中賀。臣聞植宗藩所以開聖緒，加位號所以塞衆心。若天禧繇壽春而昇昇，如治平自淮陽而更穎。肆在今日，率由舊章。恭惟皇帝陛下堯智如神，文謨垂後。以天下爲大器，強本尚親；進地圖具禮儀，分茅建國。頃勝衣既賜履於潛邸，茲重冠爰躋爵於真王。星連參井之輝，祚等箕翼之壽。臣猥叨保鄣，遙睇觚稜。誦漢制廟立之詞，與父老而同喜；

陳賈誼習貫之疏，祈左右之皆賢。《庸齋集》卷三。

天基節賀表 一

太簇應於孟春，虹流紀瑞；神策增于甲子，虎拜馳忱。無疆惟休，有截稱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時乂，問學日躋。總攬權綱，法乾旋坤轉之妙；舉錯直枉，洞陰闔陽開之機。茂迎震夙之辰，益衍簡穰之貺。臣猥縻漢障，遙想兕觥。近天子光，知仰瞻於皇極；祝聖人壽，更申頌以多男。《庸齋集》卷三。

天基節賀表 二

太簇爲生物之津，祥開電繞；甲子增授帝之筴，祝效嵩呼。萬年無疆，四方來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時乂，齊聖日躋。以清靜治邦家，至仁無欲；以忠厚待臣庶，大德曰生。壽與天而比崇，福如川之方至。臣身縻符竹，日遡觚稜。昔殿中綴班，曾預兕觥之列；今海濱上表，遙伸虎拜之恭。

《庸齋集》卷三。

天基節賀表 三

頌曆更元，杓携龍角；建極居五，節紀虹流。喜溢乾坤，頌形海寓。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時
父，剛健日新。德廣日生，收必世後仁之效；業垂可久，爲詒謀燕翼之思。瑞應河清，福如川至。臣
勉膺符竹，尚伏田間。奉漢玉卮，遙想嵩呼之盛；上唐金鑑，俯伸華祝之忱。《庸齋集》卷三。

天基節賀表 四

聖與天而比崇，應乾九五；筴授帝而在甲，爲春八千。祉輯端門，頌形寰宇。中賀。恭惟皇帝陛
下聰明時父，剛健日新。好生之德洽民，推仁宥罪；不殺之武定業，以善勝殘。瑞紀星虹，壽齊箕
翼。臣猥縻漢障，阻造周行。成天慶以垂基，恭想兕觥之奉；揚王休而稽首，敬賡虎拜之歌。《庸齋

集》卷三。

天基節賀表 五

帝撫五辰，生於甲子；天錫萬壽，對此春祺。一人尊榮，四海慶抃。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齊莊有

敬，溥博無私。化久而成，能盡體常之道；澤潤而洽，既踰必世之仁。節紀虹流，福如川至。臣猥叨禁從，屬領麾符。望魏闕金雀之棲，莫躋舞蹈；想漢班玉卮之奉，遙寓頌祈。《庸齋集》卷三。

天基節賀表 六

星渚呈祥，先春三日；華封伸祝，後天萬年。無疆惟休，有截稱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時父，緝熙月將。以博施濟衆爲心，好生不殺；以皇受建極爲念，立賢無方。用迎神筴之增，益迓聖圖之遠。臣分符輔郡，遡日清都。聲效嵩呼，阻筵班於北闕；光寒斗口，遙馳頌於南山。《庸齋集》卷三。

元正賀表

開歲五日，光昭華渚之星；爲春八千，增受泰元之筴。懽均有截，慶輯無疆。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法式生知，淵泉時出。體信達順，游令穡寶之告豐；去殺勝殘，坐底邊塵之不聳。齊大年於箕翼，等盛烈於山河。臣猥使周原，阻班漢陛。莫筵兕觥之稱壽，隄效嵩呼；益廣舜德之好生，仰伸華祝。

《庸齋集》卷三。

皇太子冠禮賀表

震爲主器，肇錫真王。筮重賓儀，始加元服。光前令典，有截歡聲。中賀。臣聞燕翼子所以昭聖謨，敬嘉事所以爲國本。在昔祥符之盛際，嘗有壽春之舊章。冠禮舉於戊寅，冊封見於辛卯。曠彌文之久墜，喜今日之復行。恭惟皇帝陛下從諫轉圜，以身爲度。謂皇子賴天趨拜，久矣勝衣；命醴辭令，月薦芳，俾之受弁。元良以正，三加彌尊。臣濫任承流，阻儕醮酒。莫效晏殊之獻賦，以遇贊揚；願選馮元之講經，俾精教導。《庸齋集》卷三。

明堂慶成賀表

郊之言裡，類於上帝；廟焉而饗，裕于先王。禮既熙成，神亦歡洽。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嚴恭自度，聖敬日躋。蠖濩儲精，肅平居之對越；齊莊奉幣，舉大報之親祠。后皇愉臨，祖考來燕。驗豐融之肸鬻，肇砰隱之休嘉。臣濱海分符，望雲拜詔。駿奔執豆，阻陪多士之恭；獸獲若麟，遙想有司之

薦。《庸齋集》卷三。

明堂賀表

祀修美報，禮極熙成。乾坤清寧，海寓懽洽。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嚴恭自度，聖敬日躋。雅聲遠揚，廟焉而親饗；令芳嘉薦，郊焉而帝臨。既格一純，咸來百順。臣猥居槃澗，遙睇清壇。誦伊嘏之詩，莫預奉璋之髦士；效祝釐之禱，仰祈錫福于庶民。《庸齋集》卷三。

明堂禮成賀表

嚴父莫大於配天，於昭孝奏；惟聖斯爲能享帝，丕顯休成。兩間薦辛，四海稱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寅畏自度，祇敬不違。先甲齋居，八神警蹕；季秋美報，百物迪嘗。欽柴之禮既竣，蓼蕭之澤斯溥。臣猥司保障，遙睇觚稜。歌清廟相祀之詩，阻陪奔走；賡明堂孔陽之頌，仰贊緝熙。《庸齋集》卷三。

聖製忠邪辨謝表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聽予作猷，曰王不慝。凜若《春秋》之筆，粲然星斗之芒。中謝。竊惟爲

臣之義不同，事君之忠則一。諫有直有婉，而要歸於責難陳善；仕或去或隱，而必揆以立懦廉頑。堪、猛、望之均於徇公，滂、膺、徐穉皆爲合道。必因其跡，以遡其心。恭惟皇帝陛下修己任賢，尊帝籲俊。舉伊尹不仁者遠，上智如湯；去驩兜何畏孔壬，大功同舜。崇獎蹇蹇匪躬之節，作成諤諤犯顏之風。自端平甲午更化，而浚其原；迨淳祐乙巳改紀，而振其響。凡縉紳錙銖之善，皆天地覆載而成。公議流通，士氣昌盛。近者間鄰於激訐，乃致小厭其紛紜。聖謨洋洋，雲章炳炳。刻琬琰以示下，期防範而歸中。煥乎龍驤鳳翥之文，赫然魚躍鳶飛之造。臣祇拜教令，敬佩韋絃。因思人主一心，攻者甚衆；臣下萬態，辨之實艱。惡紫亂朱，固當審售僞假真之病；因噎廢食，或恐貽以精失士之憂。蓋國將興必樂骨鯁之猷，而人欲病先厭魚肉之味。是以武帝踞視衛青之貴，見汲黯則必冠；太宗面折士及之諛，指魏徵而爲鑑。洎我聖朝之家憲，尤重天下之人言。乾德開基，則取已壞地之疏而復行；太平興國，則擢能獻策之士於高等。真皇對劉沆而追思田錫，仁祖劣蘧瑗而甚優史魚。神廟敬光之爲人，至容其詆新法；孝宗重熹之好學，不惡其數辭官。此宸意之所素明，宜愚忠之以愛助。后從諫而則聖，以康于民；臣有言而逆心，必求諸道。左右曰可而加察，視聽以衆而爲公。用臨照於百官，斯迪知於九德。輒陳梗概，以佐緝熙。《庸齋集》卷三。

賜御書蘭亭詩序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御書《蘭亭詩序》墨本手卷一軸賜臣者。伏以永和墨帖，紀勝事於蘭亭；淳祐奎書，煥成文於寶殿。飛從天際，流布人間。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將聖多能，娛神妙畫。筆勢迫羲之之逸，飄若游雲；序文取孫綽之精，光於南澗。摹成一札，賚及羣工。臣緹襲不諼，糜捐莫報。茂林修禊，喻想許、李之諸賢；暮春浴沂，請誦泗、洙之大道。《庸齋集》卷三。

賜御製訓廉謹刑謝表

聖有明謨，深懲叨憤；王不匿指，昭示訓彝。凡屬見聞，皆知警勸。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作新治道，戒飭臣工。念下民之無辜，困於貪墨；惡大吏之棄法，恣於凶殘。肆筆二銘，如綸一札。俾永傳於琬琰，以誕布於風雷。臣祇拜奎文，對揚宸命。厲《召南》素絲之節，益勉自公；佩《康誥》赤子之言，必思敬罰。《庸齋集》卷三。

賜御製詩并香茶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爲經筵進講《禮記》終篇，以臣嘗預侍立，特賜御宸翰寶熏龍鳳茶者。講親重席，篇已竟於曲臺；賞徧細旣，勞亦旌於舊史。恩華狎至，眷施難酬。中謝。竊惟戴《記》之書，雖出漢武之世，要其奧義，不離洙泗之微言；至若宏綱，猶有夏商之遺意。復興經制，全在聖明。伏惟皇帝陛下寤寐斯文，緝熙正學。十六載討論之久，不替宸思；前後儒聚辨之功，遂終全帙。其大者欲以彌綸斯世，其精者則思追企先猷。懋賞親行，英髦悉逮。以臣頃在侍立之列，乃今亦叨錫賚之榮。名馬膳羞，照耀蓬華；雲章香茗，華飾丘園。莫殫報稱之私，爰寓贊美之頌。伏願養清明在躬之德，收中和育物之功。篤信儒行之言，立推經解之教。守《內則》以肅宮掖，訂《大傳》以建本支。杜不仁而純向仁人，戒不善而專意善道。臣由衷懇切，愛助勤拳。兼葭蒼蒼，益堅用周禮之治；淵泉浩浩，更祈達天德之施。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庸齋集》卷三。

宣賜曆日謝表 一

聖朝作曆，敬授人時；侯國頒春，對揚帝訓。恪恭拜賜，兢業承流。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奉三無

私，建五皇極。風雨霜露，寓神教於慘舒；歲月日時，成治功於法象。以熙庶績，用錫羣工。臣敢不無忘憂勤，所省耕斂。布宣寶賤之命，將以明民；奉行寬大之書，期於安俗。《庸齋集》卷三。

宣賜曆日謝表 二

后左右民，茂明作曆；守股肱郡，叨拜成書。祇命爲榮，承流有覲。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參化育，政本陰陽。憲天聰明，泯識知而順則；迎日推策，嚴出納以授時。課自清臺，錫於方國。臣敢不對揚休命，宣布上恩。亶亶治功，雖分陰而亦惜；孜孜農事，冀有年之是圖。《庸齋集》卷三。

宣賜曆日謝表 三

大君治曆，式重授時；小臣觀風，獲叨頒朔。猥蒙齒命，欣睹聲明。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德合於《乾》，道裁於《泰》。體堯欽若之意，仰察天文；采《夏小正》之書，聿成月令。爰布宣於先甲，以戒詔於羣工。臣遙對龍光，動稽靈憲。飭部封之吏，夜寐夙興；厲原隰之農，春耕秋斂。《庸齋集》卷三。

宣賜曆日謝表 四

元聖當陽，萬年盼曆；微臣乘障，洊歲受書。翫愒增慚，凌兢拜賜。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函三極，治撫五辰。先天弗違，既動與於《易》準；迎日而策，又祇命於司存。著爲成編，誕布方國。臣尚茲宣化，敬以授時。誦《夏小正》之文，劭農是急；奉周始和之令，率吏以勤。《庸齋集》卷三。

宮祠謝表

加職予祠，聖恩隆甚；辭名拜祿，臣義當然。踏地難勝，望天隄謝。中謝。伏念臣疏無與比，愚不可移。頃綴周行，不敢自營於身計；每懷宗國，所陳粗竭於心思。遂積罪尤，至煩吏議。荷皇明之洞燭，叨大德之曰生。於省愆念咎之中，沐洗垢匿瑕之造。正班學士，錫廩殊庭。真軼望於寵榮，蓋莫難於避就。思昔周以上卿待管仲，仲拜下卿而還；鄭以六邑賜國僑，僑惟三邑之受。此微臣勉奉祝釐之職，而累牘祈收邃閣之恩。蓋進無貪榮，而退不方命。是謂得辭受之道，其敢昧生成之原？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以禮使臣，推仁接下。諒臣戇如汲黯，在廷犯顏之時多；念臣貧似真卿，舉家食粥之日久。遂俾無功而祿，不知何德以酬。尚勉桑榆之間，跬步弗離於學；雖在畎畝之際，一飯亦忠於君。

授寶章閣學士告謝表

臣忱懇惻，控免職名；君命頻仍，懋承天澤。叨恩戰栗，揆義忸怩。中謝。昔者臣光累牘而得允樞副之辭，臣熹數疏而亦寢待制之錫。是皆道德默有以感召，雖出詔令至爲之收回。如臣么麼，與物扞格。說大人則藐，焉有是心；謂明主可爲，少據其蘊。積成愆咎，果召簡書。賴日月之昭臨，蒙乾坤之赦宥，盡蠲罪垢，驟畀光華。以舊綴攝常伯之班，特超盼真學士之職。淵升之膝，君父極力以扶持；谷遷而喬，臣子益懷於危懼。祇奉釐庭之秩，力避奎閣之榮。天九重而蓋高，箋五上而莫遂。屢煩睿訓，覺淵聽之難回；勉拜龍光，視前修而有愧。何止小言大祿，不勝昔是今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隆禮尚賢，體仁及下。矜愚嘉善，不欲以言而罪人；售僞冀真，惟恐以精而失士。遂令疏遠。曲被生成。臣永矢弗諉，有善則告。兢兢履薄，敢云日暮而少休；拳拳據忠，不以身遠而有間。《庸齋集》

卷三。

御書建安書院四大字謝表

宸章雲爛，肇錫珍題。聖敬日躋，力扶絕學。光躔精舍，喜溢潛藩。中謝。竊以建安爲英哲之

邦，朱熹續周程之學。於皇翰墨，昭揭源流。恭惟皇帝陛下居寬行仁，據德游藝。是道吾所謂道，純一尚儒；茲文所以爲文，雍容肆筆。固聿榮於先覺，實加惠於後來。臣涓吉奉迎，近光舞抃。嘉與多士歌《棫樸》「追琢」之詩，俾紹前修究《淇澳》「切嗟」之業。《庸齋集》卷三。

謝授龍圖閣學士知建寧府表

勉承郡紱，祇奉贊書，榮渥增輝，微蹤知懼。中謝。伏念臣初無它技，粗有愚忠。一言興邦若是，其幾何敢默也；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豈所願哉。進既無補於公朝，退合自娛於槃澗。曲蒙睿眷，改畀潛藩。頃待罪瑣闥，嘗爲生靈而請命；茲分符竹使，敢諉凋瘵而辭行？視篆以來，撫字是務。然而帑庾赤立，事力殫微。初至早魃爲災，加以蒲澤多警，仰藉皇明之威德，旋安田里之歎愁。刀劍日銷，雨暘時若。惟是環顧諸賢之家食，獨容一叟之空餐。對旗旄而不勝汗顏，誦絲綸而益深芒背。晉峻老龍之秩，加隆半虎之權。爛然昭回，天爲章下飾物；凜乎跼蹐，朝受命夕飲冰。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臨照百官，體貌羣下。守紫雲樓之訓，簡注藩侯；戒白駒場之詩，繫維賢士。遂令衰朽，獲拜恩華。臣敢不益勉布宣，力圖報稱？訪民間之疾苦，豈特使寬於一分；計宗國之安榮，早願旁徠於衆

知建寧府謝到任表

自天殊渥，易地潛藩。頃任以左馮，不欲其遠去國；今錫茲名壤，特寵之使便家。曲爲臣謀，莫報上德。中謝。伏念臣迂無足采，愚不可移。束髮讀書，固已明義利之畛；白首造闕，何敢萌福禍之心。况明主可爲忠言，必更化乃克善治。且職居於封駁，遂力辨於忠邪。詎謂方當官而行，已坐不得言而去。積讒諛之擠陷，賴仁聖之扶持。諭留行至再三，趣領鎮凡數四。繼上引嫌之牘，旋叨改命之除。惟外大祖正獻臣浚卿，與先大父吏部臣不敵，皆於乾道，出守建安。藐是孫枝，續茲棠蔭。力循墻而控免，蒙頒詔已弗俞。獎其有汲黯之風，諭其以朱熹爲法。適洪水懷襄之後，豈臣子所敢固辭？當諸賢隱遁之時，在屬籍不應堅卧。勉爲吾君而一出，既以上意而具宣。惟是牧牛羊者當爲之求芻，集鴻鴈者必使之安宅。察臣區畫，以次條陳。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寤寐黎元，宵旰治道。謂臣赤心殉國，不自榮身；容臣純意爲民，頗知竭力。閔此方之凋瘵，付綿質以撫摩。臣敢不恭佩訓詞，聿嚴條教？心求之若保赤子，斷不負聖經之言；天生斯而覺後知，亦思振儒先之學。《庸齋集》卷三。又見《南

宋文範》卷二八。

授兼侍讀告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兼侍讀者。臣邱園之迹，重侍鈞天；畎畝之忠，獲披廣廈。叨恩稠疊，拜命凌兢。中謝。思昔儒紳，再爲侍讀，其在元祐之際，獨有蘇軾之除。孰謂非才，乃膺是選。伏念臣粗知忠鯁，見謂迂愚。頃年折五鹿之奸，旋遭言去；元日睹羣龍之用，獲預彙征。擔簦未近於神畿，除目已盼於經幄。日月不棄螢爝，滄溟下取涓流。而臣久從諸生瓠葉之盟，乃復得綴更化金華之講。筮鴛鸞而忻幸，覺麋鹿之怔營。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從諫如流，見善若決。天資神聖，羣策莫望於清光；學力緝熙，多聞更加於遜志。亦令衰朽，俾竟講廟。臣敢不益浚新知，上承顧問？是道即周、孔之道，誦昔所聞；吾君爲堯、舜之君，乃臣所願。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庸齋集》卷三。

侍讀謝告表

進講無功，侍言有命。莫回淵聽，勉拜訓辭。中謝。竊惟邇英，最重勸讀。凡朝紳皆榮此選，雖宰執亦居是官。厥今李韶以舊翰林，游似以前揆路，一則岷峨之老而問學之正，一則閩嶠之擢而識見之高。然而韶則累召而卧家，似已踰年而歸第。曾謂異數，猥及愚臣。伏念臣蹇淺妄庸，迂疏退惰。

初無講貫，豈能窺河南龍門二程之緒餘？何有開陳，每深愧太末建安兩徐之風骨。年餘殿幄，日覲宸光。雖粗通於上世雅誥奧義之文，豈盡析於《大學》聖經賢傳之旨。是以前奏犯顏，以儒林四臣致請；後牘忘分，以考亭諸生爲言。溫詔曲盼，俞音竟闕。屬預駿犇之列，難遂牢辭之悰。出使者於大門，是則不敢；綴明師於廣廈，益重懷慚。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以虛受人，謹微接下。知臣不忘少時受詩之習，俾在細旃；念臣久立正座自講之隅，又加重席。臣敢不益溫舊業，仰荅殊恩？王庶幾改之，亦欲少行於臣學；政不足間也，所期上格於君心。《庸齋集》卷三。

知婺州謝到任表

躋之奎閣，畀以輔藩。君恩至隆，臣質奚稱。中謝。竊惟寶婺，密拱清都，地望則甚高，天聽則孔邇。上德意易以下達，下疾瘼便於上聞。於茲承流，庶幾行志。臣愚加之拙鈍，濟以迂愚。嘗使直廬，甚乏陸贄、韓愈之詞筆；繼令出守，又愧元結、陽城之政聲。比叨司臬之除，謹體好生之念。然而風裁素乏，霜采莫揚。擬及考以丐閒，誤聽恩而易鎮。踵公卿重臣之選，游義理大儒之鄉。望不及焉，榮亦甚矣。惟是值冰雹之後，困矣黎元；積綾羅之征，殫哉物力。若但以繭絲爲職業，弗知盡芻牧之勤勞，雖能得民財，而不能得其心，豈足爲聖朝之報；欲無負天子，而亦無負所學，必兼爲邦本之思。要於輕重緩急之間，而當抑揚弛張之舉。豈應庸懦，可課循良！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視民如傷，

求士若渴。謂臣碌碌，雖強以趨事赴功之才；察臣孜孜，或能守節用愛人之訓。遂叨選使，仍被趨行。臣祇見編氓，敬宣美化。審先務而爲政，焉敢專俗吏之催科；有餘力則學文，當俾紹先賢之統緒。《庸齋集》卷三。

温州到任謝表

駑伎無堪，力辭詞直；龍光過厚，躡舛輔藩。既見吏民，且宣德意。中謝。伏念臣稟資戇拙，觸事迂疏。從魯兩生，嘗粗窺於樸學；辱漢諸老，廼競譽其能言。遭逢聖時，塵滓翰苑。上有動老癯之實，臣筆弱不善發明；上有服武夫之神，臣思滯莫能寫狀。然且歲縻廩粟，日污班行。實踏地以靡皇，數籲天而求去。過蒙睿簡，更付名麾。自王、謝以來，已號山水佳麗之郡；迨周、程而後，又爲師友淵源之鄉。獨是邇年，大異昔者。閭閻困瘁，幾不聊生；庾帑空虛，殆無以立。使能吏猶爲束手，縱賢者未易承流。豈伊孱庸，乃俾負荷！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推仁養士，以禮使臣。念其殫視草之勞，粗諳宸慮；責以盡求芻之牧，必得民情。迨其臨遣之時，詳以撫摩之訓。臣敢不夙宵竭力，冰蘖持身！對揚天光，扶赤子之氣脉；崇尚風化，植前修之緒餘。《庸齋集》卷三。

權吏部侍郎謝告表

擢從柱史，攝貳吏銓。位實超躋，恩華莫稱。中謝。竊惟西清之秩，實爲邇列之聯。淳熙大儒如張栻、朱熹，積盛名不登茲選；近世宗老若汝談、彥誠，亦皓首方居是官。曾謂么麼，乃叨陵躡。伏念臣迂愚而僻，疏拙且庸。外之無惠養澄清之勞，聲績見謂陸陸；內之乏文墨論議之譽，建明不過平平。已徧歷於兩螭，更峻升於一武。以闐茸尾荷橐之後，以空虛當藻鏡之司。由濁而清，易右而左。矧大化調琴之日，而衆正征彙之辰，固得盡觀天下之豪英，或可助國；獨恨略無胸中之尺度，何以知人？任匪所堪，處尤非據。莫遂循墻之避，益深負乘之慙。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器使時髦，力收名俊。付太宰以八柄詔王之任，既不輕於進退之間；畀常伯以四曹總判之權，又使詳於綜核之際。察臣粗諳武選之事，假臣承乏文部之衡。顧乃責以裁量，不暇計其謫薄。臣莫知報稱，惟竭公忠。守道不如守官，固安敢以廢法；舉善是爲舉類，亦時效於掄材。《庸齋集》卷三。

吏部侍郎謝告表

正從掌銓，君恩過渥；巽函盈篋，臣罪當誅。既黽勉以祇榮，敢稽遲而叙謝？中謝。竊惟辭遜者

臣子之大節，愛護者帝王之至仁。強司馬光入翰林，怒其拜而未受之慢；趣呂公著就學士，至有徐而勿迫之言。此烈祖以厚於士風，而微臣乃遇於今日。伏念臣迂愚自信，鈍拙無奇。非有建明之寸長，久污班列；徒抱忠忱之一片，上對穹蒼。謂明主可與盡言，故在廷數；至妄發偶因丐去，適會得遷。十數揆義以固辭，前後被旨而不允。然物議猶責其當去，在臣心欲受以何繇！金華之控避勤拳，玉音之勸勉諄篤，以至爲選吉日以供職，再遣大璫而傳言。而臣猶恐犯衆多之譏，厥後遂更積遷延之咎。若稽前代，當在禦魑魅之科；獨賴睿慈，每爲霽雷霆之怒。近因臣方叔屢以聖語而催督，遂同臣尤煇三思君命以彷徨。真無地以自容，共牋天而擬拜。期以臆朔，仍丐叢祠。講次復覲於威顏，趣就又厯於宸旨。甚孤始願，何敢終辭！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聖度海涵，皇明日照。察臣悃悞，但欲全禮義之維；容臣徘徊，遂少白羞惡之志。敢食大信，恭被明綸。朝受命而夕飲冰，中懷愧報；詩考槃而人在澗，早冀生成。《庸齋集》卷二。

權工部尚書謝告表

己酉二月二十七日

權從銓貳，攝長起曹。位置頓超，恩榮莫稱。中謝。竊惟工必信度，是惟禮義之時；技亦咸精，足彰綜核之世。能諫苑囿宮室，則可以裨示樸；知備車馬器械，則庶乎佐中興。司存雖號於清閒，事典實關於理亂。使綴常伯，必惟英材。伏念臣見謂庸凡，自信愚拙。僅能守昔人之糟粕，莫悟斲輪；

徒有憂宗國之忠忱，遑思卹緯。再歸班列，久汗高華。一毫無補於朝家，累牘祈聞於里閭。忽膺奎筆，叨假冬卿。在昔太宗之明，以旌大亮之直。曾是乏論思之益，乃遽塵喉舌之聯。帝觀交指於維鵜，自懼殆同於樂鷄。再命而僂，三命而俯，竟不獲以踰垣；昔日受是，今日受非，蓋豈勝其維谷！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宰割萬宇，照臨百官。謂臣學無愧于工師，粗知不負；察臣心勿忘於藝諫，庶幾能言。乃於新元，有此親擢。臣敢不俯堅素履，仰答殊恩！望山巔水涯之賢，不無愧色；在厦下旃上之際，益勉忠規。《庸齋集》卷三。

謝進開國伯加食邑表

上盼祭澤，丕徧羣工；臣進爵封，超躋三等。鼎來殊渥，祇拜明綸。中謝。伏念臣叨守潛藩，奉行寬詔。諭想欽哉之盛，莫預駿奔；猥該湛露之榮，不遺馬走。既七命以就伯，復多邑以增腴。曷惟僥踰，有茲際遇。此蓋恭遇皇帝陛下以仁覆下，歛福錫民。謂多士奉璋，相成祀事；雖爾身在外，亦布邦條。爰錫恩徽，益隆眷遇，于以見聖心之公普，于以示餽惠之周流。臣沐浴生成，糜損報稱。不稼而禾三百，俯愧無功；敬天之休萬年，仰祈懋德。《庸齋集》卷三。

明堂賜劄謝表

中辛舉祀，先甲敷言。一劄宣傳，四方懽動。中謝。恭遇皇帝陛下齊莊有敬，視聽思恭。事父孝，故事天明，聿嚴大報；在宮雖則在廟肅，預戒我將。一哉王心，告於臣下。臣神馳極北，迹滯周南。肇裡迄用有成，阻陪熙典；無競不顯惟德，遙賦烈文。《庸齋集》卷三。

全宋文卷七七七九

趙汝騰 二

內引第一劄

壬子六月三日，以春官夕郎召對。

臣聞明德、新民者，帝王之能事也；止於至善者，明、新之極致也。苟不止於極致，以僅可爲稅駕，則明者復昏，新者復舊。其幸而頻復，猶爲厲也；其不幸而迷復，咎可知矣。皇帝陛下聰明神武，生知法式。蓋自踐阼以來，即垂意於宗社生靈。方其握真德秀手而與之商榷當世，何其清且明也。奈何彌遠恃恩舊之爲相，日夜以仇士良術蠱陛下。賴天之靈，彌遠自斃，陛下昭德塞違之志，於是始形中而發外。端平甲午，乃陛下明德、新民第一機也。不幸清之復以恩舊相，不學無術，無以上佐陛下之末光，而更用彌遠故智，進邪說以蠱陛下。方陛下銳於與士夫更始，彼乃蠱以藏疾匿瑕之說；陛下思保金甌，彼乃蠱以耀武開邊之說；陛下爲天下守藏，彼乃蠱以損下益上之說。三說進，而陛下之明明德者晦矣。所謂新民，當時諸賢莫不悉聘，然德秀、了翁號忠直之尤，乃踰年而後召。迨

其翔集，河洛之師一舉而大敗矣。陛下新民之志，頓爲之消沮。於是嵩之復出理襄、漢，天錫入政事庭，蔣峴據臺諫矣。使陛下不收端平更化之功者，清之誤陛下也。然亦陛下知以明德、新民爲更化，而不知以至善爲止也。其後嵩之以恩舊猶子相，挾勢怙權，公論拂鬱。幸而嵩之以經營起復敗，陛下好善惡惡之衷，於是形於夜半，而白於宇宙間矣。甲辰、乙巳，是又陛下明德、新民第二機也。然以范鍾爲相，首鼠脂韋。繼相游似，僅以人望，不幸值朋奸之鄭杲以說化臺諫爲智術，聚斂之與篋以蠱惑上心爲智術，圖爲凶奸復出之地。執政且多齟齬，經筵又望恩之，清之伺間抵巇，傾攘相印，變白與黑，無所不至。陛下昭昭明明者，又大蝕於是數人之手。一時侍從館學，雖號極天下選，然臺諫給舍未純，何益於作新之治？未幾監督說進，似罷葵出，而清之相矣。使陛下不得收淳祐甲辰、乙巳更化之功，非鍾輩有以誤陛下歟？然亦陛下知以明德、新民爲更化，不知以至善爲止也。清之再相，庸轉而謬，其徒又皆寡廉鮮恥，識慮不遠，更羽翼其惡，至謂之空諸賢、空士類。當是時，凶德參會，賄道盛行。復班華列，率以錢神，秉節持麾，預議價直，突未及黔，相府遣蒼頭奴索逋矣。使清之更無恙，一貪相扇，中外放效，黎元何辜？宗社事可知矣。賴其自斃牖下，是又天錫陛下以明德、新民第三機也。陛下所當痛自悔艾，改過遷善，百倍於端平甲午、淳祐乙巳可也，世道庶乎可以救藥。聞之道塗，深有未然。元載之污，何止椒斛！今縱未能少抑，以爲萬世宰相之戒，奈何從而表章，錫以美謚？是昭昭然揭其惡於天下，後世不愈播元載之醜乎？李綱、汝愚血忱衛社，得謚忠定，彼亦謚忠定，何以慰綱、汝愚地下乎？宇文士及初謚恭，後謚謬，唐太宗猶能出此，謂陛下不能乎？無怪乎或

者議陛下之明德有所好樂，不得其正也。李義府之殘，見謂人猫；縱未能少施行，以爲萬世臺諫之戒，奈何至出內批以爲之地？端平李知孝、梁成大逐，淳祐劉晉之、王瓚逐，皆無所斬，何至於今獨難之乎？猶之可也，奈何繳駁之臣朝有所奏，暮乃與之同出？唐高宗惡王義方劾李義府，遂出義方，聖明之主何至效尤此舉乎？無怪乎或者議陛下之明德有所忿懣，不得其正也。王鉞之惡，斂怨基危，今縱未能少懲，以爲萬世盜臣之戒，何至御筆爲之止臺牒？夫臺諫之糾官邪，使君子耶，色斯舉矣，無待於評，何暇於牒；使小人耶，營護甚至，麾不得去，僅賴有牒。若止臺牒，則臺諫自此無尺寸權矣。或謂陛下爲端人正士計，夫果爲端人正士，但當擇臺諫，不當止臺牒。得非不能不私繫興利之鉞耶？漢武帝噬臍桑、孔之用，乃使痛改「一」，拳拳富民侯之封。武帝猶知出此，孰謂陛下不能乎？無怪乎或者得以議陛下之明德，未能以義爲利也。是三者皆陛下明德之大者，晦蝕若此，是必有先入之說衡陛下之心矣。獨有元日之除，諸賢盡起，人無異辭，庶幾有意於新民者。然是日同除尚多公論指目之人，牛驥同皂，薰蕕同器，得無以皇極並用君子小人之說誤陛下歟！中外皆曰弓旌雖召於英彥，太阿猶寄於庸人，有當任言責，不使任言責，有當任封繳，不使任封繳。近者六十之除，出於同日，人又稱善。然英奇方正，可但寘之少蓬潛郎耶？惜布置之未當也。又况京、檜雖斃，而京、檜之黨猶在列。公論惡垓、榮，而與垓、榮相左右者在君側；公論惡鈞、震，而與鈞、震濟惡者方嚮用。操元祐之舟，未免熙、豐之烝徒，慕慶曆之治，乃習靖國之矩矱，甚無謂也。豈陛下之明德，於賢未必真好，於惡未必真惡歟？自端平來，凡三更化，未有若今茲之駁雜晦昧爲甚。陛下儲神蠖濩，燕居深

念，亦嘗知機括所在乎？拳拳恩舊之心太重，私繫羣小之心未忘。陛下回思二十二年恩舊之臣相踵爲相，陛下正恃彼以爲腹心，不知其誤國事特甚。拳拳恩舊之念，亦可以息矣。回思前後奸諛之臣傷善害賢，自取高官要職，何益於陛下，而深損於聖德。興利之臣移東就西，順適宮禁，自遂谿壑無厭之欲，何益於陛下，而深戕於國脉。則陛下私係羣小之心，可以息矣。自念其始，赫然發憤，大昭明德，自遠聲利始；以作新民，自用忠賢始。明之而又明，理慾之界定；新之而又新，邪枉之塞除。必至於至善而後止，何患乎朝綱不肅，國維不張，吏治不舉？兵弱而召侮者可強，民貧而思亂者可弭。可以固人心，可以永天命，可以復慶曆、嘉祐之治。所謂「休復之仁」是也。不然，無明、新之實，以義爲表，以利爲裏，以理爲賓，以欲爲主，以名召君子，以實用小人，但取一二施行，以爲更化之塞責，是所謂「迷復之咎」也，尚何至善之爲勉！臣竊爲宗社生靈危之。臣衰老多病，憂患仍年，雖有畎畝愛君之心，而無驅馳當世之想。忽逢改紀元旦，親擢肺腑末屬，義難固避。不遠二千里，扶曳爲宗社一來，陳瀝悃款，以告陛下。幸陛下垂聽臣言，力扶世道，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遂朝野惟新之望，臣歸卧林泉無憾矣。取進止。《庸齋集》卷四。

〔二〕乃使痛改。此句疑有脫誤。

內引第二劄

臣觀清之用事，羣枉蟠結，衆賢悉空。《剝》之「碩果不食」，時則有臣方叔；《復》之「朋來無咎」，時則有臣潛。清之既斃，凶奸睥睨台鼎，中外凜然有再相皇甫鏘之懼。制麻剔庭，付以一儒，遠近懽呼，皆曰改元載之污，興起治功者，必二儒也。側聽累月，殊未有以愜快人意。道塗傳聞，謂陛下春秋高明，習天下事，斷必然中出，建明不專采丞相，吏必欲自除，啓擬不專聽丞相，奎筆內批，絡繹至中書堂，宰相但奉行文書爾。臣以爲果如所聞，陛下誤矣。臣知陛下出此也，懲積年恩舊諸臣之誤國，既不能收之於前，而欲收之於後也。悔恩舊之不可制，而意儒臣之可制也，而不知元首捨股肱無獨運之理。三公充位，建武之失政；兼行將相，太宗之失言。若事必欲由中，則是失君人之要，掣輔相之肘，開便嬖私謁之門，韋處厚所謂「何名執政」是也。是無益於懲疇曩之誤，而愈開後日之大失也。傳聞道塗，二相近因細故，微有芥蒂。果如所聞，丞相誤矣。今諸賢畢集，全賴大臣協和，小人不得以乘間，則君子可安。呂大防、劉摯吏額之爭至微也，而楊畏乘之而入，遂致黨禍。唐史稱房玄齡、如晦持衆美而效之君，必首書曰「二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嗚呼，厥旨微哉！今二揆素號氣同志合也，奈何以一議論區處之不同，而微生間隙乎？意有小人往來出沒其間耶？常袞不悅楊綰之建明，趙憬不悅陸贄之裁決，此庸常之見也，而謂二揆爲之乎？范仲淹、韓琦、

富弼於上前未嘗不爭辨，下殿不失和氣，此二揆之所當法也。今天下事可寒心者多，而最大者三。吾君有堯之明，而前後共、鯨之臣更出而蔽障之，使清明晦蝕，故施行駁雜，私謁往往因之。今大臣當以李沆之事真宗者事陛下，有大事必力陳得失，如但道「沆以爲不可」之類。國本者，天下安危治亂之所係。資善久建，而名位未正，忠臣義士不無夙夜慙不恤緯之憂。今大臣當以韓琦之贊仁皇者贊陛下，如琦答司馬光曰「敢不盡力」是也。小人固無可耘絕之理，而界分不可太嚴。今章惇、蔡確雖去，而日夜與忠賢對壘，況張璪之徒尚又居中。大臣當以司馬光之在元祐者爲法，如光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是也。此今日之大綱目，其他可以次第舉矣。若吾君之嚮善，與諸賢之盡職，在力行好事，翊成盛治。使君都顯代，臣荷美名，民生漸見阜康之世，豈不盛哉。區區一時之異同，豈足以芥蒂而猶未平耶？今天下蠱壞於清之極矣，以元亨治蠱在陛下，佐陛下幹蠱用譽在大臣。陛下操綱責成，大臣和衷共政，天下事尚可爲也。惟陛下與大臣留意。取進止。

〔貼黃〕臣觀今日諸賢畢致，其間可爲慶曆四諫者有數人焉。頃臣嘗薦八士，又今薦六士是也。至若徐霖，又超越流輩。霖道德風操，海內皆知，豈待臣言。然臣察其才具，頗與范仲淹相上下，望陛下即栽培而用之。至若留夢炎抱負涵養植立，亦亞於霖者也，豈但爲臺諫經幄人物，亦望陛下拔試之。伏乞睿照。

〔又貼黃〕臣道過衢州，江山管下細民艱食，一夫大呼，而大户閉逃，小户奔竄，凜凜然如利兵之在頸，鎮安都尤甚。近畿之地，此景何可見？臣竊以爲民饑則思亂，固已言之守臣矣。衢與信

鄰，聞信管下尤甚。此去食新尚多日，而浙西米狼戾，朝廷何惜，不損數萬石粟，以救兩郡管下之饑羸哉？伏乞睿慈施行，幸甚。《庸齋集》卷四。

繳趙以夫不當爲史館修撰事奏

右臣伏准中書門下省錄黃，五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尤煇兼秘書監、高斯得兼直史館、牟子才兼史館檢討、李獻可兼史館校勘。臣觀煇、斯得、子才三人，皆儒雅有詞筆，獻可家有史學，亦無可議。惟史館之長端明趙以夫人品庸凡，寡廉鮮恥，心術回邪，爲鬼爲蜮。凡善類空於陳垓之手者，皆半與焉，王伯大、盧壯父特其一二也。鄭清之以雅故，欲開其殊渥，遂以進史屬之以夫。四海傳笑，謂其進《易》尚且代筆，而可進史乎？其後聞其爲史館長，人又笑曰：「是昔日以代筆進《易》之以夫也！」及更化後，領史館如故，人又笑曰：「是又即昔日以代筆進史之以夫也！」夫史，天下萬世公是非之筆，韓愈猶不敢當，而以夫不學不文，凡有奏陳，輒求假手，乃敢冒然當之。豈獨萬口傳笑，臣入國門，見諸賢之議藉藉，執政徐清叟問臣，臣不敢答。其後諸賢又言之，或謂其不識文義，於舊作擅加改竄；或謂其作南渡以前史，妄通貫爲一，曾鞏、洪邁猶不敢，而以夫乃冒然率屬爲之，人有不祥之議。臣乍到，不得而詳知其是與否。但以其心事回譎，天下號爲奸魁，又素無文學，何至敢擅秉史筆乎？臣與之薄有葭莩，本不欲言，見公論藉藉之甚，又思奸回不去，梗陛下之更

化，臣不言，一罪也。祖宗國朝史，豈可使不識文義之人擅加塗竄？祖宗在上，未必不震怒，臣不言，二罪也。其他官皆可使無文學人爲之，史乃詔萬世公是非，而可使動求假手之人爲之？人言藉藉，謂自古無求代筆之司馬遷。此豈可以傳天下，聞外域，示萬世？臣而不言，三罪也。揣度以夫之意無他，不過昂首望執政恩例耳，藉此爲他日名色，非材取誚，不知辱國辱祖宗爲甚。欲望皇帝陛下赫然威斷，畀以夫名藩，權以史事屬之尤煇爲之長，固能成大典，亦可免天下後世笑。伏望聖慈亟賜施行，宗社幸甚，公道幸甚！《庸齋集》卷四。

玉音勉諭入門回奏

右臣恭準樞密都承旨陳力修傳道玉音，勉諭臣入國門就職。仰佩聖眷，至於感泣。惟是臣嘗論諫議葉大有，以此妨嫌，未敢供職。伏望聖慈矜軫，特畀祠廩，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庸齋集》卷四。

辭免復職與宮觀奏狀

臣今月十八日恭準尚書省劄子，十一月二十日三省同奉聖旨，趙汝騰、陳愷、楊棟、黃師雍、吳子良並復職與宮觀者。臣竊以蒙上殊恩，畀臣祠廩，恍然簡記，及於衰陳。伏念臣屬籍孤生，愚忠自

信。但竭血忱而徇國，有諍無欺；不知機穽之臨身，濱危弗悟。積罪條之莫數，果吏議之難逃。仰藉皇明，得歸里閭，混迹漁樵之際，息影山林之深。痛省往愆，絕念竊食。豈謂天函而地育，頓令陽復以回春。靖惟揆分過盈，何敢無功受祿！冒祇寵數，是速顛隳。伏望皇帝陛下曲軫微蹤，亟收渙號，俾仍窶賤之素守，實荷扶持之至仁。所有上件恩命，臣未敢祇受。《庸齋集》卷四。

再辭免除寶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恩命奏狀

臣昨具奏辭免復職與宮觀恩命事，正月二十五日恭被詔書，所辭宜不允。又於三月十七日準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正月十一日奉聖旨，趙汝騰除寶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任便居住者。臣洊瀝赤忱，仰干淵聽。伏念臣頃塵華綴，坐觸煩言。自離脩門，未嘗有隻字之入；雖在農畝，不敢替一念之忠。方痛勉于省修，忽上形於簡記。亟陳避牘，旋拜褒綸。赦其曩時妄發之狂，嘉其中心樂告之實。超畀職名於寶學，趣祇祠稍於殊庭。固知聖主優賢尚德之恩，責於鶩朽；惟是愚臣負罪積愆之跡，益以凌兢。况兼頭童齒豁之衰，不勝福過災生之懼。用忘再瀆，祈免新榮。伏望皇帝陛下亮臣之衷，愛臣以德，亟寢已班之渙渥，庶安屢空之間蹤。所有前件恩命，臣未敢祇受。《庸齋集》卷四。

三辭免除寶章閣學士恩命奏狀

臣昨再具奏辭免恭奉聖旨除寶章閣學士、提學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恩命〔一〕。五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聞予祠者繼粟之隆恩，加職者優賢之令典，茲其避就之維谷，必也辭受之得宜。伏念臣初無他腸，粗罄愚臆。國人以為可舍，當宁獨謂不然。包容掩覆者三期，拔試牽復於一旦。蓋列祖家法，扶植能言，吾皇聖明，務憐遺老。佚以珍臺之散，躋之學士之真。臣罪當誅，豈應得此；君仁善養，何可違乎。况優閒得以祝釐，遂免拜除庭之秩；然空疏慚於顧問，其敢陪邃閣之聯？昔朱熹去國以投閒，葉適奉祠而終老，一則僅畀待制，一則姑置寶謨。不應屬籍之晚生，乃軼前脩之茂渥。踰榮為懼，三瀆而祈。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忠忱，劑臣分量，特放宸旨，亟寢職名。上以昭出令之公，下以免貪榮之誚。此生畎畝，永戴乾坤。祠命降，已一面擇日祇受，所有新除寶章閣學士恩命，欲望聖慈特賜寢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庸齋集》卷四。

〔一〕提學：當是「提舉」之誤。

四辭免除寶章閣學士恩命奏狀

臣六月十一日祇拜恩命，望闕謝恩訖。所有寶章閣學士恩命，臣已三具奏辭免。七月二十日，恭被省劄，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者。臣謹昧萬死，僭殫一忱。伏念臣文采不過尋常，問學亦惟沿襲。得歸故里，分甘畎畝之終投；念咎杜門，但冀桑榆之寡過。聖世揜瑕而匿垢，皇恩畀職以予祠。莫遂循墻，既拜殊庭之渥；自知負乘，難勝寶閣之除。惟有籲天，祇收成渙。緣臣頃攝工書而在列，今躡學士而爲真，政使鴻儒，尤當力遜，況如謫職，其敢冒居？在昔朱熹，亦有舊比；除秘撰主太乙，則受太乙而力避秘撰之命；授待制祠鴻慶，則拜鴻慶而乞寢待制之名。其在當時，皆從所請，或改秘撰而仍寶文之直，或收待制而頒秘撰之稱。此愚臣援是以力辭，冀陛下念之而寢免。或命改畀其次，則臣祇受而安。真切陳情，恭竢報可。所有寶章閣學士恩命，欲望聖慈亟賜寢免，或畀以次職名。臣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庸齋集》卷四。

五辭免寶章閣學士恩命奏狀

臣近四具奏辭免寶章學士恩命，恭準省劄，八月十四日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者。臣輒冒刑誅，晉據悃悞。伏念臣於杜門循省之際，叨自天拔拭之恩。奉祠仙聖之庭，已爲徼幸；聖名奎壁之次，覺甚超踰。又况直學士之除，未有權尚書而得。洪遵以翰長去國，高宗特旨，而但直徽猷；黃度以吏侍補州，寧皇殊遇，而僅除集撰。則今異數，豈臣宜蒙？非不知上體眷懷，奉丁寧而亟受；然未免周思分義，覺愧赧以難勝。若云成渙之已頒，則有先朝之舊憲。兩狗朱熹所陳改職之請，一昭聖時毋嫌反汗之公。蓋許其辭尊居卑，則受者既安且吉。伏望皇帝陛下矜憐衰朽，保全蠢愚，察臣非苦避於職名，念臣實難超於寶閣，特出睿旨，收還誤恩，使逃負乘之譏，實荷生成之造。所有前件恩命，臣不敢祇受。

〔貼黃〕臣準吏部降到寶章閣學士一道，臣不敢祇受，已寄留福州軍資庫，伏乞睿照。《庸齋集》卷四。

六辭免除寶章閣學士恩命奏狀

臣伏準省劄，以臣五辭免除寶章閣學士恩命，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籲天德邈，跼地忱祈。惟職名之有崇有卑，皆以示勸於羣下；若寵數之或辭或受，必思勿玷於四維。臣光非不被神祖之知，乃六避副使之命；臣熹非不蒙寧皇之眷，亦六遜待制之除。在先朝尚多有之，則舊貫皆可覆也。如臣極陋，取數過盈。頃焉俾若予工，姑攝常伯；今也徑躋實閣，是正文昌。豈應省愆念

咎之蹤，沐轉假爲真之擢？淵升之膝，陛下欲借以光華；谷遷而喬，微臣增益於危懼。非效沽激而飾辭遜，正以全羞惡而逃震凌。控免一期，豈臣得已；犯顏六奏，冀上垂憐。伏望皇帝陛下特諭公朝，改畀雜學，命朝下而臣夕可拜，上予當而臣受爲榮。真九殞之莫酬，昧萬死而復請。所有前件恩命，不敢祇受。《庸齋集》卷四。

進周禮訂義奏狀

淳祐二年十二月

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温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趙汝騰。右臣汝騰恭準秘省公移，索臣所領樂清縣管下士人王與之《周禮訂義》以俟聖覽。臣即命工匠就其家印、寫貳本繳納訖。臣竊詳諸經訓解，皆有先儒折衷彙集成書，獨二《禮》闕，《周禮》又不幸遭王安石不善用以禍天下，學者望而疑之。雖程顥、頤、張載三先生尊信此書，僅有緒言見於語錄。近世大儒朱熹辨明甚至，皆有意表章之，然亦未嘗作爲訓義，以行于世。與之以山澤臞儒，乃能編營天下前後儒先講解，或一說之精，或一義之當，蒐獵無遺，間亦自附己見，剖析微眇，是非審確，故參預真德秀擊節是書，爲之序。德秀歿，與之益加意刪繁取要，由博得約，今其書益精粹無疵矣。上可以裨聖明之治，下可以釋學者之惑，有功於六典甚多，縉紳韋布爭欲得之。與之刊於家，臣嘗識其人。近來假守，益得之於旦評，履踐無玷，節守不渝，皓首著書數種，《周官》特其一也，真經明行修之士。臣職在師帥，每欲薦之於朝，適會

秘省取其著書，臣用敢以姓名聞。欲望聖旨下秘省，索與之《訂義》，以備乙夜之觀，仍少加旌異，以風厲天下學者，幸甚。謹錄奏聞，伏候敕旨。淳祐二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温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趙汝騰奏。《東巖周禮訂義》卷首，通志堂經解本。

明堂禮成賀牋

欽柴宗祈，聿嚴美報。承德合敬，克贊熙成。二神迎釐，萬國稱慶。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柔嘉維則，塞淵秉心。肅肅雝雝，助王假有家之治；洞洞屬屬，佐聖能饗帝之忱。禮畢清壇，恩盼率土。臣猥叨虎竹，阻效駿奔。詠《我將》之詩，遙稱伊嘏；賡《思齊》之《雅》，敬頌徽音。《庸齋集》卷四。

皇太子冠禮成賀牋

元子勝衣，肇封王社；新陽備服，盡敬阼階。慶溢宮闈，歡傳海宇。中賀。恭惟皇后殿下《關雎》閒靜之德，《鴈鳩》均一之心。佐王假於有家，在中饋吉；受子拜於北面，陳三醮辭。臣猥任竹符，阻趨班列。不圖壽春之冠禮，復見於今；遙贊渭涘之母儀，可通於古。《庸齋集》卷四。

皇子進封忠王賀牋

聖主訂謨，以燕翼子；宗藩令望，而爵爲王。茅土增輝，椒塗錫慶。中賀。恭惟皇后殿下秉心均一，制行柔嘉。推《樛木》逮下之仁，宮庭歸美；佐豐水貽謀之烈，社稷蒙休。至哉坤元，成此震器。臣猥以屬籍，獲玷承流。望司空披地之圖，喜聆冊命；歌《大明》覩天之《雅》，遙頌徽音。《庸齋集》卷四。

再辭免除寶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恩命申省劄子

右某昨控免章，仰回淵聽。更蒙溫詔，曲賜褒嘉。某何足以上稱？某非不能上體聖意，勉拜新渥。緣給舍之職與臺諫同，不得其言則當去，不得其職則當去。某駁葉大有言既不行，職又它徙，此某之當去也。某在山林，無意一出，元旦新擢，畀某瑣闥。某躍然而起曰：「此君子小人進退之關也，吾皇有意於使天下平治歟，是不可不一出，以佐明聖舉直錯枉之舉。」供職兩月，凡所論駁，不敢捨豺問狸，亦不敢近名避怨，審安危治亂之所大係，然後言焉。諫行言聽，天下方誦聖德，今忽駁諫議葉大有不行，徙某翰苑，是收某封駁之權，使某不得復言大有，此某之當去也。某非悻悻者，每

論人必平實。今某與大有無兩立之理，出晝不敢窮日力而去，正欲望聖主之亟改。今大有自若，某則當去，而可拜命乎？洊具免牘，如蒙朝廷得賜敷奏，且畀臣祠祿，待年歲間用某未晚。所有恩命，某未敢祇受，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庸齋集》卷四。

三辭免申省劄子

右某近再具狀辭免新除翰林學士兼知制誥、時暫兼吏部尚書恩命。伏准省劄，備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今日入門供職。某三瀝血忱，仰干淵聽。伏念某謏庸無取，過蒙陛下殊知渥眷，閱其封駁之勞，佚以詞苑之職，寵以吏書之貴，聖恩天大，某何以酬！屬以言既不行，職又它徙，所以出國門俟命。蒙聖主霽威體察，而溫詔光華，奎筆焜燿，都曹仍日而宣天旨，詞臣乘夜而導玉音，凡所以輝賁某者至矣，某何敢不亟祇職守？然足既出關，義難再入；疏嘗指佞，勢不容留。欲望朝廷詳與敷陳，早畀祠廩，免其濡滯江臯，實拜乾坤之造。所有恩命，某不敢祇受，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庸

四辭免閣職申省狀

某伏讀劄命，不勝感懼。惟是揆義弗安，拜恩未敢，謹已四具奏，乞回天聽。伏念某頃者在列，只是攝工書；今於杜門念咎之中，乃忽畀其學士之職，超躐太甚。兼非才而授，何以塞公論；踰分而得，實足招譴咎。昔朱熹嘗兩力辭職名，當時皆蒙從請，辭秘撰則改直寶文閣，辭待制則改畀秘閣修撰。是皆前修，厥有成比。今某所陳，匪爲矯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亟寢職名，或改畀次，使某受之而安，爲幸莫大。《庸齋集》卷四。

五辭免閣職申省狀

某伏讀劄命，不勝震懼。非不知上體公朝盛意，黽勉祇受；實緣先朝舊比，未有權尚書得真學士者。洪遵以翰長去國，高宗特旨除直學士，後只除徽猷閣直學士。某頓攝工書，甫及四月，以罪而去。雖涉三期，然理舊班，非正文昌，不應閣職得真學士。若曰成命已頒，不容反汗，然昔者先朝，兩從朱熹改職名之請。用是昧死謹五具奏辭外，欲望朝廷特賜敷陳，收還恩數，或改畀雜學士，使某受之無躐等貪榮之誚，不勝萬幸。《庸齋集》卷四。

生前乞養判

身在養子，戶絕立繼，事體條法，迥然不同。丁一之無子，生前抱養王安之子爲後，年未三歲，正合條法。歿後，弟用之欲以己子爲一之後。一之生前抱養，與親生同，而一之既自有子，用之不得干預，再詞懲斷。《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

答趙夔書

大丞相高風立懦，力疏辭榮。昔司馬公固遜密府，近崔清獻苦却宰席，書之史冊，并公而三，甚盛休。《齊東野語》卷一八。

全宋文卷七七八〇

趙汝騰 三

內制序

國朝故事，無宗姓入翰苑者，惟大本以宏詞，南塘以甲科。予離場屋遲，素不習制誥之文，誤爲諸老見獎，遂踵南塘給札。李公太史心傳開史館，辟予同劉公漢弼、徐公元杰爲屬。予周旋中秘兩期，史館一期，忽除常丞兼表郎。李公謂予曰：「故事，爲表郎則當兼詞翰之秩。」予方遜謝，忽史院吏以除目示予，兼翰林權直，乃力援非宏詞、甲科不當入。辭不獲，遂就秩。其後史丞相嵩之解督府歸相位轉官，適予當草制。直筆無假借，有箴砭。嵩之大不悅，力辭三官，不拜制。予自是亦乞外者屢，而不獲。又其後，以廷試多士宣予，已至東華門，有旨改高翰長。京師喧傳史丞相故爲是也，或謂恐發策太直。予以是乞去，得請，守永嘉。自己亥秋至辛丑夏，凡歷三期，中間獨當草制一期有半，得制詔等文四百餘首。然予每謂北門之職，非但尚詞藻記問而已，人主心術係焉。故予於正邪是非之間，每因詞令而爲上別白言之，率以是取忤于人。然不得罪于天下公論者，則亦以是也。因猶子

崇烟刊于家塾，遂序而授之。《庸齋集》卷五。

外制序

淳祐甲辰，上逐嵩之，相范鍾及杜公範，改紀庶政。明年乙巳，程公公許、徐公元杰相對爲中書，號爲得人。繼而徐公歿，朝野嗟痛。以起居舍人召余于婺州，兼中書。造闕，會程公于絲綸閣下。程公俾余書上房，余遜不肯受，只書下房。故自乙巳至己酉凡五年，皆只書下房。惟丁未春，應繇同知貢舉，堂劄、上房，兼俾予書。是時，李公韶以病力丐去，又劄余兼翰苑撰述。一時内外制、上下房文字，皆予視草，亦儒生榮遇也。然予獨喜以書下房，遂得行周元公、程純公、正公兄弟、張橫渠四先生封伯告詞，非幸歟。又下房大率行謫詞，予未嘗敢沒人之善，雖不匿瑕，亦不揜瑜。間有謫非其罪，而行詞亦皆不沒其實。如莫子文不肯任括田劾去、常挺以齋宮卒闕降秩是也。又有詞頭雖隸上房，而公論藉藉，不得不采爲上言者，如疏鄭寀、別之傑是也。又有吏議貶其人非當，留黃不書而施行，遂爲之格，如止王三俊之貶之類是也。又有直聲爲當世所稱者，吏議逐之，公議汹汹，既留黃，又爲之奏于上，申于都省，如救李公伯玉諸賢是也。大抵皆視公議如何耳，予何心哉。通計上下房制詞凡若干首，福建刑使胡公，予舊奉常同寅友也，請外制藁刊于臺治，遂序其本末而遺之。《庸

蔡覺軒模論語集疏序

聖賢不作，而千萬世得以求其心者，賴有書耳。是以更闡互繹，不害其爲愈精而愈密。《魯論》，師友答問書也，善待問者，是書具矣。更秦火不亡，漢、魏諸儒訓詁備至。厥後邢昺疏之，然皆僅得於名物度數之間。迨我朝，舂陵夫子獨得道之大原，以倡二程。二程、張橫渠三夫子繼和之，尹、謝、游、侯、呂諸人又和之。是書各皆有訓詁，義理粲如也。至紫陽朱文公《集註》出，而始集大成矣。前有《集義》，後有《或問》，文公意未已也。至《集註》，則暮年更定之書，蓋其宗主程、張及三先生之門人，奇詞奧旨，靡不畢備。間有網羅漢、魏，旁及蘇文忠昆仲、范太史及南渡以來先儒，一字一義之精，亦皆在所不遺。嗟夫，何其粹也！學者玩索而實踐之可也。文公歿二十餘年，其門人高弟皆不敢有所發明。厥後勉齋文肅黃公授學者於華峰之上，始著爲《通釋》。近建安覺軒蔡君模又著爲《集疏》。二書出，愈精愈密矣。勉齋親炙文公之久，教學相長，《集注》因之而更定多矣。《通釋》大抵發明文公更定之意也。覺軒則其先大父西山與諸父九峰、節齋，皆嘗從文公遊，而身又及事焉，淵源厚而濡染深，生雖晚而聞最多。故《集疏》雖間以己意，然皆采文公語錄與文集及《延平問答》，勉齋、節齋之說。近時真西山諸人其說苟有合於文公者，亦間取其一二。《通釋》則峻潔而篤實，《集疏》則沉潛而縝密，大抵作而未離於述也，皆所以羽翼文公《集註》之書也。予聞覺軒學行，

嘗數數爲上言之。覺軒歿，其子湛然文學彬彬，訪予於建陽道旁，及抱其遺書，直至三山而請序於予，《魯論集疏》其一也。且曰先人將瞑目，猶拳拳於「逝者如斯乎」之一章。予曰：「是非斃而後已者乎？」故樂爲之序。《庸齋集》卷五。

蔡模易集義序

易之爲言，在太極先。羲、文作，周公、孔子述，凡更四聖人矣。其爲書也廣大悉備，豈直象辭變占而已哉。《左氏》載《易》占法，特其一耳。蓋《易》可施於卜，而非專主於卜也。善言《易》者莫邃於濂溪；善傳《易》者莫精於伊川。《通書》曰：「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又曰：「思者聖功之本，吉凶之機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幾其神乎。」又曰：「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濂溪之旨，伊川得之，即陰陽屈伸往來闔闢之妙，衍而推之於人事，舉錯酬酢之間，擬議變化之際，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四聖人之蘊，具於是矣。當是時，書出而門人有泄天機之語。伊川自謂止七分，蓋謙辭也。朱文公因公用享於天子田，獲三品等辭，遂有《本義》之作，曰某彖占當如是，某爻占當如是。近世學者遂一切以卜筮視《易》，而不知文公預憂之矣。其《原象》曰：「程演周經，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其《警學篇》曰：「在昔程氏，

繼周紹孔，粵指宏綱，星陳極拱。」其推程氏之《易》極矣，其訓學者至矣，豈專以卜筮言哉？文公之高弟蔡西山尤通於《易》，嘗授其子節齋，節齋授其猶子覺軒，今覺軒《集義》所載是也。《集義》宗主程、朱、楊、呂，參之家學，間又附以己見，於《困》卦言小人之困君子，適足以自困；釋《艮》卦彖辭之止爲閑邪，釋爻辭之止爲聖人之止，是皆儒先之所未發。大抵發明義理，不專主占筮也。魯國男子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若覺軒者，可謂善學文公者。覺軒之子湛然曰：「是書先君猶未脫藁。」予曰：「義理其有窮乎？天假覺軒數年，其書又不止於此矣。」湛然將刊而傳之，俾予附名篇端，不得而辭也。《庸齋集》卷五。

周禮訂義後序

嘉熙元年夏

東巖王君次點彙《周禮》數十家說，衷以己見，爲《訂義》若干卷。真文忠公既序之矣，又拳拳俾予贅卷後。辭十數不獲，將行，束擔弛日以竢予文，遂勉爲之言。《周禮》一書，先儒疑信相半，橫渠氏最尊敬之，五峰氏最擯抑之。二說交馳，學者幽冥而罔知所從。嘗平心思之，《周禮》真周公書，《漢志》所謂《周官》六篇是也。獨不幸有三可憾，在成周未能爲成書，在後世不得爲全書，此予每深致其惋惜嗟嘆之意。何以的知爲周公書？是書之首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此言宅洛建官之旨。「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

國。「大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此演而伸其旨也。洛，天下之中地；六官，太平之盛典。以中地行盛典，此周公佐成王宅洛之本心。《周書·召誥》曰：「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中乂。」《洛誥》亦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此周公之心也。又《書》周官載六卿，自家宰至司空，雖不條陳設屬，亦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旨與六典合。所以的知爲周公書。然向使周公得輔成王於洛邑，推行其六典，事制曲防之間，文理密察之際，必猶有所改定，庶幾爲成書，以詔後世。惜也洛宅未及遷，六典有書未嘗行，可憾一也。仲尼，慕周公者也，「從周」之歎，發於閒居。使得遂其爲東周之志，六典必見於推行，討論潤色，益至於大成。備周公之未備者，不在仲尼乎！橫渠氏謂仲尼繼周，損益可知是也。惜明王不興，天下莫能宗之，「不復夢周」之歎方形，而天復不憚遺矣，可憾二也。秦火後，經籍多殘失，禮書爲甚。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始得《周官》於民間，比《詩》、《書》最晚出，故武帝詔有「禮壞」之歎。顏師古謂亡其《冬官》，補以《考工記》。有所亡，有所補，非全書也。此伊川氏所謂《禮》經多出於掇拾煨燼之餘，安得句爲之解是也，可憾三也。有三可憾，則是書之存於天下後世，固足以見周公爲萬世開太平之大旨，然前之既未爲成書，後之又不得爲全書，則不能不使萬世而下，抱不得見周公經制大成之深恨。先儒乃盡歸咎於劉歆，以爲勦入私說，迎合賊莽，不亦甚乎。次點研精覃思十餘年而《訂義》成，顯幽闡微，商是確非，其有發先儒所未發者多矣。至其釋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歿，而成王不果遷，規摹不獲究，《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諸儒不能辨，而補以《考工記》，則尤有見於是書本末之端的，故予特

表出之。嘉熙丁酉夏中伏日，古汴趙汝騰茂實序于卷末。《周禮訂義》卷末。又見《經義考》卷一二四，《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二三八，《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九，民國《樂清縣志》卷一一。

煤埜集序

淳祐九年四月

士君子有正主庇民之學，不幸當其時之所難，積誠所感，既足以回事勢於危疑，壬鋒深忌，乃竟殞其身於非命。漢之蕭望之、李固、杜喬，近日之煤埜是也。望之以身捍恭、顯，固、喬以身捍梁冀，煤埜以身捍權臣，或誤下廷尉死，或同日以獄死，或以非病死，其死一也。獄死者蓋甚明，而非病死者至今未得明，其尤可悲也夫。煤埜蚤從朱文公先生之門人陳君文蔚游，又嘗取正於真文忠公，其學固已知大標本，而心事真切，禍福利害有所不入，又其所素長也。故自其對大廷，已純正不雜；而其後入告，又皆忠寔無隱，學者稱之。淳祐甲辰，適值權臣起復，六館之士譁然言於天子之廷，天子疑焉。公以二疏入對經幄，明白懇到，上當帝心，自是靡言不聽，權臣奪起復，而杜立齋相、游克齋召矣。當是時，朝廷清明，衆正來會，公論爲之大快。臣知有忠，子知有孝，士大夫知有邪正。上之嚮公意日甚，而身遂危矣。公年事未衰，頤養無玷，一旦遽罹于死，中外震驚。行道之人莫不愀然以疑，廟堂部寺監百執事皆爲之寢會輟食。嗟夫，孰不有死，公之死亦異矣哉！當時朝廷詔獄，而儉壬身任折獄之責，其事竟不得而明。至今累年矣，忠臣義士未嘗一日不冤之，追論往事，至有爲之泣

下者。近廷紳狂佞之夫，忽唱異論，謂公死實暍死，且誣公以羽翼權臣，曲學阿世，而破千萬載公議之是非。其疏一出，萬口唾斥，於公何傷？而其人亡忌憚乃至於是，重爲世道歎也！公之子直諒、直方，文學氣節克肖厥父，以公遺文求請序。余讀之盡卷，其正大如望之，其忠切如喬、固，而其歿又皆可憫，故併論之。淳祐己酉夏四月壬寅朔，浚儀趙汝騰序。《楳埜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甯宋樓藏書志》卷九〇。

妙絕古今序

寶祐五年三月

伯紀負奇材，游諸公間，秘監柴公敬其行，西山真公取其學，南塘趙公寄其文。昔余爲江東憲，公餘屈致館舍，論辯終日，因得是編，皆諸老之緒言也。銖兩之必較，毫髮之不差，軼梁統之《選》而過之精矣。雖然，言之精者道之寄，六經其元氣也，學者又當疊疊，毋但求言語句讀之工而已。寶祐丁巳三月，紫霞老人題。《妙絕古今》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甯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四。

經筵講義跋

主一周君錫既刊予《鼇峰講義》于家，又索予頃在經筵日講《說命》至《旅獒》十三篇并刊。主

一爲考亭、勉齋之學者也，故于義理之文拳拳然如此，而予不足以稱。然其請之力，而不得以辭，遂發篋以授之。《庸齋集》卷五。

徐徑坂銘棓徐侍郎墓跋

徑坂銘文，周情孔思，如麗日信星，垂之萬世粲如也。書體崛奇勁拔，追仙聖而侔造化，可以慰棓堊九原之魂矣。《庸齋集》卷五。

陳帥參南一奏疏跋

呂成公館職策議論精當，文采英贍，學者所膾炙。而朱文公獨謂不然，以其不及時事也。蓋成公主優游和平，文公主慷慨激烈。參議陳著郎奏疏，醇厚正大，不爲剗拂嬰觸之論，大抵自本原上發，豈其見有合於成公耶？抑有所待而後如文公之論耶？著郎耆年宿德，而問學方如川至，未可涯。其語嘿皆不苟，他日重登文右班，所論建必大有關於世道者，此編特其權輿耳。《庸齋集》卷五。

贈蔡澹然跋

文公之道不絕如綫，海內有三布衣，猶得其傳。予每言之，上建之覺軒仲覺其一也。未幾覺軒歿矣，其子澹然以父書來請序，予爲之序《易》與《論語》矣。澹然歸，求予贈言。予謂太末之里，徑坂之巔，有偉人焉，子合擔簞裹飴而師之，他日必能紹絕學而成令名。子其勉之！《庸齋集》卷五。

跋鄧元觀詩

鄧元觀有詩才，平澹簡遠。予愛其《題釣臺》一聯云：「寒來暑往人千載，月白風清水一灣。」蕭然於名利之外，亦足以見其所慕尚矣。然予嘗疑古人詩言志，而未嘗志於詩；後人志於詩，而詩不足以言志。然則尚求工於詩耶？元觀生了翁之鄉，爲枌櫚之後，其所以自勉者，又當求於詩之外可也。《庸齋集》卷五。

跋林桂高詩

林君性老才器英拔，識見深遠。雖在韋布，代公卿大夫任世道之憂，別白當世人物，某忠某佞，

某爲善，某爲利，皆言於未然，已而果然，予心甚異之。厥後從徑坂游，入匡廬居，問學超詣，詞藻驟進。以一編詩遺予於湖山間，讀之盡卷，掃除腥腐，吞吐菁華，凌厲高遠，駸駸當與後山相上下。性老又謂予曰：「自得從徑坂後，非人之門不登，非禮之饋不拜。」是其甘處枯槁，傲視富貴，則他日之進未可量，何獨詩哉！《庸齋集》卷五。

跋倪龍輔詩

近世詩人，趙蹈中最爲雄傑，每對予誦杜荀鶴「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之句，擊節不能已。又常欲彷彿其萬一。他日子舉問南塘，獨謂不然，疵其出語太沾澀。予熟咀此詩八句，皆無毫髮憾，而南塘之論乃爾，是豈可與俗人言哉？近得梅村倪君遺予詩一編，深鉅高迴，不肯爲近世里巷歌謠語，蓋知惡夫沾澀者也。惜也不及見南塘，親炙其流波玉合之，講貫益精，含咀益深，見諸賦咏，必能運翡翠鯨魚於一致，何荀鶴之足云哉！《庸齋集》卷五。

跋楊君恢詩

楊君詩詞甚似其外大父植齋，余爲之擊節。若司馬子長之外孫曰楊暉〔一〕，文采風流，與子長無辨。今於楊君見之。《庸齋集》卷五。

〔一〕暉：原作「輝」，據文意改。

李監簿誌銘跋

嘉定乙亥旱，時應詔抗疏者數人，陳公宓、倪公千里與國子簿李公疏切直，在諸公吟口，而陳爲最。公陳六事，忤中殿特甚。予猶記少年時挽公詩，有「身登玉筥，疏忤椒房」之句。今三十七年矣，公之子大蓬以真西山誌銘示予俾跋〔二〕。予愛其銘文「默于廷，譁于朋，夫誰不能？平居訥然，有疏萬言，維公之賢」數言，併揭而書之。《庸齋集》卷五。

〔二〕子：原作「于」，據文意改。

孫安人誌銘跋

參議陳著郎問學源於味道殿講，文章源於水心侍郎。周旋二葉之間，故其學有本，文有法。有誌內子孫氏，特其文之一也。然叙事簡質而不拙，幽邃而不迂，崛奇而不儉，則自水心來也。孫氏配君子於貧約之中無愠容，撫諸子於後先之間無二心，非賢而能是乎？著郎銘之，無愧色矣。《庸齋集》卷五。

跋寶月老頌解多心經

寶月住持于心學拳拳如此，而爲儒者之學，乃于放心不知求，汲汲然於章句詞華之間，亦可哀也哉！《庸齋集》卷五。

石屏詩集跋

紹定二年三月

戴石屏之詩，有樓攻媿先生之序文，諸名公鉅賢之品題，不患不傳遠也。趙嬾菴爲選其尤者別爲

小集，乃命僕爲此序，無乃以非人爲贅耶！懶菴於詩少許可，韋、陶之外，雖輞川、柳州集猶有所擇。今於石屏詩取至百三十首，非其機有契合者乎？夫詩之傳，非以能多也，以能精也。精者不可多。唐詩數百家，精者纔十數人；就十數人中選其精者，纔數十篇而已。惟少陵、謫仙能多而能精，故爲唐詩人巨擘也。蓋藝之難精者文也，文之難精者詩也。運奇於斧鑿者，少從容之態；受成於材具者，希汲取之功。豪逸者欠雋永，慘淡者乏膾炙。取妍耳目者，興未必高遠；寄吟性情者，詞多至流蕩。凡是者皆詩之瑜而瑕者也。石屏之詩平而尚理，工不求異，雕鏤而氣全，英拔而味遠。玩之流麗而情不肆，即之冲淡而語多警。懶菴之選，其旨深矣。雖然，石屏自謂幼孤失學，胸中無千百字書，強課吟筆，如爲商賈者乏資本，終不能致奇貨也。又言作詩不可計遲速，每一得句，或經年而成篇。僕曩在贛□，見懶菴論作詩亦然。二公契合之機，豈不□□乎。石屏其所居山也，即爲之號。其名復古，字式之，天台人，其姓字不待人拈出也。紹定二年三月。《石屏詩集》卷首。又見光緒《黃巖縣志》卷二八，《甯宋樓藏書志》卷八七。

論漢唐誅賞

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寬大；太宗識見固高，而將之以詳審。惟其寬大，故事爲常暗與道合，而間失之疏；惟其詳審，故事爲每關於念慮，而或過于密。然觀二君於封爵功成一事，則皆有可得而

言者。高祖之分封，自子房而下，以及于灌嬰、樊噲之徒，無不各厭其欲。至于雍齒，以疇昔睚眦，亦且矯情而賞之。帝可謂無負諸臣佐命之功矣。然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弑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如此決擇矣。董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之比？以子房號爲帝師，籌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下爲之響應者，董公力也。論功之際，帝乃念不到此。借使是時公已遠遜如介之推，言不及祿，則綿上之田亦胡爲而愬然也。是非高祖用明以寬，而疏略于事情耶？太宗之報功，房、杜以善于謀斷，英、衛以長于攻討，勳庸稱爲諸臣冠，固宜爾也。至于劉文靜，語多怨望，反狀已形。時帝在秦府，直謂太原首事，文靜實啓其謀，令處納言，似謂乃翁報功之弗稱。使文靜於此不自取禍敗，則帝之即位也，必首念此身之富貴，一皆文靜之所效，賞典之行，未必不加之房、杜之上。太宗亦惟知文靜有密啓之功，而不知文靜以穿窬之輩，乘亂挾姦，教人以窺伺鼎璽之謀。在帝首當勸其父正以無君之罪，當如高祖面數丁公之不忠，馘竿以徇衆可也。太宗方且欲重賞以報之，帝雖周于事情，果爲有得於詳審乎？即是而論，董公爲萬世之忠，文靜乃萬世之賊。高祖之待董公，宜如太宗之念文靜；太宗之念文靜，宜如高祖之待丁公。然高祖能嚴于誅，而略于賞，君子以爲似虧寬大之素，而不害其爲公；太宗欲推賞而不加誅，君子以爲詳審之中純乎私。《庸齋集》卷五。

盛時立中字說

揖讓征誅，異尚同符。時義大哉，闔闢卷舒。瞻前忽後，顏莫孔驟。匪嗟一中，聖時未就。鄰鬪異室，纓冠赴焉。未之思也，執中無權。軻也誰師？參傳子思。君子之中，君子之時。《庸齋集》卷五。

陳讜無黨字說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未爲無心，偏係之私。豈若同人，出門而同。同又何咎，至正大公。陳子讜名，字曰無黨。何適何莫，心平道廣。曾坐徑坂，春風三月。徧走諸賢，餐風茹雪。不避希文，不薄臨賀，毋亦黨乎，知仁觀過。《庸齋集》卷五。

眉山孫夢得子良仁字說

仁字罕言，匪言之詗。天何言哉，子則非隱。如愚之回，言下體認。從事四勿，風飛雷迅。三月不違，人欲淨盡。曾氏之子，以魯篤信。任重道遠，切問思近。自省而入，因唯而進。吾儕何師，

回、參爲準。在《易》之《復》，聖發其蘊。不遠元吉，頻則爲吝。伊川四箴，萬古心印。求仁得仁，春融玉潤。《庸齋集》卷五。

周一龍正學字說

周君士壯有文學氣節，易名一龍。星沙郡博士黃君國字之曰正學，蓋取《乾》九二「龍德正中，學聚問辨」之義。周君復請說於予。予誦橫渠張子之言以告之。張子曰：「龍喻聖也，學至顏子方可言龍，雖伯夷之學，未可言龍。」蓋夷有聖人之節，回有聖人之學。節立則百世而下，聞者足以興起；學成則萬世之標準。孟子曰：「伯夷、伊尹，皆古之聖人也，乃所願則學孔子。」回之優于夷者以此，視孔子特未達一間耳。回之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即九二之「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也。回之從事克己復禮，即九二之「閑邪存誠」也。回之無伐善，即九二之「善世而不伐」也。充此而上，至於化，則孔子矣。孔子猶龍也，顏氏之子，其庶幾乎。喟然之嘆，其在斯時乎。周君知勉所以立節矣，予請誦九二之所以與顏同者，演而明之。夫士不志於學則已，志學而不以顏爲的，非善射者也。周君勉之。《庸齋集》卷五。

歐陽伯時字說

春而萌芽，夏而長養，拏斂於秋，而閉藏於冬，天之時如此。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人之時如此。知時之義者，其發而中節之謂乎。涉於過不及，則必爲小人而無忌憚，故君子曰時中，歐陽氏子年十有一，育於外大父袁仲禮。其生也，有以時魚饋者，袁君名之曰時。時，楚產也，出必春莫，漁伺之識歲月，以其時也，故以時名。夫時非有知也，乘氣而化，時且如此。今吾之時，天所命也。人欲既勝，顛倒錯亂，曾時之不若。故字時曰伯時，而書其所以告之。

《庸齋集》卷五。

立軒說示卓然

中天地生，惟禮是執。伯魚過庭，子告以立。子張參前，敬則能集。卓哉聖人，年在三十。厥功已深，域則優入。顏其喟然，鑽仰莫及。吾徒懋哉，學而時習。《庸齋集》卷五。

徐直諒端友字說

人倫有五，一迺友朋。無間尊卑，相須以成。惟是取友，有辱有榮。與勝己居，智識日增。友不
如己，驕吝日生。德鄰不孤，義同爲朋。咨爾輔仁，勉我立誠。尚有方冊，以是準程。彼薰彼蕪，我
涇我涇。己正友正，如響附聲。求仁得仁，否亦令名。端友懋哉，慰夫九京。《庸齋集》卷五。

徐直方立大字說

直方而大，《坤》六二章。《坤》之爲德，應天無疆。惟方惟直，惟大有常。《坤》之六爻，六二
最昌。臣道子道，履之有光。軻書亦云，直大而剛。浩然充塞，爻義尤彰。敬內以直，義外以方。大
而包含，進善莫量。泗庭諸子，參不可當。毅而能弘，何用不臧。立大懋哉，仁伯不忘。《庸齋集》卷五。

祝煒明仲字說

吾聞降衷，湛然虛靈。貫理與事，統性及情。上智養之，天粹天精。下愚汨之，日困不醒。是以

君子，問學營營。學爲啓瞶，春空震霆。學爲剖蒙，靈曜運行。昭明爲晉，明本自生。輝光爲蓄，光以養成。濁明外景，如火燭冥。清明內景，如水鑑形。澄之又澄，大學明明。明仲懋哉，知至意誠。

《庸齋集》卷五。

庸齋學言

學者見《乾》、《坤》二卦由伏羲而定，又見《繫辭》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見學老莊者，有女媧鍊石補天、共工氏怒折天柱之說，遂謂伏羲之時，乃是太極初分之後，天地方自無而有。吁！是何以淺近探天地也。蓋天地之大，乃陰陽自虛自實，前無始，後無終者也。大概有時而混沌，有時而開闢耳。伏羲之前，吾不知其幾混沌而幾開闢矣。所謂混沌而開闢者，以陰陽之運有泰否，陰陽之氣有通塞。方其泰而通也，天以清而浮於上，地以凝而填於下。人物生息繁滋於其中，復有英君誼辟相繼爲主。而人極以立，以兩間之開闢者如此，宜不至於再爲混沌矣。然陰陽之運，不能以常泰，陰陽之氣，不能以常通上下。或歷千萬百年，或歷數萬年。泰者有時而否，通者有時而塞。至于否塞之極也，則天之清以浮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填者裂而洩。人物之生息繁滋者，亦歇滅而萎敗。當此之時，五行之用皆廢，而水火之性獨悖逆焉。火不爲離虛之明，而偏於沉浮；水不爲坎陷之滿，而偏於沸騰。二者雖皆反常，而成天地之混沌者水也。前日之開闢者，至此又成一混沌矣。天地每成一

混沌所不死者，有元氣焉。惟其元氣不死，故陰陽之否者終於泰，陰陽之塞者終於通。或歷數百年，或數千年。天之低以濁者，又復清而浮；地之裂以洩者，又復凝而填；人物之歇滅萎敗者，又復生息而繁滋。此陰陽之運氣已泰而通。則前日之混沌者，復爲之開闢矣。然天地由開闢而混沌者，固以其漸。由混沌而開闢者，亦以其漸。方開闢之初，又必有聰明神聖者，繼天爲王。而人極以復立，伏羲蓋當一開闢之初也。方其混沌之時，三綱五常之教，斯民日用飲食之道，皆汨喪於水。然此理之神，與元氣俱不泯絕。及天地再開闢也，此復生於水。在伏羲時，水性以復其常，神易首出於河。至舜禹時，水患悉平。故《洪範》復出洛，此理之神所以開物成務者。一顯一晦，吾亦不知其幾萬古矣。故《繫辭》十二卦，自乾坤離三卦之外，皆文王所未重而已，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取用。則伏羲雖未畫八卦，亦可見其爲前古之民用矣。又如武王《洛書》之訪箕子，首對以洪水數壞九疇之意。且言此範天不與鯀，而以待嗣興之禹。則是九疇亦皆前古所叙，豈待書出於洛而後見哉。今謂天地肇判於伏羲之時，謂已前無天地，豈理也邪？若謂伏羲時，乃天地之初判。當時文籍既生。豈無一字垂載於後。借曰《三墳》、《八索》、《九丘》之書已失其傳，而堯舜去古未遠，二《典》之書，君臣略無一語及太極初分時事，不過以治水爲第一義。於六府則止言惟修，而相期於勿壞。及地平天成，乃以萬世永賴相歸美而已。且三聖人之爲治也，皆以若稽古爲首稱。今觀其一政一治，似皆於古人之成法，固自三皇以來創制者，已可遵守。至取乾坤以垂衣裳，實始於黃帝堯舜氏。及舜欲作黼黻之服，亦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施采已出於古人，則衣裳之制，又豈黃帝堯舜創意爲之哉？由是推之，天理人文

之盛，前古蓋無一而不備也。但天地每一開闢之初，則又成一樸略無文之世。必待聖人繼天測靈揭爲世教，以啓迪民彝之固有也。愚故曰：天地之大，不知其幾混沌而幾開闢矣。《永樂大典》卷二〇四〇六。

永福縣修學記

永福邑大夫林君士宗修學告成，邑士陳彥信與其徒十餘人謁予請記，寓居太博廬君鉞助其請者屢。遂進陳生而告之曰：「子知邑大夫修學之意乎？」曰：「將以教也。」「子知太博督記之意乎？」曰：「將揭所以教也。」則遂唯其請，而以臆見者與之語。蓋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均爲不以其道得，然富貴則避，貧賤則就，何耶？是義利之分，取舍之判也。夫是之謂仁。仁非寓於貧賤也，厭貧賤則未有不失其本心，而趨富貴非所以爲君子也。故繼之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伯夷之志操，即此章之推也。故孔子予之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孔子歿，曾子得其傳，亦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又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曾子氣象，東都陳蕃、范滂諸人實近之，而未至者也。蕃之言曰：「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潔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滂之言曰：

「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蕃、滂清裁廉尚，潛扶漢鼎，異時殞身殉國，庶幾於臨大節不可奪者。擴其言論風旨，自《論語》中來也。西都之儒拒人言，而衛、王氏先身計而後宗社。張論非不盛行，適足資識者之一笑，甚至劇秦美新，佐新殄劉，其於經術可知也。史謂西都儒學，東都名節，岐而二之，蓋未之深考也已。吾聞邑之前脩有黃公龜年，劾秦檜罷相去。檜再相，黃寓雪溪，斥歸鄉貫。其人凜凜有蕃之風。吳公元美多憤世嫉邪之作，仇家織以媚檜，至謫南州以死，亦庶幾於滂之惡惡矣。二公所立卓然，晚進至有未識其姓名者，是非任風化者之責歟。邑大夫既新學宮，又舉學政，其亦思以前脩氣節以淬士習歟。夫士而以蕃、滂自期，其於道猶未也；士而不以蕃、滂自期，其於道已矣。雖然，欲勵以黃、吳氣節，當先導以程、朱問學。程、朱之學問，顏、曾之源委也。學問正則諤諤蹇蹇者不磨，學問不正則節守隨血氣而盛衰矣，可不畏哉！陳生與其徒皆以予言爲然，故書以授之，俾歸告于邑大夫，且以勉同志之士。《庸齋集》卷五。

重修社稷壇記

嘉熙元年正月

民社之寄均也，觀其社壇壇治潔，祀中儀式，其志於民幾矣；觀其社垣宇頽毀，祭與式戾，其弗志於民章章矣。邑政修否，至於社而端已見。荀氏曰：「社祭社，稷祭稷，郊則合百神於天祀之。」蓋社主土，稷主穀，地道也。地道親，故自天子以至守令通得祀。以祈以報，祀之正也。其或有簡墮

弗崇，鹵莽以祭，胙蠻莫應，澇旱無節，民罔所憑，習爽敞怳，於是荒幻之說入，而淫昏之祀舉，豈其咎哉！浦江，婺支邑，介於窮山。祈甿奔走，匪龍之祠，則仙之蹟，至社稷，則叢棘勿治。歲一再祭，始命芟薙，竣事復曠蕪不顧，習以爲常。紹定改初元，令會稽李君知退昉於舊址增土爲壇若壝，爲垣爲宇爲門，曰是可以揭虔矣，後復蕪圯。端平三年，令永嘉鄭君思聰曰：必於古乎倣，乃闢壇基，治道塗，益祠宇，易墀而甃之，峻墉而飾之。社稷暨風雨雷師壇壝丈尺、南北方位，一繩準於元符式無爽。正子午之位而升降肅，別罇壘之所而酌洗辨，植所宜之木而神靈妥。備祭器，揭方名，給田畀守者，捍樵牧，蓋毫髮無遺，非志於民者能乎？役成，屬記於汝騰，遂訂其所嘗疑與所竊聞者書之。夫民社並言，不獨季路，蓋孔子亦曰「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獨至《孟子》，乃曰「民貴，社稷次」，意激於時，有所軒輊邪？然觀《左氏》載季梁曰：「民，神之主也，奉牲盛以告。」不曰「民力普存」，則曰「民和歲豐」。蓋昔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然則民非貴，社稷非次歟！今爲令者，束溼以課繭絲，曲文以鍛訟獄，謂是爲程督，可救過。君獨清約自勵，寬民薄賦，信厚以勸，使物無競，蓋不求治辨名；而於撫字固切切也，其忠於民矣乎。則是役也，神其聽之，視矯舉以祭而徼福於萬一者，大徑庭矣，其合於《孟子》季梁之旨。故觀社以知其忠於民者外也，觀政以知其信於神者內也。內外殫盡，法所得書也。嘉熙元年正月庚申日記。光緒《浦江縣志稿》卷一三，民國五年鉛印本。

寧德縣鄉賢祠記

寧德縣學有祠，祀先賢舊矣。前令李君澤民祀先進五人：坎翁張公瀚，童溪王宗傳，信齋楊公復，拙齊高公頤，大著余公復。今令徐公夢發又于殿左立祠，增祀黃公景仁，益以林公駒。祠成，書幣來謁余爲記。余嘗讀《魯論》之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夫忠信可以學道，猶甘受和，白受采。然質美而不務學，則不能無所蔽。故有好仁而愚，好智而蕩，好信而賊，好直而絞，好勇而亂，好剛而狂。學也者，所以去其蔽也。他日，夫子又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亦此意也。夫子之予門人，惟稱顏子好學。顏沒，好學者有曾子、子思、孟子。孟子沒千五百年，其間豈無忠信之士，顏、曾、思、孟之好學者？天祚聖宋，運值文明，篤生大儒，共肩斯道。時元公以聖學自任，自無欲入，而幾于靜虛動直，明通公溥。康節以皇極經世之學，自觀物入，而幾于窮神知化。純公自《乾》之存誠入，而幾于德溥化光。正公自《坤》之敬義入，而幾于直方大。獻公自知《禮》入，而達于知性知天。文正公自不妄語入，而推于篤恭，而天下平。是六先生者，可謂能繼顏、曾、思、孟之好學矣。張宣公得于高明，而守以中庸。朱文公得于廣大，而約以精微。呂成公得于博厚，而持以悠久。是三先生者，可謂能繼周、程、邵、張、司馬之好學矣，豈不足爲百世之師與。夫學始于好，好則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聖人所以爲聖人，亦止是而已矣。夫子之言，豈欺

我哉！甯邑何止十室，忠信何止一士。能于游息之際，聞諸儒之緒論，考正學之宗元，必有悠然會于心者。科舉非所以稅駕，而記問、詞章、詭謀、功利，一切曲學，瞭然見之，如稊稗之害嘉穀，則舍九先生其誰與歸！子曰：「就正有道，可謂好學。」先儒皆有道也，景行仰止，非令尹立祠勸學之意與。予也衰拙，謹泐數言授令尹刊于學。淳祐甲子記〔一〕。乾隆《福寧府志》卷一三，光緒六年刻本。又見乾隆《寧德縣志》卷二。

〔一〕按淳祐無甲子年，疑有訛脫。

忠貫日月祠堂記

竊惟蹈不測之禍以徇國者，決非全軀保妻子者所辦也。至若絕漠不毛之地，中國之音問隔絕，歲月推遷，濱死數四，卒全其志節而不可奪，是非天資忠義絕人，死生禍福一毫不足以動其心者能乎？在漢則蘇中郎武，在國朝則忠宣公是也。然武爲之猶易，蓋匈奴不過漢一大縣，漢威德又足以懾服之，是雖欲置武於死地而終不敢，故嚙氈茹雪，卒賴以全。若忠宣所值，中原潰裂，國威薈甚，金虜席卷之勢方張，使在其間，凜凜白刃之加頸。况公義不受爵，言不避禍，其去死者幾希。由今觀之，冷山之遞，甚於海上；雪薪之盡，過於掘草。尼堪僞齊之脅，暴於衛律；韓昉換授之迫，峻於李陵。

雖在烏實之館，而持論桷鑿，又不如軒之愛武也。是忠宣在虜十五年，甚於蘇中郎之十九年也。武終始節旄，不敢忘漢。公於朝廷，乃能奏中興之報於永祐，修燕地之覲於顯仁，又數以虜事聞於中國，此武之所不能及也。武得歸，李陵送之河梁，賦詠以羨之。公歸，虜猶以七騎追之，幸已至淮舟中矣。是間關之甚，不尤難於武乎？武歸，僅得典屬國。公歸，亦僅得翰林權直。武不過不爲霍將軍所知耳，公乃大爲秦檜所擠陷魚肉。蓋公帛書至榻前，率譽胡公銓封事，張公浚名望，檜甚不悅。及歸朝，又數言張丞相不休，檜愈不悅，遂出領鄉郡。其後坐宦者向諤言公宜在相位，檜怒甚，遂竄公於英州，竟客死，身沒而謗始白。其坎壈視武轉甚，然直氣又加於武矣。武有子罹上官之禍，公有三子，俱策異科，長爲相，次樞府，次內翰。天之報公，其不百倍於武乎！

《宋名臣言行錄》續集卷五。

全宋文卷七七八一

趙汝騰 四

施令君瀆恪軒銘

鹽官令君施源父之先大夫辟南鄉之堂，於地得古銅龜，文刻「安恪」二字，扁堂之後牖曰恪。源父復以恪名軒，朝夕自警。求銘於庸齋趙某，銘曰：

維正考父，校《商頌》作，曰古先民，執事有恪。先正正獻，仕於孝皇，小心謹恪，以致贊襄。厥後象賢，地中得龜，有文曰恪，扁堂以之。孜孜令君，克紹家聲，朝夕寶茲，軒以恪名。昔劉康公，嘗對於王，敬恪恭儉，臣道之常。以恪守業，不及於憂，康公斯言，有益世猷。令君勉哉，正獻之門，其飭爾躬，爾子爾孫。《庸齋集》卷六。

蔡覺軒遺像贊

山澤之儒，公輔之器。稟厚體莊，養深氣粹。著書滿家，有道名世。無忝考亭，所命字義。《庸齋集》卷六。

朱文公像贊

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抒裏羣言，如射中鵠。絕學梯航，斯文菽粟。在慶元初，中行獨復。《南溪書院志》卷二，同治九年刻本。又見《考亭記》卷二，《朱子實紀》卷一〇。

癸丑仲秋建安郡學丁奠退而作頌并勉同志之士

寶祐元年八月

建水懷襄，孔殿巋然。文未墜地，道昭于天。輪奐鼎新，丁奠揭虔。肅肅冠佩，粲粲豆籩。惟聖立範，載籍具傳。渾渾噩噩，書教百篇。危微精一，綱領所先。《詩》六義教，《風》《雅》《頌》全。曰思無邪，蔽以一言。《易》教精微，四德首元。演六十四，母《坤》《父》《乾》。《春秋》事教，惟義

與權。行夏之時，獨許顏淵。樂教導和，鐘鼓管絃。雷出地豫，樂之大原。《禮》教導中，三百、三千。其端辭遜，如始達泉。垂茲六教，何千萬年。睠惟此邦，儒哲比肩。厥有考亭，是紹澗瀍。發揮六學，有功聖賢。守吏初獻，與士周旋。祀畢作頌，同志勉旃。《庸齋集》卷一。

乙卯仲春丁奠畢作素王頌一首呈承祭之士

寶祐三年二月

於穆素王，天縱將聖。小用于魯，振挈綱領。萊兵面却，齊人退聽。三都隳姦，兩觀鋤佞。市無飾賈，朝無亂政。少壯悉遜，道塗不競。曲阜大治，諸侯交儆。女樂間之，可以出迸。俟旆不至，于衛之境。留不煖席，去復俄頃。幾圍于匡，幸釋以寧。歸主蘧瑗，耻居次乘。彷徨過宋，流離在鄭。魑惡習禮，木不留影。立郭東門，纍然誰省。在陳徘徊，弗授寸柄。河水洋洋，不渡者命。蒲盟止兵，蔡懼設弇。楚尼書社，彼哉讒勝。轍環靡歸，不容何病。十有四年，魯復來聘。亦莫果用，六經是訂。《易》繫《禮》編，《詩》刪《書》定。私淑三千，弦歌雩詠。維持太極，與天地并。賢於堯舜，功用之盛。專饗南面，此感彼應。籩豆牲牢，庭燎輝映。萬有千載，垂于祀令。承祭儒紳，孰敢不敬！何以事之？存心養性。《庸齋集》卷一。

資政許樞密神道碑

淳祐九年四月

淳祐戊申九月九日，前僉書樞密院許公應龍薨於三山府第，其孤峻以己酉四月奉公兆於聖泉寺西。余適以罪歸里，峻哭泣拜，以端明李公韶所爲事狀，來乞筆隧道之碑。予辭，峻請益力，經年不輟。予惟昔者給劄玉廬，實公發策，則今執筆以銘公實宜。又予仍年居閒，采諸旦評，皆謂公居鄉可法，不干請州縣，不侵漁田里。年踰八秩，而手卷不輟；貴躋政地，而延士不倦。庶幾前輩氣象，是可書之尤者也。謹按公字恭甫，閩縣人。曾大父泰，初贈太子少保；妣王氏，贈文安郡夫人。祖材，宣教郎、贈太子太傅；妣謝氏，贈蘄春郡夫人。父仲宏，承議郎、知漳州漳浦縣，累贈少保；妣張氏，福國夫人。少保歷官清白，生於建安尉廨，乾道戊子九月八日也。公幼穎悟，四歲受書立上口，五歲曉經旨。間侍少保坐，客以「小兒氣吞牛」命屬之。公應聲曰：「丈夫才吐鳳。」四座嘉歎。一夕，夢至一所，雄壯珍麗，如王者居，下有石，石有字，傍有導公至其上，又更導公歷踐十餘石。覺以白少保，少保曰：「石上有字者，文石班也，汝異日踐其地。」十三善屬文，時時爲儷語，識者謂有詞掖氣。少保歿，侍福國夫人盡孝，刻志記覽之學，日抄夜諷。嘉定壬戌，補入太學，連取解。嘉定戊辰，擢進士甲科，教授臨汀，作成後進甚至。偶學職缺員，郡將意有所屬。公一遵法守，視分升降，郡將無以奪。漕檄主文富沙，所得士後皆有聞，徐參預榮叟，其一也。秩滿，堂差浙東撫掾，畫

諾有聲。差戶部架閣，除藉田令，太學博士。時李全、時青輩歸附，公慮山東有偏重之勢，因登對，有「莽蜂是懲，養虎遺患」之說，後皆如公言。除國子博士，國子丞，宗學博士。時皇上踐阼，公對，首陳正心爲治國平天下之綱領。除秘書郎，兼權尚右郎官，除著作郎。盜發汀、邵，綿亘數郡。公登對，乞以大軍土兵相爲應援，招捕司得以便宜從事，上皆嘉納。丐外，得守潮州。汀、邵寇甫平，而鄣寇陳三槍作，出沒江、閩、廣間，勢熾甚。元樞陳公韓帥江西，任招捕三路，調官兵分道追剿。潮、連、汀、贛、循、梅、惠盜聲搖四鄙，興寧勇丁鍾全之徒乘釁起，且逼境上。公亟調水軍禁卒，鼓樓、赤砂兩寨土兵，三縣弓級，分扼要害，明間諜，守關隘，斷橋開塹，斬土塞途，點集民兵，激勸隅總，諭以保鄉井、守室廬、全妻子。蒐補親兵，日加訓閱。時外邑警報狎至，人心大恐，郡僚欲張皇陳利害，公不爲動。既而橫岡、桂嶼相繼以捷聞。招捕司遣統領官齊敏率大軍由漳趨潮，截贛寇餘黨。公呼敏諭之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擒矣。」敏惟命。公調民兵爲先導，敏以部軍踵進，擣其巢穴，殲渠魁，宥支黨，三槍旋亦授首，江西餘醜蕩平。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輩，隅總搜其裝，多黃白，指爲賊黨。公疑而詰之，乃梅鄉人，嘗販牛潮陽，援邸舍翁以爲證。公立追問，如其言，遂還資橐，佐以歸費，皆羅拜，咸泣去。始，人疑公儒者，不嫻戎事。及見公區處事宜，分別齊民，靜練雍容，莫不嘆服。僚屬請上功，公曰：「守職扞城保民，何功之云？」距州六七十里，地名山斜，獠人所聚，自耕土田，不納官賦。禁卒與鬩，公平決之。其酋感悅，率父老鳴缶擊筒，踴躍詣郡謝。公在潮恩惠孚浹，去之日，闔郡遮道攀送。端平初，

召除禮部郎官。因登對，上謂公曰：「卿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公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何如耳。臣治州幸免曠瘵，皆陛下德化所暨，臣非曰能之。」除兼榮文恭王府教授，力辭，除國子司業。時徐公僑爲祭酒，議學校差職，欲先譽望。公曰：「譽望固可得人，然今之挾闊扁而求者，皆譽望也，不若差以資格。資格一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徐公以爲然。時有憑勢干職者，公力却之，行之以公，人無異議。時至諸齋誨生徒，以勉學行。兼權直舍人，除國子祭酒，攝吏部侍郎。外恕內明，吏不能欺。邑子嘗請那移闕次，公曰：「有法在。」兼學士院權直。是日明裡肆赦甫竣事，學士院賚御筆，不許辭免。宣押至院中，使出宸翰，罷鄭清之、喬行簡相，獨相崔公與之，俾草三麻。文成如宿製。次日，文德殿宣布畢，上遣中使召公，公頓首謝。上曰：「草制甚善。」公復謝曰：「臣聞昔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今草制，述二相乞罷機政與陛下體貌大臣之意，庶幾君相之美兩盡。」上曰：「卿言善。」就令草勅書，戒諭諸閫。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嘉熙丁酉春，試吏部侍郎，陞侍讀，權兵部尚書。時楮弊折閱甚，喬丞相主行稱提之說，州縣希旨奉承，貧富交相猜懼。公奏從民便、節用二說，喬丞相然之，奏只令五路提刑分任責。兼吏部尚書，差同知貢舉。丞相游公似、范丞相鍾並命，觀者如堵，號主司得人，一時所取，又皆老成知名之士。除兵部尚書、兼中書舍人。三上章丐外，不允。兼給事中、兼吏部尚書。請外，旨免兼中書，御筆除端明殿學士、僉樞密院事。公以足疾，不便拜跪，亟欲丐去。除大禮鹵簿使，黽勉就職。恭謝畢，即五疏丐外。會正言郭公磊卿亦有論疏，筆遂除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歸

第。徜徉奉祠凡十載，頤養精健，精力不減年少。屬痰涎作，竟至大故，享年八十一。上聞，輟朝一日。積階至中大夫致仕，特贈大中大夫。遺表上，贈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公風貌偉重，襟度粹夷，立朝不躁不競，不激不隨。不妄薦士，而亦無傷人害物之事。自掌故至爲郎，十有五年，而澹然無進取志。晚由兩制登宥府，是雖翰墨策勛，然亦守潮日治最可紀也。黃霸功名起於治郡，公其似之。娶張氏，封魏郡夫人，福國之姪。男二人：崧，承事郎、監温州在城商稅，先公七年卒；峻，承奉郎、主管兵戶部架閣。孫男純仁，承務郎。銘曰：

爲甲科郎，早擅詞章。澹於進取，館閣徜徉。更出迭入，來自潮陽。一夕三麻，遂躋玉堂。紫薇青瑣，法從文昌。何天之衢，闊步高驤。亦既宥府，歸歟故鄉。寡欲無營，深關退藏。匪名匪利，清健未央。薨訃流聞，粉梓痛傷。尚有典刑，無復堂堂。於何式之？東山之岡。《庸齋集》

卷六。

提刑鄭吏部墓誌銘

吏部郎鄭伯昌，莆田陳公寺丞宓之侄女婿也，淳祐戊申夏五月十一日歿。其孤至奉其喪窆於懷安縣之南渚，泣血誌壙表墓，而又謁銘於予，三四年不輟，曰：「不得是，他日無以見先人地下。」余曰：「有子顯親足矣，又假予言耶？」然每記端平初，一時收招史彌遠所排擯之諸賢，號爲更始。而

宰相鄭清之輕躁，沾沾喜功利，易楮履畝，開邊汰卒，政令騷然。外招邊釁，內召卒鬪，下召民怨，子弟用事，賄道漸開。搢紳奏疏，但痛詆寶、紹間彌遠之失，而無有敢言時政之弊。惟蜀士劉寺簿震孫登對首疵之，伯昌繼之，曰：進退人材，宰相職爾。人言藉藉，謂出家庭。其後國政湯公中以封事痛斥清之，聲振朝野，無小大愚智皆偉湯，而不知劉與伯昌爲之先也，是非可書之大者乎！謹按伯昌名逢辰，世爲福之閩邑人。曾大父煥，故累贈太師、益國公；妣徐氏，贈益國夫人。祖珪，故贈太師，兗國公；妣林氏，贈兗國夫人。考昭先，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觀文殿學士，累贈太師，謚文靖；妣黃氏，贈吳國夫人。伯昌性至孝，兒時刲股療親。筮仕浙東帥機，未上，改西外睦宗院。丁吳國憂，又丁知院憂。服闋，又連爲本生父母申心制。端平初，除將作監簿，繼除司農丞，大宗丞，金部郎官。每登對與投匭，見謂敢言。一日，因監長蔣峴與同官會食，謂孔子誅少正卯非是。伯昌退而議笑之，峴聞而不悅。既而峴除殿中侍御史，會伯昌登對，言稍訐，遂劾伯昌去。未幾，都承王公伯大入對，二疏尤切直，天下誦之，亦爲峴劾去，人稱知院得子婿之賢。淳祐初，伯昌得堂稟，繼知衢州。修學校，寬征斂。時史嵩之當國，其皂隸包輸楮皮，爲五邑害。伯昌數其罪而鯨之，有賢能聲。推官馮惟悅才而賢，伯昌以京狀與之。察院劉晉之劾馮惟悅贓污，惟悅不受誣，賦古風、書印歷去，伯昌嘉嘆而和其韻。奏乞坐謬舉之罰，且爲之辨。晉之復劾伯昌去。徐刑使鹿卿嘉伯昌之去，復和惟悅詩，旋又爲晉之劾去，搢紳傳以爲盛事。其後嵩之以經營起復罷相，相范鍾與杜公範，諸賢盡起。伯昌得江西常平使者，首劾戚里廬陵守王克謙，時論偉之。盱寇發，守王侑告急。伯昌以便宜從事，

調發撫軍勦捕。宋刑使慈又調將王舜截寇入南路，兩軍夾擊。寇勢窮，密約寧都隅總謝元爲內應。陽許之，告王舜兩軍設伏以待賊。至大發，大破之。宋旋爲臺臣劾去，伯昌得刑使。其後郴寇作，迫江西界，朝旨復委伯昌討捕。其時零都寇又作，伯昌盡瘁區畫，聲威不減爲常平使時。其後江、湖帥皆召，伯昌亦召爲吏部郎。改浙東憲，甫歸枌梓，而疾不起矣，悲夫！初娶李，復娶陳，皆封宜人。男三人：長至，迪功郎、充福建安撫使準備差遣；次基，以祖澤授承務郎；季庾，受遺澤。予每怪伯昌生長富貴之家，居鄉汎愛，無小大皆得其心。而能立朝遇事敢言，奮發不避。蓋其師慕陳公寺丞之爲人，每謂予曰：「某爲丞相正獻公家婿，一幸也；親炙寺丞，二幸也。」伯昌因寺丞，益喜親師友，招致楊君復至仁，時執經而取正焉。然則士夫可無聞見之漸歟！伯昌爲家令子，爲國讜臣，使假以歲年，益淬厲于學問，則其所成就，又有大於此者。悲夫！銘曰：

甫正獻家，得婿多良。猗鄭公鑑，論事激昂。英氣凜然，不朽令芳。尚有遺風，怡山伯昌。惜正盛年，未大施張。每過南淑，爲之惻傷。生愛子文，歿發其光。《庸齋集》卷六。

陳平甫墓誌銘

予少從先君子太中宦游湖湘，時外大祖莆田陳丞相正獻公之從子審爲船場，嗜書博古，與衆落落。太中每指謂予曰：「此爾母之從伯父，才高志介，而不偶於時，小子識之。」後十五年，予客行

都，識船場之子平甫。又六年，與都講楊君復皆客予，寓寺鍾山，相與爲忘年交。平甫，予再從舅，情好尤稔，每青燈相對，商國史至夜分。既而予去，爲金陵征吏，宦於朝。平甫老於閩，不出。其後予持憲節江左，時湯國正中、家著作郎擯、陳架閣高子、湯史校漢、饒都講魯，老成名俊皆在，或貽書，或命駕，談辨名理終日，甚思欲一屈吾平甫，不果。未幾改守金華。忽平甫之子君選泣血走書來請平甫誌銘。予始而愕，中而悲，末而悽惋，不得與平甫一盃簪也。又六年歸里，君選偕弟璪，凡三歲而三自莆陽至，請益力，遂爲之屬筆。謹按平甫字也，名均。贈太師、冀國公誥，其曾祖也。贈朝奉大夫正卿，其祖也。少力學，請鄉舉，益刻厲自奮。中年慕尚義理之學。蓋正獻公丞相長子參議實有東漢陳太丘之風，次子匠監守、次子承事定，皆從文公游，而承事尤力於學，早卒。其次子寺丞宓，師黃文肅公幹，尚友潘君柄。平甫濡染家世，見聞日久，又周旋寺丞之側，時時親炙潘君，故於義利理慾之際尤別白。寺丞在嘉定乙亥、丙子間，立朝有直聲，多平甫贊之，人謂平甫爲寺丞時田承君。方彌遠擅國，以爵祿柔天下士夫，能言者極少。寺丞持孤喙，嬰羣鋒，都曹胡榘、薛極輩力擠之，彌遠亦欲害之，賴寧皇容受不敢。寺丞戴寧皇如天之恩，甲申聞遺詔，嗚咽流涕，不勝攀龍髯之痛。力祈謝事，不得請，改除廣東憲，不就。平甫與寺丞志好墳簞，當對大廷，亦辭太學歸里。著《皇朝舉要》、《備要》二書，效朱文公《通鑑綱目》書法。端平初，鄭元樞性之爲之奏聞，有旨令送上官。郡將楊夢信至其家索之，平甫辭，強之，自携藁至郡，郡聞於連帥，錄以進。既而旌以官，辭不受，只稱前太學生。人謂寺丞、平甫彷彿漢疏廣、受父子氣象。其後郡將楊編修棟下車首訪平甫，

起以儀鄉泮。力辭不獲，深衣大帶，從楊編修一至。平甫周旋鄭元樞之門凡三十年，著書多資其力，成名亦階之。暮年勉爲一出，卒於三山，年七十一。待子至而殮，六日，容色如生。元樞極力周其身後。平甫爲人淳篤清苦，聞義必爲，嗜學不倦，自號純齋。或謂寺丞以紈袴膏粱而植立易，平甫以韋布空乏而植立難。雖然，是以跡論二人，篤志於善則同也。配薛氏，先平甫歿。合葬於莆田縣山之原。男三人：長君選，國子進士；次璪，國子進士；次琬。女三人：長適留寀，次適鄭一龍，次適留榘。孫男三人：必學、必達、必強。予嘗狀寺丞之行矣！於平甫能無銘乎！銘曰：

士而成名，豈必公卿。予謂平甫，可書汗青。銘之匪私，以勸義榮。有過其鄉，當式其塋。

《庸齋集》卷六。

陳提舉墓誌銘

淳祐癸卯，予爲江東刑使。甫至，番陽史校湯君漢携文一通，示予曰：「偉哉疏也，庸齋見之乎？」予曰：「何疏？」視之則舅氏陳寺丞因雷變封事攻史嵩之者。予曰：「可以踵其父復齋早疏。」漢曰：「是切直過其父遠甚。」且曰無有二世能以直聲著者，福公有後矣。後六年，寺丞爲廣東庾使，歿於官。其子瓚與其壻李務觀泣再拜，請銘其墓者二年。余曰：「是有雷變封事攻時相大節可書，他可略也。」謹按舅氏名圭，字表夫，世爲莆田人。奉直大夫、太府丞、贈直龍圖閣宓之子，少師、觀

文殿大學士、兗國正獻俊卿之孫，太師、吳國公誥之曾孫。母梁氏，繼母龔氏，並封宜人。表夫少而靖愿，未爲父所知。長染濡父學問，日益警敏。以祖澤授承務郎，筮仕淮西總所排岸，再調泉州南安丞，知福州長樂縣。丁父憂，再丁繼母龔氏憂。端平初，有旨旌復齋之直，令守臣親祠其墓，陞擢表夫差提轄行在樵貨務。除將作監簿，除軍器監丞，除大理丞，差知漳州。辛丑冬，召除外府丞。壬寅冬，雷發非時，人皆知咎嵩之，而莫有敢言者。表夫獨上封事曰：「冬至之日，上天震怒，無雲物可書之祥，有雷電交作之異。蓋廟堂獨運於深算，公議上壅於聖聰。執政取易制之人，間能自拔，則輒懷顧忌；侍從多黨同之士，少或立異，則罕見優容。至於臺諫者，天子耳目之官，薦進多主於大臣，擢用鮮出於聖意。除目之未播，輒先受其私恩；白簡之既升，率多承其風旨。屈原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士夫怨怒，陛下不及知，故天悟以震怒之威。大臣號爲通兵法，陛下悉付以邊防。制閩之易命未幾，強敵之雄心已啓。屠寶應一邑，而填於河塹者以巨萬計；潰通川一壘，而殞於鋒鏑者亦數萬人。暴骨長城之下，頭顱相屬於道。人死如麻，誰復顧念？《記》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免冠而哭於太廟三日，君不舉。』今所亡非一縣邑，而陛下端拱於穆清，大臣安處於廟堂，民之殃禍若不聞知，民心怨怒陛下不及知，故天悟以震怒之威。自督府之功賞不行於入相之後，而江淮諸屯莫不咎朝廷之失信。自揆府之鹽價頓穹於輿臺之手，而京師莫不議朝廷之規利。鹽價增長，而券錢折閱，則生計病於無聊；功賞並廢，而華要日遷，則戰士不能無望。悖氣橫胸，憤口誹謗，反側不安，如懷私讎。以至姦宄竊發於祠廟者有之，奔潰散

出於鄰境者有之。或謀舉孤城而內應，或勇爲敵國之前驅。禍本亂芽，孰大於此？軍心又怨怒，而陛下不知，故天悟以震怒之威。陛下必欲消弭天變，舉漢以來策免大臣故事，聽其求去，庶幾人心說而天意解。」嵩之不悅。明年，遷大理正。又明年，遷大宗丞。表夫丐去力，差知潮州。至州，首以訪民疾苦爲急，凡互送風宜、對折重破等例糜公家緡錢者，痛禁絕之，悉椿外庫，以助公費。蠲租弛負，鋤奸擊強，親儒講學，一守復齋家法。丐祠，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齊民惜之。丁未，除廣東庾使，痛革貪弊。未幾以病卒，戊申年七月也。公娶某氏，繼娶趙氏，司直司夏之女，先表夫卒。子一人瓚，將仕郎。女二人，長適具位李務觀，次適具位趙希孟。某月日葬於某山之原。予謂士大夫植立天地間，豈獨以一二善？然能居朝以直，蒞官以廉，是亦可以勵末俗也。表夫以廉直自植立，不墜其先，使縉紳流傳曰：「是能肖正獻復齋者也。」可無銘乎？銘曰：

惟正獻公，見謂清忠。名子名孫，尚有餘風。我陳氏出，銘其幽宮。豈私發潛，以勵匪躬。

《庸齋集》卷六。

子將仕崇堂墓誌銘

淳祐十一年三月

趙崇堂，字肯夫，家世汴，今爲閩之三山人，庸齋汝騰之子也。母碩人鄭氏。崇堂生有異質，眉如畫，風度軼常童。趙南塘酷愛之，病劇撫之而瞑目。讀書五行俱下，記誦如流。不好嬉弄，應對警

敏，侍父草玉堂詔，皆曉大意。得守温州，碩人病歿於杭之西湖，崇堂哀甚。碩人斂，其乳母抱之他，不使視。翌早雨甚，至哭指雲間曰：「見吾母過，冠甚側。」問婢輩，皆曰斂時冠誠然。吳準齋如愚入弔，聞之曰：「此孝感也。」坐苦讀《孝經》，哭誦，見者爲之泣下。父爲江東憲，公餘約陳君高子、饒君魯、湯君漢談辨終日，崇堂從旁拱聽，間質疑難於三人，皆器之曰遠到也。爲詩清絕多警句，賦釣臺云：「船帆竟日趨名利，山水中間著釣臺。」賦月巖云：「色即是空空是色。」其英拔如此。學賦驟進，聞饒君魯之言，遂亶亶於朱文公《語》、《孟》等書，嘗曰：「張宣公何人，有爲亦若是。」居母喪盡禮踰成人，服闋，以父郊恩奏將仕郎。友愛從兄崇玠特至，自其死後，悽惻甚。未幾感寒疾，更數醫，微瘳。會父改守婺，挈之而行。至婺十日，證遂不可療，談笑而逝。紹定庚寅四月二十七日生於金陵征官之賃舍，淳祐甲辰六月二十八日歿於婺之郡齋，年十有五。父哭之，幾不聊生。侍郎徐公元杰聞而慟失聲。饒君魯書來，曰：「此程純公所謂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也。」男二人：長必曄，登仕郎；次必景。父晚年歸家山溫燭故書，間亦輯一二說以授學者，每起童烏不與我《玄》之嘆。悲夫！崇堂歿之八年，始得地於吾州葛琦之珠墩，富沙司直張公毅然擇也。定坐向者，秦溪楊君克。以辛亥三月朔日葬。銘曰：

疇昔道路，致爾大故。痛倍昌黎，誌女挈墓。羸博之間，非爾家山。珠墩首丘，卜利且安。

《庸齋集》卷六。

朱夫人墓誌銘

淳祐十一年四月

東巖趙公彥，後爲三山名宗室，趣尚儒雅，風致高潔。學詩逼杜少陵、陳後山，學書逼王羲、獻，所至又庶幾宣秉、王良之清操，予每樂道其爲人。其次子計院瓚夫以公墓道之碑來請，予諾之，未暇也。其季子主簿璿夫以事來曰：「先兄所請先公墓碑，差可緩。璿夫不孝，罪延母夫人朱氏，於今年仲春晦日歿。葬日迫，先丐銘以納諸壙。」又曰：「母朱氏事父母孝甚。外祖母杜氏嘗疾劇，母露禱減紀一算，刲肝至再，和糜以進，杜氏立瘳，延十有二年。亡之日，與露禱之日合，此孝感也，宜得直筆以詔後。」予爲之竦然曰：「是與東巖，法皆得書。」按夫人諱妙真，永陽人也。曾大父廷傑，故濰州通守，贈朝議大夫。大父明叔，故宣議郎。父用康，故不仕。夫人早慧，及笄，配于東巖，事姑文安夫人盡孝。東巖官未達，萬里入蜀，夫人從之，備嘗艱苦。洎出蜀，改秩宰安溪，督左帑，貧益甚。遭煩言，亟出修門，囊空乏無以歸，浮家寓雪溪，士友多之，尤多夫人之善處貧約。其後東巖宦寢達，歷使湖湘，夫婦偕老。子璵夫、瓚夫，相繼取名第，簪裳娛侍，宗黨姻戚皆榮之。未幾東巖歿，夫人哭喪明。服闋，二子相繼改秩，擊鮮更養，季子璿夫亦銓中入仕，亦足少慰夫人矣。既而長子歿於新喻，次子自延平歸又歿，獨餘季子在，人又莫不悲。夫人享高年，觸惡景，嘆夫夭壽不齊，慶弔靡常，此人世之所有也。其悲其樂，豈人之所能自必？捐生以療其親，攻苦以佐其夫，是

則人之所難者，蓋有裨於人道之大。三復夫人志行，豈不足以勉世之爲人妻者乎？生於乾道戊子，歿於淳祐辛亥，年八十四，累封至宜人。男三人：璉夫，故宣教郎、新喻宰，璣夫，故奉議郎、南劍守；璿夫，迪功郎、崇安簿。女三人：長適承信郎、連江稅蔡應孫，次適儒林郎、瀧水令杜功卓，次適進士黃汝霖。孫男七人：時淦，故迪功郎、南海尉；時淦、時瀧、時灑、時還、時浯、時澹。孫女二人，長許嫁將仕郎沈逢辰，次未笄。曾孫男一人，曾孫女四人。璿夫卜以是年四月十二日與東巖合葬於懷安縣靈運里桐溪之原。銘曰：

東巖英英，食蘖飲冰。夫人佐之，遂其廉稱。鳳耦其凰，並穴桐岡。所寶不貪，子孫勿忘。

《庸齋集》卷六。

卓氏墓誌銘

淳祐十年八月

舊掾王畊以書走价至三山告予曰：「畊不孝，殞其繼母，丐先生一言以銘之，畊死且不憾矣。」予惟昔者《履霜之操》，尹吉甫繼娶，子不見而作也，子之母信賢矣。夫子之請拳拳，則又俱賢矣。誌之以勉來者，不亦可乎。謹按夫人卓氏，世爲台州黃巖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隱德弗耀。王君居仁先室林氏生畊及六女，中道歿。繼室夫人生畊、畊及二女。夫人撫諸子均一，無前後之間也。王君先夫人二十四年歿，諸子得所恃而成立。慈順柔良，殖禮嗜善，待宗族親戚雍而睦，御婢

僕肅而溫，鄉閭敬而稱之。生於乾道之壬辰，歿於淳祐之己酉，以次年八月庚申與王君、林氏合葬於小溪之原。男三人：長從事郎、前常州軍事判官畊；次畊，先夫人七年卒；次畊。女八人，適滕岳、吳森、陳薰、項濤、項熊、姚元章、戴宗道，一學浮屠爲尼。孫男六：鏐、鉛、鑿、鉉、針、冲。孫女四，尚幼。銘曰：

其心一兮，其人吉兮，來者式兮。《庸齋集》卷六。

祭克齋游丞相文

中興以來，名相江表。忠簡、忠定，衢、饒二趙。以道宅揆，簡冊焜耀。厥後寥寥，惟公克紹。本原濂洛，知學之要。被服家庭，漸濡自少。暨擢周行，植立皦皦。疏指權門，痛哭原燎。紹定斥去，端平收召。嘉熙融風，排雲上叫。明倫有疏，血忱應詔。淳祐初年，操守勁峭。薰恥猶並，歸尋荷蓀。乙巳改絃，秉鈞廊廟。以學告王，說立惟肖。以道覺民，尹任不小。丙午阨歲，力扶世兆。諸賢鳴陽，羣邪息燭。惜多牽挈，沮莫運掉。一念開誠，杲日可照。孤忠自知，儉壬旁誚。卜莊巧同，姜公直釣。因危遂擠，善刀爲妙。雪溪午橋，臨流舒嘯。手袖文、富，望穹馬、邵。靈光歸存，落月孤皎。訃音流傳，搢紳相弔。殄瘁之哀，天意莫曉。荷公已知，不鄙庸謏。嘗蒙專使，來訪海嶠。尺牋殷勤，如侍色笑。頃聞公恙，爲之心慄。孫枝書來，公已不療。悲慟莫任，阻送丹旒。亟裁哀詞，

以佐絮醪。《庸齋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三。

祭考太中墳文

月正元日，上親擢汝騰於要列。控辭不獲已，祇拜命行造闕庭。逖遠松楸，不勝悽咽。惟是某衰老，勉爲宗社一出，決不敢墜先訓，虧晚節，負天下公議。我考妣其相之。《庸齋集》卷六。

祭弟帳幹墳文

月正元日，上親擢兄於要列。再控辭不獲已，祇拜命行造闕庭。違遠松楸，不勝悵然。敬以薄祭見忱，爾其鑑之。《庸齋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弟味道漳州使君祭文 一

頃哭大兄，執手淚墮。猶云斗粟，賴爾同簸。爾遽奄歿，令我衰挫。吾宗不多，又弱一箇。爾心甚平，爾行無頗。爲善若渴，棄榮如唾。神何所疵，乃降之禍。天道親仁，欲測則叵。秋初書來，簿

書坎軻。禱旱蔬食，勸分事夥。繼聆禳療，醮拜勞瘁。請告治疾，委政僚佐。吾甚憂恐，如如飛笱。孰知永訣，不報痊可。抱恨一方，莫適藥裹。遣介候爾，一面亦蹉。爾子書云，爾逝如卧。目未瞑間，猶能寂坐。何去之速，駭愕耆懦。莫視爾殮，淚皆幾破。傳聞漳氓，號泣道左。追感循良，龔、黃治課。生於桐鄉，死留碩果。每一慟爾，不覺哀過。幾欲無生，凡百廢惰。爾旒來歸，爾魂安妥。英爽凜然，盍夢於我？一樽酌爾，文寫悲些！《庸齋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弟味道漳州使君祭文 二

爾子崇鏞，孝誠通天。欲持饘粥，以至三年。吾爲爾思，只有一子。過於毀瘠，則將何恃？况其稟弱，風寒易鑠。若更蔬腸，胃氣轉薄。先王《禮》經，以義酌情。哀至滅性，以不孝稱。吾爲之懼，俾勿茹素。爾尚祐之，顯揚事鉅。《庸齋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祭弟漳州使君文

月正元日，上親擢兄於要列。控訴不獲，被旨趣行，即日就道。惟是日夜念弟，未得窀窆。今茲兄有遠行，無由視爾葬事，思之泫然流涕。惟當執筆，以發爾幽光，菲祭并白此忱。《庸齋集》卷六。

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祭鄭碩人櫬所文

予歸來，得閒爲爾卜地，凡三年矣。近始得一二所，而日者謂爾葬年月未利。且予又叨上親擢之命，控辭不獲，被旨趣行，旦夕即就道。乃尚滯爾於櫬房，不勝悽惻之至。敬以菲祭，白此衷忱，爾其鑑之。《庸齋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祭晦庵朱文公墓文

唐石九峰兮矯如龍游，峰下寒泉兮玉脂浮浮。中有蓋世翁兮一丘，翁不見兮焉求？陳《四書》兮翁在此，亦既見兮九峰山水。竭吾力兮不能忘，金風吹松兮琅琅。溪並峰兮石啣足，角巾露衣兮來薦秋菊。窮源兮大林谷，古木千章兮珮鳴鏘鏘。仙人來兮紫陽，視世擾擾兮聖哲皇皇。昔可詣兮雲一壑，來日大難兮，九原又不可作〔一〕。歸去讀吾書兮〔二〕，猶自可樂。尚饗！《翰苑新書》別集卷一二。

〔一〕作：原作「依」，據明抄本改。

〔三〕去：原作「云」，據明抄本改。

功德疏

伏以自天生聖，奠五筴以呈祥；惟帝與齡，嵩三呼而效祉。聿伸善頌，實仗勝因。伏願皇帝陛下
德合無疆，功施罔極。受祉施于孫子，萬年惟王；斂福錫之臣民，八荒皆壽。《庸齋集》卷六。（以上祝

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七七八二

趙與勳

趙與勳，字德懋，號蘭坡。宗室，與憲弟。居處州青田（今浙江青田）。嘉定中爲江東轉運司幕職官，端平間知信州。嘉熙間知臨安府，四年以右文殿修撰知婺州，奉祠。與兄與憲以治辦並稱。善丹青，臨摹古畫，人不能辨。見《咸淳臨安志》卷四九，《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元柳貫《待制集》卷一八，《圖繪寶鑑》卷四。

刻鮑照集題記〔一〕 端平三年五月

三百篇之變爲騷，騷亡而五言體出。五言之弊，瑣飾刻露，無復古意。故能詩之家推鮑、謝爲宗，以其簡遠近古也。謝集世多刻本，而明遠詩罕集。予既刻陰、何集，因併鋟梓，以足知詩者所好云。端平丙申長至日，古汴趙與勳德懋識。《皕宋樓藏書志》卷六七。（曾棗莊校點）

〔一〕此題識本無題，《皕宋樓志》錄于舊抄本《陰常侍集》下，然按文實是刻鮑照集之後記，因擬題。

趙 升

趙升，字向辰。嘗著《朝野類要》五卷（存），端平間自爲刊板。

朝野類要序

端平三年九月

僕自幼入京都，觀公朝儀刑、政事、名理，及聞夫搢紳間，衆所稱謂，皆蒙然無所知識；求之於書，甚爲簡略，或無載紀。後歷聞諸師友老先生指誨，歲月寢久，雖曰強記，終不如弱文，遂寄之毫楮，姑目曰《朝野類要》。逮今歲自江歸舍，而舊本間爲鼠蠹之餘，棄之可惜，又以好事者來需，第須別錄。既病且懶，遂移書札之費，增而鋟之於木，不獨有以應酬，亦足以廣四方之見聞。惟其宮禁內職，不復紀錄，非曰缺文，實不敢也，觀者當察焉。端平丙申重九，文昌趙升向辰識於雙桂書院。

《朝野類要》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祝尚書校點）

范 曾 之

范曾之，理宗時人。

進士題名記

端平三年八月

連雖在廣支郡，境接湖湘，地佳山水，文物科第與中州相頡頏。國朝建隆初，始試進士，擢第僅八人，連居其一。景德、元豐間，一科率占四人。皇祐五年，儂寇梗路，二廣試于別殿，夏公旼時爲第一。此皆連之盛事偉聞也。進士舊有題名，凡三易石，獨於夏公闕而不載，觀者惑焉，謂其爲別試而可略耶？御詩恩賜，與大魁等，爲連希曠，書法得無闕乎！鱣堂改營，雁塔續筆，因代翠珉，由是地脉重開，儒風復振，舒翅巍級，接武青雲。景德、元豐、皇祐之盛，抑更有光焉。嗣堂疊石以書此，姑以發凡起例云爾。端平三年秋八月，范曾之撰。同治《連州志》卷一〇，同治九年刻本。（楊世文校點）

桂柔夫

桂柔夫，字子強，貴溪（今江西貴溪）人。正夫兄。嘉定中預鄉薦，寶慶二年中進士，爲迪功郎，差全州司法。見嘉靖《廣信府志》卷一三、一四，同治《貴溪縣志》卷七之二、之三。

書吏部宜休居士題二士賦後〔一〕

桂公子先諱安時，孝弟有鄉曲譽。其兄草堂先生研有四子，公獨一子，通直郎輪。公以先業合而分之爲五，邦人以此賢之。同邑葉公明仲亦悌於兄，南陵張宰處仁與其子三十代天師虛靖先生繼先講其善，作《三山二士賦》以美之。三山，貴溪之別名也。曾叔祖吏部南昇喜而爲跋，以南陵未盡知子先操行，特稱爲一鄉之善士，深致不滿之意。蓋吏部與子先嘗取山谷「園翁溪友願卜鄰」之句，以相標榜，其交遊往來，不啻竹林之二阮，故知子先公爲甚詳。吏部書札序跋，通直多家藏，其後往往多散失，所存惟此帖爾。至今百餘年，柔夫遂得拜觀先世之手澤，不覺竦然起敬。嘗聞舊譜云，吏部志尚夷簡，澹於榮利，故自號曰宜休居士。以是知吾宗代有名士，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因序本末，以詔來者。道光《貴溪縣志》卷三一之六，道光四年刻本。（尹波校點）

〔一〕題下原署「桂柔文」，據本文，乃「桂柔夫」之誤。

莆陽令

莆陽令，失其名，端平末有判詞。見《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九。

典賣園屋既無契據難以取贖

曾氏兄弟，先正之孫，名宦之子也，他族之所觀法，當使孝友著聞，乃爲不墜先訓。今乃不然，始因爭奏薦恩澤不和，弟先兄而得官，此固爲父之命，爲兄者何得有詞？然弟既得官，當以遠大自將，凡百少遜其兄以補之，則怨自平矣。今又不然，不惟不遜，又或從而掩其有，則其兄之憤憾何從而釋哉？自此遂致互起爭端，陰結黨類，兄或資人以窘其弟，弟或使人以害其兄，無非以橫逆相加，以陰詭相陷，以天倫之厚，而疾視如仇讎，以骨肉之親，而相戕幾豺虎，紛紛訴牒，曾無虛月。官司非不知之，如前政趙知縣所判，已得其大概，然竟無如之何。良以縣道權輕，彼挾官勢，勸之以理，則彼有所不從，繩之以法，則此有所不敢，是以其訟方興而未艾。譬如縱火燎薪，薪若不盡，火無滅期。當職到任之初，首蒙縣判，送下胡應卯、曾燭互論贖園及爭采桑葉等事，考閱案牘，披詳款狀，詳加體問，因知曾氏兄弟起訟之由，而前所謂陰結黨類，兄弟資人互相窘害者，胡應卯之徒即其人也。請試援胡應卯贖園之事而論之。在法：典田宅者，皆爲合同契，錢、業主各取其一。此天下所通行，常人所共曉。胡應卯父子生居縣市，豈不曉此，自稱典蕭屯園屋與曾知府，而乃無一字干照。今人持衣物就質庫，解百十錢，猶憑帖子收贖，設若去失，衣物尚無可贖之理，豈有田宅交易，而可以無據收贖也哉？先來縣司不知憑何干照，與之交錢寄庫，與之出據管業。雖有轉運司台判，寄錢給

據，然據胡應卯偏詞，自合備前後詞情具申，聽候行下。以此推之，案吏情弊顯然，不過以爲有曾縣尉先交錢五貫，且不知曾縣尉憑何文據，見得是典，率先交錢。今人有產業，孰不愛惜，必不得已而後退贖。曾縣尉父所置田園屋，必欲使胡應卯得之，不知果有何意？曾燾稱蕭屯園屋爲其父買業，雖無正契，而有交錢手領，趙判縣已謂可以傍照。又索到丁子昭攤產，縣案兩處皆說，已轉賣與曾知府，如此則曾燾有三項傍照，蕭屯園屋是賣。官司豈應捨三項之賣，而從無一字可據之典哉？今爲胡應卯之詞者，不過曰曾燾無正契，而曾燾又自執出其弟曾縣尉批，稱契書候尋，一併交納之文。前政陳主簿已見得契書在其弟處矣。如此則曾燾何從而得正契也哉？又詳所爭蕭屯園屋，其地利甚微，而胡應卯之所以必欲得之，曾縣尉之所以必欲歸之胡應卯者，蓋曾縣尉爲其兄曾燾逐出外爨，而不支公堂錢米，其蕭屯園屋下却係置頓公堂米穀之所，曾縣尉無以發其□憤，故必欲奪之，以歸胡應卯，而資給胡應卯，爲無已之訟也。今來事到本廳，以其各是名宦士類，無不再三勸諭，使之從和，庶可以全其恩義，而皆難以告語，故不敢復以官卑位下爲懼，只得從公盡情言之，雖招仇怨，有不暇恤。所有胡應卯所論曾燾贖蕭屯園屋，既無契據，難以收贖。縣司先來所給無憑公據，合繳回縣案收毀。所有寄庫錢，合申縣給還胡應卯。候分析之日，若曾縣尉得之，却贖與胡應卯未晚也。所爭桑葉，據供係胡應卯父子帶領裴丙子等采去，今園既還曾知府，則地利合入有理之家，案後追裴丙子供對，理還曾知府宅。又照得當職下僚小官，盡言無隱，其曾氏兄弟之訟，方膠轕而不可解，此必不足以弭其爭。然竊謂官司既不能弭曾氏之爭，故胡應卯之徒朋而翼之，獨可縱而不治乎？合備申縣衙。乞備榜

曉示，應今後詞訴，有與曾氏兄弟干涉者，非弟使人訴其兄，即兄使人訟其弟，並與根究來歷，將套合教唆之徒，痛與懲治，則曾氏之訟庶乎其少息矣！干照除胡應卯公據外，並當廳給還，徐八五留供對采桑葉事，餘放。《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五。

主佃爭墓地

吳春論王生掘土，斫木，填塞祖墓，續卓清夫論吳春、吳輝毆傷作人，闌喪，碎碑，不與安葬。兩詞共寫山圖，是非莫辨。本保勘會，互訴無憑，故未免親行定驗，然後照兩家干照參決。照得此山總名大廣，東有一壟，卓之祖墳在焉。南山兩山迴繞，其中爲田，皆卓之業也。北山之背，則名北坑，自隴頭入則吳家之業也。今來所爭之地，却是在大廣北山分水之南。卓清夫執出支書執狀，則稱吳春之祖有吳四五、吳念七者，乃本家佃人，慶元二年投懇本家，以祖父無地可葬，遂以大廣墳山右畔一穴與之，明約不許丈尺侵占。吳春所執則有吳檉契一道，用錢二貫足，買得江彥山一片，土名大廣北坑口隴頭，且稱山上安葬祖墓五穴，已經五十餘年，栽插茂盛。當職自到地頭，喚集鄰保、兩詞，同登山究實，得見大廣之北山望南有吳家墓一穴，東去不出十丈，則却有古墓一穴，卓清夫所開新穴，正在古墓之右，去吳家墓凡六丈許，旁下別無五穴來由，亦無填塞之處。再三審問，衆口一辭。吳春復以四鄰盡被卓家買囑，獨有切鄰魏七七可證，引上一問，又復如是。吳春兄弟相顧羞然駭

汗。甚矣！世降俗薄，名分倒置，禮義凌遲，徒以區區貧富爲強弱也。卓清夫先世儒者，佃人求葬，割地與之，仁人君子用心也。再傳而後，子孫衰弱，主佃易勢，吳春、吳輝不念舊恩，囁然吠主，得隴望蜀，敢覬併吞。若使卓氏無先見之明，不有經官執狀可據，則及今言之，縱百喙，何辨哉！吳春最是欺罔者，東、西、南、北，天地不易之位，吳春經縣畫出山圖，敢以南爲北，以西爲東，地頭衆證，糊塗指射，且有移步換形之說，決以地羅，其詐遂窮。果如吳春所供，祖充保正，非卓之佃，自山自葬，非卓之地，安厝果有五穴，經歷五十餘年，則以契考之，吳樾與江彥交易，自係嘉定十六年稅契，在法，典賣年月只憑印契，豈有未到官，未交業，而預卜葬於他人山之理？借使私下批鑿，年月可據，則自淳熙十年至嘉定十六年，凡經四十載，藏匿白契，果法邪？何況江彥所賣之山，明稱大廣北坑口，四至登帶，西至卓縣尉田，南至牛路及卓縣尉山，則今來開穴，自是在大廣北山之南，牛路分水之下，非卓家山而何？鄰保僉言，官司目擊，吳春兄弟豈可徒知今日之得地，不思乃祖之乞憐，纔得染指其間，便欲席卷而去。但北山元有古墓一穴，鄰保咸謂久年無人祭祀，吳家以爲祖墓固不可，卓氏欲以爲叔母陳氏墳，何可憑？幾年茅葦，曾不得爲馬鑿夏畦之鬼，一旦交惡，乃爭欲下郭崇韜之拜，殊可笑也。所有大廣北山頭分水而南，牛路爲界，除卓縣尉元尅爲吳家安葬一地外，盡合還卓宅承分子孫管業。吳輝、吳春毆人闌喪，不顧名分，變易南北，煩惑官司，欲各勘下杖六十，照監元責償錢入官。若更怙終健訟，合照元約斷罪監移，庶可爲小人忘恩犯分，貪婪無厭者之戒。案具定斷事理申，更取自縣衙斟酌施行，兩詞併元案發解。《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九。

掌主與看庫人互爭

此事拖閱縣案，黎潤祖狀可疑者二，陳氏兒狀可疑者三，而大可疑者有一焉。試與言之。黎潤祖狀稱：賃范雅屋一所，開小米鋪，乙未歲下，范雅以米五十碩寄糶，面約五十貫足，至次年三月，展筭加利，令作一百七十貫手批。論此一節，以五十貫米錢，越數月而筭利兩倍之餘，未委是實。至若令作手批一語，尤爲難信，天下事非合於理，當於情，又或非心甘意肯，豈肯依人使令也耶？今有人焉，或使之赴湯蹈火，其許之否乎？此可疑者一也。其曰自後節次入還訖，所有上項手批，范雅稱卒尋未見，後因循不曾就取。論此一節，既曾以錢還人，縱使不得元約，亦豈不討交領爲照，乃置之於不問之域耶？此可疑者二也。又據陳氏兒狀，謂夫往小湖省親，范雅縱使羣妾，恣意喝罵，欲將毆害。論此一節，陳氏兒既與范雅羣妾無冤，何至遽然毆害，而用心如此之險耶？使果有此語，其必有所因矣，此可疑者三也。其曰范雅羣妾愚狠，當晚同姑夫吳孫將帶首飾、銀、會、籠、仗之屬，過吳孫家回避。論此一節，陳氏兒若被范雅羣妾辱罵，當待藁砧之還，以實告之，可遷則遷，何爲打疊所有，遂與吳孫行耶？此可疑者四也。其曰范雅羣妾劫奪箱籠、銀、會等，盡底收歸家，踰一更，始喚集住屋人丘大二及氏兒公讎人詹十八，勒令封樁。論此一節，使果有劫奪，陳氏兒必呼叫鄰保，豈肯使范雅羣妾自奪下，自把去，自喚人封記，俱無一語驚四鄰耶？日則論時，夜則論更，謂之踰一更

者，則此事於夜見之矣，使陳氏兒果有畏范雅羣妾而避之，則當於日間公然出去，范雅羣妾雖欲闌截，雖欲喝罵，人將不直於范雅矣。今陳氏兒於夜間搬移籠、仗之屬，事涉可疑，而范雅乃得有辭於陳氏矣，此可疑者五也。至若大可疑者，又不在是矣。黎潤祖狀謂曾於范雅家處館三年，人情無如此深熟，只緣正初兩家婦女有少言語不足，因黎潤祖去小湖省親，遂致范雅羣妾有喝罵之辱，妻阿陳有搬徙之行，吁！可笑也哉！詳人情深熟之旨，味婦女不足之言，則爭之端，訟之原，其殆始於是耶？合是六者之疑，而又參之以勘會一時之見，若之何而折衷哉？今據范雅執出黎潤祖手批云：端平三年正月日起，再展計筭錢壹百六十八貫文足，再加三貫文足。又黎潤祖狀，謂戊子、己丑、辛卯三年，在范雅家守館，甲午年，賃范雅屋，開米鋪。夫守館至於三年，人情深熟，理固然也。緣其深熟，則於范雅邊假貸少錢，以爲開肆之資，在黎潤祖可以啓口，而范雅亦不可得而却也。夫既借之矣，范雅又慮其久假不歸還，遂於端平三年索其照約，黎潤祖寫手榜作一百七十一貫，其間或展筭加利，雖不可知，然既是親書，夫復何說？黎潤祖非顛非狂，若謂范雅令其如此寫，即依其如此寫，吾未之信也。縣牒押下黎潤祖、范雅等，獨陳氏兒喧呶不輟，似非不能言者。今於體究之日，却不肆辯，只時以語撩撥范雅羣妾，其羣妾餘皆默默，中有一人，不曉陳氏弄巧之意，遂喃喃應之，雖蠻音不能盡曉，然其色愠，其氣豪，其辭煩，亦非善良者。此是陳氏兒挑其怒，欲即證范雅羣妾之狠耳。但陳氏之情狀，當職已於押下日見之矣。范雅於體究之日，但執黎潤祖與其看庫一說，時或厲聲與黎潤祖爭，此是范雅欲顯我爲掌主，汝爲看庫人，使當職知有分存焉耳。但昔黎爲館賓，范爲主公，賓主交

權，至於人情深熟，今雖借少錢未還，不應以看庫人視之。雖然，事至於爭，何有於禮，此亦當仁不遜之意也。但有理不在高聲，范雅失之矣。又鄰人丘大二等供稱，正月十九日夜三更前後，聞得鄰居范九解宅工作人王七八吼叫庫下有賊聲，丘大二等鄰人各明火開門，看見有黃籠一對、箱二隻并布袱一帕，各爲一擔，頓在官街上，其時有王七八，黎六九秀脫落頭巾在地。如此則黎潤祖非在小湖矣，亦非范雅羣妾奪去籠、仗，踰一更而後喚人到拘椿矣。使丘大二、王三一如黎潤祖所論，是范雅屋佃，即非實供，則余太一名非住其屋，不佃其田，今亦在鄰保之列，亦同此供，若例以誣證目之，不可也。此必黎潤祖與范雅人情深熟之時，借貸錢物，開張店肆，後因有爭，黎欲席卷而去之，范雅得知，遂致攔截，不過如是而已。若謂劫奪，恐無是理也。縣牒欲當職擬斷具申，今合申縣，乞再將兩爭人押上，當廳勒黎潤祖斟酌少錢，填還范雅，不必拘以元數，亦俗所謂賣人饒買人之意也。又況范雅之子范繼既得黎潤祖訓導，其模範已正矣。今范雅責償於黎潤祖者，又能不求其足，是亦陰鷲之一助。模範既正，陰鷲相扶，異時范繼黃卷策勳，青衫入手，黎潤祖之澄源正本，與有力焉。雖然，人事盡則天理見，范繼又不可全靠此一項陰鷲也。案備申，仍將所押下人押回，聽候結絕，若二爭不伏，一聽縣衙從條施行。《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九。（以上尹波校點）

張 叡

張叡，端平間知永州零陵縣。

奇獸巖銘 端平三年

惟蔣永叔，文高節奇。正名茲巖，作爲銘詩。往何人斯，大字覆之。後來遊者，其孰與稽。端平丙申，邑宰張叡，思永厥傳，刻此巖際。俾冰壺孫，李悼古隸。凡百君子，愛而勿替。光緒《湖南通志》卷二八一。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二八二，康熙《永州府志》卷三下，同治《永州府志》卷二下，光緒《湖南通志》卷一九。（祝尚書校點）

趙汝楨

趙汝楨，寓鄞縣（今浙江寧波），濮安懿王六世孫，善湘季子，史彌遠婿。寶慶二年進士，爲軍器少監。景定間知寧國府，四年三月升直華文閣。九月爲太府少卿、淮東總領財賦。官至戶部侍郎、江淮安撫

制置使，封天水郡公。著有《周易輯聞》六卷（存）、《易雅》一卷（存）、《筮宗》一卷（存）、《易叙叢書》十卷。見《宋史》卷四一三《趙善湘傳》、卷四一《理宗紀》一、卷四五《理宗紀》五、《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五。

筮宗序

神哉蓍乎！聖人所以決疑定志，明吉凶以成大業。斯興治輔化之務，君子所當盡心，非卜史事也。聖人無惑，衆人未能免惑。聖人不欲以己意解人之惑。天生神物以前，民用聖人託之，雖曰神道設教，非無是理，而矯誣斯世也。大極既判，氣化而凝，寒暑之往來，三光之運燭，動者植者之榮瘁消長，夫孰使然？必有妙於其間者。故禍福之至，有開必先，斯實然之理。若而吉，若而凶，曷去曷就，衆人惑焉。聖人洞其幾而發其緼，而神蓍告焉。是以事舉而民信，業鉅而名巍。若夫進德修業之君子，趨吉避凶之衆人，莫不以之。嗟夫！有著道，道生於庖犧；有著用，用著於媯帝；而詳於箕疇。筮有職，大宗伯率之；揲有法，《大傳》明之；占有驗，《左氏傳》、《國語》可考也。孔聖沒，錯歇至唐，始有裔孫推明其法。幸經程子、朱子之正訂，後學得講求之。汝棐承先君子訓，且俾博考先傳，羸得其說，作《筮宗》。宗，聚也，筮之學聚此編也。抑嘗謂太極未判，則爲陰爲陽不可測，判則陰陽著矣。蓍未分，則爲九六、爲七八未可辨，分則九六、七八定矣。人心未動，則爲吉爲凶未可

必，動則吉凶斷矣。方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吾心猶太極也，猶未分之著也。一有感焉，圖存而亡兆，計安而危伏，固不待駟舌之追。措諸事業，而吉凶禍福已對立於胸中。是知吉凶界限，判於心動之初，君子必恐懼於不聞不睹，而致謹於喜怒哀樂之未發，使此心凝然湛焉，昭乎絜如，常若大極之未判，著策之未分，則天理全，人欲盡。念茲釋茲，語默出處，皆純乎道。夫如是，有不動，動斯吉；有不筮，筮斯神。此聖人心筮之妙，是爲著筮之本。汴水趙汝楳叙。《筮宗》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經義考》卷三六，《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六三，乾隆《鄞縣志》卷二一，嘉慶《餘杭縣志》卷三四，《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五。

周易輯聞自序

《易》道函二極而神萬化，《易》書立三極而萬化神。道主於有，書主於用也。體《易》君子處而用身，出而用世，皆於此焉。出以用爲動，則靜者其體也。動之變無窮，近而顯者，百姓與能；遠而微者，賢智未易知。夫道妙於無形，而著於有象，確乎不易，而變動不居。以虛而言，則至於無畔；以固而言，則或有所不通。聖人於是立象倚數，探蹟索隱，載之於書，莫非日用常行之實。使人因有象而悟無形之妙，即變易以求不易之方，玩而體之，服而行之，言有據而動有則，措諸事業，自誠意正心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隨用輒效，此體用兼該之學，伏羲畫卦之旨，文、周憂世之情，夫子傳

《易》之志也。汝棗齒耄學荒，何敢言《易》？獨念先君子自始至末，於《易》凡六藁，日進日益，末藁題曰《補過》。汝棗得於口授者居多。外除以來，踰二十載，因輯所聞於篇，庶不忘先君子之教，且以觀吾過云。汴水趙汝棗序。《周易輯聞》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經義考》卷三六，《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六三，乾隆《鄞縣志》卷二一，嘉慶《餘杭縣志》卷三四，《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五。

易雅自序

《爾雅》，訓詁之書也，目張而彙聚，讀之事義物理秩然在前。富哉書也，經之翼乎！厥後《廣雅》、《博雅》、《埤雅》，雖依放爲書，大概於道無所益。《易雅》之作，則異於是。易，變易也。卦殊其義，爻異其旨，萬變畢陳，衆理叢載。學者如乍入清廟，目銜於尊彝幣玉，體煩於升降盥奠，耳亂於鐘鼓磬簫，凡禮之文、樂之節，且不暇品名，况能因之以知其實乎？又若泛滄海而罔識鄉往之方，遊建章而不知出入之會。汝棗嘗病焉，乃復熟畫辭而爲此書，庶幾緣是指入《易》之迷津，求體《易》之實用。或曰：「子何沈錮辭畫，不能融渾希微若是哉？」余曰：「程子論爲學之害曰：『昔之害乘其迷暗，今之害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實則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嗟乎！淺深非二水，體用非二物，精粗無二理也。《易》之爲書，言近而指遠，不知言何以知其指？通乎近則遠固在是。儻慕遠而失諸近，吾知兩失之而已爾。世或外辭畫以求《易》，則此書

爲贅，否則，不易吾言矣。程子之論，真爲學之大閑歟。」趙汝楫序。《易雅》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經義考》卷三六，《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六三，乾隆《鄞縣志》卷二一，嘉慶《餘杭縣志》卷三四，《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五。（以上祝尚書校點）

趙崇嶠

趙崇嶠（一一九九——一二五六），字漢宗，宗室，居南豐（今江西南豐）。嘉定十六年進士，爲石城令，改淳安縣，官至大宗丞。寶祐四年卒，年五十八。著有《白雲稿》。見《敝帚稿略》卷七《祭趙宗丞文》，《宋史》卷二二二《宗室世系》十八，康熙《南豐縣志》卷七，《宋詩紀事》卷八五。參《全宋詞》卷四。

上時相謝方叔書

竊惟今日闔寺驕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公議不責備於他人，而責備於光範（二）。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除少卿，亦必無可遏之理也，大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

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子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邪？《齊東野語》卷七。又見《宋史》卷四一七《謝方叔傳》，《宋史新編》卷一五。（祝尚書校點）

〔二〕光範：《宋史》作「宰相」。

全宋文卷七七八三

葉巖峰

葉巖峰，理宗時人，端平中爲某縣縣令，《名公書判清明集》中載有其判詞。

倚當判

照得葉渭叟身故，其家以幹人入狀，訟宋天錫、李與權脫騙交易錢。所謂脫騙者，非果交易也。李與權之子李正大狀稱，先父元抵當田畝。所謂抵當者，非正典賣也。此邑風俗，假借色物，以田爲贄，必立二契，一作抵當，一作正典，時移事久，用其一而匿其一，遂執典契以認業。殊不知抵當與典賣不同，豈無文約可據，情節可考邪？且李與權於嘉定十一年，將田三十三畝典與葉渭叟，計價四百五十貫，有宋天錫爲牙保。以契觀之，似若正典，其無抵當也。大凡置產，不拘多少，決是移業易佃，況三十餘畝，關涉非輕，何不以幹人收起田土，却以牙人宋天錫保抱租錢，已涉可疑。何況宋天錫亦將自己田契一紙相添抵當，有葉渭叟親批領云：「宋天錫與李與權爲保借錢，將自契爲當，候錢足

檢還。可見原是抵當分明。李與權因入三年租息，恐債負日重，於嘉定十三年冬還前項借錢，又有葉渭叟親批領云：「宋天錫與李兄送還錢共三百貫足，執此爲照。」書押尤分曉。較之原錢，今猶有未盡。李正大稱，續有古畫梨雀圖障一面，高大夫山水四大軸，唐雀內竹鵲四軸，潭帖、絳帖各一部，準還前項未盡之券。雖無葉渭叟批領，據葉之幹人供稱，係莊幹李喜收訖，可見還所借錢、會分明。李與權入還錢、會之後，經今一十五年，已不管業，不收租矣。抵當之說，償還之約，委爲可信。向使李與權與葉渭叟尚皆無恙，必然了絕無爭，何至留爲子孫之災。奈何先後一年而殂，兩家主者各皆亡沒。葉渭叟之寡妻當事，幼孫何知，必有主持門戶者，往往檢出此契，直欲認李正大之業。殊不思抵當之產，昨已還錢，十五年間既無詞訴，今方欲管業責租，不亦妄乎！但有一說，原錢計四百五十貫，錢、會中半，李與權雖還三百貫足，揆之半錢，已爲過數，若以餘錢入半會，方及三分之一，縱一圖畫、一法帖可以湊還，一欲價賤，一欲價貴，低昂不等，所以李有剩錢之語，葉有不直錢之說，兩爭終不絕。不若以圖畫、法帖取還其子李正大，仰自辦原會未盡之數，還葉渭叟之家，使其借以錢、會，還以錢、會，尚何辭乎！《名公書判清明集》卷六。

舅甥爭判

張誠道，舅也，鍾承信萬鈞，甥也，舅甥爭屋，非義也。鍾承信供稱，母親置到楊家巷屋七間兩

厦，租賃與外人。張誠道供稱，於內買得前二間及一小間，遂致互爭爲己物。大抵交易當論契書，亦當論管業。張誠道不曾管業一日，却有張洵正賣契一紙，遂謂有契豈不勝無契。鍾承信止有張模等上手契三紙，更無正典賣契，却管業二十八年，遂謂管業豈可使失業。二說相持，莫決是非。張誠道欲破管業之說，則曰鍾甥久出不歸，親姐貧，無以養，權借此屋收賃，以助買油菜。此論未通，近世澆薄，兄弟姊妹相視如路人，若能損己業以贍同胞，我未之信也。鍾承信欲破無契之說，則曰母置此屋，恐以孤孀見欺於人，遂托舅之名以立契，竟執留而不還。此恐有之，安固習俗，常假姓以置產，凡訟牘間，蓋屢見之矣。何況鍾承信之母，管業多載，身故已二年，至今鍾氏每日點印賃錢，有簿曆可照。前後賃屋者，如張溢老、徐十三等，莫不曰賃鍾之屋，有租劄及供責可憑。此管業分明，豈不過於有契乎！兩詞曲直，於此可占矣。雖然，舅甥義重，忍傷和氣，今不必論契書之有無，亦不必論管業之久遠，當照張誠道所供，及其初意可也。始焉既能舉此屋，以奉乃姐，終焉豈不能返此屋，以歸乃甥。弓得於楚人，甌還於王氏，理所當然，在渭陽何辭焉。今仰鍾承信萬鈞仍舊管佃此屋，迺所以全張誠道始終之義，案給契付鍾承信，庶得允當。《名公書判清明集》卷六。

謀詐屋業判

嘗讀杜甫詩曰：「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又曰：「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寧

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使涂適道觀此詩，將媿死無地矣。涂適道，庸妄人也，固不責其庇寒士，不奪其師所居之屋足矣，固不望其處破廬，不置其師於受凍之地足矣。且學諭陳國瑞、陳聞詩父子也，涂適道俱從之爲師。自小至長，非特摳衣函丈，又且下鄰仁里，豈不知陳國瑞以假館養貧，初無室廬可以聚居托處，遂於嘉定十三年租賃沈宗魯、沈密書院屋宇三間而居。越六、七載之後，沈宗魯於寶慶二年春，將上件屋一間半，就曲與陳國瑞，契云，所典屋與基地係陳學諭在內居止。續沈密於寶慶三年冬，復將一間半併典與陳國瑞，契亦云，其屋原係陳學諭居住，所有房門板障，乃陳學諭自己之物。以兩契觀之，可見陳國瑞賃居多年，今從賃至典，正合條法。寒士費幾經營，僅僅得此。豈謂涂適道因典到沈權等屋，便有覬覦之望，略不存師友之分，百端吞并，擬成片段。沈宗魯因訟死矣，不可計弊，遂說諭沈密重疊交易，有沈密供招可證。故重典亦是寶慶三年，併根乃是紹定二年，又欲勢凌壓之，復於紹定二年假作辛大監立契，殊不知此三數契，皆在陳國瑞寶慶二年交易之後。輕經使府上司十年論訴〔一〕，必欲強贖。陳國瑞年將八十，父子疲於應酬，妨廢館地，困頓訟庭，師道安在哉！得非盡羿之道以殺羿乎，風俗之薄如此！涂適道萌意貪圖，不奪不饜，非特欲贖沈密所重典者，至於沈宗魯所獨典與陳國瑞者，亦欲一併各贖。鄉曲親戚，略無公論。楚汝賢等皆涂之黨，陽與和對，陰行傾陷，誘陳國瑞賚出沈密契書，徑行兜執，却逼令交領錢、會，勒立批約云，領涂適道各贖沈宗魯屋錢、令訖〔二〕。又云，一契錢、會並領足。其欺騙蹤跡，敗露於此。何以言之？陳國瑞賃屋在先，事事正當，若以鄰論，陳國瑞既先賃先典，涂適道悉在其後，合是先得業者爲主，陳可以贖

陳之鄰至，涂不應贖陳之業。若以親論，涂適道與沈宗魯、沈密迺是異姓，沈既涂之親戚〔三〕，涂安可吝沈之典屋，今書之批領輒曰，涂代沈吝贖，有此理否？顯見違法背義之甚，豈非攘奪其師所居之屋乎？陳國瑞父子柔懦，似不能言者，一時爲涂之親戚所迫，竟俛首從和，退而思之，交易此屋，色色在先，若一旦平白贖去，則無所棲止，更復依傍誰家門戶乎？遂不肯退贖離業。涂適道逐客之念甚急，又慮其無以爲徙居裹糧之計，損官券十貫，以助搬挈，未幾，經縣投詞，便指此會爲陳國瑞妄索陪貼，低價行用，有戾約束。其意以陳國瑞貧儒，豈足以當有司之追，觸違禁之罪，必至破蕩生生之資而後已，此屋將不待攻而自還。殊不念既奪其業，失蔽風寒之所，又誣以罪，推墮陷穽之中，寧不狼狽於鄉里，流離於道路，何忍使一老先生受困至此，豈非欲置其師於凍餒之地乎？涂適道操心不仁，見利忘義，莫甚於此，亦鄉論所切齒也。天道好還，人慾難勝，幸而陳國瑞有沈宗魯典契一紙，尚留州案，免爲涂適道所攘，今方檢尋取來，遂證得交易歲月在先。又幸而陳國瑞即經承廳入詞，悔還吝贖錢、會，就徐士顯家付還搬挈官會，並未曾接受在己。今仰索上件錢、會，勒涂適道交領，仍將涂適道重疊弊契及批領，毀抹附案，併監沈密重典賣錢還涂適道。仰陳國瑞照二契管業居住，庶幾從此風雨不動，安然如山矣。但沈崇不合故違條法，重併交易，涂適道不合悖慢師道，妄吝屋業，並合勘杖八十，照疏決免斷，仍申使府照應。《名公書判清明集》卷六。

〔二〕輕：疑當作「徑」。

〔三〕令：疑當作「會」。

〔三〕「既」之下，疑脫「非」字。

不肯還賃退屋判

天下有不平之事如此。黃清道頑民中之至頑者，十王之號，信不虛得。陳成之貧儒士人，豈足以敵十王之勢力。奈何有祖屋八、九間，爲黃清道強賃，既不還賃錢，又打傷童僕，無以掩蓋其罪，遂妄托楊氏之名，欲以親鄰吝贖。殊不知乾道八十餘年之業，且經風潮漂蕩之後，契頭各皆亡沒，安有吝贖之理。本縣昨已將黃清道斷遣，勒還賃錢，不伏，監出屋，竟不遵從。兩蒙使府從縣所判，送權縣丞監還，又送縣尉追斷，皆無如之何。大凡爲政，以拔大本薶爲鑑，況黃清道只市井一頑徒，何爲皆畏縮而不敢施行。茲又準使府狀縣，追上監出屋，限十日。本縣非不嚴行追監，今已一月餘日，本案不敢拘催，承差人甘心受杖，畏黃清道頑惡，如畏虎狼，其間刻木輩憚之，多與之爲地。小人難治如此，何況陳成之屋，白被鎖閉，白折賃錢，何以充養貧之資。黃清道一向逃避，不得已，方令家屬來投詞，妄稱已經使、府論理，反欲監折陳成之屋，可謂倒置之甚。度其意，只在計會追擾，使貧士人數間屋掃地而盡，以快其意而後已。有此世界否？若更拖延，必中其計，且照妻屬楊氏、楊璲狀，責限來日出屋，一窗一戶，不得移動，並要齊全，取領足狀申。如不伏，押楊氏、楊璲來，枷錮，具

解使府施行。《名公書判清明集》卷六。

占賃房

花判

陳成之有八、九間祖屋，黃清道已一十年僦居，既托風雨之帡幪，合分主賓之等級。奈頑夫負義，不償點印之資，及小僕索逋，竟被歐傷之辱。既弗知投鼠之忌憚，輒敢恃放鷗而詐欺。肆逞枝辭，殊無根據。不念身爲屋客，有租賃之親書，及稱業屬妻家，欲贖回於典物，方且執別產以影射鄰界，甚至訟主人而侵占地基。可謂勢若倒行，不思業已經久。蓋楊氏更歷三、四世，難索亡沒之契頭；如乾道交易八十年，初無受理之條法。顯見被論之後，妄爲抵拒之詞。君子固難勝小人，客僧反欲爲寺主，倘使市井之輩，盡相倣陸梁，凡有房廊之家，無不遭攘奪，此何風俗，盍正罪名。既經減降之霑恩，姑與從寬而免斷。仰陳成之主持積代祖業，監黃清道填還累月賃錢。如致再詞〔一〕，定逐出屋。《名公書判清明集》卷六。

〔一〕致：疑當作「敢」。

賃者析屋

花判

李廣縣吏貼，有何能爲，鮑煥之屋主人，反遭凌侮。幾載托幘幪之庇，一朝逞除拆之私。甲家私過乙家，固當搬去自物；東壁打至西壁，不應毀作破廬。遂致四達以無旁，豈知一日而必葺。有心害物，夫何畫茹樹而行；定罪原情，豈可從蒲鞭之恕。李廣勘杖一百，監修。《名公書判清明集》卷六。

僞批誣賴判

吳五三，即吳富也，其父吳亞休以田五畝三角一十步，典與陳稅院之父，涉歲深遠。吳五三同兄弟就佃，遞年還租無欠。近三、四年間，兄弟皆喪，吳五三獨存，遂萌意占種，不償租課，却稱故父已贖回訖，有批約可證。陳稅院屢狀陳訴，吳五三詞屈理短，憑鮑十九等求和，自認批約假僞，甘從改佃，有狀入案，即移與繆百六種。秋事告成，吳五三復強割禾稻，反論陳稅院不合就南山律院勒從和退佃，又不合經尉司論訴強割，迫人搔擾，欲以此爲陳稅院強占田之罪。殊不知既有交爭，何害和對，既相詞訟，寧免追呼，此皆枝蔓之辭。若夫產業之是非，初不在是。看詳案牘，見得吳五三捨理而靠勢，陳稅院恃理而憚勢，當職詎肯屈理以徇勢，必惟其是而已。今以吳五三之砧基、批約與陳稅

院之契書、租割參考其故，真僞易見，曲直顯然。大抵砧基當首尾全備，批約當筆跡明白，歷年雖久，紙與墨常同一色，苟有毫髮粧點，欺僞之狀曉然暴露。今吳五三賚出砧基止一幅，無頭無尾，不知爲何人之物，泛然批割，果可憑信乎？吳五三所執批約二紙，煙塵薰染，紙色如舊，字跡如新，公然欺罔，果可引乎？此吳五三虛妄一也。陳稅院執出吳亞休契，併繳上手赤契，出賣乃嘉泰二年八月，於當年投印管業，割稅，入戶三十餘年矣。吳五三輒稱其父亞休已於嘉泰元年贖回，所執陳稅院父陳解元退贖兩批，皆是嘉泰元年八月十二日內書押。陳解元身故多年，筆跡是否，固不可辨，但以批約驗之契書，豈有二年方交易，元年預先退贖，其將誰欺？容心作僞，殊不計歲月之訛舛，此吳五三虛妄二也。吳朝興、吳都正、吳富、吳歸即是親兄弟，吳富即是吳五三，復同共立契，將上項田根於嘉定八年併賣與陳稅院之父，印契分明，吳朝興等復立租割佃種，亦二十餘年矣。契內之兄弟商議，賣故父亞休所典之田，領錢尤分曉。父典於其先，子賣於其後，尚復何辭？今吳五三輒稱父已贖回，非詐賴而何？此吳五三虛妄三也。吳五三自知典賣田根已久，假撰批約有罪，不免強詞以誑人，始捏其田典與曹寺丞宅。及陳稅院執出曹宅回簡云，不曾干預此田，其計已窮，遂憑曹八主簿一紙榜文，白占田畝。但知借勢以爲援，不知背理而難行。豈有正當之契書，反不若假僞之文約，稍有識者，悉知其非，不然，則闔邑之產業，皆可強奪，盡相牽而爲僞矣。此等惡徒，不可不正其罪，吳五三勘杖八十，毀抹僞批及原用砧基附案，仍監還田租。仰陳稅院照契管業，從便易佃。餘人並放。

辨明是非判

據韓時覲狀，稱伯父韓知丞不祿於永豐，扶護棺柩，方歸到家，忽桑百二、董三八等持刀擁入，擣破門戶，打拆籬障。次據阿周名蘭姐狀，稱男董三八原係韓知丞男，今韓時宜不容入屋守孝。看詳所供，見得周蘭姐乃韓知丞之舊婢。嘉定二年，出嫁董三二，而生董三八，今名阿蘭，已年及二十七歲矣。茲因韓知丞身故，遂認爲韓知丞親子，欲歸宗認產業，且引韓妳婆。蓋韓知丞在日，曾治韓妳婆之子盜掘祖墳，監勒移葬，因此挾讎編詞，固不可憑。但韓知丞已往矣，無從考問，安知是與不是懷妊之子。今以情節推之，顯然易見。韓知丞通經名士，晚登科第，可見洞明理義，飽閱世故，豈不知愛妾之子，猶龍生於蛇腹耳。何忍委棄於賣菜之家，經涉年歲，不復收養，乃自輕遺體如此，何邪？其不可信者一也。周蘭姐若果懷妊而出，踰月而產，便當時挈還韓知丞之家。設若主母不容，亦合經官陳詞，以爲後日證據之地。今其子董三八已娶妻生子矣，一十七年間，杳然無一狀及此，何邪？其不可信者二也。韓知丞已歷數任，脫寒素而享榮貴，棄齏鹽而植菑畚，非曩日比矣。周蘭姐不思抱衾之舊恩，恥破敗之窮態，反甘心聽其子之貧賤，鬻蔬菜於通衢，忍凍餒以度日，略不携造官所以求飽，何邪？此不可信者三也。韓知丞亦非多男，僅有前妻所生時宜一子而已。且體羸唇闕，未必愜幹蠱之望。設使韓知丞果有所生之子在外，豈不及早收養，飽之以膏粱，教之以詩禮，庶使子舍衆

多，書種不絕。今乃愬然不恤，何邪？此不可信者四也。且周蘭姐稱，韓知丞甚有意收拾，奈何前孺人林氏妬忌，不容取歸，所以狼狽街頭日久。此說亦是，但林氏於寶慶二年已身故，是時內無嫉妬之妻矣，董三八何不歸來舉服承重，韓知丞何不乘機收回撫養，此十餘年間，又略無一語及所生子，何邪？其不可信者五也。以此五項觀之，韓知丞不收養董三八於生前，非其子明矣。董三八欲歸宗於韓知丞之死後，其將誰欺乎？官司見得阿周無所憑據，若不從其初而折其萌，何以絕後紛紛之訟。今仰韓時宜自保守韓知丞之業，阿周、董三八妄詞，各勘杖八十，案候催押上桑百二，勘斷聚衆喧爭情罪。餘人放。《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七。

妄稱遺腹以圖歸宗判

術人陳亞墨欲認孫華爲所生父，遂於去年冬作孫景仁名，經尉司論。孫華佃客，無故而改姓氏，蓋欲暗埋根脚，以爲後日歸宗之地。孫華知之，經縣入詞，追到陳亞墨當廳引問，果聲聲口口稱孫華爲父，且云面貌與孫華相類，田產爲孫華詭變。辨說曉曉，非孫華可敵。切詳情節，陳亞墨之父陳三四，娶孫華之婢阿林爲妻，生下陳亞墨，已年四十五矣。四十餘年，略無一語及遺腹，今忽萌此想，特以孫華景迫桑榆，只俟瞑目之後，便可妄認歸宗，占據產業，與孫華諸子爲無窮之爭，其設謀甚深險。送獄證對，親筆供招，非孫華遺腹之子分明。所幸孫華老而多慮，預折其姦，不然則何以杜絕後

日之患。陳亞墨勘杖八十，以爲改姓妄詞之戒。仍申使府照應。《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七。

不當檢校而求檢校判

張文更父張仲寅以堂叔之故〔一〕，陳理卑幼財產，意在檢校。揆之條法，所謂檢校者，蓋身亡男孤幼，官爲檢校財物，度所須，給之孤幼，責付親戚可託者撫養，候年及格，官盡給還，此法也。又准勅，州縣不應檢校輒檢校者，許越訴。此又關防過用法者也。今張文更年已三十，儘堪家事，縱弟妹未及十歲，自有親兄可以撫養，正合不應檢校之條。張仲寅仗義入詞，公耶？私耶？向嘗讒間其母，致與父相離，今復撓亂其家，使不得守父之業，豈非幸災以報仇，挾長以凌幼，用意何慘哉！法不可行，徒然擾擾，但見心術之險，族義之薄，天道甚邇，豈可不自爲子孫之慮也哉！今仰張文更主掌乃父之財產，撫養弟妹，如將來或願分析，自有條法在，餘人並不得干預。《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七。

〔一〕張文更父：按文義，「父」下似脫「亡」字。

争立者不可立判

照得張介然有三子，介然身故，其妻劉氏尚存，其長子張迎娶陳氏，早喪而無子。蓋劉氏康強，兄弟聚居，產業未析，家事悉聽從其母劉氏之命，所以子雖亡，寡婦安之，此不幸中之幸也。今有族人張達善狀，稱叔張迎亡嗣續，自以昭穆相當，今應承繼。劉氏年老垂白，屢造訟庭，不願立張達善，其詞甚功。竊詳所供，見得張達善不當繼紹有三。據劉氏狀稱，張達善隨所生母嫁鄭醫，抱養於彼家，遂爲鄭氏之子，有縣案可證。又據劉氏狀稱，張達善原係張自守之子，兄弟兩人，其兄全老漂蕩不歸，死於淮甸。自守之戶已絕，若欲繼張氏，合當繼自守之戶。此說亦有理，豈可捨抱養之家，絕親父之後，反欲爲他人之嗣，此不可一也。在法：立嗣合從祖父母、父母之命，若一家盡絕，則從親族尊長之意。今祖母劉氏在堂，寡婦陳氏尚無恙，苟欲立嗣，自能選擇族中賢子弟，當聽其志嚮可否。張達善不此之思，反執族長張翔道之狀，以爲當立，安知非偏詞曲證。何況張達善自畫宗枝圖，初無翔道名，顯非親族屬。豈有舍親祖母之命，妄從遠族人之說，硬欲爲人之後，此不可二也。更以張達善供責觀之，達於取劉氏爲叔祖母（二），陳氏爲叔嬸，張肖祥、梓爲堂叔，尊卑名分，截然不可犯。今張達善之狀，一則欲追陳氏，二則欲押出二叔，三則稱老癯叔祖婆阿劉出官，抵睚甚至，誣訴變寄財產，意在追擾，迫之命立，可謂無狀。其待尊長如此悖慢，若使繼紹，其後決不孝養重親，敬

奉二叔，必至犯上陵下，爭財競產，使平日之和氣索然，一家之物業罄矣！豈有追叔祖母之子婦，謀叔母之產業，而可爲人子孫乎？此不可三也。世俗浮薄，知禮者少，嗣續重事，固有當繼而不屑就者，未聞以訟而可強繼。既相攻如仇敵，有何顏面可供子弟之職，豈不流爲惡逆之境，此等氣習不可不革。今仰劉氏撫育子婦，如欲立孫，願與不願悉從其意。張達善勘杖八十，且與封案，再犯拆斷。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七。

〔二〕達於取：疑當作「達善於」。

婿爭立判

戴贈有親弟戴盛，同居共爨，儘篤手足之誼。戴盛不娶而無子，自乳哺中，養陳亞六爲嗣子，今年已四十七，且娶阿蔡，生兩子矣。不幸而戴盛先亡，戴贈撫養其姪，不啻己子，中分產業以與之，可謂小民中之依本分者。奈何婿徐文舉萌意覬覦，輒經承廳，告論妻族不容次子爲戴盛之嗣。戴贈乃其妻父，年八十有七，義氣所激，忿然不平，扶杖而來，經縣經郡，歷訴女婿之非，拳拳然爲猶子之計。今以案牘觀之，徐文舉虛詞妄訟，略不存瓜葛之誼。論妻舅戴六七與弟婦有姦，一可罪也；訟妻叔戴盛詭名立戶，二可罪也；誣妻弟戴應孫持刃趕殺，三可罪也。凡此玷辱，視妻族如仇敵，待妻父

如路人，尚欲以幼子爲妻叔之後乎？何況欲廢人之嗣，以立己之子，有此法否？若不懲治，則其詞不絕，妻黨被擾不已，老丈人死亦不瞑目也。徐文舉勘杖八十，再犯押上，別作施行，申使府照應。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七。

下殤無立繼之理判

照對朱運幹有兩子，長司戶登科^{（一）}，次詰僧，十歲幼亡，未聞有爲下殤立嗣之理。朱運幹情之所鍾，爲族人鼓惑，遂立朱元德子介翁爲詰僧之後。隨即追悔，經縣投詞，遣已多年矣。近朱運幹身故，肉未及寒，而元德訟端隨起，且復欲以其子介翁爲孫。朱司戶在苦塊之中，不欲爭至訟庭，竟從族人和議，捐錢五百貫足與朱元德。此與可謂無名，其意蓋圖安靜耳。朱元德已立領錢文約，又責立罪罰二千貫，文墨顯然，合族乃朱修炳等一一簽押於其後，亦有一狀申繳在官矣。豈謂朱元德已和而復訟，朱修炳又從而曲證之，却謂親約文書不可照用，有此理否？可見族誼惡薄，貪恠無厭，復謀爲詐取之地，使朱司戶更罄竭資產，亦不足以飽溪壑之欲。未欲將妄狀人懲治，仰朱司戶遵故父之命，力斥介翁，毋爲薄族所搖。今後朱元德再詞，定照和議狀，追入罰錢斷罪，仍回申使府照會。《名公書

〔一〕「户」字原脫，據後文補。

已有養子不當求立判

照得阿陳，嫂也，張養中，叔也。嫂欲立遺棄子爲孫，叔欲以自己子爲嗣，嫂叔相爭，族義安在哉？在法：户絕命繼，從户族尊長之命。又云：夫亡妻在，則從其妻。阿陳自夫張養直身故之後，已守志三十年，撫養親生一子頤翁，年二十四歲而夭，遂與頤翁立嗣。以祖母之命，儘可以立幼孫；以寡嫂之分，豈不尊於乃叔。揆之尊長命立之條，委無違礙。又在法：諸遺棄子孫三歲以下收養，雖異姓亦如親子孫法。張頤翁於紹定三年身故，其母阿陳當年收遺棄三歲小兒爲孫，名曰同祖，當廳相驗，今方八、九歲，可見所陳不虛。揆以抱養遺棄之條，委爲允當。又在法：諸無子孫，許乞昭穆相當者〔一〕。阿陳自情願爲頤翁立嗣，庶幾自子而孫，枝派甚順。況法中亦許無子立孫者聽。今張養中必欲以次子亞愛爲繼，殊不知亞愛，頤翁爲弟，若以弟爲孫，則天倫紊亂。揆之昭穆相當之條，委爲不合。今仰阿陳收養同祖爲孫，張養中所陳，礙法寄斷，今後如再詞，押上施行。《名公書判清明集》

卷七。（以上楊世文校點）

〔一〕乞：疑當作「立」。